

041. 卷四

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大威德世尊！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。

當爾之時啊，就是阿難說偈讚佛完了之後，當爾之時，這個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」：這個就是那個「滿慈子」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翻譯中文叫「滿慈」。(滿，就是圓滿的滿；慈，就是慈悲的慈；子，是這個他的一個兒子)。富樓那，是他父親的名字；彌多羅尼，是他母親的名字；他是啊，父母合起來，這個名字叫滿慈子。

「在大眾中啊」：在這個大眾裏邊，「即從座起」：即刻呀，就站起身來了。你看，這佛的弟子，對佛啊，特別有禮貌，想問什麼話，就站起來，恭恭敬敬的這麼問。「偏袒右肩」：偏袒，就是露出來，露出啊，右邊的肩臂。所以中國這個出家人呢，穿著衣袍，就搭這個衣；這邊呢，為什麼沒有？也就表示偏袒右肩的。

那麼在印度那個地方啊，冬天、夏天，都不冷的，所以呀，常常露出來右肩，這可以的，不會凍著。在中國的地方啊，非常之冷的，如果你要常這個右邊這個肩臂露出來呢，這就會很容易傷風，很容易凍出病。所以在中國啊，就在這個裏邊穿上衣服。他因為這就是「**因時制宜**」，因為這個氣候的關係，因為地理的關係，因為人的習慣的關係，所以呀，就裏邊穿上衣服；外邊呢，搭著這個衣。

這個衣呀，在印度的衣，沒有啊，沒有這個鈎環的，這叫鈎環，這麼勾著，中國叫鈎環。現在呀，在印度，和緬甸、錫蘭、泰國、高棉，這行持小乘教的一些和尚啊，這個衣還都沒有鈎環的，沒有這個。

那麼中國為什麼有這鈎環呢？這個的來源呢，就因為中國氣候的關係。那麼如果你不裏邊穿著衣服，外邊披著這個衣，這個衣，如果沒有這鈎環勾著呢，它就掉下去也不知道，這個衣掉下去也不知道，所以呀，用鈎勾著它，它就不會掉了。這是中國啊，的祖師啊，因為這個天氣的關係，發明出來這麼一個辦法。

在印度、暹羅、緬甸呢、錫蘭，那個衣呀，也是這麼多塊，但是沒有這鈎環的，不像中國這個鈎環，這是衣，中國衣的來源是這樣子的，這因為氣候的問題。如果外國到暹羅、緬甸呢，他裏邊呢，也不穿衣服，就披著這個衣，就算衣了，所以它跌下來他就知道；因為它貼著肉皮子，有一種感覺。

中國這個衣，不貼肉皮子，它跌下去都不知道的，所以用鈎環勾著。這是啊，中國這個祖師，當時的祖師啊，發明出來這個辦法。所以在中國的這個衣呀，和暹羅、緬甸呢，它都有多少有不同的！

那麼在這個富樓那呀，偏袒右肩，把這個右肩露出來，右膝著地，右邊呢，這個膝蓋啊，跪到地下。在現在暹羅、緬甸呢，他們的和尚啊，都是這種的禮貌。譬如那個和尚見那個老和尚啊，叫上座去啊，到那個地方，講話不是站著講話的，都要跪到那個地方，右膝著地，合起掌來，對這個上座的法師來說話，還這樣子，右膝著地這叫。

「合掌恭敬」：那麼合起兩個手掌，恭恭敬敬的，「而白佛言」：說啊，「大威德世尊」：這佛呀，是大威德的，這可以呀，攝伏三界一切的眾生，這大威，能啊，救拔三界一切的眾生。啊，這個威呢，就是威德是折服，有折服啊，一切眾生的這個力量。德呢，德就是感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聞風向化，聽著佛名字啊，就改過遷善了，所以叫大威德的世尊！

「善為眾生」：啊，用這個善巧方便這個方法，來啊，教化眾生，為眾生而說法，「敷演如來」：敷，就是分布開、分析開。演，就是啊，這個演說。佛演說啊，「如來第一義諦」：這如來啊，這個第一個最妙的這種道理。

就這個衣這個鈎環的問題呀，在我出家之後啊，我曾經向中國很多這些個老法師、老和尚啊，來研究這個問題。我問他們為什麼外國的和尚都沒有這個東西呢？中國和尚就弄出多這麼一個東西來呢？外國那個衣，就這麼往身上這麼一披，就沒有鈎環的。我問他中國這個鈎環的來源，是怎麼什麼道理有的呢？這些各老和尚，和老法師，都晃晃頭不知道？這個問題雖然是很小的問題，但是都不知道？怎麼來的不知道？

那麼以後這究竟誰告訴我的呢？沒有人告訴我！我一想在中國這個氣候，和印度、暹羅、緬甸這個氣候一比較啊，所以我知道這個來源了，是最初到中國的這個祖師啊，大約因為中國這個氣候冷啊，就穿上衣服。穿上衣服，你再披上那個衣，掉了不知道的。所以以後那麼研究，哦，用一個鈎環把它勾著，再披到身上啊，不會掉了！這個理由，我和一些個老法師、一些個老和尚一提這個建議，他們說，喔，是這樣子！都說是這樣子。究竟是不是這樣子？這是我這麼想像啊，大約是這樣子。

這個問題是很小的，但是沒有人知道的！就因為它小，所以就沒有人知道。那麼我因為美國人呢，很多人都願意研究什麼道理怎麼來的？所以我現在今

天把這個意思講一講！免得有人呢，向我問這個問題。我不要問，我現在發表！

世尊常推說法人中，我為第一，今聞如來微妙法音，猶如聾人，逾百步外，聆於蚊蚋，本所不見，何況得聞？

這個富樓那呀，在前邊這樣子向佛啊，叩頭頂禮、祈請，為什麼呢？他就因為有所懷疑了！阿難尊者現在沒有懷疑了，這富樓那說法第一這個人，他生了懷疑了！啊，他對佛說的法不明白了？

於是乎啊，他就向世尊說，世尊呢！「常推說法」：您常常啊，推薦呢，就是推選呢，啊，「說法人中」：這個講經說法這個人裏頭啊，「我為第一」：啊，我這個富樓那啊，是第一名，善說諸法，善說諸法妙義！啊，這個經典若是給富樓那一講啊，那真講的天華亂墜，湧見金蓮！不像我現在講的乾燥無味的，把人聽得都要睡覺！這富樓那若說法，啊，那是微妙第一，他啊，分析的清清楚楚的，善分諸法相，我為第一，我富樓那呀，是第一。

「今聞如來微妙法音」：現在啊，我聽見世尊您所說這個微妙清淨的法音，微妙，哦，法音！可是怎麼樣呢？聽見如來說這個微妙的法音呢，「猶如聾人」：好像這個聾人似的，我富樓那現在呀，好像聾人，佛所說的法，我是格格不入，沒聽見！

聾人還不要緊，啊，這個聾人呢，「又逾百步外」：距離呀，一百步，一百步啊，遠！「聆於蚊蚋」：一百多步遠呢，這個聾人離著一百多步遠聽這個蚊子叫喚，聽這個蚊子叫，「本所不見呢」：連看都看不見的，一百步遠你怎麼能看見個蚊子？這蚊子看不見的，啊，因為牠太小了！看也看不見，「何況得聞呢」：況且再聽得見呢？這聽不見的！

你說微妙法音！有的人呢，講說這個微妙啊，就是很小的聲音，佛說法聲音很小的。這個微嘛！微是很小的聲音，這不對的！這個微呀，是微細，微細啊，而玄妙！講的最清楚，法音，這種的佛法聲音！並不是這個聲音小。有的人說，啊，因為什麼他比蚊子呢？就因為佛說話的聲音小，所以呀，他說像百步遠呢，聽的蚊子叫似的！他照這字義啊，就怎麼講去了。

有很多啊，囫圇吞個棗的法師，很多囫圇吞個棗！文天，懂不懂什麼叫棗？我以前好像講過這一句話，囫圇吞個棗，棗，就好像這一個水果，拿水果那個桃來講，這個桃整個吞下去了，不知道什麼滋味？

那麼這個聾的人呢，聾子本來聽的聲音呢，你大聲他都聽不見，何況啊，他說的聲音很小的，那個聲音像蚊子那麼小，像蚊子叫那麼小！有的法師啊，這樣講的。那麼這樣講，他依文解義這是錯誤的，不對的！

這是個比喻，比喻啊，說啊，富樓那說他自己是個聾子！那麼佛說這個微密的微妙的法音呢，就好像那個蚊蟲啊，離這個聾子一百步遠，這麼樣子啊，那個蚊蟲叫，那個聾子是不是會聽不見呢？他也看不見，也聽不見！有的人說，喔，這富樓那是不是罵佛呢！說佛是蚊子呢！啊，這不是的，不要這樣懷疑！那個富樓那這是個比喻，比喻他自己是個瞎子，並不是比喻說是佛呀，就是好像蚊蟲似的，不是這樣子。

這個意思呢，就是他聾子已經聾了，那麼相離一百步遠，又是啊，好像蚊蟲那麼小的聲音，那個聾子聽不見，也看不見的。這表示啊，說，佛說的這個法呀，太微妙了！太微妙了，妙的太厲害，妙的到極點了！所以呀，他雖然聽見在這個法會；本來富樓那在這個法會呀，雖然他聽見，就好像他是個聾子似的，不懂，聽不明白？

所以有的人說，現在聽經不明白？那真難怪你！你看，富樓那尊者說法第一，他現在都發生了疑問，都說他不懂了！都說他自己像個聾子！啊，我們現在還可以聽得見。你不管懂不懂，都可以聽得見的，這比富樓那啊，還強勝百倍，你不要自暴自棄！

那麼聽不懂，所以呀，就好像什麼？就好像這個聾人呢，聽這個蚊子叫啊，相離一百步遠那麼樣子。那麼這佛說的法呀，是微妙到極點，所以他自己不明白。這也就好像啊，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啊，那個二乘人，也看不見佛的千丈盧舍那身，他就看佛是一個老比丘相，丈六老比丘相，丈六的金身。

佛啊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二乘人因為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，有耳朵也聽不見的，聽不見佛說法的。所以呀，這個現在這富樓那呢，也就有這個情形。所以呢，這個並不是罵佛，也不是說是啊，來說這個法呀，他不相信他；不是他不相信，就因為他啊，聽不明白，所以舉出這個來做比喻。

佛雖宣明，令我除惑，今猶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。

這個富樓那他說自己像個聾子似的，在百步以外，聽這個蚊蚋聲音，不單聽不見，而且也看不見；看也看不見，所以聽也聽不見。那麼他說啊，「佛雖宣明啊」：佛雖然呢，宣說這個妙法呀，特別詳細，特別明白！「令我除惑呀」：令我富樓那和這個在會的大眾，把這疑惑的東西啊，都除去，疑惑的

思想都沒有。雖然是這樣說，但是「今猶未詳」：我現在不明白，我現在啊，還是沒有明白；沒有明白這個道理，究竟的道理，「無疑惑地」：令我呀，沒有一點的疑惑的地方。

世尊！如阿難輩，雖則開悟，習漏未除。

世尊呢！像這個阿難這一類的人。阿難呢，這個「輩」：輩，就和阿難同等的人；不單阿難一個人，和阿難呢，這個同等的這些個阿羅漢。「雖則開悟啊」：雖然呢，他啊，開悟，他明白這個成佛的道理了。啊，可是啊，「習漏未除」：他這種啊，餘習呀，還沒有盡！習漏，這種的多生多劫這種習氣，和啊，這種這個漏。漏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也就從這個習氣這來的，這個習氣。

所以這個習氣呀，不是一天說有的，是從無始劫以來呀，生生世世習染來的，學來的；學來啊，就有種種的漏。什麼叫「漏」？就是煩惱。煩惱，就是啊，這個習漏。習漏未除，他這個煩惱啊，還沒有除盡，這種習氣呀，也沒有去盡，這叫餘習。餘習呀，就多餘的習氣；在以前呢，前生的，由前生那來的。也就和這個業，是差不多的性情。

那麼講到這個習來呀，那個迦留陀夷，佛有個弟子叫迦留陀夷。迦留陀夷呀，他證了果啊，就過這個河，過河的時候；這河有河神，這個河神呢，是個女性的。所以他到那個地方啊，要過河的的時候，他就叫了，叫什麼呢？他說：小婢住流！小婢住流，小婢呀，（就是使奴喚婢的那個婢）；就是啊，僕人，這叫婢。以前中國不有這個丫環呢，就是奴婢啊，奴婢，她這叫小婢住流。

他就叫妳這個奴才啊！給我快把這個水停止住，我好過河！因為這證果的羅漢呢，他過這河啊，他可以叫這水不流的，他有這種權利呀，令這個水不流；那麼沒有水了，他可以走，有這種的神通。那麼住流啊，這一定要河神來住流，所以他到那地方，就叫小婢住流！說你這個小奴才！小奴才，你給我吧這個流水停止了。

左一次，這個河神呢，因為他是阿羅漢，也敢怒不敢言！那麼很多次啊，他都這樣叫她，這河神呢，於是乎也就到佛那個地方去控告這個迦留陀夷去了。說是你這個弟子，這個迦留陀夷！他一過河的時候，就叫我小婢住流！啊，我啊，真是氣的不得了！你這個弟子，佛要教化他，不要叫他這麼粗野！啊，怎麼叫我奴才？叫我這個小婢住流呢？

這佛一聽說，就叫這個迦留陀夷，說叫迦留陀夷你過來，你向這個河神來道

道歉！道一道歉，就是認認錯，你再不要這麼講了。你說這迦留陀夷怎麼樣啊？啊，說，小婢，妳莫怪！小婢莫怪！他還是，也就是因為叫她小婢，所以她就生煩惱了！現在他道歉，還說小婢莫怪！說小婢啊！妳不要怪我！這樣子。那麼這個河神更氣壞了，說你看，你的弟子當著你都這麼講我，這麼叫我小婢！

啊，釋迦牟尼佛啊，就說，妳知道為什麼他叫妳叫小婢啊？因為在五百世以前呢，妳是做他的工人來著，做他的工人做了很久很久的，所以呀，他叫慣你，叫你小婢叫慣了，叫順口了，所以現在他見著妳就叫小婢了！因為你以前是他的工人，這是一種餘習，這就叫，以前的習氣呀，沒有改變，所以現在還這樣稱呼妳。這樣一講，那麼這河神呢，才，哦，原來這是一種啊，因果！所以也就沒有話講了！這個事情也解決了。那麼這個他為什麼叫她小婢呢，總這樣叫？就是這個習，習漏未除，過去生中啊，所習染來的，他還沒有改變。

我等會中登無漏者，雖盡諸漏，今聞如來所說法音，尚紆疑悔。

富樓那說啊，「我等」：就我們呢，現在在這個法會裏頭這一切聖眾，「登無漏者」：已經啊，得到這個漏盡通，已經得到這個無漏的果，這樣的人。「雖盡諸漏啊」：雖然呢，盡，都沒有啊，這個一切的漏了，一切漏都盡了，得漏盡通了！

可是啊，「今聞如來啊」：現在我們聽見呢，世尊你說這種的法呀，啊，「所說法音呢」：如來所說法音，「尚紆疑悔呀」：都在這個地方啊，紆擾著這個疑悔的這種思想，都不明白？得到漏盡的果，尚且沒明白，何況阿難現在僅僅證到初果呢？所以他就開悟了，也相信也是沒明白！

到什麼果位算漏盡了呢？第四果。第四果的阿羅漢呢，這叫得到漏盡通了。在初果，還沒得漏盡通，第四果才得漏盡通。

世尊！若復世間，一切根塵，陰處界等，皆如來藏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，終而復始？

他找出生了懷疑問了？這個富樓那啊，對佛所說的，這個前邊所說的這個一切的道理呀，他都生出懷疑了，不相信？

世尊！啊，「若復世間」：假設這個世間呢，「一切根塵」：一切啊，根，就是六根；塵，就是六塵；這一切，就是世間一切；根塵，這六根，和六塵。

和這五陰；五陰，就色受想行識。十二處，啊，十二處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這前邊講過了，十二處。界，就十八界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對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中間呢，生出來六識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

這些個道理呀，「皆如來藏」：這都是如來藏所生出來的法，那麼這都是啊，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。可是啊，這個「清淨本然」：都是清淨的。那麼既然是這樣子，都是清淨的如來藏啊，為什麼在如來藏裏頭，「忽生山河大地」：又忽然間生出來這個山呢，河啊，大地呀，生出這麼多的東西來呢？

啊，「諸有為相」：所有這個有相的，都叫有為，有為相；諸有為相，這山河大地呀，這都叫諸有為相。「次第遷流」：它啊，啊，有次序的那麼遷而流動，遷變而流動，「終而復始」：啊，了了，它又開始；終了了，又開始。終了了又開始，到什麼時候是個完的時候呢？沒有！啊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他這懷疑！而請問世尊！

又如來說：地水火風，本性圓融，周徧法界，湛然常住。

「又」：那麼，世尊呢！你又說這個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地水火風這四大，「本性圓融啊」：你說這四大它的本性圓融無礙，「周徧法界」：這四種東西都周徧法界，「湛然常住」：就啊，湛然而啊，不變的；湛然常住不變，究竟這又是什麼道理？

世尊！若地性徧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徧，火則不生。復云何明，水火二性俱徧虛空，不相陵滅？世尊！地性障礙，空性虛通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？而我不知是義攸往，

啊，這富樓那大約比這個阿難呢，或者聰明多少！阿難對這些個問題啊，當時也想不起來有這些問題；現在富樓那呢，在旁邊，啊，就生出懷疑來，來問這種道理。

世尊！「若地性徧」：他說啊，那個富樓那說，說這個假設，這個地性若是周徧法界的話，「云何容水」：這個地性啊，這土剋水的，有土就沒有水；地性若周徧法界，不應該有水了！因為啊，這個土啊，它和水呀，它不相和的，不相合作的，有土就沒有水的。地性，這個土性既然是周徧了，那麼水它怎麼會又有呢？這兩種東西不可以合作的！說如相水火嘛！這個土啊，是剋水的！

「水性周徧」：若是啊，這個水性周徧法界的話，「火則不生」：就沒有火。因為什麼？水剋火！你有水，就不能有火，水就是專門滅火的。那麼你若有水，水性若周徧到這法界，那麼火就一定會跑了！

這好像以前佛問阿難說是啊，「有明則無暗，有暗則無明」，啊，這也是啊，現在這個佛的弟子啊，用這個方法來問佛來了！所以說水性周徧，火則不生，就沒有火，你說這個水火不能並立的！有水就沒有火，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

「復云何明」：又怎麼樣子啊，你明白，啊，又怎麼能火則不生，復云何明？「水火二性俱徧虛空」：又怎麼能你知道這個水火兩種東西呀，都徧滿虛空呢？有水就沒有火，有火就沒有水。總而言之，若是一種可以周徧呢，那麼我還相信；那麼兩種東西它根本就不相合作的，怎麼可以周徧呢？

那麼這個富樓那為什麼他沒有問這個「空」，，和這個「見」，和這個「識」呢？這都是看不見的，沒有形相的。識也沒有形相，識見也是沒有形相，空也沒有形相，所以這個，他不問這個！他單問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。地、水、火、風都有形的，啊，都可以有形相可見；所以他來問佛！說，這個不合乎理啊！

你怎麼知道這個水火兩種性，它啊，「俱徧虛空，不相陵滅」：它互相啊，不鬥爭呢？啊，你欺負我，我欺負你；火大，水就沒有；水大，火就沒有了。那究竟這兩種東西在虛空裏頭，周徧法界，它們究竟誰戰勝誰呢？啊，火，有火就沒有水；有水就沒有火，那麼這兩種東西究竟是誰被誰打敗？

那麼你怎麼知道它們兩個在虛空裏頭不相陵滅呢？互相啊，不鬥爭呢？啊，水、火不能相容的，你又怎麼知它可以並行而不悖呢，並立而不相害呢？啊，你也不侵犯我，我也不侵犯你呢？您怎麼知道有這個道理呢？

「世尊」：啊，又叫了一聲世尊！這恐怕佛啊，啊，被他講糊塗了，所以呀，他又叫了一聲世尊！說世尊！啊，這和世尊講，或者恐怕佛睡著了！哈！所以它又叫了一聲。

啊，說世尊！「地性障礙」：這個地的性質啊，是有障礙的，啊，「空性虛通」：這個空的性質是虛通的，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」：啊，那麼地是有障礙的，有地，就沒有空；有空，就沒有地；這個地性是障礙的，是有形質的。

虛空它是通的，空性虛通，是虛空沒有，什麼東西都沒有的；你若有地就沒有空了，有空就沒有地了；那這怎麼又說這兩種的性質啊，二俱周徧，這

兩種的東西啊，周徧法界呢？

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」：現在我對這個佛你講的法呀，真把我講糊塗了！我現在不知道這個道理呀，究竟它的歸宿是到什麼地方？啊，他的歸，旨歸呀，它究竟的那個目的啊，在什麼地方？究竟啊，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？佛你說這些個道理呀，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所以呀，是義攸往，這個道理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不明白？

惟願如來，宣流大慈，開我迷雲，及諸大眾。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欽渴如來，無上慈誨。

富樓那啊，說完了這些個道理，這些個理論，他啊，並不是向佛來辯論！的確他啊，心裏呀，生出一種懷疑。生了什麼懷疑？就是這水、火不能在一起，不能啊，做兄弟的，它不能啊，在一個家庭裏住！那麼這個地，和這空，也是互相不能相容的！他這個說這個風啊，他這沒有說風，就說空；他說空和這個地是不能相容的。

那麼這些個道理，的確他是不明白，所以呀，他這樣才著急了！喔，這得了！水、火怎麼能都一起周徧法界呢？啊，所以他就慌上來了！也啊，不顧一切就向佛來請問，也不管有禮貌、沒有禮貌了！

所以呢，這後邊，「惟願如來」：我啊，只願這個世尊你呀，「宣流大慈啊」：你宣說流露出來你這個大慈悲心，「開我迷雲」：開開啊，我這個迷雲呢，這個我不懂，不明白這個道理呀，就好像有這個雲彩似的，這是一種迷雲。「及諸大眾」：不單我有這種懷疑呀，大眾都有這種懷疑。

「作是語已呀」：說完了這話之後，大約他自己覺得或者也有一點過火了！於是乎啊，就「五體投地」：趕快的跪倒叩頭，啊，向佛來呀，請問！

或者不像我這個傻徒弟韓光先磕頭磕響頭似的，哈哈，他不會磕響頭！（韓光先：「什麼？」眾笑。）哈哈，你聽不懂？那我也沒講！

「欽渴如來」：欽呢，就是恭敬；渴呀，就好像啊，喔！自己口乾渴的不得了！就等著這個法水來滋潤，等著如來呀，用這個法水來滋潤，所以呀，「無上慈誨」：等著這個無上的慈悲教誨，等著佛的教誨。

爾時世尊告富樓那，及諸會中，漏盡無學諸阿羅漢：

當爾之時這個世尊呢！就告訴這個富樓那，和這個在會裏頭這個無漏的漏盡呢，無學，得到這個無學位、證到四果阿羅漢，這些個諸阿羅漢，都得到四果阿羅漢。

如來今日，普為此會，宣勝義中，真勝義性，令汝會中定性聲聞，及諸一切未得二空，迴向上乘阿羅漢等，

「如來今日啊」：說是啊，佛自己說啊，我如來啊，今天，「普為此會啊」：我啊，普遍呢，為這個會裏頭，「宣勝義中」：我宣說呀，最殊勝，最勝妙的，最妙，也就是，這個勝，也就是最妙的；最殊勝，就是最妙的。最妙的這種義理呀，之中的，「真勝義性」：是啊，最妙之中的又是最真的妙的這種的道理。

「令汝會中啊」：令你們現在這個在會裏頭這些個人，「定性聲聞」：什麼叫定性聲聞？定性聲聞呢，他是得少為足，耽空滯寂，他啊，得到那空理了，他就不肯向前再追求！他就認為在這個，啊，我在這個什麼都沒有了這也不錯的！不想再多求了，他知足了，得少為足，所以佛呀，叫這種的定性聲聞呢，叫他叫「焦芽敗種」！罵這種人呢，這種的定性聲聞呢，焦芽敗種。

那麼他就是啊，不肯再往前，沒有進取心了，證到初果上，或者二果上，他，我在這個初果上也不錯了！不求進步了！在那個地方做一個消極的分子，這叫定性聲聞。聲聞，就是「羅漢」的一個別名。

「及諸一切」：和這個所有的一切，「未得二空」：沒得到啊，這個人空、法空的這種，「迴向上乘」：和這個迴小向大的，向上乘的這個「阿羅漢」：這些個阿羅漢。「等」：這個大眾。

皆獲一乘寂滅場地，真阿練若，正修行處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富樓那等，欽佛法音，默然承聽。

釋迦牟尼佛為富樓那，和在會大眾宣說這個勝義中，真勝義性，就是啊，說這個妙中之妙，勝義中的真勝義性，講這個道理。那麼為的令這一切的阿羅漢都得到這個無漏，得到無學的果位。什麼叫無漏呢？這無漏，就是啊，把我們每一個人所有的習氣毛病完全去盡，也就是沒有一切的煩惱，沒有根本的無明。煩惱從什麼地方來的？煩惱就從「根本無明」這個地方來的。

所以若把根本無明破了，人煩惱也就沒有了。我們人所以有煩惱，就因為有這個根本的「無明」。那麼這個煩惱無明有多少呢？沒有數量那麼多！如果

若是有形的，煩惱如果若有形，和這個無明，盡虛空徧法界也充滿了！就因為它是無形，所以雖然是多，也不覺得它多，也看不見。

那麼現在這個佛呀，想令一切的眾生、一切的阿羅漢，「皆獲一乘，寂滅場地」：什麼叫一乘？一乘，就是中道了義，就是這個實相的理體，也就是啊，這個《法華經》上所說的大白牛車。大白牛車，在《法華經》上啊，所說的。

啊，有這麼一個很大的房子，這個房子裏頭住著很多人；很多人呢，就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這房子裏頭。那麼這個大人呢，都到外邊去工作去，這個小孩子就在這個房子裏頭啊，來玩耍遊戲！可是忽然間呢，這個房子啊，就起了火了！起了火了，這個大人回來了，一看這個小孩子在房子裏邊呢，還那麼玩的很快樂也不知道啊，出離這個火宅！

所以呢，這個大人呢，就對這個小孩子講了，說你們快到門口來，我這門口啊，有羊車，有有鹿車，又有啊，大白牛車！這小孩子一聽說有車，有東西可以玩的了，於是乎就都跑出來了。跑到外邊，這個房子也燒的毀壞了，那麼小孩子也沒有燒死。啊，這個家裏這個主人，一看小孩子都出來了，就和他要這個三個車，要羊車、和鹿車、和牛車；那麼這個主人呢，於是乎就給他買的羊車、鹿車、牛車。

這表示啊，羊車和鹿車，就是二乘人呢，所行的道路，它雖然也一樣的車，但是不能運載多的物質。這個大白牛車呢，就是大乘菩薩法，能已呀，運載一切眾生，從這個生死的此岸，經過煩惱的中流，而達到涅槃的彼岸。這是啊，這個皆獲一乘，這個一乘啊，就是那個大白牛車，就是那個菩薩乘；也就是啊，自利利他，自覺覺他，啊，這個菩薩，這個菩薩乘。

「寂滅場地」：什麼叫寂滅場地呢？寂滅，就是一個清淨的地方。場，就是道場，寂滅這個道場；有一個寂滅道場。「真阿練若」：真阿練若，什麼叫真阿練若呢？還有假阿練若嗎？這個真阿練若阿，就是「無喧雜處」；無喧雜處，就是啊，沒有人講話，沒有人呢，一天到晚，啊，talk, talk, talk, talk, Too much talking. 沒有人。沒有人Too much talking. 這叫真阿練若。

有很多人在這一個房子裏頭，像沒有人似的，啊，連蚊子喘氣那麼大的聲音都沒有，這叫真阿練若。你們這個想要學佛法，啊，我先告訴你們一個要訣，要怎麼樣呢？不要講話講太多了！Don't make too much talking. Talking, talking! Make other people cannot get samadhi. 真阿練若。

「正修行處」：我們現在呀，就是正修行處！我們現在這個地方，也就是真

阿練若，也就是啊，正修行處。啊，你說，我們一早起從六點鐘開始，差不離的這個人從五點鐘就起身了。起身呢，啊，洗面、漱口，啊，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。應該做的是什麼事情呢？啊，這是人人都應該做的，沒有一個人不應該做的。什麼事情呢？go to toilet（上廁所），誰應該做的！哈哈，這個世必辦的一種公事！

所以呀，這個應辦的事情辦完了，一早起六點鐘就打坐；打坐，就是 meditation。那麼七點鐘就開始吃早餐，到八點鐘又打坐，坐到九點鐘，這是正式要 talking，坐到九點鐘啊，大家練習講法，這是叫你 talking 的。

你看，不叫你講話的時候你要講話，叫你講話的時候你又不講話；你說你這是聽話、不是聽話呢？你自己講了！不講話的時候要講話，講話的時候不講話，那麼這，這不是一個好學生。什麼樣呢？叫你講話，你就講話；不叫你講話，你就 close your mouth（閉上嘴），啊，這個就是一個好學生。

你做一個好學生，就是一個好佛教徒！做一個好佛教徒，將來就成一個好佛！那麼佛還有不好的嗎？不錯了，佛沒有不好的，佛都是好的。可是你若不好阿，就不會成佛的，一定要你先好了才算呢！

我們這由九點到十點，這個學生 lecture finish 了（講完法）。十點到十一點，又是打坐（meditation）。十一點鐘，啊，這個時候，啊，就要幫助這個什麼了！就要幫助啊，自己這個肚皮了。如果不幫助它，它也不幫助你，你不幫助它，它就不叫你好好打坐！

阿，它說，哎，我餓囉！你應該叫我吃飯囉！所以呀，十一點鐘就給它飯吃。給它飯吃，就像哄小孩子似的，把這個小孩子糊弄的不哭了，那麼你再用功。所以呀，十二點鐘又開始打坐到一點鐘。一點鐘到一點半這個時候，又是問答。由一點半到兩點半，又是打坐。由兩點半到四點半，就是 lecture，啊，我就講經了，這時候我上班了。

你們都要好好的學啊！如果你們若不好好學的話，我就要罷工了！現在我告訴你這個經講到一半了，正講到要緊的地方，如果你不好好學，我就罷工，我停止講演了！美國什麼都講罷工的，我這講經啊，你不好好聽，我一樣罷工的！如果你們我若不好好講呢，你們也可以罷工的，哈，都可以罷工的！

那麼由四點半到五點半，又是打坐。由五點半到六點半這個時候，又是吃晚飯。七點鐘又開始晚間的講經又開始了，到九點。我們這一天你說，啊！真是喘多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，用功用的這麼忙迫！啊，所以你說這不是真正

的真阿練若，不是正修行處，那再沒有正修行處了！

我們現在這佛教講堂就是真阿練若，就是正修行處！所以以後啊，從今天開始，誰願意講話的人呢，要少講一點話；不願講話的人呢，可以多講一點；這就是合乎中道了！那麼不要不平均。願意講話的，一天到晚都講；不願意講話的，一天到晚都不講，不平均！現在要平均。美國講平等，我們說話要平等一點，歡喜說話的說少一點，給那個不說話的人說，留一點時間給那不歡喜說話的人說；你都聽得懂我講話？哈哈，這果前真是有點前進了，有點前進。

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」：你啊，好好聽！這是叫誰好好聽啊？啊，就是叫你們，叫你們每一個人都好好聽啊，不是說單單叫富樓那和阿難！現在呀，我講經，就是叫你們好好聽，汝今諦聽。「當為汝說呀」：我呀，現在給你們說這個法。

「富樓那等」：富樓那等啊，就是富樓那，和這個阿難，他們在會的大眾等，「欽佛法音呢」：欽呢，就是很欽敬啊，很恭敬的聽著佛啊，說法這個音聲。「默然承聽」：你看，不單我叫你們不要講話，富樓那和阿難都要默然承聽啊！默然，就是不講話，就是啊，把口閉上了。

Close your mouth, listen to my lecture, (聽我講經) listen to what I say. (聽聽我說什麼) You don't talk before I talk this time, OK? (這次在我講之前，你們不要講話，可以吧？)

我今天，我很歡喜的，不要緊，兩點鐘可以的，你不要著急，定定的，你學這麼多年佛法，一點定力都沒有？今天呢，我很歡喜的，我歡喜什麼呢？我有兩個弟子，在非洲飛來，特別在百忙之中啊，來聽經，這足見呢，他們兩個人呢，是對佛法啊，很尊重佛法。這位啊，這個李家景，他的法名叫果敬；(敬啊，就是恭敬那個敬)。

他的曾祖父啊，就是中國清朝這個當過宰相的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。那麼現在在非洲那邊呢，開的紗廠，由非洲啊，飛到美洲這來啊，在這個很百忙之中啊，來聽佛法！這位這個李家景呢，昨天我這個果地呀，說，哦，這個大約就說果松啊，大約教這個果敬佛法，令他明白佛法！那麼這個我也很相信是有這一點的關係。

在這個李果敬沒有皈依以前呢，也就像這個Paul Hansen (浦翰遜) 似的。浦翰遜呢，沒有皈依我，到這就給我叩頭！跪下叩頭，他叩頭不像這個我們中

國人叩頭叩的那麼很不把頭磕響了；這個蒲翰遜給我叩頭的時候，把頭磕的梆！梆！梆！很響的！在沒有皈依以前他就向我叩頭。

這位這個李家景也是，沒有皈依以前呢，被我這個徒弟啊，化導的，他知道見著我就叩頭了。等皈依之後啊，更是很恭敬的，所以我給他起個名字叫果敬；因為他沒皈依以前對我就很恭敬的！那麼在由非洲到這來呀，今天本來他很沒有時間的，但是啊，他也來這聽經。

我現在也所以呀，要好像這個用火箭到月球啊，那麼快講幾段經給他聽，這也是聽過師父講經了！不然的時候，皈依師父，師父講經，你聽過師父講經沒有？沒有啊！啊，你說，那太抱歉了！我再告訴你們一個，我最唯一的嗜好！就是啊，歡喜人聽我講經！誰來聽我講經啊，那就是啊，對我，你比供養我多少錢我都高興的！所以呢，今天來聽經，我是特別高興的！

042. 卷四

佛言：富樓那！如汝所言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

我告訴你，你們今天趕到這來聽經啊，這個地方最要緊的！所以呀，在**這個《楞嚴經》裏頭啊，這個地方很重要的。就是說這個人呢，為什麼做了人？為什麼在這個清淨本然這個如來藏中啊，就生出來一個山河大地？**這個很要緊的，這個地方！

「佛言：富樓那」：佛對富樓那說啊，富樓那，「如汝所言」：好像啊，你所說的這個道理，「清淨本然」：在這個如來藏裏頭呢，清淨本然，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」：這啊，那麼富樓那以前問的，他是這樣問的，他是，那個地方，他是說啊，在這個，你看！

這一段文是這樣講，世尊！若地性徧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徧，火則不生。復云何明，水火二性俱徧虛空，不相陵滅？世尊！地性障礙，空性虛通，云何二俱周徧法界？而我不知是義攸往？

啊，他又說啊，在這個清淨本然裏頭，如來藏裏頭，為什麼就生出山河大地？這是問佛！

佛啊，現在就答他這個問題。

汝常不聞如來宣說，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？富樓那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我常聞

佛宣說斯義。

「汝常不聞」：這個佛呀，說富樓那！你常常沒有聽見，「如來宣說，性覺妙明」：如來啊，世尊！這如來啊，是佛的十號之一，也就是佛！如來呀，名字也就是佛。有的一般人說如來佛，這個如來呀，並不是說單單如來佛啊，是一個佛，這如來啊，每一個佛的名字都叫「如來」，佛佛啊，都有十個同號。如來宣說，你世尊常常宣說，宣說什麼呢？

性覺妙明：這個性覺啊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呢，自性的真覺。自性的真覺，妙明，妙明啊，就是「寂而常照」。妙啊，就是一種啊，清淨的一種的表現。這個本覺，「本覺明妙，性覺妙明」，這個性覺啊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**一真理體**，這就叫性覺。

怎麼叫一真理體呢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呢，本具的那種佛性，這叫一真理體。這個，這個一真理體，就叫「性覺」。跟這個妙明呢，妙，就是一個寂而常照的，這叫「妙明」。跟這個明妙呢，就是照而常寂，就是寂照；（寂呢，就是寂靜的寂；照呢，就照耀的照）。寂而常照，雖然它是寂靜，但是啊，它這種啊，性能！可是能啊，徧照法界的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這個性覺，就是一真理體，叫性覺。這個一真理體，它是啊，寂而常照。

本覺明妙：這個本覺啊，什麼叫本覺呢？本覺，就是每一個人呢，那個天然原具的那種理性，這就叫本覺，天然原具。這種的本覺明妙，它是「照而常寂」。這個道理呢，也就是啊，「性覺妙明」；也就是啊，這個性覺，也就是一本那個一本，一本散為萬殊。

本覺明妙，那麼這個本覺啊，天然的原具的那種理體，這叫本覺。每一個人呢，本來就有的，這個也不增也不減，也不生也不滅，也不垢也不淨，這本來呀，就有那種這個覺悟。這個覺呢，又叫實覺，叫實覺。那麼這個無明啊，在什麼地方來的？無明，就是依真起妄，依著這個本覺的體，而起這個一種妄，而起這個隨緣的用。

啊，富樓那！這個佛說呀，我常常講這個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這種道理。

那麼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啊，說了，「唯然，世尊呢」：唯，就答應；說，是的，Yes；這個唯，就是Yes；然，就是這個樣子。世尊！「我常聞佛呀」：我常常啊，聽佛說過，「宣說斯義呀」：講啊，常常講這個道理。

佛言：汝稱覺明，為復性明，稱名為覺？為覺不明，稱為明覺？

這個佛呀，佛對富樓那說呀，說汝，「汝稱覺明啊」：你所說的那個本覺妙明啊，這個覺明，也就是那個「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」，這兩個都，這個「覺」字啊，具足那兩個意思。

「為復性明，稱名為覺」：你可是說這個覺性啊，性覺本明啊，性覺必明；這個性覺啊，必定就具足這個明，稱名為覺。你說它這叫一個覺呢？「為覺不明，稱為明覺」：你可是啊，說這個覺本來不明，而要加上一個明嗎？，才算一個覺！啊，稱為明覺。這個樣子呢，是叫啊，明覺嗎？問富樓那！

富樓那言：若此不明名為覺者，則無所明。

富樓那這回也就像阿難似的，啊，就即刻就答覆啊，釋迦牟尼佛說了！說什麼呢？「若此不明」：說假設這個覺啊，若不加上一個明，「名為覺者」：你給它起個名字叫覺者，「則無所明」：就沒有所明了！他這個意思呢，就一定在「覺」上啊，要加上一個「明」。這個地方，就弄錯了！

為什麼呢？這個覺啊，本來它就是明的！既然覺，就是明，不必再加上一個「明」；你再加上一個「明」啊，就不是真正的明了。

那麼這個有個比喻，就好像啊，這個摩尼珠！摩尼珠那個明啊，在那個摩尼珠本身就有的，並不是啊，說這個摩尼珠，和那個「明」啊，分開了；在這摩尼珠再加上一種「明」，它才有光明！摩尼珠本來就是明的，夜明珠。

那麼就好像啊，它若加上明就怎樣呢？就好像這個電燈，有開關似的；你若不開這開關呢，它就不明；你一定開這開關呢，它才明朗。這就是啊，他在覺上啊，還要加個「明」。根本這個「覺」啊，就是本來本體就是明的。

那麼富樓那呢，他在這個地方認錯了！他認為呀，在這個覺上，還要加個明，才是覺明，所以呀，差的地方，就在這！

佛言：若無所明，則無明覺。有所非覺，無所非明，無明又非覺湛明性。

佛言呢！「若無所明」：假設呀，若不再加上這個「明」啊，「則無明覺」：就沒有啊，這個「覺」就沒有明了，就沒有明了。「有所非覺」：你若有所加上個「明」啊，那又不是個「覺」了。「無所非明」：你若沒有所加上一個「覺」呢，你又說這不是一個「明」了。

「無明又非覺湛明性啊」：無明，這個無明啊，就是根本無明那個無明。可是你這個無明啊，可就不是那個覺湛明性啊，那個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那個覺湛。那個覺啊，湛然；湛然呢，就像水那麼澄清，那水那麼潔淨，那種的明性。所以呢，這個你在這個「覺」上加一個「明」，這是錯誤。

那麼這個意思呢，也就是啊，在那個本覺上，你若加上個「明」，這就生出了一種妄了；你若不加「明」呢，那它就在真上，也沒有妄。

性覺必明，妄為明覺，

「性覺必明，」：性覺，就是本來那個覺，自性本具的覺。你如果，富樓那，你如果說呀，在這個性覺這個「覺」上，再加上一個「明」，「妄為明覺啊」：你這個就是一種妄了，妄加上一個「明」給這個覺，那就不是那個真覺了。啊，就是啊，那個妄想啊，所現的一個「覺」，並不是本來那個覺。

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，

「覺非所明」：這個性覺，和這個本覺，並不是要你加上一個明字，它才是個覺，才是個「明覺」；它本來就是「明覺」。「因明立所」：你若是因為啊，給它加上一個「明」，而啊，立出來「所覺」，啊，立出來。「所既妄立」：這個所呀，就是個「業相」，造業；這是啊，三種細的，（細惑，就是阿難呢，問那個希更審除微細惑呀，那個惑）。這個惑呀，立所，這個所，就是那個業相，所有的業相，造業那個karma，那個相。

啊，所既妄立，這個業相啊，既然你由這個妄而給它立出來這個業相，「生汝妄能啊」：就在這種的情形之下，你就生出你一種「妄能」來，這是啊，生出妄想啊，一個發源。

這個發源呢，就因為你在這個覺上加上一個「明」；根本不需要的，你硬要給它加上個「明」，因明立所。因為你給它加上個「明」啊，在這個覺上加上一個明啊，所以就有一種業相了。這個業相，是由你這種妄，你這種妄想立成的，生汝妄能，也就生出啊，你這種妄能，不實在的這種的功能來了。

在這一段文上啊，這個大意就是啊，我們人人呢，本來都是佛來著！本來是佛，怎麼又做了眾生了呢？眾生為什麼又沒有成佛呢？這個毛病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個毛病，就因為啊，我們這個人，本來是和佛是無二無別的。

但是在這個佛性裏邊呢，會化出來眾生。怎麼化出來的呢？佛有千百億萬化

身，這個「化身」呢，在什麼地方化出來的？在佛的光裏頭化出來的，也就是啊，在佛的性裏邊化出來的。佛性，是光明的，可是啊，這是「本覺」，這也就是啊，這個「本覺明妙，本覺明妙」。這個本覺，就是我們這個每一個人的自性裏邊的天然本具的一種啊，覺性，也就是佛光。在這個佛光啊，裏邊呢，化出眾生了。

這個不過，我舉出一個比喻來，這個比喻啊，不太恰，不太貼切，不過也可以呀，明白這個道理。這佛的化身呢，就好像我們影像（照相）似的，我們現在這個人影出一個像，和你這個人一樣的，但是這個像啊，沒有知覺，是個死物！

佛的影像呢，佛啊，也可以影像，影像，就化出來，化出來一個人呢，這個「性」啊，是從佛那來的。但是啊，化出的這個眾生啊，和這個佛，那個「性」是一樣的；相貌啊，也有相似的地方，就好像影像一樣。

又好像那鏡子裏照相似的，我們在這個鏡子前邊一過，就有個相；過去，就沒有了。佛啊，化這個身呢，也就是這樣子。我們那個「本覺」啊，就好像那個鏡子似的。在這個鏡子裏邊呢，忽然就生出來有一個相現前了，這就比方生出一念的無明。這一念的無明生出來了，然後就有了眾生了。

那麼現在說這個「明覺」。這個覺啊，本體就是明的。在這個富樓那呢，他的意思說，在這個「覺」上邊呢，還要加一個「明」，再給她加上個明。就好像那個電燈啊，本來是不需要開關，它就是光明的，它就是光明的。若是你不安開關，它白天、晚間都是光的。

那麼你若是安了開關，你開開又關上，這就啊，添上一層手續；添上一層手續啊，這好像在這個覺上啊，加上個「明」。

啊，本來他認為那個，富樓那呢，認為這個電燈啊，開關，有光明了。那麼在沒有開關的時候，這個燈啊，沒有光明，他要給它安上個開關，才有光明。那麼根本不需要的！根本這個「覺」的本體呢，就是個明的，不需要怎麼樣子再矯揉造作！這個地方啊，要點也就在這個地方！

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，同異發明，因此復立，無同無異。

在前邊所講的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，這個所呢，是一種業的相，業的樣子。這個業相，啊，你妄立出這種業相，生汝妄能，就有了一種「轉的相」。由

這個轉相裏邊；轉呢，就是啊，轉動；由這個業相，生出一種轉的相。既然生出轉相來了，就是「無同異中」；在這個本來啊，虛空裏邊呢，也無所謂「同」，也無所謂「不同」，在這裏頭呢，「熾然成異」；那麼熾然呢，就好像啊，這個火似的，那麼熱，好像火那麼光，熾然就成異。

本來沒有同，沒有異這裏邊；什麼裏邊呢？虛空裏邊。就在這個沒有同，沒有異的裏邊呢，熾然，顯現出來啊，這個兩樣了！兩樣什麼呢？就有了世界！在這個虛空裏頭啊，生出世界來。

「異彼所異」：怎麼叫異彼呢？異呀，這個異，就是當不同；不同它那個熾然成異那個樣子；不同它那個，又與這個熾然成異這個境界又不同了！異彼所異，這又變成啊，在這個虛空裏頭啊，生出世界。由這個「轉相」啊，這個世界由轉相生出來的。生出轉相啊，又有個「現相」，就現出來這麼一種啊，在這個虛空裏頭，現出一種啊，世界，現出世界。

前邊那個富樓那啊，問，為什麼在這個清淨本然這個如來藏裏邊呢，就忽然生出啊，山河大地，所以呀，現在佛呀，給解釋這個問題。

那麼最初是由「業相」；由這個業相，然後有「轉相」；轉相，然後就有了「現相」來了。

那麼異彼所異，那麼這個不同啊，這個熾然成異這個異，不同啊；熾然成異，和這個異不相同。「因異立同」：因為啊，它不同的，這個世界和虛空不相同，這相異。跟這個虛空的本體是這個沒有什麼同異的。

「同異發明」：在這個虛空，和這個世界，虛空啊，是沒有相的，有了世界啊，就現出相來了；現出這世界相啊，所以呀，在這個同和不同的裏邊呢，就發明，因此「復立無同無異」：因為啊，在這個虛空和世界這兩種的關係裏邊又發明；因此，因為這種的關係呀，又立出來，復立無同無異；無同無異呢，就是「眾生」了。

這個異彼所異呀，這個時候就有了世界了，和那個虛空啊，不同了。在這個虛空，世界，又有眾生，這生出來，眾生啊，就是「無同無異」。

怎麼叫「無同」呢？因為這個眾生啊，的形像，每一個人呢，每一個眾生都不同的。所有的眾生，沒有一定啊，說是相同的，這個樣子相同的，這叫無同。

「無異」，那麼眾生的知覺啊，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的，眾生這個知識，這個知覺心，都是一樣的，這叫無異，就不兩樣。

那麼和前面那個，這是業相、轉相、現相，這是啊，做人最初的這種的由這個無明啊，這個妄明啊，發生這個業相、轉相、現相；現相，最初有這種業相，然後啊，就發生一種轉相。

這個生汝妄能，這生汝妄能啊，就是一種「轉相」。這個因明立所呀，這個所，就是一個「業相」。那麼現在講這一段文，就是「現相」。這是啊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在這一念不覺的裏邊呢，這生出三種的細惑了。這是最初啊，這個微細微細的，不容易覺察到的這三種的細，(這叫粗細的細)。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麤」，這是最初的這個三細。

如是擾亂，相待生勞，勞久發塵，自相渾濁，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

這一段文呢，就是說的這個六種相。六種相啊，這一段文呢，這是說的五種，五種的麤相。

五種的麤相啊，第一種的麤相，就是「智相」：(智，就智慧的那個智；相啊，還是前邊轉相那個相)。這個智相啊，它是屬於一種的「俱生法執」，這法的執著，它啊，就分別。分別啊，為什麼叫智相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智，不是究竟的智，這是啊，智的那麼一個相，它呀，有一種分別的能力，這種的能力呀，屬於俱生法執。

怎麼叫俱生法執呢？是與生俱來的。與生俱來的呀，就好像這個「性」似的，與生俱來，所以這叫俱生法執。這第一個相。

第二個相呢，叫「相續相」：相續相，(相，相當的那個相；續，接續的續)。相續相，這屬於啊，「分別法執」。這第二個。

第三個呢，是「執取相」：(執啊，就是執著的那個執；用手拿著，執持那個執)，執取相。執取相啊，這屬於這個「俱生我執」，我執，「我」的執著。「法執」啊，這是「我執」。第三執取相。

第四呢，是「計名字相」：計名字相呢，這個是屬於「分別我執」，這個分別我執。

第五呢，叫「起業相」：由這種計名字相啊，分別我執，這生出來一種叫「起

業相」，這個業，造這個種種的業，從這起。

第六種相啊，就叫啊，「業繫苦相」：由這個因為第五是起業了，第六，就這個「業」，把你網住了。把你網住了，好像用繩子把你綁上似；綁上啊，就應受苦了。第六種啊，就是業繫苦相。

這些個相呢，這是屬於羸相，六種的羸相。這頭一次聽啊，我相信都不會太懂的，研究時間久了，就會明白這個道理。現在你先由這個耳朵啊，過一過，八識田裏呀，有一個印象，有一個認識。那麼你研究久，佛法研究時間久了，這個就是一定就會豁然貫通了，會明白了。

「如是」：好像啊，前邊所說這個「無同異中」，和這個虛空世界，「熾然成異」，這麼混合起來，混亂了，「擾亂呢」：這啊，好像沒有什麼秩序似的，如是擾亂呢！啊，「相待生勞」：這麼在這互相有同異呀，發明啊，久而久之，就生出一種「勞」；這個勞呢，就生出來，就是這個方才說這個「智相」，頭一個，生出頭一個羸相來了。

「勞久發塵」：在這個勞久了，勞久啊，就是這個相續相，因為久了，就生出一種相續的相。發塵，這個塵呢，也是一種塵勞。塵勞啊，就是那個這個「執取相」，生出那種相。「自相渾濁呀」：這個自己呀，和自己這互相啊，這麼就都渾濁了，不清了，啊，搞不清楚了。

「由是引起呀，塵勞煩惱」：由這種種的關係呀，這個智相，和這個相續相，和這個執取相，計名字相，和這個起業相，這種種的關係，就引起呀，引起來呀，有一種的塵勞煩惱。這個塵勞啊，塵，怎麼叫塵呢？塵，就是啊，不潔淨、不清淨。

它前邊那不「自相渾濁」嗎！由此就引起來塵勞煩惱；這塵勞，也就是煩惱；煩惱，也就是塵勞。所謂有八萬四千塵勞，也就是八萬四千種煩惱。

因為上邊呢，這種種的「生勞」，由「勞久」又「發塵」，種種的關係，就生出啊，煩惱來。這煩惱啊，一生出煩惱來了，這就成了這個山河大地呀，什麼都現出來！

起為世界，靜成虛空，虛空為同，世界為異。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。

這個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羸，現在這一段文呢，這就是第六的這個業繫苦相。這個「如是擾亂」，這就是啊，一個境界。像啊，上邊所說這

種種的這個擾亂的情形；就是有同有異、有無同無異，這個種種的境界擾亂，就生出啊，這種六麤來。

所以「起為世界」：起呀，就是生起，就是動，也就是動。這個虛空啊，它是靜的，生出這山河大地呀，它就是靜極生動，生出動啊，起，生起來，這就是一個世界，成了一個世界，山河大地，一切一切的房廊、屋舍，這依報。靜，就是寂靜；寂靜呢，就是虛空。

「虛空為同」：這虛空啊，是同；這個世界呢，就是不同了。這虛空和什麼同呢？**虛空和什麼都同的**，它沒有，沒有啊，所以呀，這虛空你就沒有什麼分別；因為沒有什麼分別，這叫「同」。

世界，怎麼叫「異」了呢？這個世界，因為和虛空不同了，它有了色質了，有了色法了，有了形色了，有了相了，山河大地；生出山河大地，這成了世界了！這後邊呢，等還有詳細的解釋。

「彼無同異呀」：這個彼，在這個虛空裏頭啊，本來也沒有所謂「同」，也沒有所謂「異」；但是啊，說出來啊，也就說同。「真有為法」：那麼現在生出世界來了，由這虛空裏頭，由這個業相，轉相，和這個現相，就生出啊，這個智相、相續的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業起相，加上這一段文，這是啊，「業繫苦相」。這生出啊，這六種的麤來，六種的麤相來；這種種的相，就生出來了。

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，故有風輪，執持世界。

綁成了世界了，這個世界又有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啊，那麼這現在先講這個風輪。在這個覺，這個真正覺的本體，它是光明的。跟這空呢，生出來啊，在這個虛空啊，有的時候啊，它空晦明昧；空晦明昧啊，虛空裏和這個覺性，這麼混合呀，「相待成搖」：這麼空和這個覺體，這麼相對待，久而久之就，它就動了。它一動，「故有風輪」：因為它這個動，搖動了，所以就發生風，生了一種風。

啊，這個風呢，在這個世界的地底下有一種風輪，所以呀，「故有風輪執持世界」。在這個風輪呢，我們現在都說虛空裏有大氣層，大氣層，說那地方就沒有空氣，但是啊，也過了大氣層還有的地方有風的。這個有風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這都是講這個「輪」。這個輪呢，不一定說是輪轉，就是周徧的意思。周徧呢，它這個風有一種力量；有一種力量來成就這個世界。在後邊呢，有很多的講法。

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礙，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，故有金輪，保持國土。

「因空生搖」：因為啊，這個虛空生出這搖動，生出這種動相來了，「堅明立礙」：在這個虛空，和這個光明；這個明啊，就屬於火，立礙，生出啊，一種濁礙。「彼金寶者」：彼啊，這些個金的，在這虛空裏頭，在這個是地上啊，在這個地大裏頭啊，有一種金，這個金性啊，很堅硬的。所以呀，彼金寶者，

「明覺立堅」：因為金有一種光明，和這個覺，又來有這種的因緣，就生出一種堅硬的性。「故有金輪，保持國土」：所以呀，有這個金，金輪，有這種金的性質啊，來保持這國土；在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裏邊呢，它也有一部分，來啊，支持這個世界的。

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為變化性。

「堅覺寶成」：那個金呢，是堅硬的，地也是堅硬的，這種的堅硬的這個寶啊，成就了。「搖明風出」：這個金，生了一種搖動的境界，就有風出。「風金相摩」：在這種的情形之下呀，這個風，和這個金，相摩，相摩擦，互相摩擦，「故有火光」：所以呀，就有一種火光，「為變化性」。

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，含十方界。

在這種的金呢，有一種光明，「生潤」：久而久之啊，它就生出一種啊，潤來，在這個金呢，生出一種潤，「火光上蒸」：在這個金上啊，生出一種啊，潤澤，生出一種水的氣氛來。跟下邊火光啊，再一上蒸，蒸到這種金上；這個金呢，不單單就是黃金，就是金屬，金屬的東西。

「故有水輪，含十方界」：所以呢，又有了水輪，因為這火一上蒸，這個金有一種潤的溼氣；那麼火上蒸，就有水出，所以呢，就有水輪，含十方界，這個水呀，也是徧滿十方的。

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，濕為巨海，乾為洲渾；

在這個水輪之後，就講這個怎麼樣有的海？怎樣又有這個洲渾？

「火騰」：火呀，這個騰，是往上昇；騰，向高昇；「水降」：水呀，就往下降。因為上邊那說火呀，蒸這個水，蒸這個潤，金有一種潤氣，蒸這潤氣

呢，就出水；出水呢，就有水輪。所以現在說這火向上啊，騰的；水，向下邊降；「交發立堅」：這互相啊，交發；立堅，生出一種啊，堅硬的地來。溼呢，水下降就溼，「濕為巨海」：就變成大海。「乾為洲澤」：這乾呢，就是洲澤，就是陸地。

以是義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，彼洲澤中，江河常注。

因為這火蒸水降這種關係，溼的呢，就變成巨海；乾的，就變成洲澤。以這種的道理，「以是義故」：以對這個道理，「彼大海中」：在這個大海裏邊，「火光常起」：雖然說是海呀，可是常常也有火光。「彼洲澤中」：在這個洲，和這個澤裏邊，「江河常注」：常常啊，有江、有河，來回的流注。

水勢劣火，結為高山，是故山石，擊則成燄，融則成水。

這個水火互相啊，來鬥爭；那麼水勢若是劣了，水勢啊，就沒有這火勢啊，這麼強，所以叫水勢劣。「結為高山」：這個水火一蒸燒的時候啊，然後就變成有高山。「是故山石」：為什麼說這是水火所造成的高山呢？因為這個山石啊，「擊則成燄」：你一打那個石頭，那石頭裏就有火星出來，有火出，成燄。「融則成水」：有的石頭啊，你一化，啊，一熱到極點了，它就變成水了。好像火山爆發，這火山爆發，為什麼它會爆發呢？也就因為啊，水火這種蒸燃的力量大了，所以呀，它就火山爆發，啊，由那山裏頭往出竄火。

土勢劣水，抽為草木；是故林藪，遇燒成土，因絞成水。

這個土勢啊，若劣於這個水，土的勢啊，沒有這個水勢的強，「抽為草木」：在這個水，和這個土啊，這種的因緣之下，就會生出來一種草木。「是故林藪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那個有樹木，和有草的地方；藪啊，就是草，草多的地方就叫藪。

「遇燒成土」：這個林木啊，和這個草啊，你用火一燒，它變成灰了。灰，就是土。「因絞成水」：你那個草裏邊，和那個樹木裏邊，如果你若用一種啊，絞，絞它那裏頭有水流出來，絞它成水。

交妄發生，遞相為種，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

「交妄發生」：互相啊，都由這個「妄」，來互相的交織；互相交織這種的妄念發生，啊，「遞相為種」：互相啊，作這個種子。火者水和火裏邊呢，啊，就有山的種子，變成山了；或者變成這個水了，遞相為種啊，互相啊，

遞，就是傳遞；互相啊，你傳給我，我傳給你，這互相啊，作這個種子。

「以是因緣呢，世界相續」：以這種的互相啊，傳遞，互相為種這種因緣呢，以是因緣，「世界相續」：這個世界呀，就是周而復始的。啊，那麼毀滅了，又再成；成了，再毀滅；由這個成、住、壞、空這種種的情形之下，所以呀，世界是相續接連不斷的。

復次，富樓那！明妄非他，覺明為咎，

「復次富樓那」：那麼我再給你呀，講一講。富樓那！「明妄非他」：這個無明啊，和這個妄想啊，不是旁的，這種啊，虛妄的妄明和妄想啊，不是其它的東西作怪，這是「覺明為咎啊」：就是因為那個「覺」，你要加一個「明」，所以呀，就生出毛病來了。你在這個覺上，又加出來一個明，這等於啊，頭上安頭一樣，所以呀，這就生出來毛病了。

所妄既立，明理不踰。以是因緣，聽不出聲，見不超色，

「所妄既立」：這個所妄啊，還是那個業相，前邊那個業相。因為這個業相的妄，這種的妄啊，既然成立了，「明理不踰」：這個明啊，就是無明；這個理呢，還是那種妄；不踰，就是前邊那個所說的那個「因明立所，所妄既立，生汝妄能」，這個還是啊，那個業相啊，那種道理；不踰，就是不變，沒有啊，變這種道理。

「以是因緣」：以這種的因緣呢，「聽不出聲，見不超色」：所妄既立，這個業相啊，既然立出來了；明理不踰，這種無明啊，這種的無明啊，轉相，這個理呀，就是那個轉相；不踰，還是啊，不會變的，和以前呢，那種的道理是一樣的，沒有改變。

以是因緣，以這種的業相和轉相的因緣，聽不出聲，聽啊，不超出這個聲音；見不超色，那麼看呢，就不離這個色相。

色香味觸，六妄成就，由是分開見覺聞知。

這個見不超色呀，由這種的關係，就生出來啊，「色香味觸」：這色香味觸啊，就包括著這個聲啊，和這個法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是六塵的境界。所以呀，就說「六妄成就」：這六根、六塵互相啊，發生這個六識，都在裏頭啊，究說六妄成就。

成就什麼呢？「由是分開呀」：由這個地方啊，就又分開，「見覺聞知」：分開這個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這六識。那麼這個六識啊，原來都是如來藏性，原來都是如來藏性。所以呀，才說「元依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」，原來呀，就都是一個如來藏性，這叫元依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，六種啊，和合的作用。

六種和合的作用，就是啊，這個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。這個見，見性，和聞性、嗅性，鼻嗅香、舌嚐味，嗅嚐；覺，身覺觸、意緣法；意緣法，就是知。這種六種雖然說是六種啊，實際上啊，就是一個，就是由如來藏性發生的作用，所以叫啊，元依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，分開啊，它是這個六種，本來是一個的。

同業相纏，合離成化。

「同業相纏，合離成化」：怎麼叫同業呢？這個同業，就是這個在自己所造的業，和父母啊，這種因緣都相同，所以這叫同業。也叫啊，這互相生出一種愛戀，相纏，就啊，纏繞，纏縛不脫。在這個因為同業，互相生出一種啊，這個情愛，這所謂相纏呢，就是啊，講到這個情愛，互相啊，擺脫不開，那麼纏到一起，如膠似漆，好像那個膠啊，膠住，用那個漆，漆到一起，漆到一處，啊，分不開了，如膠似漆。

膠，如膠似漆，聽的懂吧？膠，黏到一起了，膠；好像糊信封那個紙，把它用一點膠水黏上，這叫膠。漆，漆就是也是油東西那油，油到一起，你再洗也洗不掉的，如膠似漆。如膠似漆，形容啊，男女這種愛情啊，愛的太厲害了，也互相擺脫不開了，沒有法子離的開，這叫如膠似漆。如膠似漆，那麼相纏，這同業相纏。

合離成化，這相纏呢，就是胎、卵、溼、化這個四生，變化有四生。這個離，啊，捨離了，離開了。合，合就不捨離，就是合起來。成化，成啊，有一種變化，有一種化生，化生。這後邊說的很詳細。

043. 卷四

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。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，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，交邁發生，吸引同業，故有因緣，生羯羅藍、遏蒲曇等，

這要慢慢講。「見明色發」：因為看見，見，和這個無明，生出啊，這種的色相，發生出來這種色相。「明見想成」：這個無明，和這個妄見，和這個

妄想，而啊，想成了。想成什麼呢？「異見成憎，」：和你見解不同的，就變成憎恨。「同想成愛」：和你的想，和你這種妄想啊，一樣的，同，成愛，這就叫成了一個愛。

什麼叫愛呢？這個愛呀，我告訴你們，你誰若是歡喜講愛的，那就不能了生死，愛就是生死的根本；你誰若歡喜講愛的，那也很快就會了生死。哈，怎麼這樣講呢？說，你講愛不能了生死；又說你講愛呀，你住重這個愛呀，很快就會了生死！這裏邊呢，微妙就在這個地方。

你注重這個愛，說男女啊，談情說愛，男女講愛情，你美國人最歡喜，人人都歡喜這個愛情！那麼這是啊，這個愛情呢，就是往生死那條路上跑的！為什麼呢？這個人呢，都是愛欲而生。愛，怎麼樣生來的呢？就因為有個愛。欲，欲就是desire，這個欲而生。那麼死呢，也是愛欲而死，也由這個愛欲死了。這是啊，一般普通的情形，所有一切人呢，都是走這條路的，這是啊，**生死的路**。

那麼說，你注重這個愛呀，也很快可以了生死。這怎麼樣講呢？你很注重這個愛，你呀，對這個愛，應該要看破了它！你很注意的，很注重這個愛呀，你就應該把它看破了！你看破，「**苦海無邊**」，這個苦海呀，苦的海沒有邊，「**回頭是岸**」，你一把它看破了，那你就了了生死了。

我們這個人呢，就好像那個菜裏頭那個蟲子似的；那菜裏頭蟲子，從菜裏頭生出來，然後也在死在菜裏。菜，vegetable，這裏頭有蟲（worm），牠在那裏頭生出來，也在那個地方死的。我們人呢，也就愛欲而生，愛欲而死。

那麼在這個「同想成愛，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」：流愛為種，這個男女呀，講互相談戀愛，談情說愛，這個談來談去啊，這個就有一種這個表現；表現這個愛，就會生出來種子，生出種子。納想為胎，這個想啊，就是那個「識」。識呢，這又是這個「**中陰身**」。

中陰身，（中啊，就是中華民國那個中；陰呢，就陰陽的陰；身呢，就身體的身）；這叫中陰身。就是第八識的那個識；納想，那個想啊，可以當個識字講，納想為胎。那麼這個中陰身，又叫「**中有身**」。中有身，（有，就有無的那個有）。

這個地方啊，我不妨給你們講多幾句。人是怎麼做的人呢？人做人的時候啊，是由第八識先來的。這個第八識，就是這個「想」；想，又叫中陰身，又叫中有身。這個第八識啊，**是去後來先**！死的時候啊，這個第八識啊，走的後

走，最後它走！這個識一走了，這個身上就涼了，就凍了！這個識沒有走呢，這個身上還不會凍，不會涼的。來的時候呢，它也最先來的；走的時候，它最後走；所以叫「去後來先做主人」，它在你身體裏頭，就做一個主人。

在這個中有身呢，又叫中陰身。他看呢，在這個中有身呢，若是人，這個中有身就是人的樣子；他前生是個人呢，那個中有身就是人的樣子。那個前生他若如果是畜牲，他那個就是畜牲的樣子。就好像啊，這個中國用那個脫坯子做磚，那個磚有那麼個模子；有什麼模子，就造出一個什麼樣子。模子，模型啊，那個模型。有一個什麼模型啊，就造出一個什麼樣子來。你是人的模形呢，那個中有身就是個人的樣子；是個畜牲的模形呢，那個中有身就是個畜牲。所以呀，這個中有身呢，就是看他前生是個什麼！

那麼他啊，距離他這個父母啊，不論千里萬里，只要有緣；若有緣，（因緣的那個緣）；如果有緣呢，他在那地方看，他看，那個中有身呢，「看大地如墨」，他看見什麼都是黑色的，沒有光亮的！你就我們這有燈光啊、有太陽、有月光，他看不見的！他還是看見就像墨那麼黑，黑色，他看是黑色的！

他和哪一個人，和哪一個父親、母親有緣！啊！父親、母親那個地方，交媾！交媾，就是行淫欲。那父母啊，正在那行淫欲的時候；在這個時候啊，他因為和這個父母有母子的關係啊，有父子的關係啊，他就看這個地方有一點的亮光，有一點點的亮光，不大！那種亮光。

為什麼他看見那個亮光？他因為和它有緣！有這個「同業相吸」。同業，他這種業報相同的。所以就好像那個吸鐵石啊，吸鐵石，聽的懂嗎？文天懂不懂叫吸鐵石？就是有鐵，有一塊這個這一塊鐵，遇到另外一個鐵，兩個就吸到一起，叫吸鐵石。那個這個中有身呢，中陰身呢，對父母啊，在那正行淫欲的時候，就好像有一種吸鐵石啊，那個力量似的，要把他從千里萬里，無論多遠，也就把他吸來了！

他因為有一點點的亮光，他這個無明啊，這一動，哦，就到了！到了他父親、母親那個地方，行淫欲那個地方。這個時候，如果這個中有身呢，是個男的，這個男性的；中有身不一定是人，或者是畜生啊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都不一定的。假設他是一個雄性的，他就愛母而憎父，對父親呢，他討厭，就想打他父親，想搶他母親，他想啊，就和他母親呢，來行淫欲。所以這個人的來源呢，是非常不好的！

那麼他生一種淫欲心，他就愛他母親，憎他父親；那麼在這個時候，這一念無明，就投胎了！這叫納想為胎。

若是雌性的，這個中有身呢，如果是一個雌性的，雌性，就是母性的，就是女的；雄性，就是男的；雄啊，雌雄啊，就是男的。如果這個中有身呢，是男的，他就愛母憎父，愛他母親，愛這個女的，憎這個男的。如果這個中有身是個女性的，是個女性中有身，她就愛父而憎母，啊，對她父親呢，就生出一種愛心，對母親呢，就生出一種憎恨心，生一種，不是憎恨，就是妒嫉，生出一種妒嫉心。那麼在這個時候呢，納想為胎，就在這時候她因為啊，生這種歡喜，和這個妒嫉心，她就啊，投胎了！這叫納想為胎。

這中陰身呢，投胎，就是這麼投的，他先來的。在那個父母啊，交媾的時候，他就來投胎來，這是，就是第八識。第八識，那時候叫中陰身，這納想為胎。

「交媾發生」：交媾啊，就是這種性行為。「吸引同業」：吸引同業，方才我講這個好像吸鐵石似的。啊，「故有因緣」：所以呀，有一種因緣。「生羯羅藍、遏蒲曇等」：羯羅藍，羯羅藍呢，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凝滑。（凝啊，是凝結的那個凝；滑呀，就是很滑的）。

這是啊，在男女交媾之後，有了孕了；有孕，在第一個禮拜，第一個禮拜這個時候，就叫凝滑。凝滑，就是那麼凝結好像牛奶啊，那種東西啊，這叫凝滑。

這是啊，住胎有五個位置。

那麼第二個禮拜呢，叫「遏蒲曇」。遏蒲曇呢，就叫「皷」。（就水泡的那個泡，這個不過是個用那個皮字，搞一個包字，這也讀個皷字）。就是由這個凝滑呢，變成一種皷形的，有一種皷形。這是第二個禮拜。

第三個禮拜呢，叫「軟肉」。（軟肉，就軟硬那個軟；肉啊，就是這個肉）。

第四個禮拜呢，就叫「堅肉」；堅肉，又叫「硬肉」。就言其呀，它這個胎呀，這個肉啊，它生出來了。有一種肉啊，不像那個第三個禮拜那軟肉那麼軟了。第四個禮拜就是硬肉。

第五個禮拜呢，叫「形位」，就是形位；形位啊，就是有了這個身形了，這叫形位。

那麼這若按著「十二因緣」來講，這應該十二因緣。男女這種問題，這最初的，為什麼男人、女人他就生出一種愛意？就這個愛意，就是個無明。這個

就是最初啊，生出來這個，這就叫「一念無明」。男女互相啊，生出一種愛心，這就是「無明」。

「無明緣行」，有這個無明一生出來了，然後就有了行為了。有了什麼行為了？就有交媾的行為，就有這個男女啊，性行為了，這叫行，無明緣行。「行緣識」，這個有了行為，然後就有一種識，識，就是納想為胎這個識。識，在這個識的時候，就是這個中陰身投胎了，投胎。

「識緣名色」，這個有了識之後，這有名色了，名，就是這個第一期叫「凝滑」；第二期，第二個禮拜，就叫啊，「皀」；第三個禮拜叫「軟肉」；第四個禮拜叫「硬肉」；第五個禮拜叫「形位」。這形位啊，這有名色了，這名色位。這是十二因緣呢，開始就是這個樣子。

在梁武帝的時候，這佛法很盛行的；很盛行的，所有這個家裏邊呢，有紅白喜事，都要啊，請法師來給念經。死人，也請法師念經；是結婚，也請法師來給念經；小孩子生日，也請法師來給念經；無論有什麼事情都請法師來念經。念經呢，就是給祝願；祝願呢，也就是給他說幾句吉祥的話。吉祥，very lucky。說幾句吉祥的話，就說好聽的話。

當時有一個很有錢的人，給他娶兒子媳婦；娶兒子媳婦啊，結婚，給他兒子啊，娶新媳婦，結婚。結婚，就請這個誌公禪師啊，到這給念經，給講吉祥的話。誌公禪師來了一看，就說了！說，古古怪，怪怪古，中國有一句話說古怪啊，啊，他說，「古古怪，怪怪古，孫孫娶祖母」，說是啊，他這個孫子啊，又把他祖母，給娶回來做太太！

什麼原因呢？因為啊，她這個孫子兩歲的時候，他這個祖母啊，就死了。死了，就拉著她這個孫子的手啊，和家裏人說，說我現在呀，誰我都可以呀，不掛著了，就不計著，誰我都可以放心了。唯獨啊，我就最忘不了的我這個孫子！啊，將來誰照顧他呢？將來誰照顧他呢？誰可以呀，幫他忙呢？

這麼樣子，用手拉著她這個孫子，她就死了！死了，到閻羅王那，閻羅王說，哦，你這麼愛你這個孫子！好，你回去給你孫子做老婆去了！於是啊，又托生來，托生回來做女人。那麼長大了呢，她這個孫子，就把她娶回來做太太，這叫孫孫娶祖母。

為什麼他這說呢？因為他有他心通，他知道啊，有宿命通，他知道啊，前生的事情，所以這樣講，古古怪，怪怪古，孫孫娶祖母。

向這個鼓樂棚那，向這個往房子前邊一看，看見，他說「女食母之肉」，看見一個小女孩子，在那拿著一塊肉那吃呢！這個肉，正是她母親呢，死了托生豬，做豬啊，那麼現在殺了；殺了，她這個小女孩子吃這個豬的肉啊，就是前生就是她母親，這叫女食母之肉。

又往這個鼓樂棚啊，鼓樂棚，就是中國呀，結婚呢，在門口有這鼓樂棚，就世奏音樂，音樂，在音樂棚那吹吹打打的。啊，往那一看，他說女食母之肉，「子打父皮鼓」，在音樂棚那個有鼓啊，把這鼓啊，這個鼓，獾鼓這個皮呀，正是他父親呢，前生的他的父親，現在做這個驢呀，這個驢皮獾的鼓，子打父皮鼓。

往那往炕上一看呢，說，「豬羊炕上坐」，看見呢，這豬啊，和羊啊，都在炕上那坐著。炕，就是床；北方用炕啊，南方就用床。炕，北方叫炕；炕，就是用磚搭的，在晚間睡覺那個東西；豬羊炕上坐。北方，好像南京那個地方，就是南京那個地方，都是用炕的，豬羊炕上坐。看著這炕上這一些人呢，本來是人呢，但是他們前生都是豬、羊；都是啊，以前他們吃那個豬、羊啊，現在啊，托生做人來了，想還報，來吃這個豬、羊來了。

又往那個豬肉鍋裏一看呢，說，「六親鍋裏煮」，那我不寫六親眷屬嘛！就這六親鍋裏煮。這六親呢，就父親的親戚、母親的親戚、哥哥的親戚、弟弟的親戚，啊，或者嫂子的親戚；總而言之，六種最近親戚；鍋裏煮，都啊，這個六親呢，以前是他們的六親，現在托生做豬、做羊啊，現在都拿來殺了！殺了，放到那個肉鍋裏煮呢！

他說啊，「眾人來賀喜呀」，大家來到這都說啊！恭喜你！恭喜！「我看這是苦啊」，他說我看呢，這真是苦啊！這是啊，中國這個誌公禪師，他也有佛眼的。

現在我們這個William呢，William他若能出家，那也是不得了一個大德；但是他太太，或者不肯放他，哈哈，放不下！

這十二因緣，「名色緣六入」，「六入緣觸」，有了這眼耳鼻舌身意呀，就有一種觸覺。這個小孩子，和這母親呢，在母親肚子裏呀，就有一種觸覺了，六入緣觸。「觸緣受」，有了觸覺啊，他就想要領受，要啊，領受這種觸覺的這種感覺，觸緣受。

「受緣愛」，有了領受了，然後就生出一種愛心來，這正式生出愛來。這是說這個小孩子啊，為什麼男女互相會生出一種愛心呢？就在小孩子那個時候

啊，已經就這個因呢，種下了，就啊，生出一種愛念。

「愛緣取」，你有一種愛念，就想要自己呀，取了，取，要把它拿來。為什麼要拿來呢？「取緣有」，就要自己呀，所有，為自己所有。「有緣生」，有了「有」，然後就會生。「生緣老死」，有了生，又有了死了。

所以這個羅漢呢，觀這種十二因緣的，說這個人的來源呢，這種子不淨，因緣不淨；父精、母血，這都是不淨的東西。還有這部書上啊，這個父母赤白二滯，那個二滯呀，跟這部書上寫的二支，那是個錯字，你們把它改了它。就在這一段文這個註解裏邊呢，二滯，它那寫的那個字是印錯了，印個支字，就是支流的支，哎，就方才講這段文，我看過等等我找給你們看。

這個有了「有」了，然後就又會生。又會生，生了又死，就是這麼輪轉著，十二因緣。

如果你若是想要了生死，頭一樣就要不起無明。這個無明，怎麼樣不起無明呢？就不生這種情欲心，沒有情欲心；沒有無明了，就沒有情。你這男女的問題，為什麼會發生關係呢？就因為啊，最初就是這個一念的無明。怎麼叫無明呢？你不知道？男人見著這個女人，雖然說是她生的美貌怎麼樣子？你為什麼你就動了心了呢？**在動心那個時候**，那就是生了無明。女人對男人生出一種情感，也是這樣子，就那個地方，就是無明。所以這無明啊，就生死的根本，也就是在這個地方。我們對這個十二因緣呢，如果若是明白了，你就不被這個十二因緣轉了！

「無明滅則行滅」，你沒有無明了，就沒有行為了。沒有行了，就沒有識。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緣老死滅，**生滅則老死滅**」這都沒有了，這叫「**還滅門**」。

你跟這十二因緣呢，這是「順生門」，有「還滅門」。順著，就是生人；若逆回來呢，就可以成佛的。所以那阿羅漢呢，就要觀察這十二因緣，啊，這人怎麼來的？喔，來的時候不清淨的，這父母赤白二滯，結成這個胎形，這不清淨的！所以他把這個無明斷了，生死就了了。

胎卵溼化，隨其所應：卵唯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溼以合感，化以離應。

「胎卵溼化」：這是四生。胎，就是由胎而生。卵，就是一般的飛禽都有卵，由卵生。溼，有一種溼性啊，它才生出一種生命。化，就是啊，變化出來。

自有化無，自無化有，化生出來。「隨其所應」：胎卵溼化，隨其所應；那麼這個應啊，就是感應；它啊，每一種的生啊，有它的感應。

怎麼樣感應呢？「卵唯想生」：這卵生的眾生，就是一種飛禽。這飛禽呢，要父、母的緣，連自己的這種的緣，還要有一種熱力，卵，有這四種的因緣呢，這是卵生。這卵呢，唯想生，那母雞呀，如雞孵卵，這個雞呀，在那抱小雞子的時候，牠在那趴著，那母雞趴在那個地方孵那小雞子，熱的不得了！牠也不起來；一天呢，就跑出去一趟，或者那麼出去大便，然後啊，吃點東西又回來，孵那個雞卵，孵那個雞蛋，這所以說啊，卵唯想生。

「胎因情有」：胎呀，就因為啊，這一種情而有的。「溼以合感」：這個溼生啊，有這個太陽光，有這個溼性，而它能化出來這個眾生。要由太陽光啊，和這種溼性啊，和合，而有這個溼生。「化以離應」：這化呀，就是變化；有自有化無、自無化有，有這一種變化。這是啊，胎、卵、溼、化這個四生。

情想合離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，逐其飛沈，以是因緣，眾生相續。

這個「情想合離」：和這有「合」的關係，又有這個「離」的關係。合啊，就是溼生；離，就是那化生。「更相變易呀」：這互相啊，更相變易，就是啊，變一次又一次的，互相啊，變化，而這個易，變化而遷易。「所有受業」：所有的這個受的這種業報，「逐其飛沈呢」：隨他自己的那個，或者飛，就是飛禽；沈，就是魚，沈到海裏去。

「以是因緣，眾生相續」：以這種種的因緣呢，這眾生啊，就相續。眾生，就是這所有的胎、卵、溼、化這叫眾生。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溼生、若化生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若非無想、若有色、若無色，這種種的眾生，這眾生相續，這種生啊，接續不斷的。

以上啊，是世界相續，這世界，怎麼樣成的世界？現在呢，這就講得怎麼樣成的眾生。今天呢，在白天所講的那個十二因緣呢，這種啊，就是眾生相續的這種因緣。

富樓那！想愛同結，愛不能離，則諸世間，父母子孫，相生不斷，是等則以欲貪為本。

富樓那！這個所有這個世界啊，這一切的眾生，啊，「想愛同結」：這個想，這種妄想，和這種啊，欲愛同結，同結在一起。「愛不能離」：有這種愛呀，就著住到這個愛上了；著住到這個愛上，就不能捨離。啊，這種的業感呢，

就如膠似漆，好像那個膠，膠到一起了，像那個漆呀，漆到一起了一樣，愛不能離。「則諸世間呢」：這所有的這一切世間，就是「父母子孫」：父親生兒子，兒子又生兒子，生孫子，這麼「相生不斷」：一種啊，生生相續不斷。「是等則以欲貪為本」：這種的這個眾生啊，就是恣情縱欲，以這個情欲啊，做他的基本、基礎，做他基礎。

貪愛同滋，貪不能止，則諸世間，卵化溼胎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，是等則以殺貪為本。

這個「貪愛同滋」：有這種欲貪呢，又有這種的愛，同滋，那麼就想要滋養啊，他自己的身體。這個滋養，有的這個畜牲啊，就歡喜依人呢，而生，由人呢，來圈養牠，來養啊，養牠。好像豬啊、牛啊、羊啊，這都是由人來養牠。那麼由人來養牠啊，「貪不能止」：這種啊，貪，不能停止！

「則諸世間」：那麼這個世間呢，「卵化溼胎呀」：這四生，「隨力強弱」：隨著它自己這個力量啊，大小強弱，「而遞相吞食」：就啊，互相啊，你吃我，我吃你。啊，這個大蟲子就吃小蟲子，大魚就吃小魚，大的生靈就吃小的眾生。啊，好像那老虎，見著比牠小的東西呀，牠都吃，以這個，這就叫弱肉強食，軟弱的，就變成肉；強壯的，就吃這個肉，遞相吞食。

好像這個蛇，那個蛇呀，專門吃老鼠；可是啊，蛇吃老鼠，在夏天的時候啊，蛇吃老鼠；到冬天的時候呢，那個蛇不能走了，蛇啊，天氣一冷，牠就不能跑了！那個老鼠就吃蛇，老鼠吃蛇，你看，這互相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。好像那個青蛙，專門吃蟲子，什麼地方有蟲子，牠就吃。

那個雀鳥，也專門吃蟲子。所以呀，那個大鵬金翅鳥，專門吃龍，海裏的龍啊，那大鵬金翅鳥吃海裏的龍啊，就好像啊，我們這個人吃麵，吃麵那麼樣吃法。我們人吃麵吃的很覺得若吃慣了麵的人，覺得麵很好吃的！大鵬金翅鳥吃那個龍，也是這樣子，也給像我們人吃麵那麼好吃。

那麼談起來大鵬金翅鳥啊，這個在佛出世的時候啊，那時候有大鵬金翅鳥。這大鵬金翅鳥啊，這兩個翅膀啊，有多大呢？有三百三十由旬。這一由旬呢，是小由旬四十里，這小的由旬是四十里；中的由旬，六十里；大的由旬，八十里；你看牠這個翅膀有三百三十由旬那麼大！

牠這個翅膀這麼一搵呢，把這海的水就搵乾了，就那麼厲害！這牠吃龍怎麼樣吃法呢？牠用翅膀把那個海水這麼一搵，哦，那個龍就露出了！牠一口就叨起就吃，就這麼吃法。你看，我們現在看這個雀鳥，說就是大的，那還若

和大鵬金翅鳥一比，那小的多呢！

那麼把龍啊，這大鵬金翅鳥吃龍，吃的太多了！這個龍也沒有地方藏，也沒有地方躲，於是乎啊，就到佛那地方就去告狀去，到佛那地方去請願去！說，佛！你是大慈悲大覺世尊！我們現在呀，被這個大鵬鳥啊，把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要給吃光了，吃沒有了，這怎麼辦呢？

那麼佛說，不要緊！等我給你想法子。那麼這個大鵬金翅鳥啊，也就來到也到佛這地方來啊，見佛！佛對牠講，說你啊，以後不要吃龍了！這個龍啊，的種類，都要被你吃，給吃斷絕了！你現在不要吃龍了！

大鵬金翅鳥說，那麼我不吃龍，我要餓死囉！我沒有東西吃，也要把我餓死的！佛說，不要緊！你等我啊，我的弟子每逢吃飯的時候，就送飯給你吃！

所以在佛教裏頭啊，在中午啊，拿出一點吃的東西送到外邊，這就是給大鵬金翅鳥吃的。如果佛的弟子不給牠吃的時候，牠就要吃龍，把龍就給吃斷種了，所以這是啊，大鵬金翅鳥。你看，由這個大鵬金翅鳥啊，那麼證明啊，這互相吞食啊，這是真的！

你看，那貓就吃老鼠，貓就吃老鼠；但是啊，老鼠不敢吃貓！不像那個蛇啊，那個蛇啊，在夏天的時候，蛇就吃老鼠；冬天的時候，老鼠就去吃這個蛇；這都互相吞食。

啊，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，是等則以殺貪為本」：這個這一等的眾生啊，這就互相啊，殘殺，以殺貪呢，以這個貪欲而好殺生啊，做他們的一個基本的這種業相，這個這種的罪業的相。

以人食羊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噉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，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。

「以人食羊」：這個人呢，我們人吃的肉，就歡喜吃羊肉，這是舉這個羊，其餘就包括呀，其它一切眾生都在內。以單單呢，說這個羊，這是啊，舉一可以類推，其餘的馬呀、牛啊、豬啊、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啊，都包括在內了。所以說啊，以人食羊，以這個人呢，來吃這個羊肉，「羊死為人呢」：今天我沒講，那個古古怪，怪怪古，孫孫娶祖母，女食母之肉，子打父皮鼓，啊，豬羊炕上坐，六親鍋裏煮，眾人來賀喜，我看真是苦！

所以呀，現在這不就說了，羊死就做人，啊，羊死了就做人！人死了做羊，

人死了變羊。說，我不相信這個，哪有這個道理！羊還可以做人？人可以做羊？你若不相信的話，不妨你試試看！哈，試試看！哈！你試試啊，那時候，實驗到那個設身處地，你到那個羊的肚裏頭，然後做了羊，知道！哦，你說，真是這個法師講那個法啊，是真的了！可是那時候來不及了！那時候你想修道，在那個羊的肚裏不容易修囉！人死為羊。

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」：好像這樣子，如是！好像這樣子！啊，你信不信？好像這樣子似的，到十生之類，到十生，由一生啊，到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六生啊！所以呀，說啊，**一脫人身，萬劫不復啊！**你把這人身失落了，跑到那個畜牲那個身上去了，再想回到人身上來呀，就不容易了！或者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，乃至十生，到十生啊，都不一定回得來呀！到這個人身上，再做人。所以才說啊，啊，「**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**」，這個人身不容易得的！

我們現在不論中國人，外國人，大家都是人。你有這個人的身體，就不會叫你叫畜生的。所以呀，我們這趁這個人的身體，趕快要用功修行，這人身難得啊，不容易得的！啊，佛法難聞呢！我們現在，你看，就拿美國來講，你說美國幾千萬人，真正的天天來學佛法，聽佛法的，也就是我們這三藩市這幾十個，其它地方或者有，不會這麼認真來學，這佛法難聞！

你就在美國來講，你說有幾個人呢，他可以能由這個，把這個《楞嚴經》由一開始，講到這個終了，這十卷他都可以講完的？你找！你若能找出啊，我相信連三個都不會有的！兩個，或者勉強的，三個不會有的。那麼這樣子來講，你說，這是不是佛法難聞！這幾千萬人之中啊，只有這麼幾十個來研究佛法，你是不是佛法難聞呢？啊，人身難得！

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噉，你這個羊死了來做人，人死了又做羊，這種的循環無端，啊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你呀，把我這個肚皮供飽了，我把你那個肚皮呀，也給供飽了，互相啊，啊，這麼樣變化；你吃我的肉，我就吃你的肉；噯，兩個，羊也吃的肥肥的，人也吃的肥肥的；啊，兩個人肥鬥肥，看看誰吃誰誰吃得多！

那麼吃來吃去呀，吃，不單吃一生，吃的十幾生。所以你人呢，不要太肥了，不要和羊這個鬥肥！鬥肥，這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不會合帳的，不會有什麼賺的！

啊，「惡業俱生」：那麼這樣子互相啊，鬥吃，你吃我的肉，你吃我一口，啊，等我來生吃你兩口；啊，哼，你吃我兩口，我又要吃你四口；啊，這總

要利上加利，這個息錢呢，就加到本錢上去，互相來回這麼加。哦，你的利息多一點，他的利息也漲一點，這惡業，惡業俱生；俱生啊，就是啊，啊，這個惡業，跟著他，一步不離得，寸步不離呀，惡業跟著。

「窮未來際呀」：到這個盡未來際呀，都沒有了，盡未來際，都沒有了。啊，盡未來際怎麼樣呢？這種的你吃我、我吃你，你吃我、我吃你，都不停止。什麼叫未來際呀？未來際，就是明天，明天又是明天，明天又是明天，啊，你說，這個明天有多少明天？這就是盡未來際，啊，沒有邊際，盡未來呀，際，沒有邊際，不能停止的！

你說這怎麼辦？是不是很危險！你若想試一試啊，這我，若是聽我的話，就不必呀，不必go to try了！不必試驗；試驗，這太危險了！Don't go to try this way（不必去試驗這個了）！

哎，「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」：這一等啊，這就是以盜貪為本。怎麼叫盜呢？盜啊，「不與而取謂之盜」，好像你吃這個羊的肉，這個羊並沒有給你呀！不像那個鹿野苑那個鹿，一天供養出來一隻鹿給那個國王，那牠歡喜供養出來的，那個或者就不需要還報！

那麼這個羊呢，你無緣無故就把牠捉來就殺了，殺了吃牠肉，這就叫「盜」。那麼吃牠的肉，不與而取謂之盜，你吃牠的肉了；啊，牠托生做人了，你又做羊了，牠又吃你的肉；互相盜，你盜牠，牠就盜你；你偷盜牠的肉，牠也偷盜你的肉，啊，偷！這個人死了又做羊，這又有一種陰報，這是陰報，默默中你不知道，但是受這種果報！

所以呢，這是很危險、很危險的！那麼我希望我的徒弟呀，我的皈依弟子，不要冒危險呢，試試想要去做羊去，想要火者做豬！因為我啊，我不願意我的皈依弟子去墮落，我願意他們都快一點去成佛去，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來勸告你們各位，不要去試驗這個危險的路，不要走這危險的道路。

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

「汝負我命」：你呀，負，就是欠；你欠我的命，「我還汝債」：這個你欠我的命，也要還我的命；我欠你的命，我也要還你的命，生命。你欠我的債，你要還我的債；我欠你的債呢，我要還你的債。那麼互相啊，這是有這個你欠，就要還，互相啊，來遞償。

「以是因緣」：以這種的因緣呢，「經百千劫呀」：經過呀，百劫、千劫，

甚至於萬劫，百千萬劫那麼長的時間，「常在生死」：常常啊，在這個生死輪迴裏邊。

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

啊，你一讀這個文呢，已經應該生出無窮的這種的恐懼心了！你看，啊，這說的，「汝愛我心」：你呀，就生出一種愛我的心了。「我憐汝色」：這一種愛心生出，就是「無明」一個生出來。我憐汝色，那麼這就是啊，又有一個「行」了，無明就有行為了。我憐汝色，啊，看著，生一種可憐心，生一種憐愛的心。

這種的問題呀，又是講到男女的問題上來。這個世界呀，離開男女的問題好像就沒有話講了似的，所以佛經上啊，也是啊，啊，左說一遍，右說一遍。可是啊，這個佛並不主張說叫你，啊，你愛我呀、我愛你呀，這麼亂愛、亂愛，這麼亂七八糟的亂愛一通，啊，一點個規律也沒有，一點的這種的方法也沒有；以為啊，這個事情啊，是很隨便的，所以呀，這都錯了！

「以是因緣」：以這種的因緣，「經百千劫呀」：又經過百千萬劫。哦，「常在纏縛啊」：啊，像那個用那個膠啊，漆呀，漆到一起了，分也分不開，黏到一起了，哦；這個英文叫什麼？very sticky（很黏）；你說，啊，你呀，解也解不開，擺脫不開，哦，互相這麼就以為這是啊，哦，真是好得意的！你以為好，還不錯呢！其實怎麼樣啊？把你黏到這個地方不能到佛那個果位上了！你還覺得還不錯呢！覺得love，love，love什麼？。

唯殺盜淫，三為根本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。

這個業果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從這個殺、盜、淫這三種啊，東西生出來的。由這個殺，就造得殺業；盜，就造偷盜的業；淫，就造邪淫這個業。這三種的又叫三惡；殺、盜、淫，身上的三惡，造出種種的惡業，這三種業啊，這是根本。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」：因為啊，以這種的關係呀，以這種的因緣，啊，所以呀，在這個世界相續，眾生相續，現在業果相續。

這業果呀，相續，也支持這個眾生相續；眾生相續，就支持這個世界相續；世界相續，又回來支持這個業果相續；這來回呀，循環無端，所以呀，周而復始、周而復始的！這個世界也是這樣成的，眾生也這樣來的，這業果也這樣造的。所以呀，在這個世界上啊，就是這麼個世界了！

你若是啊，哎！看這個這麼好，花花世界，你就在這玩一玩！你若看它不

好，就回家去！家在什麼地方？就在這個佛的那個果位，那個地方。

044. 卷四

富樓那！如是三種顛倒相續，皆是覺明，明了知性，因了發相，從妄見生，山河大地，諸有為相，次第遷流，因此虛妄，終而復始。

佛說這個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這三種的道理，在前邊呢，說完了之後，隨著又叫了一聲，「富樓那」：說是富樓那啊！「如是三種顛倒相續啊」：像上邊我所說這三種。

三種啊，就是世界相續，這個世界怎麼樣來的？怎麼樣啊，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？這個眾生，也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。這個業果，也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相續不斷。這三種的都是從這個「無明」生出來的。

我們要知道，這個世界，從什麼建立的？也就是從這「無明」建立，有這個世界。這個世界，有世界的無明；眾生，有眾生的無明；這業果，有業果的無明。這個**所有一切有為法，都是從「無明」建立起來的。**

「無明」，就是一個有為法一個母體。所以呀，這個「無明」，我們人呢，若能破無明，就見法性了！沒有破無明，就見不著法性。

「皆是覺明」：這個世界為什麼有這個顛倒相續的情形呢？這都是啊，「覺明」，在這個「本覺」的上邊，又要加上一個「明」，所以呀，就變成了「無明」了。「明了知性啊」：這個無明啊，生出來無明了，就生出一種啊，虛妄的了知性，虛妄了。

由這虛妄的了知性，因為這個虛妄的了知性，就發出這一切的相來！發出山河大地、眾生業果、種種的相都從這個發生出來的。「從妄見生啊」：這些個相啊，都是從這個妄見；這個妄見呢，就是虛妄的這個見，生出來的。「山河大地」：所有的山、河、大地，「諸有為相」：所有的有為法、有為相。

啊，「次第遷流啊」：在這個很有次第的，很有次第的；它啊，雖然這麼多森羅萬象，然而啊，它並不亂，啊，都很有次第的這麼生，生出來，次第生，次第流轉；那麼次第遷流變化。「因此虛妄」：就因為啊，這無明生出來這麼多的虛妄；生出這些個虛妄，就「終而復始」：啊，完了！完了，又開始！完了！完了，又開始！

好像這人，死了，又生；生了，又死；死了又生，來回在這轉！轉來轉去呀，這個人也不覺悟啊，啊！為什麼生了又會死，死了又會生？啊，也不研究這個問題！也不研究啊，怎麼樣就生了？怎麼樣又死了？所以呀，生的時候也不明白？死的時候更糊塗！

啊，所謂：「來時糊塗去時迷」，來的時候糊塗，去的時候也不明白？那麼來也不明白，去也不明白，你說這個做這一生的人，也是糊糊塗塗的，也是不明白？所以呀，這生也不明白，死也不明白，就在這個這種「不明白」的裏頭，生來死去，死去生來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！

你說這究竟有什麼意思？究竟在這個世界上，啊，就為的一天吃飽了飯，或者找一點錢，啊，沒有錢了，就去做工；做工去，找了一點錢，就為的吃飯，穿衣服！你說人生啊，若就為穿衣服、吃飯，和住個好房子，這簡直一點意思都沒有了！這莫如快點就死了，比什麼都好了！

你說這有什麼意思？啊，又要去勞碌；勞碌回來又吃飯，填這個無底的深坑！啊，填了，它滿了，明天又漏了！今天滿了，明天又漏了！甚至於早晨填滿了，啊，午中又肚餓了！肚餓了，又要填，填這個窟窿！填完了，到晚間又餓了！又餓了，又要新陳代謝，又要給它騰地方，啊，辦這個遷移的手續，辦遷移的手續又要給！你說這有什麼意思？一天到晚這麼麻煩，這太沒有意思了！

啊，人生啊，最多不超過一百歲！現在的人。中國人有這麼幾句話，說：「人生七十古來少」，人活到七十歲啊，從古來到現在啊，就很少的！「先去少年後去老」，一生來的時候，這少年的時候，在十五歲以前，什麼都不能做的，美國人要到十八歲才可以自立。那麼中國人呢，嘿！到二十五歲也不能自立的，還是要爸爸媽媽給他飯吃。

啊，「先除少年」，這個少年呢，除去，就十五年！這十五年呢，無論中國人、外國人在這十五歲以前呢，不會做事的。說，那我那個小孩子啊，他可以派報紙，都可以賺錢的。那可以呀，賺的很少的錢，也談不到啊，是做事。「後除老」，到了老年呢，再除去十五年！先除少年後除老，把老年呢，也除去十五年。

為什麼除去十五年？在最後那十五年呢，你做什麼事情啊，這個身體也不幫忙了，身體不幫你的忙了！啊，眼睛先花了，耳朵又聾了，牙也掉了，手啊，也打顫顫，這個腿也邁不動步了，這是老的時候，這四肢都不幫忙你了，啊，這除去十五年。

啊，除去十五年老，中間還有剩多少年呢？就打七十歲！去了十五年少，去了十五年老，這三十年。「中間光景不多時」，中間還有多少年呢？有四十年。這四十年，不是四十年你就都幹了事情。

「又有一半睡著了」，這四十年之中，又有一半呢，睡覺！連這個大小便呢，待你去除衣服、穿衣服啊，這又去了多少時間呢？你說，這人生最多呀，也就是二十多年，二十年的時間呢，來做事情，你說有什麼不得了的呢！沒有什麼不得了的。這是啊，這個人生！

那麼我又想起來有三個老年人，在一起呀，開會。這三個老年呢，互相啊，在過年的時候，請三個，一個大約六十歲的，一個七十歲，一個八十歲。這三個老翁啊，大家在一起聚餐。這過年了，啊，你也拿一點錢，我也拿一點錢，大家這麼這叫打平夥！就是啊，不是你請我，也不是我請你，自己請自己，在一起吃吃飯。

這美國人呢，多數歡喜這個辦法。中國人呢，有的時候歡喜一個人出錢。但是這三個老翁啊，大約都是很會算帳的，很會啊，算術的。所以呀，叫你出啊，我不合帳了；叫我出，你不合帳；哎！咱們自己出自己的，自己請自己，在一起吃吃飯，那麼大家談一談，這麼熱鬧一下。

這麼樣子呢，這個六十多歲的這個老年人呢，就說話了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今年酒席筵前會」，在今年呢，我們喝酒吃菜，這個酒席筵前呢，大家聚會了。「不知明年又少誰」，他說這個，說今年呢，我們大家三個人在一起吃飯呢，等到明年呢，就不知道又少誰了？

等那個七十來歲的就說，你說的太遠囉！你呀，未免算的太遠了！啊，說，那你怎麼說呢？他說，我說呀，「今晚脫了鞋和襪」，今天晚間呢，我把這個鞋，和襪子脫了，「不知明日提不提」，明天呢，我這個(上人比喻)，這個中國人叫鞋。不知明天提不提呀，不知道明天呢，穿不穿了？

今晚脫了鞋和襪，這個襪子，襪子，你們叫什麼？socks；不知明日提不提呀？明天我還能不能穿這個鞋和襪子，這我都不知道了？這個就表示啊，頭一個就說，啊，我們今年呢，在酒席筵前會，不知明年呢，誰就死了？我們都老了！不知明年誰就死了？

啊，等到這個八十來歲的，說，唉！你也講的太遠囉！他說，那你又怎麼樣講呢？這個八十多歲老年人就說，說，我呀，我告訴你，我這一口氣出去啊，

這一口氣出去呀，那一口氣我不知道回不回來了？這一口氣出去了，那一口氣回不回來我不知道了？你看這三個老年人呢，都要為這個「生死」的事情啊，來研究這個生死問題。

結果呢，那麼這個三個老年人是不是能了生死啊？大約他若遇著善知識，遇到一個明師，一個好的師父，還都可以的；若不遇著明師啊，相信是不會了生死！這是啊，三個老年人。

啊，我還有一個，和這個問題呀，也有點關係，今天也給大家講一講。什麼呢？這有一個人呢，死，到閻羅王那去，死了，去見閻羅王。見閻羅王，他就向閻羅王啊，來辯護，來說閻羅王不對！他說，你呀，說閻羅王啊！你真不通人情，你一點都不懂人情，你叫我來見你，你應該呀，給我一封信！然後告訴明白了我，你再把我叫來，我好有個準備。你連一個電報、一封信、一個電話也不通知我，你就把我捉來，啊，你太沒有道理了！

閻羅王啊，就對他講了，說，我給你呀，好幾封信，你也不知道？他說，我沒有收到你的信？閻羅王說啊，我第一封信給你的，你鄰居啊，有一個小孩子，一生出來就死了，這是我給你第一封信。你這麼大年紀了，那個小孩子一生出來就死了，你應該覺悟啊，應該修行啊，應該去學道啊！

他說，喔，那就是第一封信嗎？那麼第二封信呢？說第二封信呢，你眼睛有一個時期是不是花了，看東西看的不清楚了？他，是啊！這是第二封信。第三封信呢？說，你耳朵是不是有一個時候就聾了？啊，他說，不錯！這是第三封信。說，那麼第四封信呢？說，第四封信呢，你的牙是不是都掉了？啊，他說，是啊！喔，這是第四封信給我？我，啊，這個字我都不認識，我不懂閻羅王這就是信？

於是乎閻羅王說，這回你還有話講沒有了？他自己一想，果然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，令自己要覺悟，這也對的。牙也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耳朵也聾了，這是給送信來了。說，那麼最後一封信是什麼呢？說，最後一封信呢，你看見你頭髮都白了沒有？啊，他說，看見！喔，這是最後一封信。

於是這個人也沒話講了。啊，閻羅王說，你吃了這麼多肉，好了，托生去做豬去了這回！於是啊，就做了豬了。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再做人呢？這就是任何人也不知道的？

那麼現在講這個業果相續呀，啊，這種的問題呀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迴光返照，看看我們自己呀，要怎麼樣辦？要怎麼樣做下去？有的人說，啊，

我知道了，現在我要出家了，你要出家了？你若真能出家才可以；不真能出家，也不可以的。那麼有的人說是啊，啊，我現在覺得人生真沒有意思了，莫如快點死！那也好，快點死了，也快點或著像這個老年人呢，說沒有給他信，閻羅王打發他快點做豬去！這個豬啊，就是最笨的，所以呀，做事情啊，他也很笨的；很笨的人呢，將來都會做豬的。

所以你們現在學《楞嚴經》啊，這都學得要「不笨」，都要開智慧的。這《楞嚴經》就是叫你們開智慧。若開智慧了，你和這個世界相續與也沒關係了，眾生相續與你也沒關係了，業果相續與你也沒關係了。那麼誰都和我沒有關係，這不變成一個孤立了嗎？變成一個孤獨者了？不是。你這個時候和佛有了關係，和這個菩薩，啊，是親戚了，和這個羅漢做兄弟，你說這個，你絕對不會孤立的！

富樓那言：若此妙覺，本妙覺明，與如來心，不增不減，無狀忽生，山河大地，諸有為相。

在富樓那聽釋迦牟尼佛，說完了這三種顛倒相續的因緣，富樓那又說話了，說，「若此妙覺」：假設這個本來就是妙的一個覺，「本妙覺明」：這根本就是妙而覺明的。「與如來心」：這個就是如來藏的心；如來心，也就是如來藏。於這個如來藏性，「不增不減」：這個如來藏性啊，在佛的份上也不增，在眾生的份上也不減。

這個眾生也就具足這個本妙的覺明。佛，在佛的份上也是具足這個本妙覺明。在佛也不多了一點點，在眾生也不少了一點點。「無狀忽生」：那麼既然是這樣子，為什麼就無緣無故？這個無狀啊，就是無緣無故，也不因為什麼，啊，無緣無故。忽生，忽啊，忽然間，以前呢，不是這樣子，啊，忽然間就生出來了。

生出什麼呢？「山河大地」：你說山河大地都是從如來藏性裏頭生出來的，那為什麼無緣無故，它就生出這個山河大地呢？「諸有為相」：這一切的有為法呢？

如來今得妙空明覺，山河大地，有為習漏，何當復生？

這個呢，這一段文就是這個富樓那呀，又生出一種懷疑來。他生出啊，什麼懷疑呀？他懷疑呀，眾生的這個因性，在這個因，就是這個佛性；有始，有一個開始。又懷疑嘛，佛的果德有終，佛的果德；佛啊，成佛了，這種的果位還有終了的時候。就是啊，在這個眾生啊，有開始的時候做眾生；那麼成

佛了呢，又有啊，終了的時候成佛。就是佛呀，也有一個時候會，將來呀，會不成佛的，再做眾生的，他生出這麼一種懷疑。他生出這麼一種懷疑，所以就啊，有上面的問題，又有這一段的問題。

「如來今得呀」：他說啊，佛呀，現在你得到這個「妙空明覺」：這個妙空，就是啊，微妙而真空的本體，得到這個微妙而真空的本體這種的覺，這種明覺。那麼在如來得到這種妙空明覺了，這「山河大地，有為的習漏」：這有呀，這諸有為法，這有為呀，這個這種的習氣。這習漏啊，就是習氣。

前幾天我不講過那個迦留陀夷，說叫那個小婢住流，那就是餘習，就是這種習漏。那麼你的習漏都沒有了，有為的習漏都沒有了。「何當復生」：是怎麼樣將來又會生出這個有為的習漏嗎？就是在佛的，你已經成佛了，還會不會生無明啊？這個眾生是由這個無明生出來的，那麼你現在這成佛了，還會不會有無明生呢？成佛了之後呢，就沒有無明。

在這個等覺菩薩，還有無明，不過他少。這若比較起來呀，很難有一個方法來把它形容盡。在眾生份上，有八萬四千煩惱。這個煩惱，都是從無明這生出來的。在菩薩的境界上，在啊，等覺菩薩。什麼叫等覺菩薩呢？就是啊，等於佛的覺悟，而還沒有正式成佛，沒有證到佛的果位，不過等於佛而已。

佛的果位叫「妙覺」，妙覺，就是佛的果味。那麼等覺呢，這還是菩薩。等覺菩薩，還有一分呢，生相無明沒有破；菩薩，在菩薩還有一分。這一分呢，就像那個前幾天不講那個鄰虛塵嘛，在這個微塵裏邊最小，就那麼微細！

佛告富樓那：譬如迷人，於一聚落，惑南為北，此迷為復因迷而有？因悟而出？富樓那言：如是迷人，亦不因迷，又不因悟。何以故？迷本無根，云何因迷？悟非生迷，云何因悟？

「佛告富樓那」：佛呀，聽見富樓那前邊呢，問佛什麼時候再有無明生起？就是啊，這個山河大地都因為啊，無明生出來的。那麼以前在沒有生出山河大地的時候，都是依照這個「本覺」，就那個「性覺妙明，本覺明妙」。依照這個「真覺」而生出的這個無明，就有了山河大地！那麼現在佛成佛了，佛什麼時候再生出這個「無明」呢？何當復生？那麼佛這個習漏已經盡了，那麼將來還會生這種無明嗎？

佛啊，聽富樓那這樣問呢，佛就告訴富樓那！「譬如迷人」：譬如，我現在啊，我啊，給你舉出一個比方來。譬如有這麼一個迷人！他怎麼迷的呢？迷的什麼呢？啊，他是這樣情形。「於一聚落」：這個聚落呀，就是大家聚會

到一起在這個地方住，這叫聚落；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住，這都叫聚落。

「惑南為北呀」：這個人呢，他疑這個南方啊，是北方了，轉向了；轉了向，就是把方向啊，失去了，他以為南方就是北方。那麼南方和北方啊，他惑南為北，那麼是不是把北方丟了？或者把南方丟失了呢？不是的。南方根本還是南方，北方還北方，南北呀，這個方向並沒有失去。

不過這個人呢，在他本人他迷失方向了。這迷失方向啊，這個時候，就比方啊，這個本覺，就比方這南北方。那麼這個無明，疑惑南為北，就生出一種無明來，迷了。「此迷為復因迷而有」：這個迷，是因為迷而有的這個迷呢？是「因悟所出」：是因為悟，這個明白呀，而生出這個迷呢？

「富樓那言」：啊，富樓那聽見佛說這個迷呀，是因為本來就有個迷，又生出來個迷呢？可是因為悟啊，而出現這個迷呢？富樓那就說了！「如是迷人呢」：說像這個迷人似的，「亦不因迷，又不因悟」：也不是因為迷，他又生出來的迷；也不是因為悟，他生出來的迷。

為什麼呢？何以故呢？「迷本無根」：這個迷呀，根本就沒有的。那麼根本沒有，怎麼會再生出個迷來呢？怎麼會在迷中生迷呢？這是沒有的。本來沒有迷，所以這個迷呀，不是因為迷生出來的。就是我們這個人呢，本來沒有無明，這個無明不是因為啊，無明生出來的。

這個無明啊，就像什麼？就像那個一個影子似的。在我們人呢，每一個人那個智慧，光明方面就等於智慧；黑暗方面呢，就等於愚癡。那麼這個無明啊，就等於這個影子似的。我們人呢，因為背覺合塵了，所以就有了無明；你若背塵合覺呢，無明就沒有了。

這個無明啊，也就好像那個鏡子裏現的影像似的；那鏡子裏頭本來沒有影像；你這個有影像啊，現出來，也並不是那個鏡子裏頭有的影像；是由你這個外像而顯露出來。所以這個無明啊，並不是啊，在這個真覺上生出來。而它是「依真起妄」，依照這個「真」呢，生出個「妄」來，就好像我們這個影。

我們這個影啊，並不是我們這個身體；但是因為這個身體，有這個影子，才有這個影。

迷本無根，這個「迷」，它自己沒有個根，你怎麼能再生出個迷呢？譬如，啊，這一切草，怎麼生出個草呢？有個種子在那生出來。迷，根本沒有種子，沒有根的。所以這個迷，並不是因迷而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因悟而生出來的。

怎麼說呢？云何因迷？迷，沒有個迷，怎麼會生出個迷來？它沒有個種子，沒有根。所以這個迷，不是因迷而生出來的，

「悟非生迷」：既然是悟了；這個悟，就是個明白，是個覺悟。既然覺悟，就是啊，對著迷而言覺；他既然覺悟了，怎麼會又生出來迷呢？這迷是和這個覺悟是相對的。所以你若說啊，這個迷是因為「悟」生出來的，這也是沒有這個道理的，悟非生迷。「云何因悟」：你為什麼你可說這個迷是因為悟而生出來的迷呢？這也不可以這樣講的。

佛言：彼之迷人，正在迷時，倏(尸乂、)有悟人，指示令悟，富樓那！於意云何，此人縱迷於此聚落，更生迷不？不也，世尊！

那麼這個聚落，什麼叫「聚落」？這個聚落本來是人住的地方。這個聚落呢，就是「如來藏性」。這個迷人呢，就是這個眾生生出一種錯覺、妄想。啊，在這個南方和北方，這兩方啊，這表示真和妄，就一個「覺」，一個「迷」。那麼這個迷人呢，他把這個覺當了迷；迷當了覺了，所以呀，方向就失去了。

那麼現在佛呀，告訴富樓那！佛言：「彼之迷人」：說是啊，那個迷人呢，「正在迷時」，正在啊，這個也不知道南和北，以為南就是北了；以為這個覺，迷啊，就是覺了。本來我們人有一個真正的覺悟，他以為這個「迷」呀，就是「覺」了！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迷，他惑南為北呀，他認為這是真了，他認為這個南就是北了。也就是啊，他認為這個「迷」，也就是「覺」了。

好像我們人呢，就任性，啊，有什麼事情啊，就任性去做去，他認為我這樣做就對。見到人呢，我認為這個人和我不好，我就發他一頓脾氣！我認為那個人對我好，我就歡迎他，這就是對。其實這都是顛倒！但是他不知道是顛倒，不知道是啊，惑南為北，啊，不知道的？

所以他正在迷的時候，「倏有悟人，指示令悟」：就悟人呢，悟人，就是一個佛，就是個善知識。在這時候啊，就指示他！說你現在啊，是在這迷失方向了，你應該呀，反迷歸覺！說，這個才是南方呢，你現在啊，認為這是北方啊，這是錯了，就指明了他，指明他這個迷和覺。

倏有悟人，悟人就是佛！指示令悟，叫他明白。

富樓那！「於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？「此人縱迷呀」：這個人縱然他就是啊，不知道這南北的方向，「於此聚落」：在這個聚落裏頭，「更

生迷不」：他有人告訴他這個方向了，那麼他還會不會再生多一點迷呢？「不也，世尊」：富樓那就說，說不會的，那麼已經有人指明了，他就不會再迷了，世尊！

我們在這個迷昧的時候啊，就是在做夢！可是我們在這做夢啊，自己不承認是做夢！我告訴你，說你現在做夢，你也不承認的。你想，啊，我現在沒有做夢，也沒有睡覺，你怎麼說我做夢呢？這就好像什麼呢？人在做夢的時候，人在這個做夢！夢，做皇帝，或者做總統了，或者呀，發了財了，啊，有洛克菲勒那麼有錢，或者有甘迺迪那麼有錢。

在做夢的時候啊，不是真的，有人告訴他。那麼在這個做夢！自己呀，富貴榮華都一身呢，兼而有之，都有了；又有錢，又做大官，啊，親戚也都是，哦，不是博士，再不就是教授，再不就是啊，盡是有地位的人。這在做夢啊，遇著這麼一個環境。好像這個呂洞賓呢，做黃梁夢似的。

啊，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呢，來就告訴他，說你現在是做夢呢！你說這個人會不會相信？會不會相信說，喔，我現在是做夢呢！他在做夢的時候有人就告訴他，說明白了，說你現在這個不是真的，這是作夢呢！他不信的。我現在你看，啊，這富貴功名什麼都有，他不相信的。等他夢醒了，這時候才知道，喔，我做這麼一個好夢，啊，這個夢這麼好，啊，我怎麼這麼快就醒了呢？自己還認為醒的太快！對這個夢境啊，回憶，還非常留戀，非常留戀！

這就好像我們現在在這世界上，忙忙碌碌啊，啊，今天跑到這去，明天那去，跑來跑去的，啊，我將來做什麼？怎麼樣？這個「未得之呢，患得之」，沒有得到東西啊，就想要得著它。「已得之呢，就患失之」，已經得到這個東西了，或者財產呢，或者什麼東西，得著又怕丟了！啊，這生了種種的執著，種種的這種的纏縛啊！

等到開了悟了，那時候，喔，我以前做那個事情怎麼那麼顛倒呢？可是開悟的人，不會再留戀呢，說是在沒開悟以前那個境界，那不會留戀的！不像那個做好夢那個人，醒了，還為什麼我要醒得這麼快呢？不會有這個情形，這是所不同的地方。

富樓那！十方如來，亦復如是。此迷無本，性畢竟空。昔本無迷，似有迷覺，覺迷滅，覺不生迷。

這個惑南為北的這個迷人，如果有一個悟的人，給他指示出來他這個方向，確定是南北的方向了。他在這個聚落裏邊，還會不會再迷呢？富樓那啊，說：

不會再迷的了。

所以佛說啊，富樓那！「十方如來」：說十方啊，這個如來，十方的佛啊，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就像這樣似的。就像那個迷人呢，有人指示令他不迷了，他不會再迷了，亦復如是。「此迷無本」：為什麼不會再迷了呢？因為啊，這個迷啊，它沒有根本，它生不出在這個一個再迷來，它沒有本，沒有根本。

「性畢竟空啊」：這個迷的性啊，它是空的。根本就沒有迷，因為根本沒有迷，所以它也沒有個「性」；沒有個「性」，所以就是畢竟空，這個迷是畢竟空，沒有的。「昔本無迷呀」：在以前根本就沒有一個「迷」，沒有一個不明白。啊，「似有迷覺啊」：這個似有，它根本就沒有啊，不過相似有而已；相似的，好像有似的；好像有，並不是真有，這是個虛妄的。

就好像那個迷了方向的那個人，那個方向並沒有失掉，不過他不認識方向而已，所以這叫啊，似有迷覺，好像有這麼個迷的一種感覺。「覺迷迷滅」：那麼雖然有這麼一種感覺，但是你若是明白這個迷了，覺悟這個迷了，啊，這個「迷」就滅了。

我平常不常對你們講，「**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**」，不怕你這個妄念呢，生出來；人誰都有妄念的，都有啊，這種妄想。妄想啊，紛飛，這個沒有了，那個又來了，這個妄想很多的。可是啊，你不怕它這個妄想起來，就怕你覺悟的遲！你覺悟的要快，你不要覺悟的慢。

覺悟快怎麼樣呢？這妄想，你生出一個妄想啊，你要溯本窮源，問這個妄想的母親是誰？找它那個母親去！從什麼地方生出這種妄想？你那個妄想的母親呢，如果找著，啊，叫她管一管她這個孩子。可是這個妄想並沒有母親，所以孩子啊，也就沒有人管了。那沒有人管，可是你一找它的媽媽，這個小孩子也就老實了，也就啊，不會再頑皮了，它也就沒有了，因為它沒有母親。

所以呀，那麼所以你「覺迷迷滅」：你能覺悟這是個「迷」，那麼這個「迷」就沒有了。「覺不生迷呀」：你覺了之後，覺悟之後啊，就不會再生出啊，這種迷來了，就不會再不明白了。為什麼呢？在這個你已經覺悟了，那個迷就滅了；迷就滅了，就不會再生出迷來。

所以佛呢，已經成佛了，因為無明斷了，就不會再生這個無明了。因為無明它也是沒有根本的；沒有根本，所以它也就沒法子再生出來了。

亦如翳人見空中華，翳病若除，華於空滅。忽有愚人，於彼空華所滅空地，

待華更生。

這個迷呀，也就像那個翳人，「亦如翳人」：也就好像啊，那個眼睛有毛病，眼睛上生翳子了。眼睛生了翳子啊，「見空中華」：啊，他看空中啊，有這個狂華，啊，在虛空裏呀，這個華很多，並且這華還非常的美麗，非常的好看。那麼他就因為空中有這華，為什麼有的華呢？就因為眼睛有了毛病，才看見虛空裏有華。

「翳病若除」：這個眼睛啊，這個翳病沒有了，眼睛啊，恢復正常了，「華於空滅」：這個華在虛空裏頭也就滅了，在虛空裏頭也就滅了。我現在呀，問一問這個你們各位，究竟虛空裏頭有沒有華？你說有沒有華？

那麼「華於空滅」：你說若沒有華呢，他怎麼看見華了？喔，他眼睛有毛病！病好了呢，這華又空滅，這華又滅了。就鏡你說這個滅了沒滅？這華到底是滅了、沒有滅？「忽有愚人呢」：在這個華於空滅的時候啊，這華沒有了，就滅了。可是啊，竟有這樣的愚人！愚人呢，就是非常的沒有智慧的，沒有智慧人。這愚人呢，也就是前邊那個迷人。

「於彼空華呀，所滅空地」：於啊，於彼空華，就在啊，所看見那個空華，所滅空地，就在那個空裏頭滅的那個空的地方，空的地。這個地呀，並不是說是這個地；就是啊，在虛空裏那麼一個地方。虛空裏呀，那個華滅的那個地方。「待華更生」：他在那個地方就等著，等什麼呢？他等著在虛空這個華再生出來，在那個地方生出來。

啊，你說這個人，是個聰明人？是個愚癡人？那個富樓那現在就有解釋了。

汝觀是人，為愚為慧？富樓那言：空元無華，妄見生滅，見華滅空，已是顛倒，敕令更出，斯實狂癡，云何更名，如是狂人，為愚為慧？

佛說完了這個道理的時候，你聽著我講，啊，你若學中國話。這個佛呀，就告訴富樓那！說你呀，就是這個樣子！什麼樣子呢？就是這個等著空中啊，再生華這個人，你在那等著呢！

「汝觀是人」：你看一看這個人，這個做什麼呢？「為愚為慧」：他是愚癡人呢？還是聰明人呢？啊，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空元無華」：說這空裏邊呢，沒有華啊，啊，是因為他眼睛有毛病了，才看見空華。那麼這個華，本來空元無華，空本來就沒有華的，他是因為眼睛病，才看見華；那麼這個看見華，這是一個妄見。

啊，那麼既然沒有華生，所以也沒有個華滅；那麼他在那等著這個華再來生出來，這是不對的！

空元無華，「妄見生滅」：是啊，因為這一個妄想啊，看見呢，有生、有滅；有華生、有華滅。就是因為啊，眼睛上有毛病，所以呀，才看見這種的景像。「見華滅空，」：看見華在那個虛空裏頭滅了，「已是顛倒啊」：這個讀已(一√)。已經是個顛倒了，已經是顛倒了。

啊，「敕令更出啊」：敕令，敕令啊，就是在那等著叫它再出，再出這個華。前邊不說，待華更生，等待那個華，在那個地方，待華更生，等待那個華再生出來。那麼敕令，在這個地方說啊，敕令更出，敕令啊，就是一定叫它在這個地方再出來。

好像我在這個地方種一棵華，我在這個地方等著它一定要出來！不出華，不出華我就，嗯，我在這個地方，我也不睡覺，我也不吃飯，我在這地方等著它！啊，你說這個人呢，真有誠心的！

我相信若學佛法，像等著那華那麼誠心呢，也會有成功的，也會有成功。我這個意思是怎麼樣子呢？這個意思啊，並不是說等著那華，因為他等，這個人呢，在那等著華，一定會有很誠心的，抱著很大的一個希望，在那等著！啊，這個地方，這朵華真好看！特別美麗！我在這個地方等著它，一定會再生出來！你若學佛法，也有這種的誠心呢，也會有所成就。

那麼這個等著華生這個人，是不是還能等出來呢？等不出來的。不過他有一點誠心，他這個愚癡，愚不可及也！「其志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」，這種愚癡法呀，比不了，沒有人能比得了。

唉！「斯實狂癡啊」：這個人呢，斯實，這個人呢，實實在在的，如假包換的，是一個瘋狂而白癡的人，瘋狂！白癡！白癡，就什麼也不懂，根本他就不懂事情。「云何更名啊」：怎麼可以再給他起個名字！「如是狂人」：像這樣子的狂人，「為愚為慧」：還可以說是啊，愚癡啊，是有智慧啊？

根本這個人呢，也談愚癡也不夠了，就是狂了！癡了！癡啊，啊，有的人說，叫「傻瓜」，就傻瓜了，癡，就是傻瓜。在臺灣住過的人都知道什麼叫傻瓜，在美國的人呢，沒學過中國話的人呢，對這個傻瓜，一定是很陌生的，很生疏，不認識。在臺灣住過的人會認識這個傻瓜的。究竟傻瓜是什麼樣？我告訴你們，就是那個傻瓜的樣子！

045. 卷四

佛言：如汝所解，云何問言，諸佛如來，妙覺明空，何當更出山河大地？

佛說啊，為什麼我說你富樓那就是等著華滅，在那華滅的地方，又等著空華生出來？現在你知道，虛空本來也沒有華生，也沒有華滅。那一個有病的人，在那等著華再生出來，這真是一種癡心妄想。你現在已經解釋的很明白，啊，你說呀，不但不可以呀，說他是愚癡或者是智慧，簡直的這個人呢，就是狂癡！狂啊，就是發癡狂了。

這個發癡狂啊，說起來這個「癡狂症」，怎麼叫狂？重陽者狂。在這個醫學啊，上說，中國的醫學，這個醫學上說，「重陽者狂，重陰者癡」，這個陽多了，什麼叫陽呢？就是你這個「火」，英文叫temper，你這火多了，就該狂了。那麼怎麼樣發癡了呢？「重陰者癡」，你沒有火了，火太少，水太多了，這就會發癡。

那麼怎麼叫重陽？再怎麼叫重陰？這在啊，拿這個世俗來講，你呀，名利心太重，名心太重，這就是重陽。不是那個王重陽啊，和這個呂純陽那個那個道理。就是啊，你好名好的太厲害了，這就是重陽。什麼叫重陰呢？你貪利貪的太厲害了，貪的太過了，這就叫重陰。

這個世界上啊，就有兩個人，整個這麼大世界只有兩個人，兩個什麼人呢？一個就是啊，專門求名的人，一個呢，就是專門去圖利的人。好像人與人之間，你若對我好，啊，我對你也好。你讚歎我，說，某某人你真好啊！啊，說啊，某某人呢，你呀，又聰明，又有智慧，啊，你樣樣都好，沒有一樣不好的！這個人呢，聽著，耳朵一聽人讚歎他，那個心裏呀，就好像吃糖那麼甜！好像吃糖似的。好像那個小孩一來，我給兩塊糖，他很高興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這個貪名的人，歡喜人家給他戴高帽子。

為什麼現在共產黨盡給人戴高帽子？就因為人歡喜戴高帽子，哦，現在給你實實在在給戴上個高帽子。如果人呢，都不歡喜戴高帽子的話，這個也就沒有了，他也就都沒有這個事情發生了。這是一種因果循環，就是因為人都好名了，太好名了，所以就有給戴高帽子。啊，你歡喜戴高帽子，就給你戴上個高帽子。中國人以前呢，都歡喜戴高帽子，所以現在共產黨就給他戴高帽子。鬥爭某一個人，就給某一個人戴上一個高帽子。

這個高帽子在以前呢，在中國來講啊，什麼人戴高帽子呢？那個無常鬼！什

麼叫無常鬼呢？就是人若死了，來捉你那個靈魂；捉你那個靈魂呢，那個鬼；那個鬼卒就叫無常鬼。所以現在這個人也戴高帽子了。這就表示啊，不要等著死了見無常鬼，活著就要見無常鬼了。這個無常，無常就是「不長了」！無常，就是你壽命已經到了。所以現在見到戴高帽子的人呢，都不太吉祥，不太好的。這是啊，一個求名的。

還有一個，就是求利的。求利，利者，就是「錢」。喔，想辦法，想方法，去騙人呢，去啊，賺錢呢，想盡了方法，用盡心機！好像在中國的人做生意，也講奸商利圖。奸商，怎麼叫奸商呢？啊，他賣米的時候啊，就要把那個米摻上一點水。賣米論份量啊，這個一摻上水，這個份量也重了。如果論這個斗，和升啊，啊，這也漲了！它那個粒一大了，那麼裝的也就少了。

這是中國人做生意這個奸商啊，來這個樣子。外國人會不會這個方法，現在我還不知道？總而言之，做生意呀，就有他就有這種的情形。

所以呀，在中國有一個人呢，有一個賣米的商人呢，被雷劈了！被這個天上打雷呀，這個雷，有夠安的，有這麼巧，你就碰著啊，這個賣米的這個商人，被這個雷呀，就打死了！打死，在他脊背上啊，就現出來幾個字，這幾個字誰也不認識？

怎麼個字呢？這個兩點，加了一橫，又加兩撇，這是上面那個字。這個字底下，又有一個長的「口」字，這個字下邊呢，也是這麼樣子，這四個字合起來，以後啊，就有一个人給加上一筆，由上邊呢，就一筆寫到底。這加上一筆呢，就變成四個字。四個什麼字呢？就是米中對水。

在米裏頭啊，米中對水，（就吃這個米的米），米中對水。這一豎啊，從這個上邊這個米字，一氣到下邊這個中字，到這個對字，到這個水字，就這一筆加上了，就變成四個字，米中對水。

為什麼被雷擊死了呢？就因為他米中對水，賣米的時候對水。這個在西方人聽起來啊，好像很沒有根據，不過在東方的人呢，都很相信這個道理。總而言之，你這個人呢，若做不好的事情啊，中國人說，啊，你等著雷劈你了！

中國人呢，因為做壞事的人太多，所以呀，這個壞人往往就被雷劈了！這麼劈了，為什麼要劈這壞人呢？就這殺一警眾。劈了一個人呢，其餘的壞人呢，一看，喔，這做壞事會被雷劈呀，啊，我們要做好事了！我是中國人呢，我為什麼不敢做壞事？哦，也就怕雷劈的。所以呢，不單我呀，就是任何人呢，都不應該做壞事，若做壞事啊，就很容易被雷劈的！

那麼佛呀，說，「如汝所解」：好像你呀，這個解釋這個道理這樣子。「云何問言」：那麼你怎麼還問我，啊，「諸佛如來，妙覺明空」：這個諸佛如來得到這個妙覺明空這種的果位，「何當更出」：怎麼可以再生出這個山河大地呢？你怎麼還這樣問呢？

那個諸佛如來啊，也就像這個，這個迷人有人指示之後，他就不迷了。也就好像啊，那個本來沒有空華，你在那再等著它生出空華來，這是對不對呢？那麼在如來藏裏頭啊，你既然證到佛的果位，也就不會再有無明；不會在這如來藏裏頭啊，再回頭而生出來這麼個無明來了！

又如金礦，雜於精金，其金一純，更不成雜，如木成灰，不重為木。

又好又有一個比喻，這個成佛了之後，不會再做眾生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你知道這個金有金礦啊，就好像金礦似的。這金礦裏頭的金子啊，「雜於精金」：在裏邊有精金，可是有精金，但是這個金不純，它啊，是雜於精金，在金裏頭啊，也有砂，又有一些個其它的東西，很混雜的。

「其金一純」：那麼等到你用一種人工把這個金呢，淘出來，再鍊成啊，純金了，純金呢，這個質地，金的質地，就一點其它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單單就是這個金，變成精金了，這叫精金。「更不成雜」：已經變成精金的時候啊，就不會再夾雜其它那種的砂啊、泥啊、土啊，不會夾雜東西了。

「如木成灰」：又好像什麼呢？又好像那木頭啊，成灰，「不重為木」：不能啊，再回來，反轉頭，再回來，再做木頭。那木頭可以變灰，而灰不可以再變木頭。這是啊，又一個比喻。

諸佛如來，菩提涅槃，亦復如是。

這個諸佛呀，十方諸佛和這個如來。諸佛，也就是如來；如來，也就是諸佛。那麼這不過這是文法上頭的問題，所以說諸佛如來。「菩提涅槃」：他這種菩提這個覺果呀，和這個涅槃的妙德，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就像金礦裏呀，在眾生的時候，就好像這個金礦似的，已經成佛了，就是變成精金了。精金，不能啊，再有所夾雜了。

就好像木頭可以成灰，而灰不能再成木頭了。這個菩提涅槃，十方如來這種，成佛這種果位呀，亦復如是，也就像這個，他不能再變回來了，不能再回來了。

富樓那！又汝問言，地水火風，本性圓融，周徧法界；疑水火性，不相陵滅。又徵虛空，及諸大地，俱徧法界，不合相容。

富樓那啊！你又我問說過，說過什麼呢？你說呀，這個地，和這個水，和這個風，和這個火，地水火風這四大；四大呢，我所講的這四大是本性圓融，它啊，性啊，圓融，周徧法界的。你呢，就懷疑呀，這水、火這兩種的性啊，「不相陵滅」：你說啊，在這個水，有水，就不能有火；有火，就不能有水；這個水火的性質啊，不能相容的。

啊，我們人要知道啊，這個水火雖然它啊，沒有思想的，**無論什麼東西都有一個「性」**，它這個性啊，不過你看不見！在已經成了火啊，這有火了，我們看的見了。在沒有成火之前呢，它也有個性，有那個火性在裏頭。水有水性，火有火性，不過不是人肉眼所能看得見的。

這種性啊，在什麼地方呢？在這法界裏頭含藏著，周徧法界。所以你對著太陽，就能可以取出火來；對著月亮，就可以取出水來。這為什麼能這樣子呢？也就因為在這虛空裏頭啊，有這種的性能。你不要看這個虛空，**這虛空裏頭啊，具足一切的性能**，什麼性能都在這虛空裏頭包括著。**這虛空，就是法界**，周徧法界。

你呀，懷疑這個水、火的性不相陵滅！它若是周徧法界，有水就不能有火，有火就不能有水，啊，它這兩種的性啊，是互相陵滅的，這個互相啊，不能並立的，你懷疑這種的問題。

「又徵虛空」：你說這個虛空，「及諸大地，俱徧法界，不合相容」：不應該呀，它互相容納。虛空啊，是空的；啊，有虛空，就不應該有大地；這個大地是實在的，有大地，就不應該有虛空。這虛空若是周徧法界，大地就不應該周徧法界；大地若周徧法界的話，這虛空就不應該周徧法界；你呀，懷疑這些個問題。

不合相容，就是啊，不應該啊，互相能容納。也就是啊，有空，就沒有地；有地，就沒有空；如果若是有的話，也有空，也有地，那它就不會周徧法界；你這個懷疑是這樣子的。

富樓那！譬如虛空，體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諸相發揮。

富樓那啊！我現在給你講一講啊，這個道理。有一個譬喻，譬喻什麼呢？譬

喻這個虛空，「體非群相」：虛空它的本體是什麼也沒有，空空如也。可是雖然它本體是空，沒有一切的諸相，體非群相，它的體呀，什麼形相都沒有。「而不拒彼諸相發揮」：可是啊，這個虛空它不拒絕這所有一切的諸相啊，自然的發揮。

所以者何？富樓那！彼太虛空，日照則明，雲屯則暗，風搖則動，霽澄則清，氣凝則濁，土積成霾，水澄成映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：所以然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富樓那！「彼太虛空啊」：這個太虛空，「日照則明」：太陽的光照出來，就有明相；「雲屯則暗」：有烏雲在虛空中遮住了，它就有暗相。「風搖則動」：風吹起來了，就有一個動相；「霽澄則清」：這個下雨的天頭，晴天了，這個霽呀，就是晴天，沒有雨了；霽澄，霽，這個雲彩呀，下雨，雨過天晴，這個天，晴霽的天氣；清，就是天朗氣清，清相。

「氣凝則濁」：這個氣呀，是有一些個塵土啊，混合這個一股霧氣，氣凝則濁，這在虛空中有一種霧氣啊，就覺得這虛空裏頭就有一種濁相。「土積成霾(ㄉㄨㄟㄨㄟ)」：這個霾呢，有人讀的(ㄇㄟㄨㄟ)的，總而言之啊，這就是一種啊，土和這個風啊，在虛空裏頭啊，就叫霾。土積成霾，「水澄成映」：這個水若澄清了，水若清了，就有一種映照的力量，有一種映照的功能，有一種映照的相。

所以呀，在虛空裏邊雖然沒有群相，而這個群相啊，發生出來，它啊，任其自然的發揮，而它也不拒群相的發揮。

所以呀，這個如來藏啊，也是這樣子，在如來藏裏呀，如來藏本來是沒有形相的，可是啊，這個七大，和這個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在這如來藏裏邊呢，包括著，啊，它也不拒啊，這些個相發生。

於意云何，如是殊方諸有為相，為因彼生？為復空有？若彼所生，富樓那！且日照時，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同為日色，云何空中更見圓日？若是空明，空應自照，云何中宵雲霧之時，不生光耀？

富樓那！在你的意思，你認為是怎麼樣呢？你覺得這虛空裏生出這種群相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「如是殊方啊」：像前邊所說這個七種的相貌，七種的相，「諸有為相」：那麼這個七種啊，每一種它也不相同，諸有為相；「為因彼生，為復空有」：可是這一些個有為相，是因為彼，那七種的相自己生出來的，還是啊，因為虛空而有的呢？

「若彼所生」：如果若是從彼，那七種的相生出來的，富樓那！「且日照時」：那麼就這個日啊，照的時候來講，「既是日明」：既然你說這個明啊，是太陽所照出來的明，光明，「十方世界」：那我們呢，這十方的世界，所有諸佛國土。「同為日色」：這十方世界都有這個日色，啊，都可以照到。

「云何空中更見圓日」：那麼這是從日色照出來的，那麼云何空中，「更見圓日」：為什麼在這個空中裏邊呢，又現出來一個圓圓的太陽？「若是空明」：假設若是，不是從這個太陽生出這個光明；若是啊，從空生出這光明，「空應自照」：那空啊，它既然有光明，它應該照自己的虛空。

「云何中宵雲霧之時，不生光耀」：為什麼在晚間半夜的時候，雲霧之時，有雲、有霧的時候，不生光耀，就沒有光，也沒有這個照耀的這種功能了呢？

當知是明，非日非空，不異空日。

你應該要知道啊，富樓那！這種明的功能啊，並不是一定從太陽來的，也不是一定從空那來的；可是啊，也不一定啊，不從空和太陽那來的。這個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就從這個如來藏性裏頭發生出來。

(此段經文為後段經文先講)楞嚴經208頁

真妙覺明，亦復如是。汝以空明，則有空現，地水火風，各各發明，則各各現；若俱發明，則有俱現。

「真妙覺明，亦復如是」：那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呀，那種的真妙覺明啊，亦復如是，也就像這個虛空啊，和這個不拒群相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「汝以空明」：你呀，以為啊，這空明，「則有空現」：那麼就有空啊，現出來。「地水火風各各發明」：那麼在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個四大的裏邊呢，各各呀，它們發明出來每一個大的這功能。「則各各現」：那麼每一個如果若發明就有每一個現。

「若俱發明」：若是啊，同時一起來發明的，「則有俱現」：你同時啊，有人對著太陽取火，也有；拿著珠啊，取水，也有。那麼地、水、火、風你同時發明啊，它同時俱現。

云何俱現？富樓那！如一水中現於日影，兩人同觀水中之日，東西各行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，一東一西，先無準的(勿一\)。

什麼叫一起那麼發現出來呢？富樓那！「如一水中」：好像在一個水裏邊，「現於日影」：有這個日影現出來；因為這個水澄清了，就有太陽的光現出來。「兩人同觀」：這兩個人呢，一起看這個日影，這是一個日影。

「水中之日，東西各行」：那麼兩個人看這個太陽的影子啊，本來是一個；可是這個兩人呢，同時觀水，水中之日，東西各行，這兩個人呢，一個人向東走，一個人向西走，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」：那麼這兩個人呢，都看見這個太陽跟著這個人去。兩個人在一起，是看見一個太陽；那麼及至兩個人往兩邊走啊，就變成兩個太陽，兩個太陽隨二人去。

「一東一西，先無準的」：這種的情形啊，一個人向東走，也有太陽影子；一個人向西走，也有太陽影子。原來是一個來著，那麼現在啊，變成兩個，跟著兩個人去。你說這個是真的、是假的呢？先無準的，在預先呢，他也沒有一個準備的一個目的地，沒有一個實在的情形。

不應難言：此日是一，云何各行？各日既雙，云何現一？宛轉虛妄，無可憑據。

你不應啊，強辭奪理，你不應該啊，這麼「難言呢」：你作這麼一個難題呀，來問答！你不應該說啊，這個日頭是一個。「云何各行」：那麼你若說它是一個，為什麼兩個人東西各行，那麼就有兩個太陽？「各日既雙」：那麼向東走、向西走，每人都有一個太陽跟著他自己，你就不能說是一個了，這是現出兩個了。「云何現一」：那麼既然現出兩個太陽，你就不能說是它現出一個太陽啊！

「宛轉虛妄啊」：在這個情形之下呀，這個輾轉，宛轉，也就是輾轉；就是啊，這麼互相啊，這麼輾轉；虛妄，這是一種虛妄的情形。啊，「無可憑據呀」：那麼一點憑據也沒有，一點根據也沒有。

你說這個太陽到底是一個、是兩個呢？你若說它一個，兩個人各走啊，每一個人跟著一個太陽。你若說是兩個，那麼根本呢，連一個都沒有，怎麼會又有兩個呢？那一個也是虛妄的。所以呢，這種情形啊，這是沒有憑據的，沒有根據的這個道理。

（此段經文為上邊經文的前段經文）

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，猶邀空華，結為空果。云何詰其相陵滅義？

「觀相元妄」：你在相上看，就像前邊這兩個太陽，它雖然有太陽的相，而不是一種實在的，是一種虛妄的影塵；所以你觀相元妄，你觀察這種的虛妄相本來是虛妄的，不實在的。

你看這個一個太陽分成兩個，兩個人走的時候，它就變成兩個。怎麼樣變的？什麼時候分開的？啊，你看不清楚！那麼你這兩個人，你看你那個太陽，本來是一個太陽來的，你看這個太陽，就跟著你去了；他看這個太陽，就跟著他去。啊，兩個人走，就有兩個太陽！

這種相，你看，這本來是虛妄的，「無可指陳呢」：你不能啊，給他指點說明了它這個相啊，是怎樣有的？「猶邀空華」：就好像啊，你邀這空華，在空中啊，你見到空華，「結為空果」：啊，再結成一個空的果，「云何詰其相陵滅義」：你怎麼說這個水火，地水火風，互相啊，相陵滅這種意思呢？云何詰其，你怎麼可以呀，你怎麼可以問這種相陵滅義呢？互相啊，欺凌，而啊，毀滅這種的意思呢？

觀性元真，唯妙覺明。妙覺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復問不相容者？

「觀性元真」：你看一看呢，這如來藏性這裏邊呢，元真，本來是真的。「唯妙覺明」：唯獨啊，這種妙覺明性啊，啊，「妙覺明心呢」：唯這個妙覺明性，和這個妙覺明心呢，「先非水火」：這個妙覺明心，也就是妙覺明性，不過這個多加這麼一句。這個妙覺明心呢，那麼先非水火，本來它也就不是火，不是水；不過在這種的妙覺明心裏邊也就含著有水，含著有火。

在如來藏裏呢，啊，具足這種的功能，並不是啊，它就是水火，先非水火，它本來也不是水火的。那麼本來既然不是水火，它只有這水火之性。

「云何復問不相容者」：你為什麼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而還要問這水火互不相容這種道理？

因為什麼你要問這個道理呢？你還是不明白這種「觀性」的道理。啊，你不知道在如來藏性裏邊呢，具足一切萬法，具足一切的功能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對這個事情啊，發生疑惑了！

你只知道啊，看這個相上啊，這火，有火相；水有，水相；可是這個相雖然是有的，本來是假的。就好像那個兩個太陽似的，原來是一個，有一個人向東走，就隨著他向東去了；那一個人向西走，就隨著他向西去了。啊，根本這個太陽，雖然隨著兩個人去，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的。這個相，也就這樣

子。也就像這個太陽這個影子似的，它不是真的。

觀性元真，你這個看它那個水火的性，它那個性是怎麼呢？先非水火啊，它不過有那個水呀、火啊，那種性能，而它本身呢，並不是水火。所以呀，它也就不會互相啊，陵滅；互相啊，你和我鬥爭，我和你鬥爭；都是相安無事，啊，各得其所，誰也不和誰打架的，誰也不和誰呀，發生鬥爭的。

富樓那！汝以色空，相傾相奪，於如來藏，而如來藏，隨為色空，周徧法界，

富樓那！「汝以色空」：這個汝啊，不單單說這富樓那，就說我們現在這一切聽《楞嚴經》的人呢，都包括在內了。汝以為啊，這個色，和這空，「相傾相奪」：在這個色和空啊，互相不相容，不相容納，相傾相奪，互相啊，來鬥爭。這相傾相奪啊，也就互相鬥爭，也就是那個陵滅的意思。

「於如來藏」：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呢，常常這麼相傾相奪，「而如來藏」：而這個如來藏性裏邊呢，「隨為色空」：隨著啊，就有了色，有了空，「周徧法界」：於是乎啊，那麼這種的性啊，也就周徧法界了。

是不是這樣子呢？

是故於中，風動空澄，日明雲暗。眾生迷悶，背覺合塵，故發塵勞，有世間相。

「是故」：那麼因為啊，這個色空，相傾相奪，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，所以呀，就起了隨緣之用；起了隨緣之用啊，所以就生出一種色空來，這種的性能啊，也就周徧法界。

是故，因為這個，所以「於中」：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呢，「風動空澄」：風呢，就是動相；空啊，就是澄清的相。日光，就有了明相；雲，就有暗相。「眾生迷悶呢」：眾生啊，在這種啊，種種的相裏邊呢，發生一種迷悶。迷，就是不明白了；悶，啊，悶的時候啊，就是不明白這個這種的理。不明白真空的理，就叫迷。

在這個真空，如來藏性啊，裏邊，又起了這種三種的細惑，六種的麤惑。三細、六麤，就是那個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麤」，生出這麼些個東西來。這個三細：就是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六麤呢：就是這個智相、相續相、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業起相、業繫苦相這六種。

生出這六種的相！這三種的細相，六種的麤相，在這裏邊生出來。

啊，眾生啊，就在因為眾生不明白這個真理，這就叫迷。眾生在這個真理上若起了三細、六麤，這就叫悶。悶，於是乎啊，就背覺合塵，背呀，就是違背了。違背什麼呢？違背這個覺了，違背這個真性。違背真性啊，就與這個六塵呢，這些個境界相合了。

就是啊，在如來藏裏邊呢，生出這種相傾相奪的這種的情形。於是乎啊，這眾生啊，就背覺合塵了，和這個塵勞啊，啊，合成一起了。「故發塵勞」：因為和塵合到一起，所以就發出一種塵勞，「有世間相」：才生出啊，這世間山河大地，這世間呢，相續的相生出來。

我以妙明，不滅不生，合如來藏，而如來藏，唯妙覺明，圓照法界。

我，這是佛啊，自己稱。「我以妙明啊」：我以這個這種啊，妙覺明心，「不滅不生」：就是啊，這個如來藏性啊，不生不滅。啊，「合如來藏」：而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呢，「唯妙覺明啊」：就有啊，唯獨這個妙覺明性，「圓照法界」：所以呀，這種的妙覺明性，它也是啊，圓照法界的，無欠無餘；啊，法界任何的地方啊，它都可以照得到的。

是故於中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；

所以呀，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呢，一，也就是一切；一切，也就是一。「一為無量」：就是一，為一切；一切，就是一。這也就是啊，無量為一。在小的裏邊，可以現出一個大的境界；在大的裏邊，又可以現出一個小的境界。啊，大、小也無礙；一多，也無礙。這個「一」，又可以說是就是這個如來藏。如來藏啊，能現出一切的萬法來；那麼萬法還歸如來藏，這也就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。

又是，這個「一」，就是一心，就是啊，「萬法唯心」。這個心包萬法，萬法唯心；一切的法也不出我們這個心，這個心就包羅一切法。這個真心，也就是如來藏；如來藏，也就是這個真心。大中又可以現小，小中又可以現大。

你不能啊，用我們這個人的思想啊，這種的有限度的這種知識啊，來思想啊，這個微妙的妙覺明性。這種妙覺明性啊，它是變化無方的，你人呢，思想啊，想不到的，你不能啊，完全把它都了解了。

不動道場，徧十方界；身含十方，無盡虛空；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剎；坐微塵

裏轉，大法輪。

在前邊說是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。那麼怎麼樣呢？啊，你說，「不動道場」：不動道場啊，什麼叫不動道場呢？就是啊，這個佛的法身，就在這個道場這個地方，不動，「徧十方界」：他也沒有動，而這個法身呢，就徧滿十方諸佛國土。

「無盡虛空啊」：不單徧滿這個諸佛國土，而且呀，連虛空也徧滿了，也充滿了。那麼說虛空充滿了，是不是就沒有虛空了呢？虛空給充滿了，把虛空都給堵上了，啊，就沒有虛空了，虛空也給壅塞住了，不是的。這個徧滿十方，和無盡的虛空，這是個法身！法身無相，法身沒有一個相，沒有相。

「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刹」：你看，這種境界，這真是妙不可言！於一毛端，在這一個汗毛啊，那個頭上，怎麼樣呢？現寶王刹，現出來呀，諸佛國土！現寶王啊，就是佛；刹，就是佛的刹土。在這一根汗毛上，汗毛的頂端，現出來諸佛國土。啊，你看看，這種境界妙不妙！在這一個汗毛頭上，現出來一個國家，諸佛果土。

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」：這汗毛啊，雖然是小，可是能現出來一個國土，這是啊，叫「正中現依」。在這個我們這個身體這是正報，這叫正報；諸佛國土呢，這叫依報。在這個正報，一根汗毛，這是正報的最小的一部份，這小中現大。這汗毛的頂端，汗毛的頭上，是最小的，一個正報最少的一部份；而在這個最少的一部份，可，能啊，現出來依報，啊，現出一個國土來，一個國家，這叫現寶王刹；寶王啊，就是佛！啊，就是法王！現出法王的這一個國土來。

坐微塵裏轉大法輪：那個微塵呢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微塵呢，那一粒微塵，不是坐很多粒微塵裏，那我們這個人坐到地下，那也是坐到微塵裏了，不是的。坐那一粒的微塵裏頭，那一粒也不是大的微塵，最小的那一粒。前幾天不講鄰虛塵嗎！在我們這能看見那個塵呢，又分成七份，這叫鄰虛塵。

坐到那一粒鄰虛塵裏邊，怎麼樣啊？轉大法輪。啊，這個身體呀，坐到那個微塵裏邊，轉大法輪，就是啊，教化眾生，在這個地方。這叫什麼呢？這叫啊，依中現正。這一粒微塵是這個依報裏邊的一個最少的一部份，最少的一份。可是啊，在這個最少的一份裏頭，最小的了，也能現大。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，啊，這是啊，繼續前邊那個意思。

究竟為什麼能以這樣子呢？這就是這個佛法的妙用，佛性的一種表現。

啊，這個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，好像我們用一面鏡子照出去啊，千里萬里的地方，若能照得到的，都可以照到這個鏡子裏，攝到這鏡子裏邊，這小中現大。那麼大中也可以現小，在這個十方世界，看我們這個，一根汗毛，也像十方世界那麼大。

這種的道理呀，一定要得到這種的「**事理無礙**」的這種境界，你就知道了！這個「事」和「理」無礙，圓融無礙。也就是前邊講這個「一就是無量，無量也就是一」。這個「一」，就是我們這個「一心」；一心而包萬法，萬法仍歸一心。所謂萬法呀，這不只萬法，所有的這個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，這個世界所有一切一切的，這都包括在內。那麼這個數目大的也很多，那麼這用這一個萬法來包括它。

所以那個咒的陀羅尼，陀羅尼呀，梵語叫陀羅尼，翻到中文叫「總持」，就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。這個「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」，也就是啊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那就是這個總持。這個總持啊，也可以說啊，就叫一個「總機關、總樞紐」。這個總樞紐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佛性中。

那麼你聽經啊，聽的多了，自然對這個道理呀，就會明白了；聽的少啊，沒有會通這個理呀，聽了也格格不入。說是，不知道講什麼呢？當然你不知道了！你沒有聽過經，所以就不知道？你聽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這個道理呀，非常的奧妙的，妙不可言！所以我現啊，這一段也就不再講了！

046. 卷四

滅塵合覺，故發真如妙覺明性。

這個轉大法輪，什麼叫轉法輪呢？這轉法輪呢，就是教化眾生，講經說法。好像我現在在這，給你們各位講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就叫轉法輪，這就叫轉大法輪。你能呀，提倡佛教，你能以弘揚佛法，令一切眾生都明白佛教，明白佛法，這就是啊，轉大法輪呢。這個轉法輪呢，在天上轉法輪，在地獄裏邊也去轉法輪。

這個有道德的人轉法輪，他是轉這個三界的法輪，在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都可以轉法輪。你看不見他，他啊，有的時候到天上去教化眾生，在天上講經說法；有的時候到地獄裏去教化眾生，在地獄裏講經說法；啊，有的時候啊，到那一粒微塵裏邊去轉法輪，教化眾生。

那個一粒微塵呢，雖然小，可是啊，在那裏邊呢，這個眾生，並不比這個世界的眾生少。所以呀，這種境界是沒有法子想得到的，沒有法子說得出來的；這說出來的，不過都是一點點的皮毛。

「滅塵合覺」：我們這個眾生啊，為什麼做眾生？就因為有塵勞。你若把這個塵勞滅了，也就是「背塵合覺」。你背覺啊，就合塵；背塵呢，就合覺。所以前邊那是「背覺合塵」了，現在又要「背塵合覺」。

你能以背塵合覺，所以呀，就發出真如了。這個真如，什麼叫「真如」？也就是我們這個真心，也就是那個如來藏性，不過它換一換名。「妙覺明性啊」：這個妙覺，妙覺明性，就是佛那個本有的那個覺性，妙覺明性。

而如來藏，本妙圓心，

這個名字呢，又叫「如來藏」，又叫嘛，「本妙圓心」：本來呀，就是妙的。本來妙，而且還圓滿清淨，周徧法界。因為它周徧法界，所以大，講大，大而無外，沒有再比它大的；講小，小而無內，沒有再比它小的了。所以呀，這個呢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那個本妙的圓心。

可是啊，在這個本妙圓心，你又和這一切的法又不同，怎麼樣呢？

非心、非空，非地、非水、非風、非火。非眼、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非色、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非眼識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。

前邊這個講這個本妙圓心呢，它啊，又不是你這個識心的這個「心」。這個「非心呢」：不是你這個識心的心。「非空」：也不是虛空。也不是這個地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風，也不是火，這講四大！四大也都空了，這叫空有為法，把這個有為法不要有，都沒有了。

啊，「非眼」：也不是眼根，也不是耳根，也不是鼻根，也不是舌根，也不是身根，也不是意根。這六根，這講的四大、五陰、六入，都非；「非色、非聲香味觸法」：把這個六塵也都沒有了，非了。

這就好像那個《心經》上說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和那個道理呀，是一樣的，是一樣的。

那麼那個不過講說「無」。這個說「非」。你說這個「非」，和「無」有什

麼分別？非呢，就是不是。那無呢，根本就沒有了。

這個「不是」啊，那麼不是這個，還，那麼還是那個，不是這個，但是它還是那個。是什麼呢？在後邊，這前邊講「非」，後邊又講是「即」；即，就，是；後邊又說，是心，是空。所以**這個佛法裏頭，這個是「非」**。指這部經

那個《心經》上，那是講的「無」。稍微有一點分別，就在這個地方。

那麼非色，嗯，這個果樸大約有會心之樂了，「有會心之樂，而無望洋之嘆」！

啊，非聲香味觸法，這也不是啊，六塵。

「非眼識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」：也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識。那麼**這個「本妙圓心」，就叫做個本妙圓心**！你說啊，你認為它是這個五陰，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這都不是的。

前邊呢，講這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都是如來藏性，現在呢，又都給非了！說都不是，不是這個。

這個你說啊，這一講，把人都講糊塗了，講的不知怎麼好了！又說「是」，又說「不是」；究竟是不是？沒有是，也沒有不是。你不要擔心，不要憂慮，沒有個是，沒有個不是！**佛法就在這個地方，沒有是，也沒有非！**

非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，如是乃至非老、非死、非老死盡。

我們大家都不死了！非老死盡嘛！我們也不老，也不死，這回都變成長生不老了！

佛呀，說法，是**隨說隨掃**！隨說這個法呀，隨就把這個法掃了它，沒有了。所以在佛呀，入涅槃的時候啊，有人問佛，說是佛你說這個法怎麼辦呢？將來怎麼樣流通啊？

你說，佛說什麼來著？這並不是佛呀，要臨終啊，臨往生的時候，說糊塗了，說這話！佛說：**我沒有說法呀！說，你若有人說我說出一個字來，就是謗佛！**啊，你看，我連一個字都沒說！所以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三百餘會，沒有說一個字！你說這怎麼講呢？

所以現在呀，又是非色，又是非心、非空，都給非了，都非了。本來佛說這

一切法，啊，可是說完了，又沒有了，他不留！這叫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，就不叫人你有這個法執。

啊，佛說的法，我若著住在這個法上，這沒有得到法空！你要人也空了，法也空了！說，那我得到人空、法空了，我天天睡覺，什麼也不學！我人空了嘛！人空了，我睡覺去，你還有個睡覺呢！你要睡覺也沒有了，那才空了！你還有個睡覺，那沒有空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要我、法二執都空，把這個我執也沒有了，沒有我；法也沒有了，這我、法二執全空了！

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說啊，如來所說法呀，如筏喻者！就好像啊，這過河啊，似的；過河之後，你若撐這個船走，你說那多累贅呀！你過河需要船，這個果影也有船，他想要坐船呢，從西雅圖來到三藩市。那麼他坐車來，坐車來，是不是要把那個船撐到撐著來呢？不是的。這個船只是渡海的，渡過去啊，就要把它放下。

我們這個法呢，也只是啊，滅除我們的煩惱的，我們煩惱如果沒有了，什麼法都不要了！你煩惱如果沒有、沒有的時候，那你不能說是我就什麼法也不要了！那你不要什麼法，你的煩惱更多了！

這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學這個法門呢，就是為的斷煩惱。所以你學佛法，我現在講點真的佛法給你們聽，就是要斷煩惱！你不斷煩惱啊，你學幾千年佛法，也是等於零，沒有學，所以要斷煩惱！

怎麼樣斷煩惱呢？就是遇著那個來的境界來了，你不為這個境界轉！你不被境這個界所搖動，你這就是定力，這也就是佛法了。

那麼說，佛法怎麼沒有是、沒有非？六祖大師啊，告訴過我們，說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呢？本來沒有一物，你說到什麼地方有塵埃的？所以這個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也就把這一些個法都非去了，都非了，都沒有了！這也是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。

我為什麼說，也沒有個是，也沒有個非？這就是佛法！啊，你在這個地方啊，若明白了，這也能開悟的，就能開悟。

在六祖大師告訴那個惠明啊，說是啊，你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就在這個時候如何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？就在這個時候！也不思善；不思善，就沒有個「是」；不思惡，就沒有個「非」。

沒有「是」、沒有「非」，這個地方啊，你用一用功夫！你把它想一想！這是個什麼境界？也就是那個不思善、不思惡。

不思善，就沒有「是」；不思惡，也就是沒有「非」；沒有「是」、「非」了，你這就是本有的「佛性」，這就是那個「本妙圓心」。你若能得著這個本妙圓心了，那你就什麼都有了，也什麼都沒有了！

但是啊，你什麼都有，什麼都沒有；可是啊，不像你現在執著這個境界了！

什麼都有，有什麼呢？有這個如來藏裏邊的所具足這些個法寶，你都有了。

什麼都沒有，沒有一切煩惱了，煩惱沒有了。

那個煩惱有多少？那個如來藏裏那個法寶有多少？你為什麼你沒有得著如來藏裏頭這個法寶？就因為你這個煩惱啊，太多了，你這個肚皮裏裝不了那麼多東西。所以呀，你煩惱若多，這個法水就少，法性就少。你煩惱變了，也就是那個煩惱，就是那個法性。

你不要怕你脾氣大，你脾氣越大！啊！你那個法性也越多；但是可不要再使脾氣了！你再若使脾氣啊，哦，那就是啊，聰明反被聰明誤了！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你本來很聰明的，但是啊，自己往那個愚癡道上走。

所以我們學佛法，就是要斷煩惱的！你把煩惱斷了，那就是菩提。煩惱即菩提呀，也就是叫你把那個冰啊，化成水，那就是水了。你若水變成冰呢，那就是煩惱；冰變成水呢，那就是菩提。沒有什麼很困難的問題，只要你一變，就成功了！

「非明」：也不是啊，這個覺悟的那個明；這個明啊，也不是「無明」：也不是那個依真起妄啊，起出來那個無明。「明無明盡」：這個無明啊，也沒有了。「如是」：像這樣啊，「乃至非老」：也沒有老了，也沒有死了，也沒有老死盡了；這把十二因緣的法，也都空了，這叫啊，「空聲聞法」。這叫啊，這個「空如來藏」，現在講的法，這叫空如來藏，如來藏給空了。

如來藏啊，空了，有「空如來藏」、「不空如來藏」，還有不空如來藏，後邊講這個偈呀，就是不空如來藏。還有「空不空如來藏」，你看，如來藏不是就一個如來藏啊，如來藏裏有這麼多的分別呢！所以佛法，不是知道一個名稱啊，就全部都懂了。

你看，你光知道空，知道如來藏，還要空如來藏；啊，空了如來藏，還又要不空如來藏；不空如來藏的時候，再要空不空如來藏！你說，很麻煩的，哈！

非苦、非集、非滅、非道，非智、非得。

這個苦啊，在這個世界上有八種的苦。首先有三種的苦，三種苦之後，又有八種的苦。**三苦**是什麼呢？就是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

什麼叫「苦苦」呢？這個苦苦啊，就是苦中之苦，苦中之苦。那麼這苦中之苦是什麼人有呢？是窮人有苦中之苦。好像窮人本來就是苦了，再又有了病了，沒有錢去醫治，這是苦上加苦。窮人住一個漏房子，住一個破房子，偏偏呢，又遇著連陰下雨的天氣；這個房子本來就破啊，這是苦了；啊，下起雨來呀，那房子裏邊和外邊呢，差不多，啊，這塊也漏，那塊也漏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在香港啊，住過一個房子，也就是漏房子。啊，這一個床的位置啊，就有六個地方漏水、漏雨，你說苦不苦？那麼雖然是那樣子苦，啊，我自己的房子漏，我不修理，如果我有錢呢，我還願意去幫助人！啊，你說這個人是不是愚癡呢？

自己不管自己房子漏不漏，啊，有一個廟上他造佛像啊，我選用了一千五百多塊呢，香港錢，去幫著他造佛像。這一千五百多塊錢，本來呀，有二百塊錢就可以把這個我的漏房子可以修補好了。我自己呀，修房子的錢不捨得用，幫助人家造佛像啊，幫助一千五百多塊錢。這是這個人呢，大約是不識得算術，不識得不會算術，所以不知道人家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分不清。那麼這是啊，窮人住個漏房子，這也是苦了。

那麼窮人本來就窮了，又沒有衣服穿，又沒有飯吃，這也是苦中之苦。窮人本來就窮了，他啊，就偏偏把自己的父親也死了、母親呢，也死了，連用錢買棺材的錢都沒有。這是誰呢？我就曾經啊，經過這個，有這個經驗。

我對你們大家講啊，我母親死的時候啊，我在旁邊，這個袋裏呀，pocket，連一個cent（一分錢）都沒有，一個cents都沒有；這時候要買棺材，一個cent也沒有，你說怎麼辦呢？同我家裏幾個弟兄一商量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沒有法子！我說，你們都沒有法子啊，我去找朋友去，於是乎就去找這個同參道友。

幸虧啊，我平時有一些個這個研究佛學的這些個朋友，聽說我母親死了，那麼這個朋友呢，偏偏是一個賣棺材，賣棺材的。啊，和他一商量，他說那沒

關係！你要買什麼樣的棺材，隨便你挑，我暫時不要錢，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給我；不單我不要錢，現在我再還借給你五千塊錢，你拿去用去！啊，你看，因為我平時啊，歡喜幫助人，所以到我有事情的時候，也就感應有人幫助我！

你看，這也是叫貧窮的困苦，苦中之苦。等把我母親呢，這個送到墳上去，埋到土裏了，**我那個時候真把什麼也都放下了！**我借人的錢也不管了，就在墳上守孝了。這是啊，我的，啊，講起來很多很多的，不過現在不要講那麼多。這是苦中之苦。

什麼又叫「壞苦」呢？（這壞呀，就是破壞的壞）。本來呀，是富貴的，可是啊，在這富貴啊，就把這個富貴破壞了，生出一種苦了。怎麼叫破壞呢？譬如家裏有錢的，賺了很多錢放到家裏，沒有放到銀行裏去。拿現在這個紙幣來講，啊，著了火，把這個錢都燒沒有了，這是一個富貴的壞苦。

啊，或者沒有著火，被賊給搶去了，這也叫一個壞苦。沒有被賊搶去，或者自己呀，帶這個錢，啊，行住坐臥把這個錢都帶在身上，偶爾啊，不小心把這個錢丟了；丟了，這也是一個富貴的壞苦。雖然自己有錢呢，而破壞了，這是一個富貴的壞苦。

又有行苦，什麼叫「行苦」呢？就是啊，既沒有富貴的壞苦，又沒有貧窮的困苦，可是啊，由少而壯，由壯而老，由老而死；少年呢，這到壯年；壯年，又到了老年；老年，又到死的時候；這念念遷流，念念不停，啊，這種遷流不停啊，這就叫行苦。這種人呢，沒富貴的壞苦，也沒有貧窮的困苦，那麼他免不了這個行苦。由生至死啊，這過程中啊，這也是苦。所以呀，這三苦。

又有「**八苦**」，什麼叫八苦呢？

這個八苦啊，首先就是「生苦」：我們生來呀，是很苦的。所以那個小孩子一出世，他就啊，不講旁的，他就講，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那小孩子一生世啊，一生出來啊，他那哭啊，就是說「苦」呢！啊，不過他們說不清楚，就這麼那麼叫啊，就是說苦。

在人生的時候啊，就好像那個生龜脫殼似的，好像那活的烏龜啊，那烏龜活著你就把殼給脫下來，所以那時候很痛苦！在這個小孩子一出世，一生出來，一見著風，啊，那時候啊，他非常的痛苦！所以呀，他就說，苦啊！苦啊！這是生苦。

又有「老苦」：你人到年老的時候啊，啊，眼睛也不幫忙，耳朵也不幫忙了，手也不幫忙，腿也不幫忙了；行，走也走不動了，吃也吃不動了，吃什麼東西也不香了，沒有胃口了！這老了，這周身的機器呀，都壞了！這個機器，這個機件都壞了，所以呀，也就都不做工了。不做工了，就生出一種消化不良啊，吃什麼東西也沒有滋味了。所以果和說他的父親難服侍，一天到晚都罵他。老年人呢，就是這樣子，老年的人呢，和小孩子是一樣的，所以你不要怪他！老苦。

又有「病苦」：這人呢，這個世界什麼都不平等，唯獨啊，就是「病」，最平等。你誰若有了病了，都覺得不舒服。

這生老病死苦，還有一個「死」：無論你哪一個人，都有一個死的時候，這也是最平等的，死也是平等。這生、老、病、死這都是苦！

然後又有「愛別離苦」：愛，每一個人人都懂什麼叫愛了；可是啊，他只知道愛，不知道這個愛裏頭有個苦！愛裏頭有什麼苦呢？愛別離苦。你越愛這個人呢，偏偏就要分離，要離開，有環境的關係，有種種的因緣，啊，一定要分離的，這也是個苦。

有「怨憎會苦」：啊，你本來不願意和這個人在一起，啊，你可是啊，到任何的地方啊，總和這一種人呢，遇到一起，總和這種人遇到一起，不一定是這個人；總而言之啊，你怨這一類的人呢，到任何的場合都有這一類的人呢，和你在一起，這是怨憎會苦。

又有「求不得苦」：求不得苦啊，就是你所求的得不著，這也是一種苦。

最後這就是「五陰熾盛苦」：五陰呢，熾盛，五陰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啊，啊，這是熾然而盛啊，這是一個最苦的，這有這八種苦。

可是啊，這個苦諦，那麼現在在如來藏裏沒有苦諦，也沒有集諦。這個集諦，什麼叫集諦呢？集諦，就是煩惱。也沒有滅諦，這個滅呀，識證涅槃的這個理，是就叫滅。道：道，就是修的道，所修的道。那麼無智：也沒有智慧，把智慧也空了。無得：也沒有所得到的這種什麼果位，沒有證得的果位，無證，沒有所證得，這是空如來藏裏邊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離一切相；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什麼相都空了。

講到這個「滅」字啊，我又想起釋迦牟尼佛在以前行菩薩道的時候一件事情，什麼事呢？釋迦牟尼佛呀，在因地；因地，就是沒有成佛以前，修道的時候。

修道的時候啊，見著一個羅剎鬼！這個羅剎鬼呀，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「**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**呀」，諸行無常，一切的行啊，都沒有常；是生滅法，都是生了滅，滅了又生，是生滅法，說了這兩句。

說了這兩句，就不說了！那麼釋迦牟尼佛一聽這兩句偈頌啊，這是佛法，於是乎就請問這個羅剎鬼，說，鬼大哥！你這個所說的是佛法呀，這個偈頌不能單單就這兩句，還有兩句啊！你可以一起告訴我囉！

啊，這個羅剎鬼看看他，說，你要聽啊，我現在肚皮餓了，我啊，沒吃東西呢！我想要給你說沒有力氣，等我吃飽了，才能說法；釋迦牟尼佛啊，聽見這個羅剎鬼說他肚子餓了沒有東西吃，要吃飽了才能說法；那麼是迦牟尼佛就問他，你想要吃什麼東西，我可以給你預備你吃囉！

他說我呀，我所吃的東西不是你可能預備的！他說怎麼樣子呢？說，我所吃的要吃人，我以這個人呢，做飲食；現在也沒有其他的人，就有其他的人，你也沒有權利啊，講把其他的人送給我吃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喔，這樣子啊！你把這個法說了之後，我把我自己貢獻給你，你把我自己吃了。羅剎鬼看看他，說，你捨得你自己嗎？釋迦牟尼佛說，我為法忘軀，我當然可以捨得！你可以說了，說完了，我就給你吃！

這個羅剎鬼呢，看一看他，說，你是不是騙我啊？你會不會我說了法之後，你又捨不得你自己給我充飢呢？釋迦牟尼佛說，不會的，你放心好了！你說了法之後，那麼我記清楚了這個法，我就可以給你吃的。

這個羅剎鬼呀，就把後邊這兩句啊，說啊，「**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**」，說這個生滅，滅完了之後，寂滅為樂。這合起來就是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說完了，羅剎鬼說，好了，現在我這個法說了，你可以給我吃囉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不要吃！羅剎鬼說，你是不是不算了？那你若不算可不行的！我和你不客氣的！釋迦牟尼佛說，我不會的，不是不算了，你等我把這個幾句偈頌啊，我把它寫上寫下來，然後啊，你再吃我；那麼我雖然你把我吃了，將來有人看見這四句偈呀，還可以呀，明白佛法修行，你要等一等！

羅剎鬼說，那好了，你寫了！於是啊，釋迦牟尼佛用這個刀子啊，把這個樹皮呀，割開；割開，在這個樹上啊，用這個刀子啊，刻上這首偈頌，諸行無

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；用這個刀子把刻到樹上了，這個羅剎鬼一看他寫完了，說，那現在我可以吃你了吧！

他說，你還等一等，你再等一等！啊，你現在已經寫到樹上了，那麼後人也可以看了，你還不給我吃？還等什麼？釋迦牟尼佛說啊，我想啊，刻到這個木頭上啊，不會永遠的，你再等一個時期呀，我把這幾句偈頌啊，雕刻到這個石頭上；雕刻到石頭上呢，這可以永遠都存在著，那時候你再吃我！

羅剎鬼說，好了，你這個是，你這個理由太多了，盡拖延時間！好，我就給你，滿你的願了！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又想法子，在這個石頭上啊，把這首偈頌刻到石頭上。然後請這個羅剎鬼說，我現在都做完了，我事情做完了，你現在可以吃我了！

羅剎鬼說，真的嗎？你真捨得給我吃啊？那好了，我現在就要吃！張開嘴想要吃的時候呢，啊，就躡身虛空，到天上去了，這個羅剎鬼！原來是天人呢，來試驗釋迦牟尼佛，啊，來試驗他，看看他，倒是為法有沒有一種誠心，有沒有一種真心？果然釋迦牟尼佛啊，為法忘軀，啊，寧可保存這個佛法，把這個生命都犧牲了，把生命都犧牲了。

所以呢，這是啊，佛為法忘軀呀，在過去呀，為半句偈，而捨身命！這個全偈是四句啊，他就為半偈而捨生命，就為兩句偈頌，可以把生命啊，都犧牲出來！

你說我們現在這個聽經，這是聞法呢！聽經，總想啊，啊，不太明白，倒是啊，休息休息比較好！你說這多懶惰！這個聽經啊，聞法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成佛呢？就是啊，因為他為法忘軀，為佛法呀，他什麼都不顧了，把生命都不要了，何況一點不滿意的事情呢！所以呀，為求法，為法心切，若是真正為法的，什麼放不下的事情，都可以放得下！

我告訴你們，前幾天我收到啊，四、五封這個由紐約來的長途電話。這個小徒弟啊，他很奇怪的，他常常想要見我；他在十三歲大約就皈依我了！在十三歲以前呢，他有很多啊，很奇怪的因緣。怎麼樣呢？他雖然年紀小，但是生病了。什麼病呢？生的心臟病，這心臟擴大。醫生吩咐他，要睡這個床睡五年，不可以呀，從這個床這一頭啊，走到床的那一頭；這就是四、五尺，五、六尺遠的地方，都不可以走，就要睡床。

在這個期間呢，他就見著看見我一個相片！他在家裏，很奇怪的，人家他的親戚朋友都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念呢，「南

無度輪法師」，這麼盤起腿呀，結上雙跏趺坐，在床上啊，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。

這麼念，也難得啊，這一個小孩子，能有這樣的恆心！他一念，念了七十多天！在床上坐，一天到晚也沒有事啊，坐到床上就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。到七十多天，他看見那個相片呢，就變成一個人，出來，就幫他摩頂！幫他摩頂，由此之後，他心臟病、什麼病都沒有了。那時候他也沒見到過我，沒有見過我，講這話，這是聽起來非常的是神話的，但是啊，這是他個人的經驗。

那麼病好了，就到我的廟上啊，去見我，見我以後就皈依了。皈依之後，他就打坐，學meditation。我在香港，我不教人參禪打坐的，如果誰願意參禪打坐呢，他由他自己去用功去。那麼他就自己用功，他去讀書呢，人家休息的時候，他也跑到那個山上，坐到石頭上去打坐，或者跑到廁所裏去打坐。

那麼經過啊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，他就他開了佛眼，那麼對於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清楚的不得了！那麼現在我們這有 William，我在香港這個徒弟，他的境界呢，比這個William高的很多，比他還高！啊，所以呢，這個佛法裏邊呢，有一些個很不可思議的情形。

還有這個很奇怪的事情，也就是這個小徒弟，啊，他很矮的，大約現在有誰這麼矮，有果進那麼高。可是他英文講的很好，我在香港啊，他就給我作翻譯，我有外國人去見我，都是他給作翻譯。那麼英文講的非常流利，可是這個外國人呢，看見他這麼一個小孩子，就都不太重視！

我對他講了，我說，你快點長高了！你照樣子這麼矮，這個人人都看你是個小孩子，你說的再好，也都不生信心！那麼他就很聽話的，回家裏，等一個禮拜長了三寸高，一個禮拜的時間，長了三寸，所以現在這個比我還高，長的比我的高！所以這都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。

前幾天呢，他在紐約啊，給我打幾次電話，要請我到紐約去。我因為這陪著你們大家來講經啊，所以他怎麼樣想見我，我說，不可以的，我現在呀，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呢，要見我，我離開這麼多人。這現在很多人呢，我天天要陪著這一班人來研究佛法的，如果你願意見我呢，你就到三藩市來。

他本來想坐飛機到三藩市來，但是又沒有時間了，時間又不夠了。所以呢，在昨天呢，他又給我打電話，說他走了，要再等四個月之後再來；或者四個月之後來呢，我去見一見他。那麼我現在呀，如果不是講這個《楞嚴經》的問題呀，不是為佛法，我也好想見一見我這個小徒弟。

他對我很有信心的，他也有佛眼，也對佛法明白的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我不對你們講，我在香港啊，他給我傳話的，當translator，這個廣東話。他講的，我想要講什麼，不等我講，我只講一句，他就可以給我講出來了，講的很圓滿的道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就反對了！怎麼反對呢？說，師父都，法師都沒有講這個，他講的這麼多！說我沒有講啊，他講這麼多！

其實他講這麼多，是我叫他講的，他知道，他因為有佛眼，他知道我叫他往多了講。為什麼我叫他講多點呢？因為他講的，和我講的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我就躲懶偷安呢，懶惰一點，所以叫他講多點。那麼這個是我在香港啊，最，我愛惜的一個徒弟，本來他答應我出家來著，但是現在也不知道他要出不出家？我講的都不記得時間了！

非檀那、非尸羅、非毗梨耶、非羸提、非禪那、非般刺若、非波羅密多。

這是啊，在空如來藏裏邊，把這個六度也空了。前邊那空的是四諦，四諦呀，就是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這是佛最初成佛啊，轉四諦法輪。那麼現在啊，這個空六度，空六度啊，這是空菩薩法。空這個四諦呢，空十二因緣，和四諦呀，這是聲聞、緣覺法，空這個聲聞、緣覺法。現在啊，連菩薩法也都空了。

第一就是「檀那」：檀那，就是「布施」。布施，梵語叫檀那，此云叫布施。這布施呢，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「財施啊」，就用這個資生的財這布施給人，幫助人。「法施」，法施好像我現在給你們說法給你們，這就叫法施，我用這個法來布施給你們。我給你們講一次經，並沒有收你們幾塊錢一個鐘頭。所以這為什麼不收錢呢？這是布施，這法施。那麼「無畏施」，無畏施啊，就是這個人有什麼恐懼了，你能安慰他，給他令他不生恐懼，這叫無畏施。

「尸羅」：尸羅，就是「戒」，梵語叫尸羅，此云呢，中國就叫戒。英文就叫precepts，我這記得聽你們常常講，我記得這麼一句，我怕你們聽不清楚我講的是什麼，所以呀，我就告訴你們這個翻譯叫什麼。那麼這個戒呢，有有五戒、有八戒、有十戒，有二百五十條戒，這是比丘戒；比丘尼呢，三百四十八條戒；菩薩呢，就十重四十八輕戒；有這很多種的戒。

「毗梨耶」：毗梨耶呢，就是「忍辱」。忍辱啊，我們人呢，修行啊，說學佛法；學佛法，我們知道的很容易知道，就是不容易行。啊，我們學這個忍辱，都想叫人忍辱，對我忍辱。我對人呢，我對於對方就不忍辱，叫對方對

我忍辱！你學這麼多佛法，你應該忍辱了嘛！為什麼說這麼一句話，你就放不下呢！這責成對方了，叫對方忍辱。叫我自己，我自己就不忍辱了。你說，這是什麼呢？這是啊，他說，我明白佛法了，我應該無我相了，我不忍辱！忍辱的時候，我就「無我相」，「你」應該忍辱！

哈，要是吃東西的時候呢，就「無人相」，吃好東西的時候，唉，你不要吃了，無人相了，我不應該叫人家吃，吃東西的時候。吃好東西的時候無人相，做工作的時候呢，和有什麼困苦的事情，「無我相」，我不應該做這個事情！要是去殺眾生啊，犯殺戒的時候，他說，這不要緊的，這殺，沒有眾生嘛！我殺了也是沒殺嘛！這個和人打架，啊，打人一頓，也不講道理，就打人一頓，他說，為什麼你要打你？我無眾生相嘛！你就是眾生之一，我打你也沒有打你，你說這是邪知邪見不是？

啊，到吃肉的時候，他說，喔，這我吃肉沒有關係，這個一切眾生都不應該有壽者相的，所以我吃你也不要緊的，你沒有壽者相，隨時都可以死的；你死了，這肉，我不吃你也沒有用了嘛！你這個肉，如果我不吃你這個肉的時候，你這個肉也臭了；臭了，也變成土了，所以現在我這個吃肉啊，這是無眾生相，這是外道啊，這樣講，說天生的這些個畜牲啊，就是給人預備的嘛！

如果你不吃牠，這個世界滿了！啊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你若不吃牠，這個世界上太多了，往什麼地方放啊？這麼多牛、羊、馬！可是啊，我們每一個人要想一想，我們人都不吃貓，可是這個世界貓並沒有充滿這個世界，人人都不吃貓肉啊，但是這個貓並沒有說是整個世界到處都是貓，沒有這樣子。你不吃牠，不造那麼多殺業，牠也就沒有那麼多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這個忍辱，叫人家忍辱，你就應該忍辱，我不應該忍辱，這是講這個他懂得點佛法了，自己不行持，還要責成人家忍辱。

「非羸堤」：羸堤呀，就是「精進」。精進，有身精進、心精進。心精進呢，就是啊，時時刻刻都要求佛法；身精進呢，就時時刻刻都要行持佛法。

「禪那」：禪那也是梵語，中文呢，叫「靜慮」。(靜啊，就清靜的靜，very quiet那個靜；慮啊，就是考慮的那個慮；啊，有什麼事情你考慮一下了)。那麼現在這個禪那，也就是啊，靜慮。禪，也有很多種，那麼這個禪也沒有。

「非般刺若」：般刺若，就是般若。也是啊，般若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智慧」。智慧，有三種的意思，就文字般若，文字的智慧、觀照的智慧、實相的智慧，也有這麼三種。所以這個六度啊，也都空了。

「波羅蜜多」：這個波羅蜜呀，就是到彼岸。怎麼叫到彼岸呢？就這個事情啊，做完了；做完了，這就叫波羅蜜。那麼我們修行成佛了，在眾生到佛的果位上，這是波羅蜜。在眾生到菩薩的果位上，這也是波羅蜜了。我們從三藩市到Oakland，這也叫波羅蜜了，到對面這個岸上了，這就叫波羅蜜。

那麼現在呀，這些個法在如來藏裏都沒有了，都空了。非檀那、非尸羅、非毗梨耶、非羸提、非禪那、非般刺若、非波羅蜜多，波羅蜜多，這個「多」字啊，是個語助詞，就好像中國那個之、乎、者、也似的。

所以呢，這個在如來藏，空如來藏裏呀，這些個法都空了，都沒有了。在前邊講啊，那個虛空裏邊呢，不拒諸相啊，那是「不空如來藏」。現在「空如來藏」，這如來藏都要空了！這空如來藏啊，非，可是啊，這個「非」字啊，並不是「沒有」，並不是沒有！還有個什麼呢？有那個本妙圓心。那個本妙圓心，就不是這些個名稱了，所以就空如來藏。

如是乃至非恒闍阿竭、非阿羅訶、三耶三菩，非大涅槃、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。

「如是」：這個如是啊，由這個六波羅蜜，經過呀，十住、十信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經過很長的一個階段。就是由菩薩這個道，到佛啊，的果位上，要經過很長的時間。那麼其中也有很多的法，這些個法也都沒有，都空。如是，像上邊所說。「乃至」：乃至啊，中間經過很多的階段，很多的過程，那麼到這個如來的果位上，在如來的果位也空了。

這個「恒闍阿竭」：就是如來。如來，把如來這個名號也空了。「非阿羅訶」：這個阿羅訶呢，就是「應供」。應供，應該啊，受人天的供養。「非三耶三菩」：這就是啊，就是「正遍知」這個名字也空了，也沒有了。這個三耶三菩，就是正遍知，前邊那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。

怎麼叫正遍知呢？因為這個心為萬法，這叫「正知」；萬法唯心這叫「遍知」。那麼正遍知啊，就是知道這個心為萬法、萬法唯心，這叫正知、遍知。

「非大涅槃」：這個涅槃呢，就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不生不滅」。也沒有生滅了，把這沒有生滅這種的名稱也沒有了。「非常樂我淨」：把這個常，常就是不變。樂，樂就是啊，得到這個法喜充滿的快樂了，對這個法，得到一種樂。我，得到一種啊，真正的這個我啊，的自在。淨，淨啊，就是得到這個涅槃的這種法，法呀，也是清淨的。那麼這些個名稱呢，也都不存在，也都空了。

所以在如來藏裏邊呢，你說有什麼？我沒有講嗎，什麼都有。你說沒有什麼？什麼都沒有。這是啊，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在這個如來藏性，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、空不空如來藏裏邊，啊，就是這個「妙」，奧妙無窮就在這裏邊包羅著。你也可以說「有」，也可以說「空」，也可以說「非有非空」。

說「有」，就是不空如來藏；說「沒有」，就是空如來藏；說空不空如來藏，就是「非空非有」，也不是空，也不是有。這個道理呀，要研究佛法時間久了，才能真正領會得到。

047. 卷四

以是俱非世出世故，即如來藏元明心妙。

在前邊所講的這是空如來藏。

「以是」：以這種的道理，就是「俱非」：把這個如來藏裏呀，空了，沒有一切法，這叫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任何的法也沒有了，這是一個真空，真空會生出妙有來。

「世出世故」：世，就是啊，這個我們世間法；出世，就是出世法。**世間法，就是六凡法界；出世法，就是四聖法界**；故，「即如來藏啊」：那麼在這個世出世啊，這個法裏邊，也就是如來藏。「元明心妙」：本來那個光明而照耀的這個妙心，就是啊，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這個寂照這個妙心。

那個即如來藏，在這個後邊這一段文，這又說啊，一切一切都是如來藏的元明心妙。

即心、即空、即地、即水、即風、即火。即眼、即耳、鼻舌身意；即色、即聲、香味觸法；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。

「即心」：這也就是啊，這個分別的識心；也就是這個空、也就是地、也就是水、也就是風、也就是火、也就是眼，也就是耳鼻舌身意；即色、即聲香味觸法；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。

在這個即，空如來藏，那麼在空如來藏裏，也就是即如來藏，也就是不空如來藏。那麼在這種的不空如來藏，空如來藏，元明心妙，這個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這個心呢，也就是這個識心，也就是空、也就是地、也就是水、也就

是風、也就是火、也就是眼，也就是耳鼻舌身意；即色、也就是啊，這個色，即聲香味觸法；即眼識界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。也就是啊，這個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都是現成的。

即明、無明、明無明盡，如是乃至即老、即死、即老死盡。即苦、即集、即滅、即道；即智、即得。即檀那、即尸羅、即毗梨耶、即羸提、即禪那、即般刺若、即波羅蜜多。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、即阿羅訶、三耶三菩、即大涅槃、即常、即樂、即我、即淨。

在這個這一段文呢，這是說的就是不空如來藏。

在這如來藏裏頭啊，前邊說是空，現在又說是不空。因為什麼空，又說它不空？因為它空了之後，就該不空了；如果空了就是空，那也不妙了。因為真空就生出妙有來了，妙有又生出真空來。所以呢，這現在不空如來藏生出妙有來了，也就是啊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這等等的，這六度啊，四諦，十二因緣呢，這都是不空。

為什麼說它空，又說它不空？空也可以，不空也可以；法無定法，沒有一定的法。所以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就是法，你也不要執著它；你若一執著這個法，就生出來法執來了。法執，你生出法執，和沒有明白法是一樣的。沒有法，你只有一個我執。

你明白法了，再執著這個法，又生出個法執，那又多了一個。所以在這個佛法裏邊呢，就是要沒有執著；你若沒有執著，有，也是沒有；你若有所執著，沒有，也是有了；所以就要沒有執著。

以是俱即世出世故，即如來藏妙明心元。

以是，世出世故：以前邊所說這個即是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和這個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，乃至於這個佛的名號，「俱即」：完全呢，都是有的。在這世出世這個中間，「即如來藏」：也就是啊，如來藏妙明心元；妙，寂而常照這種的妙明，就是寂而常照這個本心。

離即離非，是即非即。

「離即」：就離開這個「有」；「離非」：就離開這個「空」。「是即」：也就是啊，這個「有」，「非即」：也就是啊，「也非是有」。是有，又不是有，這就是真空妙有。在這個離即離非，是即非即，這「空、不空、空不

空」，這如來藏這個道理。啊，離開這個空、有；又不離開這個空、有；又不是空、有。

在這種的道理，如何世間三有眾生，及出世間聲聞緣覺，以所知心，測度如來無上菩提，用世語言，入佛知見？

「如何」：你怎麼可以用這個，「世間三有眾生」：世間呢，就是這所有的凡夫這個世間。三有，這三有啊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，這是啊，也是在六凡法界裏頭的，這叫三界。三界，就是欲界有，(欲，就是這個情欲的那個欲)；色界有，(色，就是這個色生香味觸法那個色)；無色界，這三有的眾生，這是凡夫。

「及出世間」：和這個出世間，「聲聞緣覺」：這是啊，聲聞緣覺，這就是二乘的人，就是羅漢。就是啊，你怎麼可以用這個世間的凡夫的心，和這個出世間呢，羅漢的心，「以所知心」：以你呀，所知道的心，這時候啊，這個誰，富樓那啊，已經證到四果阿羅漢，所以呀，啊，你以你所知道的心，來「測度如來呢」：來呀，推測這個佛的境界呢？

哎，你怎麼可以生出一種執著心？啊，「無上菩提，用世語言」：這個佛，如來這個無上菩提，再沒有比他高尚的；用世語言，你用這個世間的語言文字，「入佛知見呢」：你想啊，知道佛的知見，你想到佛這個境界裏邊，那怎麼可以呢？

你這個世間呢，的語言，這是一種凡夫的知見；你就是出世了，到四果阿羅漢，你還是不可以測量佛這種的境界，所以不能用這個語言來呀，和這種啊，思想來測度。測呀，就是來猜想一下，測度；測度，就是猜想。猜想啊，就是本來不明白，啊，我想，喔，大約就是這麼回事吧！

好像那個小孩子，他歡喜吃糖，他啊，想大約人人都歡喜吃糖！啊，他不知道長大了，有的人就不歡喜吃糖了。他因為他歡喜吃，就以為人人都歡喜吃這個東西，這就是測度。他就想他因為啊，好像那個人歡喜去賭錢去，啊，他看見一個人呢，就會想一想，啊，這個人他不知道會不會他歡喜賭錢，不歡喜賭錢呢？這就是測度。因為他凡夫，和這個羅漢，這都是小乘的境界，不是啊，思想啊，不完全，所以呢，這個不能知道佛的境界。

譬如琴瑟、箏篋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

這個如來藏性啊，雖然是空了，可是具足一切的法。譬如什麼呢？譬如琴瑟、

箜篌琵琶這種種的樂器，這種種音樂的樂器呀，「雖有妙音」：它雖然你奏出來那個聲音呢，是很微妙的，可是「若無妙指啊」：你若沒有這個妙指，「終不能發」：沒有這個這種巧妙的指頭啊，來彈這個樂器，這個樂再微妙，也沒有法子它自己發出來，那麼這個道理是相同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妙指雖然說有妙指啊，還要有妙心；你若沒有妙心，也不會支配這個妙指。所以呀，這個妙指，是因為有這個微妙的心，而才能發出來呀，這個微妙的音聲。

汝與眾生，亦復如是，寶覺真心，各各圓滿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，

在這個如來藏裏邊是這樣子，那麼現在我說啊，這個音樂要有一個妙指啊，才能發出這種妙音；若沒有一個音樂家，沒有一個明白音樂的，你就彈出的音聲，也不一定好的。

「汝與眾生啊」：你以你的思想來測度如來這種的境界，你和眾生，和所有的一切眾生，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就啊，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一樣的。「寶覺真心呢」：在我們這個寶覺真心，「各各圓滿呢」：每一個人都圓滿的。「如我按指」：我呢，這如來自稱；說我啊，按指，我一按這個指啊，「海印發光」：海印發光。

海印，什麼叫海印發光呢？這是啊，佛的一種海印三昧。好像啊，那個大海澄清啊，能映照萬物啊，這叫海印發光。「汝暫舉心呢」：你現在呀，你一提你這個心念，「塵勞先起呀」：你一提起你這個念頭啊，你那個塵勞就先起來，就這個妄想心呢，先生出來。

那麼佛呢，按指海印發光，這是一個這個佛這種的境界，那麼是微妙的。那麼這個富樓那呢，和一切的眾生啊，就沒有這種的微妙的境界，而是一種啊，塵勞的境界。

由不勤求，無上覺道，愛念小乘，得少為足。

這更是啊，責怪這個富樓那了！說為什麼你這個塵勞不斷？為什麼你舉念，你舉起你這個心念，就塵勞先起，啊，就塵勞？

就因為你啊，「不勤求無上覺道」：你不啊，時時刻刻注意這個無上的覺道，「愛念小乘」：你就啊，貪愛這個小乘法，「得少為足」：得這個少少的這

個境界，你就啊，認為知足了，啊，得少為足。

這一段文呢，這很要緊的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也要迴光返照，問問自己，是不是勤求無上菩提呢？是不是現在啊，真正要求佛法呢？如果你真想要明白佛法，研究佛法的時候，你就應該呀，勤求無上菩提！

每一個人呢，都要問問自己，啊，我在這天天幹什麼呢？是不是人家笑，我也就隨著笑？人家說，我也就隨著說？這叫「隨柳唱影」，隨著大眾啊，人家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，沒有啊，真為自己呀，來用功。

你若真給自己用功的人，旁人在你旁邊說話你不知道的，你聽不見；旁人呢，在你旁邊走路，你看不見。說，那我是聾子？我是個瞎子？我不是瞎子為什麼看不見人？我不是聾子為什麼我聽不見人家講話呢？哎，你雖然不是瞎子，不是聾子，你若能看不見，聽不見，那就是妙囉！

那你就是啊，真正得著這種境界了！不是瞎子，不是聾子，啊，「眼觀形色內無有」，眼睛看呢，這個聲聲色色的裏邊沒有的；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耳朵聽不見呢，啊，誰說什麼，我不知道的？你能以呀，這樣子，那我知道你是勤求無上菩提了。沒有這樣子，那就要發勇猛心，發真正的道心來呀，求無上道，求無上菩提。

啊，說是有一個人呢，有一天對我講，啊，說這個地方沒有一個靜的地方，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，他說這。那麼你知道沒有靜的地方，你若能以呀，靜了，你若是自己靜了，什麼地方都靜；你若自己不靜啊，到什麼地方都不靜。你自己這個境界不靜，就被外邊的境界轉了！

你到什麼地方，那都有境界的；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你在這個地方不靜，你到那個地方也是不靜。你一個人沒有，你自己和自己都過不去的，自己和自己要發脾氣的！為什麼呢？你沒有能克服這個環境，你呀，你被這個境界轉，而沒有能轉這個境界。

勤求無上菩提的人，像方才我說，你看見人，沒看見！聽見人講話，沒聽見！能到這個程度上啊，那是真正學佛法的人。說，那你這盡講，啊，愚弄人的事情，那我根本做不到！你根本做不到，你就是啊，沒有道。你若有道了，這都是一個小境界。你能啊，轉這個鬧市為山林，就算鬧市裏頭，也和在山林裏一個樣子。

所以呢，現在這一段文呢，每一個人自己問問自己！是不是來勤求無上菩提

來了？是不是到這地方盡啊，和人家看人家不對啊？某人好了，又某人不對了！啊，盡啊，用這個照相的鏡子，反光鏡子向外照，照人家，不照照自己，你應該要迴光反照，每一個人問問我自己，我學了佛法，學了一個多月了，今天是一號，就來一個半月了。這一個半月的過程中啊，究竟我是不是真正學佛法？若不是真學佛法，這光陰是不是都空過了？若是真學佛法，我得著什麼好處了？說，我什麼好處也沒得！那更要加功猛進，沒有得著啊，要加功猛進，要啊，一定不要落人後了！

今天呢，我知道有一個人，啊，這個〈楞嚴咒〉可以念到第四會呀，第五會那麼可以念的一部份，還沒有全念會。我們到兩個月的時候啊，我要考〈楞嚴咒〉。誰能背會〈楞嚴咒〉，這也算呢，合格的，也算合格，及格。這個兩個月的時候，要考〈楞嚴咒〉。

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因為最要緊，這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就是為的〈楞嚴咒〉；若沒有〈楞嚴咒〉，就沒有《楞嚴經》，所以呀，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主要的就是為的這個〈楞嚴咒〉。所以呀，我們現在呀，你就你不懂這個經文，你把〈楞嚴咒〉學會了，我就認為你合格的，這個我先給你們一個提示，告訴你們，早一點告訴你們。

不過每一個人呢，也不要太擔心了，你還到吃飯的時候吃飯，睡覺的時候睡覺，不要憂心呢，啊，我〈楞嚴咒〉沒有背會呢，吃飯也吃不下了，睡覺也睡不著了，啊，你呀，如果把頭急出來一種的毛病啊，那反而你更學不會〈楞嚴咒〉，這是很要緊的！

我說這個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這種境界，我們人呢，都被這個境界轉，而啊，不能轉這個境界。你最初看見這個東西呀，就要很注意的，時間一久了，就忘了！忘了，也就沒有了。好像我們這普通用的那個鐘，古老的鐘啊，它滴答、滴答、滴答、滴答響，你天天聽這個鐘啊，聽滴答、滴答、滴答響，你聽慣了，你聽不見的；這鐘滴答、滴答響，你不知道了！

為什麼不知道？忘了。把這個鐘啊，忘了。你那，你想起，你一注意，哦，那個鐘響了，滴答響了！你由這一點呢，就證明你這個心呢，若不著住到這個上啊，就會沒有的。

所以我方才說啊，「眼觀形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你隨著啊，這人大家在這用功打坐，說是啊，某某人有動靜了，挨著你那個人有動靜啊，你不要怪那個人，因為你定力不夠！你定力若夠啊，挨著你那個人他怎麼樣動靜你不知道，怎麼樣動你也不知道！

因為什麼你知道他動呢？因為你那也動了，你那心裏也動了；你心裏若不動啊，就把它，他就動，也不會動，所以呀，這也就是境界。小的境界、大的境界、好的境界、壞的境界，你**只要你能會運用這個佛法**，都沒有問題的。那麼說，我現在不會用！不會用？要想法子學著會用，要往這條路上走。那麼你功夫深了，自然就不為境界轉了。你定力，夠定力呀，它什麼境界也搖動不了你的心了！

所以呀，這個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「**學問深時意氣平**」。你這個學問呢，若是深了，有學問了，意氣平，你已經沒有火氣了。為什麼這個人有火氣呢？就因為學問呢，還不夠呢！你這定力若夠了，就是這個地方啊，應該壞了，你都能感應好了。

為什麼，啊，為什麼我以前我對你們和別的人講過，我說我在三藩市一天呢，我就不准三藩市這個地方這個陸沈！說這話聽起來好像好！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若明白佛法，你學有定力了，你在這個地方啊，它這個地也都定了，絕對不會有問題的。

所以呀，我們大家現在這學定力啊，也就是你若真有定力了，你到什麼地方都是平安的；你沒有定力，到什麼地方啊，啊，那個平安的地方都會不平安，因為你心裏動。你有定力，到任何的地方，都可以把這個境界轉過來，這也是很要緊的！

我們人呢，還要第一，又要學這個〈楞嚴咒〉，第二，就要學這個楞嚴定。楞嚴定啊，就是什麼都不怕了，最堅固的。所以我現在講《楞嚴經》啊，也就把這個三藩市這個地方讓它堅固起來，就地震也不怕，原子彈到這也不要緊的，它會不響的，它會不爆炸的。

你們大家發生一種信心，什麼也不怕的，有〈楞嚴咒〉，有這個我們講《楞嚴經》啊，什麼也不怕的。所以呀，你看，三藩市啊，我早就派這個果地呀，叫他保護三藩市，這果定他可以有這個力量！那麼諸佛菩薩在這也一定護持我們大家的，我們大家在這學佛法，哪一個也不要擔心的。所以現在你看各處都啊，有暴動的情形，我希望三藩市沒有的，這是我希望，究竟是不是能如我們的願呢，那就看眾生的感應了！

富樓那言：我與如來，寶覺圓明，真妙淨心，無二圓滿。而我昔遭無始妄想，久在輪迴，今得聖乘，猶未究竟。世尊！諸妄一切圓滅，獨妙真常，

富樓那聽見佛講啊，因為不勤求無上菩提，啊，貪戀這個小乘的法，得少為足，得到啊，這個少少的佛法，就認為呀，夠了！

所以呀，富樓那聽完了這話，他就說了，「富樓那言，我與如來呀」：他說我啊，富樓那，和如來，和佛，「寶覺圓明啊」：這種啊，寶覺圓明，再沒有這麼圓滿的了，「真妙淨心」：這種的，啊，最真的微妙而清淨的心，這個也就是如來藏性。「無二圓滿」：沒有兩樣，是一樣的圓滿，無欠無餘，也不多一點，也不少一點。

「而我啊」：雖然我和佛這個真妙淨心寶覺圓明啊，是一樣的，可啊，然而我呢，「昔遭無始妄想啊」：昔，在往昔呀，我啊，被這個無始以來的這種妄想所啊，纏，「久在輪迴呀」：那麼很長的時間都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來呀，轉來轉去。

「今得聖乘」：我現在呀，證到這四果阿羅漢的這個聖乘，「猶未究竟」：可是我這個餘習呀，這種妄想還沒有去盡，我這個真心呢，還沒有顯現，所以呀，尚且沒有究竟，沒到這個究竟覺上，沒有究竟覺悟。

「世尊」：那麼佛呢，「是諸妄一切圓滅啊」：世尊這個一切的妄啊，一切都圓滅了。這圓滅，就沒有了，這妄啊，妄盡了，妄盡真存了。啊，「獨妙真常啊」：這種的境界啊，是特別微妙的而真常，啊，永遠都不變的。

敢問如來，一切眾生何因有妄，自蔽妙明，受此淪溺？

我現在呀，我這個我敢請問呢，「如來」：請問世尊！一切的眾生，「何因有妄」：因為什麼生出個妄來？啊，是什麼道理？怎麼無端端的就生出個妄來呢？啊，這也就好像前邊呢，清淨本然周徧法界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呢？

那麼眾生自性本來是清淨的，本來是沒有妄的，因為什麼道理又生出個妄想呢？「自蔽妙明」：自己就把自己這個妙明的真心給遮蔽住了呢？「受此淪溺」：才在這個世界上啊，輪迴來、輪迴去，在這個世界啊，啊，淪陷到這個世界上來，就好像啊，被水淹住的一樣，在這啊，受這種的，受這種啊，生死輪迴的這種陷溺呢？

佛告富樓那：汝雖除疑，餘惑未盡。吾以世間現前諸事，今復問汝。

佛啊，聽富樓那這樣的來問，為什麼眾生啊，就生出一種妄想？在這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如來藏性裏邊，為什麼就生出一種妄想？把自己這個妙明的心

性給遮蔽住了？

啊，「佛告富樓那，汝雖除疑呀」：說你呀，我給你前邊講這個「世界相續、眾生相續、業果相續」，你這個疑惑呀，雖然除去了，「餘惑未盡」：可是啊，你這個疑心雖然去了，但是啊，你還有這個餘惑呀！餘惑呀，就是還沒有認清楚這個道理呀，還沒有完全明白，你還有啊，這個多少懷疑。

「吾以世間呢」：我現在啊，以這個世間這個道理，「現前諸事」：啊，你很容易知道的這個事項上，在這個事上啊，來問一問你，「今復問汝」：我再啊，問一問你！

汝豈不聞，室羅城中，演若達多，忽於晨朝，以鏡照面，愛鏡中頭，眉目可見，瞋責己頭不見面目，以為魑魅，無狀狂走。於意云何，此人何因，無故狂走？富樓那言：是人心狂，更無他故。

「汝豈不聞」：說是啊，富樓那！你沒有聽過嗎？甚麼？「室羅城中啊」：在豐德這個城裏邊，你沒有聽見有一個演若達多嗎？你沒有聽見這個新聞嗎？在室羅筏城裏邊呢，曾經發生這樣一段新聞，你還記得不記得了？

那時候這個新聞，沒有這個報紙，不過只是人人呢，這麼互相啊，傳說而已。啊，這個新聞是怎麼樣一回事呢？你記得不記得？我現在對你講一講。在室羅城中啊，有這麼一個人，叫「演若達多」。這演若達多呀，也是印度的梵語，中文呢，叫「祠接」。怎麼叫祠接呢？就是啊，他母親到這個神祠裏邊去啊，祈禱，生的這個兒子，所以就叫演若達多，是到神的祠裏邊呢，去祈禱而生的，所以叫祠接。

這個演若達多呀，「忽於晨朝」：就在這個早晨呢，起來，忽然間呢，他不是，以前沒有準備，以後也沒有想，就啊，突然間在這個早晨起來，幹什麼呢？「以鏡照頭啊」：以這個鏡子，照自己的頭，以鏡照頭。「愛鏡中頭啊」：他呀，看鏡裏頭那個頭啊，非常高興，喔，這個頭這樣的美，這樣的好看！啊，怎麼樣呢？「眉目可見」：眉毛也看的清清楚楚，眼睛也看的清清楚楚的；啊，他說，這個頭真好！他看見這個鏡子裏邊這個頭啊，非常的圓滿，非常的認為美麗了。

「瞋責己頭啊」：你說這個時候啊，他就發生了一種瞋恨心。瞋恨什麼呢？說，我自己怎麼沒有頭呢？啊，你說，我若長這麼一個頭，這有多好呢！可惜我自己怎麼沒有頭呢？他自己說看不見自己的頭。自己看不見自己頭啊，它就瞋責自己呀，說自己沒有頭，瞋責己頭。

「不見面目」：啊，我為什麼不見我的臉，和我的眼睛呢？你看鏡子裏這個面目看的清清楚楚的，我自己怎麼看不見自己的面目呢？啊，他就啊，啊，「以為魑魅」：他這個時候啊，就發生了一種錯覺。什麼錯覺呢？啊，他說，我呀，大約是個鬼怪吧！這個魑魅呀，就是在山，和在澤裏邊這個鬼，可以呀，有一種的魅力，這叫魑魅，魑魅魍魎啊！

中國有那麼一句對子，說是啊，魑魅魍魎四小鬼，上一副對是琴瑟，昨天晚間不講琴瑟嗎！琵琶八大王，這琴瑟、琵琶，這上邊呢，有八個「王」字。琴，兩個王字；瑟，兩個王字，這四個王字；琵琶，也是上邊都有兩個王字。

這「琴瑟琵琶八大王，王王在上」，這是王王在上。「魑魅魍魎四小鬼」，四小鬼，「鬼鬼居旁」。那麼這是啊，這個魑魅兩個字啊，還有魍魎。那麼這個魑魅呢，就是在山澤裏邊的一種鬼，這叫魑魅。就是妖怪、妖精、妖魔鬼怪，就是這個。

啊，「無狀狂走」：他啊，認為自己是鬼怪了，你說，就跑了；啊，我快離開這個鬼怪！自己就跑，跑到外邊呢，通街這麼跑，在街上也跑；啊他無狀狂跑，也什麼他也不因故，什麼他也不因為，他就自己生出一種錯覺，說自己就是妖怪，於是乎啊，就狂走了，就是在街上那麼亂跑啊！

「於意云何」：在你的意思裏頭，你認為是怎麼樣呢？「此人何因無故狂走」：這個人他究竟因為什麼他無緣無故，沒有一個理由，他就各處狂跑起來了呢？「富樓那言」：富樓那聽佛這樣問他，富樓那就說了，「是人心狂啊，更無他故」：他說這個人呢，心裏發起狂來了，沒有其他的緣故；他說這個頭，看不見自己的頭，認為自己是妖怪，啊，這他心裏不明白，沒有其他的緣故。

那麼在這個演若達多他照鏡子啊，認為自己是沒有頭，他就各處狂跑。那麼究竟他這個是有沒有頭呢？我相信我們現在在座的每一個人，都比這個演若達多會聰明得多，都不會啊，認為自己照照鏡子看見鏡子裏頭有個頭，認為自己是沒有頭了，都不會這樣愚癡的！

那麼他這個頭本來是沒有丟，沒有丟失，他自己認為他丟失了，你說這是什麼緣故？這釋迦牟尼佛主要的，就是問富樓那這一句話！

富樓那問釋迦牟尼佛，眾生為什麼無緣無故就生出妄來了？

所以呀，釋迦牟尼佛就舉出這個演若達多，他為什麼無緣無故就說自己沒有

頭了各處跑？富樓說是啊，這是他的心狂了，沒有什麼緣故。

眾生為什麼起妄呢？也就是在這個真心裏呀，生出這麼一個妄念，並不是啊，原來有一個「妄」的根，而能會生出「妄」來。所以呀，也和這個演若達多是一樣的道理。

佛言：妙覺明圓，本圓明妙，既稱為妄，云何有因？若有所因，云何名妄？

佛呀，就告訴富樓那了，說啊，「佛言：妙覺明圓呢」：說這個佛如來藏性，它是妙覺明圓的，也是「本圓明妙啊」：它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的；它是那麼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。「既稱為妄」：在這個如來藏性這裏邊，既稱為妄，既然給它稱了一個名字叫妄；妄，就是虛妄。

啊，「云何有因」：怎麼還會有所因呢？啊，還有一個理由呢？「若有所因」：假設它若有個根據，有個理由，有一個道理的話，有所憑藉，就有一個憑據；這個因呢，就是這個憑據。若有一個憑據的話，「云何名妄」：若有個憑據，那又算個事實了，那又算真的了，就不叫妄的了，就不稱妄。

自諸妄想，展轉相因，從迷積迷，以歷塵劫，雖佛發明，猶不能返。

那麼這個妄想啊，是個假的，可是啊，因為生出這個假的，一個假的生出來囉，那麼就很多假的跟著也就有了，所以呀，「自諸妄想展轉相因」：那麼因為你生出這個妄來了，於是乎就像啊，啊，這種的螞蟻呀，生出螞蟻，啊，在這個很短的時間呢，就會生很多來；這個菌呢，生出菌。

這妄想也是這樣子，因為你有了妄想了，我沒有講嘛！「善一夥，惡一群」，什麼人就找什麼人，因為妄想生出了，哈，妄想也就都聚到一起了，所以這個變了很多妄想！為什麼我們人不開悟啊？就因為妄想太多了！不是這個妄想來了，就是那個來了，啊，一天到晚，好像這個來的賓客一樣，啊，左來一個，這個走了那個就來，這個走就那個就來。

啊，我問有一個人，你坐禪的時候，你盡想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有的時候就想吃好東西，有的時候又想買好衣服，有的時候又想住好房子，有的時候又想買一個好汽車，有的時候又想買，啊，將來有錢買一個直昇飛機！喔，坐禪的時候，這一些個問題都來了！這個跑了那個就來，那個跑了那個就來，這叫自諸妄想。展轉相因呢，啊，就是這個跑了那個來，那個跑了又那個來，這叫展轉相因。

「從迷積迷」：啊，你有這個一個迷來了，很多迷也跟著就來了，啊，跟著來了。「以歷塵劫啊」：因為這個妄想太多了，應接不暇，你把自性啊，也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。這個自性啊，雖然是清淨本然周徧法界的，可是因為應酬這個妄想應酬的太多了，啊，也不得休息，沒有時間去睡覺去！

這個自性，因為應酬這個妄想啊，一天到晚應酬不完，沒有時間去休息啊，所以也就經過很長的時間，以歷塵劫，也應酬不完。啊，今天這個妄想請客，明天那個妄想就請你看戲，後天那個妄想又請你去，啊，跳舞啊，或者是聚餐呢，或者開會。總而言之，很多的問題，很多的事情來，所以呀，以歷塵劫，由無始劫到現在呀，這個會還沒開完，啊，這個會還沒開完呢！

「雖佛發明啊」：雖然就是啊，有佛這個大智慧的人呢，來給發明這個道理，「猶不能返」：還不能回來，還不能啊，轉頭換面，還啊，和這個妄想啊，做朋友，捨不了這些個妄想。

我那個偈上不有那麼兩句？說，「捨不了死，你就換不了生；捨不了假，就成不了真；你捨不得死啊，啊，就換不了生」。說，那捨不得死，怎麼樣呢？怎麼樣要捨得死呢？捨得死啊，我現在就去死了，那麼死了再生，這是捨得死，換得生嗎？不是的。

怎麼叫捨得死呢？就是啊，你在活的時間呢，你就啊，把自己看成一個活死人！你不要啊，人家說你一句，你也放不下；對你有什麼一個不好的表現，你也就受不了！啊，你就自己把自己看成一個活死人。活死人，雖然活著，就當他死了。啊，不要那麼要面子，不要那麼，啊，為這個假軀殼來盡用功夫，所以呀，這叫捨得死。捨得，就像死了似的；這時候你自然呢，你大死然後才能大活呢，你大死，大死一回，然後啊，就大活了！

捨不了假，那個假的你捨不了啊，那個真的你也得不著。為什麼你沒有得到自己這個寶覺妙性呢？這種圓明覺性呢？也就因為你那個妄想太多了，放不下你的妄想。你的攀緣心呢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一天比一天提高；啊，這種攀緣心一有了，那你就不用想成道的。所以這叫捨不了假，成不了真；捨不了死，換不了生。

啊，人呢，有的人，說啊，一般人呢，都在這個死物上用功夫，不在活物上用功夫。我們這修道人呢，這就是啊，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，要在活物上用功夫。什麼叫死物？什麼叫活物？啊，你盡啊，為這個執著「我有身」，為這個身體，來呀，奔奔波波，這是啊，為死物上用功夫，你將來這個身體一定會死的。

什麼叫活物呢？我們那個自性啊，那是永遠不會死的。就是你這個身體死了，你那個自性也沒有死，不過轉換一個房舍而已。所以呀，我們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了，要在活物上用功夫，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！

048. 卷四

如是迷因，因迷自有，識迷無因，妄無所依，尚無有生，欲何為滅？得菩提者，如寤時人，說夢中事，心縱精明，欲何因緣，取夢中物？

「如是迷因」：像上邊呢，我所說這種的道理，這個「迷」，這種的因緣；可是啊，因為有這種的依照這個「迷」呀，好像啊，就有似的，好像有了妄想；實際上啊，這妄想也是個假的，這好像啊，自己有了妄想。實際上啊，這個「迷」它也沒有個體性，它沒有一個自體，沒有啊，體性的。所以呀，也不能說是啊，由這個「迷」生出來的「迷」。為什麼呢？迷無自體，它沒有它的這個體相。

「識迷無因呢」：你要認識知道了，知道這個迷啊，沒有所依，沒有所依靠，就是啊，它沒有一個種子，沒有一個根本，它沒有根，「妄無所依」：這個「妄」啊，你知道這個迷沒有自體了，那妄它怎麼能存在呢？它就不能存在。無所依呀，就不能存在，沒有所依靠。

沒有所依靠，「尚無有生」：它根本就沒有法子生出來，這個迷。好像那個人那個頭，說那個頭沒有了，他自以為頭沒有了，實際上啊，那個頭還是在他身上長著。這個迷，你不過暫時你不明白而已，並不是啊，你因為迷把那個自己的那個覺性也就沒有了。尚無有生，沒有所生，沒有地方生出來，「欲何為滅」：既然沒有所生，你怎麼可以又說滅呢？也不可以說滅的。

「得菩提者」：得到這個菩提覺道的，得到覺道的這樣人，「如寤時人」：就像醒著那個時候的人；這個人呢，睡醒了。「說夢中事」：說啊，在睡的時候啊，那做個夢，夢裏邊呢，啊，又做皇帝，又有多少個娘娘，又怎麼樣子，啊，吃的好，哦，穿的也好，做的事情也是富貴到極點了，說夢中事。

「心縱精明啊」：你這個人呢，心縱然是再精明，「欲何因緣」：以什麼因緣，「取夢中物」：把這個夢中所有的境界你可以把它拿出來給人看一看呢？這不可以的。

這個寤時人呢，是誰呢？就是佛！就是佛呀，說法雖然能指點你說啊，在做

夢的時候，有種種的境界；但是他不能把夢中所有的這個境界拿來表現出來給你看一看的！所以這個妄啊，迷，也是這個樣子。佛雖然說法破迷、破妄啊，但是他不能把這個妄想拿出來給你看一看，把這個迷呀，拿出來給你看一看；只可以呀，用一種比喻，比喻啊，來啊，指示明白你。那麼你不要再要拿出來東西做一種證據，做一種證明，不要這樣子。這也就好像啊，那個人，寤時人說夢中事啊，不能把夢中的東西拿來給你看一看。

況復無因，本無所有。如彼城中演若達多，豈有因緣，自怖頭走？忽然狂歌，頭非外得；縱未歇狂，亦何遺失？

「況復無因」：況且呀，這個夢中的東西，既然你不能取來做一種證明，況且本來就沒有一個根據，也沒有一種因緣，「本無所有啊」：本來就什麼也沒有，這個「迷」，並沒有一種體相，所以呀，本無所有，什麼都沒有的。

「如彼城中啊」：就好像，彼，室羅筏城那個人似的。誰呢？演若達多。「豈有因緣，自怖頭走」：他啊，豈是有什麼因緣呢？自怖頭走，他自己生出一種的恐怖的心，自己對於自己的頭啊，發生了問題了。發生什麼問題了呢？他說自己呀，看不見自己頭。為什麼看不見呢？因為自己沒有頭。

那麼他看見鏡子裏一個頭，他認為這個鏡子裏的頭啊，不是他自己的；是在鏡子裏邊的頭，和他呀，沒有關係。所以呀，他就啊，啊，自己呀，對於自己呀，瞋責自己，說自己怎麼沒有頭呢？這不成了一個怪物了嗎？沒有頭！啊，是個怪物，所以呀，他就自己就跑，到外邊去跑去。

啊，「忽然狂歌」：忽然間呢，他這種發狂的心呢，停止了、休息了。「頭非外得」：原來他這個頭不是從外邊得來的。這也就表示啊，這個迷，雖然說是生了一種迷，可是迷無自性，沒有一個體相。

那麼這個真如自性呢，就雖然迷，也沒有失；那麼不迷的時候呢，也沒有得。就好像自己這個頭本來是自己的，並不是說，我得著個頭，我又丟了一個頭，沒有的！

「縱未歇狂」：縱然他這種的狂心呢，沒有停止，沒有休息，「亦何遺失」：那麼有什麼丟了呢？丟了什麼呢？啊，這演若達多這個把頭丟了，到底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出的題目，問這個演若達多的頭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啊，演若達多的頭啊，何處去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你若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啊，那

對這個經典呢，就有多少啊，明白了，明白多少。你若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那你就要注意聽經，注意聽，現在啊，就會明白了。亦何遺失，啊，你就是他的狂心沒有休息，他這個頭究竟有沒有丟呢？有沒有沒有呢？

富樓那！妄性如是，因何為在？

富樓那啊！這個妄，這個迷妄這個性啊，就像這個頭，啊，究竟是有沒有丟呢？這個頭到什麼地方去囉？啊，那麼頭既然沒有地方去，也沒有丟，也沒有地方去，那麼你為什麼這個人他就說他頭丟了呢？這個妄，迷妄這個性啊，亦復如是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啊，「因何為在」：它那個根在什麼地方呢？它沒有所寄託，沒有人呢，來支持它；沒有一個東西呀，來做它的後盾，給它來支持它，就是它沒有根。你既然沒有根，你說這個「迷」，和這個「妄」，在什麼地方呢？你找不著！這個「迷」，好像那個人，演若達多他說他頭丟了，沒有頭了？他看鏡子裏那個頭，他說不是他的頭！啊，於是就各處跑，這個「妄」的情形啊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汝但不隨分別，世間、業果、眾生三種相續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，

啊，「汝但不隨分別」：你呀，不用用旁的方法，你只不隨這個妄想分別就可以了。你對這個世間相續，業果相續，眾生相續，這三種的相續因緣，「三緣斷故」：這你不生分別，就沒有這世間、眾生、業果都沒有了，這叫啊，三緣斷故。你不生分別它就沒有。這世間、眾生、業果，都是由你的一個妄識啊，分別心而有的。所以你若不生分別心，這三緣就斷了。「三因不生」：你這個緣這種因緣斷了，所以這種這個因呢，也不會生出來的，也不會有的。

則汝心中，演若達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勝淨明心，本周法界，不從人得，何藉劬(く口く)勞，肯綮(く一く)修證？

「則汝心中啊」：現在啊，就是你心裏頭，這個「演若達多」：這個演若達多是誰呢？就是你這個狂心。啊，也就等於這個演若達多啊，這個人一樣的。「狂性自歇」：你這個心裏這個演若達多，你這種迷心呢，自己若休息了，你明白了，「歇即菩提」：並不是啊，說是你歇了，然後又生出個菩提來。就是你歇了，就是菩提。你那個迷去了，就是真。

也並不是啊，說「去了迷，才是真」；就是在這個迷的時候，你一明白了就是真，啊，並沒有兩個的。你明白，就是真；你不明白，就是迷。所以這個

迷性啊，本來沒有根的；你若把這個迷性停止了，歇即菩提，就是這個覺性。

「勝淨明心」：這個勝，是殊勝的；淨，是清淨的；明，光明的；這個心。這個心呢，是殊勝無比，是這個清淨無染，光明徧照，是這樣子的。「本周法界啊」：它這種的性能啊，是周徧法界的，「不從人得呀」：不是從某一個人那得來的。這是，不是從外得來的，還是你每一個人自己本具的。

啊，在佛的份上，這一種的真心呢，勝淨明心呢，也不多一點點。在眾生的份上呢，雖然是在迷不是嗎！但是也沒有少一點點。所以呀，這個「勝淨明心」，它是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的。啊，不是向人家借來的，也不是在什麼地方得來的。

啊，「何藉劬勞」：這個劬勞啊，就是一種啊，保養的意思。劬勞，什麼叫劬勞呢？譬如父母啊，生小孩子，這個小孩子又給他奶吃，又給他換這個尿尿的片子，又給他做種種的工作；這父母啊，對這個小孩子這就叫有劬勞，有**劬勞之恩**，這種的恩呢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何藉劬勞，你自己的性啊，不像養小孩子那樣子的，要慢慢的來培養他；這個自性啊，是本具的，不須要啊，媽媽來照顧他，所以呀，何藉劬勞。

「肯綮修證」：怎麼叫肯？怎麼叫綮呢？這**肯綮**呀，這肯呢，就是那個肉，和骨頭啊，這個地方，在這個骨肉的夾縫處；這個綮呢，就是那在筋和肉啊，這個夾縫的地方。

在這個莊子南華經上，那個庖丁解牛說，也就有這兩個字肯綮。這言其呀，這個庖丁解牛啊，他殺慣了牛啊，他這一刀，就正砍到那個牛肉啊，和這個骨縫裏頭啊，可以砍分離開，也不用什麼大的力量，這麼一砍，就砍開了。這個意思呢，就是啊，不須要肯綮修證，也不須要啊，怎麼樣子計算呢，怎麼樣啊，來想一想它，怎麼樣去修啊，怎麼去證啊，這無修無證的，這個法。

「**修即無修，證亦無證**」，這是啊，無功用道，這種妙處啊，是最圓融無礙了，不加修證。所以阿難不是說不歷僧祇獲法身，啊，不須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就得到法身了。這種啊，**《楞嚴經》這個妙法，也就在這個地方，嗯，不須要肯綮修證的功夫。**

譬如有人，於自衣中，繫如意珠，不自覺知，窮露他方，乞食馳走，雖實貧窮，珠不曾失。

在你心裏這個演若達多啊，這種狂性若是休息了，就是我們這個人呢，的妄

想，這種執迷不悟的這種性，若沒有了，那麼菩提也就顯現。可是菩提顯現，並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也不須要怎麼樣來栽培它，是我們自己就有的。

那麼這我再給你說一個比喻。「譬如有人呢」：比喻啊，有這麼一個人，這一個人呢，「於自衣中啊」：他在自己的衣服裏邊，「繫如意珠」：繫上一個如意珠。這個如意珠啊，它是遂心如意的，你想什麼就有什麼。

所以在大悲咒啊，第一個如意珠手，就是能遂心意；啊，你想什麼，就得什麼；所求如意，所願隨心。這如意珠啊，是你要什麼有什麼，你要金子就有金子，你要銀子就有銀子，啊，什麼東西都可以呀，在這如意珠裏頭現出來。所以你有了如意珠，那就是一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。為什麼呢？你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你金銀財寶，妳想要什麼就有什麼。

啊，繫如意珠啊，在這個衣裏邊呢，繫上一個如意珠，「不自覺知」：自己繫的呢，大約因為時間久的關係也就忘了。這個人呢，啊，大約也有善忘的毛病，他什麼事情啊，都會忘了。你看這麼一個如意珠，他藏到衣服裏邊也忘了！啊，不自覺知。

「窮露他方」：窮，就是沒有錢了。露，就是啊，甚至於赤身裸體沒有衣服穿，這也叫露。那麼或者呀，沒有房子住，在外邊，這叫露宿，又叫露營。那麼一般的人呢，集合到一起，故意在外邊去睡啊，那是他歡喜的。那麼他這因為窮，沒有房子住，只可以在外邊呢，睡這個街邊，睡這個馬路，這就叫窮露他方，到旁的地方。

「乞食馳走」：做一個要飯的人，做一個要飯的人。「雖實貧窮啊」：雖然他真真實實的是窮了，貧窮了，「珠不曾失啊」：可是他這個如意珠啊，並沒有失掉。

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我們這個人呢，雖然在迷昧之中，我們這個自性啊，並沒有丟啊！雖然是迷，不明白、不修佛法，啊，貪圖這個世間富貴榮華。這個世間的富貴，並不是真正的富貴。所以呀，什麼叫窮呢？你不明理，就是最窮了！不明佛法，這是最窮了！這就叫最貧窮的。

你沒有得到你自性的功德法財，你不知道你自性就是好像如意寶珠似的，所以這就是個最窮的人。這個貧窮，你沒有佛法，你不明白佛法，那是一個真正的窮。你不明白道理，雖然你是不明白佛法，可是啊，你那個自性啊，那個佛性啊，如來藏性啊，那個勝淨明心呢，並沒有失掉，並沒有失掉啊！

啊，所以呀，珠不曾失，你那個珠啊，你那個自性，沒有丟了，啊，還是在你自己那。所以我們修行信佛的人，你明白這個自性的如意珠啊，你在這裏發掘你本有的這一些個財寶，那就是真正的富貴！

忽有智者，指示其珠，所願從心，致大饒富，方悟神珠，非從外得。

「忽有智者」：這忽有啊，就是忽然間。忽然間，遇著這麼一個智者。這個智者，就比方這個佛，有智慧的這麼一個人。「指示其珠啊」：告訴他這個衣裏，衣裏頭這個珠，就指示他本有的這個佛性。「所願從心呢」：因為他得到這個如意珠了，得到這個無價的寶珠了，所以所願從心呢，他想什麼就遂心滿願，心裡想什麼就有什麼。

「致大饒富啊」：啊，就所以啊，就發了財了，做了一個大富的長者了。饒富，饒富啊，就錢不知道有多少了，自己也數不過來了，那麼就用了很多會計，也算不過來了，所以致大饒富，嗯，自己不知道前的數目。為什麼呢？怎麼叫致大饒富呢？你明白本有的自性，啊，你證到這菩提的覺果，這是啊，最大的一種饒富。

「方悟神珠」：這時候才明白，明白這個神珠；神珠，也就是這個如意珠；因為啊，它遂心如意，非常神妙的，有一種神妙不測，所以呀，又叫神珠。「非從外得呀」：不是從外邊得來的這個神珠。就是我們本有的佛性，也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自己本來就具足的。

你等成佛的時候，自己知道，喔，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。那麼這也叫開悟。你開悟的時候，就知道，喔，我本來就是一個開悟的人！我早知道若這樣子，就不須要，啊，費這麼多精神囉！在外邊去要飯去囉！啊，不須要去窮露了！可是啊，沒有有智慧的人指示你，你自己已經忘了！

所以現在我們聽這個《楞嚴經》，講這個《楞嚴經》，就是啊，要發掘我們每一個人這個衣裏頭的這一粒如意珠。你若把這一粒如意珠得了，在這個世界上啊，就成了一個最富貴的人，最富貴的人。

最富貴的人，什麼叫最富貴的人呢？啊，「心止念絕是真富貴」，你這個妄想心停止了，啊，這種啊，狂念也沒有了，這是真正富貴。所以現在啊，我們這個如意珠得了，再就不會有貪心了，因為你已經啊，什麼都有了，什麼都是你的了，所以不必有貪心了，這是真正富貴。

「私欲斷盡真福田」，你沒有欲念了，沒有一種私欲心，沒有自私的心，沒

有一種啊，欲念，那是真正的有福的人，真福田，(福壽的服啊)，就是最有福報了，這個人最有福了。你沒有一種自私心，沒有欲念，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

即時阿難，在大眾中，頂禮佛足，起立白佛：世尊現說殺盜淫業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，心中達多，狂性自歇；歇即菩提，不從人得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阿難也在大眾裏邊，向佛來頂禮，行這個接足禮。「起立白佛」：站起來對佛說，世尊！「現說殺盜淫業」：說啊，這個殺貪，說這個盜貪，說這個淫貪這三種的業，有這個世界，眾生啊，業果相續這種的因緣。「三緣斷故，三因不生，心中達多」：在這個心裏邊呢，這一種迷性啊，啊，「狂性自歇」：這狂性呢，也休息了，「歇即菩提，不從人得」：這不是啊，從外邊得來的。佛啊，是這樣講！

斯則因緣，皎然明白，云何如來，頓棄因緣？

「斯則因緣呢」：說這個道理呢，就是一種因緣法嘛！「皎然明白呀」：這個皎然呢，就是這個明白的樣子。哦，就是啊，明白又明白，這說的特別明白，明白之中又明白，說的非常詳細。「云何如來」：這個就是因緣嘛！為什麼世尊！「頓棄因緣」：而說呀，不是因緣、不是自然、不是和合；啊，現在這就是一種因緣法嘛！

我從因緣，心得開悟。世尊！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，今此會中，大目犍連，及舍利弗、須菩提等從老梵志，聞佛因緣，發心開悟，得成無漏。

這阿難說呀，說我啊，從這個因緣，這個道理，十二因緣這個道理，「心得開悟」：我啊，**心裏得到開悟了**。世尊！「此義何獨我等年少」：這個因緣這個道理，此義，就是啊，這個因緣，這個義理，何獨我等年少，不單呢，我們這個年少的聲聞呢，年少的這些個比丘，「有學聲聞」：這一些個有學。

什麼叫有學呢？在這個證到啊，四果阿羅漢，四果阿羅漢叫無學位。在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這都叫有學位，在啊，有學。那麼這一些個有學的聲聞；聲聞呢，就是聞這個聲音而悟道的這一類的阿羅漢。

「今此會中」：現在呀，在這個會裏邊。有大目犍連，這個采菽氏；又有這個舍利弗，鶩子；須菩提，有這個空生。「從老梵志啊」：在以前呢，這些個人都跟著老梵志去修外道法來的。修外道法呀，以後，外道講的是一種自然的理論。啊，「聞佛因緣」：聽見佛所說的這個十二因緣，這個道理，啊，

「心開悟」：所以呀，大家都發心開悟了，啊，都發心開悟，「得成無漏」：都啊，成這個無漏阿羅漢。

無漏呢，這是沒有這個無明了。沒有無明，這是啊，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諸漏已盡，什麼毛病都沒有了，證到四果阿羅漢這叫無漏，得到漏盡通，這叫無漏。那麼這叫啊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就沒有來生；所作已辦，所應該做的事情啊，他已經做完了；不受後有，再啊，沒有來生這種果報身了，所以這叫啊，這個諸漏已盡。

今說菩提不從因緣，則王舍城，拘舍梨等，所說自然，成第一義。惟垂大悲，開發迷悶。

那麼在世尊你呀，以前說這個因緣法，這一切的阿羅漢呢，開悟證果。現在呀，世尊你又說這個菩提，啊，真性菩提，「不從因緣」：啊，不依照這個因緣這個道理來說。「則王舍城啊」：那麼你沒有因緣了，現在這個王舍城啊，也就是這個室羅筏城，「拘舍梨等」：哦，拘舍梨等。

拘舍梨，有人知道什麼叫拘舍梨嗎？有沒有人知道？誰知道告訴我？拘舍梨是外道的名字，翻譯成中文叫什麼呢？牛舍。牛舍，又叫不見道。不見道，就看見不道，見不著道。這個拘舍梨，他是外道，他講天，講自然的，以自然為宗。

啊，那麼現在呀，這個拘舍梨等，「所說自然」：他們呢，所說那個自然的道理呀，「成第一義」：那變成第一義諦了，沒有再比的了。啊，為什麼？佛以前用這個因緣把這個自然給破了；現在佛不用因緣了，那麼他這個自然的這個理論，大約成立了，所以呢，啊，「惟垂大悲呀」：我啊，希望佛啊，你垂這個大慈大悲的心，「開發迷悶」：開發我們這一些啊，不認識真理的人，開發我們這一些啊，啊，妄想太多的人，啊，解除我們的迷悶。

佛告阿難：即如城中演若達多，狂性因緣若得除滅，則不狂性自然而出。因緣、自然，理窮如是。

佛告阿難，說是啊，現在我們就這個城中，就這城中啊，好像城中啊，這個演若達多，就拿他來講。「狂性因緣」：他這狂性有什麼因緣呢？你能說出他有個狂性，他這個狂性的因緣嗎？可是他這狂性，「若得除滅」：這個狂性若沒有了，「則不狂性」：那麼這不狂的性啊，「自然而出」：自自然然呢，就生出來了。

「因緣自然」：你說他這是什麼因緣？他這又是什麼自然？這個因緣和自然呢，這個道理，我所「窮盡」：我所研究的，告訴你的，「如是」：就像這個似的，就像上邊呢，我所說這個道理似的。

阿難！演若達多，頭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無然非自，何因緣故，怖頭狂走？

阿難呢！你知道嗎？這個演若達多呀，他頭本是自然的，本來沒有丟，本來也沒有得；也沒有得也沒有丟，這是個自然的。啊，「本自其然」：本來呀，他自己就是這個樣子，就有個頭，本來他自己就有個頭，並不是啊，他沒有頭了。「無然非自啊」：那麼不是啊，他不是這個樣子，非自，啊，他自己就沒有頭了，不是他啊，本來沒有頭的，他本來就有個頭，無然非自，它不是啊，說本來沒有頭的，他是有頭的。

「何因緣故」：他本來既然是有頭，他這個頭並沒有丟，何因緣故，你說他是什麼因緣？以什麼因緣呢，「怖頭狂走」；他就生出一種恐怖心呢？啊，怕，他自己怕他自己，說他自己沒有頭了；狂走，啊，恐怖他自己把頭失掉了，而啊，各處去跑。你說這他是什麼因緣？是個什麼自然？

若自然頭，因緣故狂，何不自然，因緣故失？

那麼若他這個自然呢，的頭，「因緣故狂」：有這種啊，的因緣，他就發狂了。「何不自然」：怎麼他不自然就有這一種因緣把頭就丟了呢？他為什麼他啊，不丟這個頭呢？

本頭不失，狂怖妄出，曾無變易，何藉因緣？

「本頭不失」：他自己這個頭也沒有失，「狂怖妄出」：他就生出這麼一種癡狂性，對鏡子一照鏡子啊，說鏡子裏這個頭眉目清楚，啊，我自己怎麼看不著自己的眉、眼睛和這個面呢？自己看不著自己；啊，狂怖妄出，這種啊，發狂的和恐怖的心妄自生出來呢？「曾無變易呀」：這個他的頭，他雖然發狂，怖頭狂走，可是他曾無變易，並沒有啊，什麼改變。「何藉因緣」：你說這裏邊有什麼是他的因緣呢？有什麼又是自然呢？

本狂自然，本有狂怖，未狂之際，狂何所潛？

啊，「本狂自然」：你若說他這個狂啊，本來就是自然的，本來他的狂就是自然的，啊，本來也就是有這個狂怖的。那麼「未狂之際，狂何所潛」：在他沒有發狂那個時候，未狂之際，沒有發狂那時候；啊，狂何所潛，那個狂

藏到什麼地方了？在什麼地方收起來了？它潛伏在什麼地方呢？啊，你找出來這狂的潛伏在什麼地方？你找不出來的！

不狂自然，頭本無妄，何為狂走？

如果你說這個不狂是自然，「頭本無妄」：這個頭啊，本來不是假的，沒有一個妄頭。何為狂走：那麼為什麼他就要發狂狂走呢？

若悟本頭，識知狂走，因緣自然，俱為戲論。是故我言，三緣斷故，即菩提心。

阿難呢！「若悟本頭」：你若明白呀，自己的頭了，「識知狂走」：你知道自己呀，這狂走了。那麼你知道自己的頭沒有失，知道自己為什麼發狂要走，你明白了。那麼「因緣自然」：你如果說是這是因緣和自然，「俱為戲論呢」：這都是啊，講戲論，就是說笑話。「是故我言呢」：因為這個所以我對你講，「三緣斷故，即菩提心」：你這個三緣，啊，沒有殺的貪、沒有盜的貪、沒有淫的貪，這三種的因緣斷了，這即菩提心，這就是啊，菩提心。

菩提心生，生滅心滅，此但生滅。

這菩提心生出來了，你那生滅心呢，也就沒有了。「生滅心滅，此但生滅」：此啊，就是啊，此這個菩提心，和生滅心滅呢，只說一說他生滅，那麼實際上呢，也沒有真實的體性。

滅生俱盡，無功用道。若有自然，如是則明，自然心生，生滅心滅，此亦生滅。

這個生滅的心，滅生、生滅，「俱盡」：都沒有了，這個時候，是無功用道現前。「無功用道啊」：這就是這個楞嚴大定，這是一種無功用道。「若有自然」：假設若有一個自然，「如是則明自然心生」：你就應該明白呀，這個自然的心生，和生滅的心滅，你應該明白，「此亦生滅呀」：此，這個你就是明白這個生滅心，和這個滅生的，生滅這個心滅，這也是一個生滅心，啊，也不是一個自然的。

無生滅者，名為自然，猶如世間，諸相雜和，成一體者，名和合性，非和合者，稱本然性。

沒有生滅的，這個才叫一個，名之為自然，自然。「猶如世間呢」：好像世

間上啊，「諸相雜和」：這一切一切的相啊，互相混合到一起，「成一體者」：成為一個的，「名和合性」：這個呢，性，就叫和合性。「非和合者」：如果若是不合到一起的，「稱本然性」：這個叫一個自然的本然性。

本然非然，和合非合，合然俱離，離合俱非，此句方名無戲論法。

「本然非然」：這個本然，也就是自然，自然呢，在這個自然。非然，不是啊，這個真的。「和合非合」：這個和合呢，就是因緣。這個本然，這個自然也不是自然；這個和合，又不是啊，這一種和合的因緣。

「合」：這和合，這因緣。「然」：和這個自然。「俱離」：這兩種的道理都離開了。「離合俱非」：離開這個因緣和自然，這都沒有了，也不是因緣，也不是自然，這兩種的法都離開了。「此句方名無戲論法」：也沒有因緣，也沒有自然，這樣的講法呀，這才不是戲論法。

菩提涅槃，尚在遙遠，非汝歷劫，辛勤修證。

這個菩提涅槃的這種的果呀，「尚在遙遠呢」：在你阿難來講啊，還相距離非常的遙遠呢！「非汝歷劫」：一定啊要你經過呀，很多的劫，「辛勤修證」：很辛苦、很勤勞的，去修行，才方能證得呢，才能證得這菩提涅槃。

雖復憶持，十方如來十二部經，清淨妙理，如恆河沙，祇益戲論。

「雖復憶持」：你雖然呢，能以記得住，憶持，啊，記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也不忘失。不忘失什麼呢？「十方如來十二部經」：十方如來呀，所說的這十二部經典。十二部經典，在以前，在一開始講經的時候，我就講過。可是現在不知道有人記得這十二部經，沒有人記得？

「清淨妙理」：十二部經裏邊呢，這一種清淨的，不可思議的這種道理，「如恆河沙呀」：啊，好像恆河沙那麼多。「祇益戲論呢」：你雖然記得住這麼多的經典，可是啊，這只可以幫助你這個戲論法，並不是真實的。

汝雖談說因緣、自然，決定明了，人間稱汝多聞第一，以此積劫多聞熏習，不能免離摩登伽難。

這十二部經啊，我已經出過題目，大家都考試過，啊，現在呀，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人能記得清楚這十二部經。有沒有人記得？這個在我們人學東西啊，一定要把它記清楚了，並且不要忘記。你若是記不清楚啊，說是到講的

時候我現看這個註解啊，那未免呢，太麻煩了！在這個扼要的經典呢，一定要把它用一用腦啊，把它記住了。這十二部經啊，這是三藏十二部，在皈依的時候就講啊，說，皈依如來所說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。

這十二部，我要今天再告訴你們一下，就是「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」，長行、重頌、授記、孤起、無問自說，這是五部。「因緣譬喻及本事」，這又是三部了。「本生方廣未曾有」，這又是三部；這六部。六部加五部，是十一部。還加上一個「論議」，論議共成十二名，廣如大論三十三。

你看，我這個記得並不是在這個本子上啊，現看來的才講給你們聽。所以你們各位跟我學這個經典，也應該記點東西。好像頭先講那個拘舍梨，我以前也問過一次了。我問過一次，再問一次，還沒有人知道，哈哈，這真是妙的不可言！

「汝雖談說呀」：你雖然呢，談說「因緣自然」：自然，啊，說是啊，這個因緣和自然你記的非常清楚，你講的也非常清楚。「決定明了」：決定明了，就是非常清楚，你是記得很清楚的。「人間稱汝」：在人間呢，一般人稱汝，稱你阿難呢，「多聞第一」：是啊，多聞第一。

「以此積劫」：以你這種的聰明啊，憶持，啊，這種的記憶力。

我知道你們都為什麼不記得了？我現在講這個經，講到這個文上，我才發現，以前我不知道的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看阿難記那麼多經典都沒有用了，所以呀，我們一句也不要記得。所以呀，這是啊，不要學阿難那個樣子，盡啊，貪圖多聞呢，而忽定力，所以呀，這個大約是這麼回事，這個我相信我不會猜錯了！

積劫，「多聞熏習呀」：多聞，就是啊，這個博聞強記。熏習呀，熏，就好像用這個香煙來熏呢；習，就是學習，來學習。好像我們天天到這個佛教講堂這來聽《楞嚴經》，你就不急不急的，我相信把你的習氣毛病，最低限度，到這個地方講經的時候，你不會去抽香菸趣，不會去，啊，做不好的事。

在這個地方這一天，啊，總就會一點一點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好。雖然有的人說是啊，學，往前進步啊，又往後退。總而言之啊，你往後退，也比你不學好的多了；你根本若一步都不進，那你又有什麼可退呢？談不到有什麼可退的！

所以「不能免離呀」：你雖然記得這麼多東西，你可是啊，還免不了這摩登

伽這種難。啊，就是換一句話說，你一見到女人就迷了！啊，你說你有什麼用啊？你讀的書再多，你記的佛法也再多，你見到女人就迷了，那你有什麼用啊？啊，為什麼你這樣子呢？這問這個阿難！現在阿難呢，大約臉也紅了！雖然證初果，聽釋迦牟尼佛一問他這話，那臉也變成紅的。

你有沒有講啊，見到女人就迷了！

049. 卷四

何須待我佛頂神咒，摩登伽心淫火頓歇，得阿那含，於我法中，成精進林，愛河乾枯，令汝解脫？

佛說啊，你學了這麼多佛法，一見到女人就發了毛，哎，發狂了！跟著女人就跑到那個女人的家裏去。啊，跑到那家裡去啊，就幾幾乎啊，做出來這個不可告人的事情！你到底為什麼？這時候，這像是法官審問這個阿難呢！

啊，「何須待我」：你為什麼要等著我，佛所說這個「佛頂神咒」：要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叫文殊菩薩去救你去呢？啊，你自己記得這麼多的三藏十二部，你為什麼你不念一念給她聽一聽呢？你為什麼自己做不得主呢？啊，你見到女人什麼都忘了，啊，你只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女人呢！旁的就都忘了，所以你要我這個〈佛頂神咒〉。

「摩登伽心」：啊，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摩登伽女呀，這個心，「淫火頓歇」：她種淫欲的心呢，這種無明啊，立刻就消滅了，頓歇。啊，「得阿那含」：證到啊，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含，這是證到三果阿那含。

當時啊，這摩登伽女呀，一見到阿難，她就啊，生出一種愛心來，對阿難呢，啊，那比她生命都重要了。所以回到家去啊，就叫她母親一定把阿難給捉來，把阿難呢，給拿來。她母親就念這個先梵天咒，把阿難呢，就迷去了。實際上啊，雖然說迷去了，大約這個邪法呀，本來邪不勝正，阿難如果對摩登伽女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時候，她就念咒也沒有用的。

一定阿難一見到這個摩登伽女，看了幾眼，啊，左一眼、右一眼看，這個小姐這麼亮了，這個小姐這麼美麗呢！啊，這麼回頭想要不看，又捨不得，又想要看一看；那麼看了幾眼呢，這心裏頭啊，已經啊，就想這個摩登伽女呀，美麗了，所以她母親一念這個咒，啊，他就也迷了，就跑去了。如果不是這樣子的，那他也不會去的。

所以那麼佛知道了，阿難將要毀戒體的時候，就趕快說〈楞嚴咒〉，叫文殊菩薩持咒往護啊，用這個咒啊，去把他救回來。到那個地方一念〈楞嚴咒〉，啊，這阿難明白了；啊，我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這好像做一個夢啊，如夢初醒，啊，趕快的回去祇樹給孤獨園去，就往回跑。

他這個一定是已經和這個摩登伽女呀，已經要發生了問題了；發生問題這個時候，他大約起身把衣服穿起來就跑，就往回跑！摩登伽女一看他跑了，她就後頭追，啊，你為什麼正在緊要的關頭你就跑了？她在後頭追；後頭追，他一跑，跑到祇桓精舍去，那麼摩登伽女也就追到這個祇桓精舍。

佛就問她，說，妳到這來幹什麼？摩登伽女說我愛阿難呢！他說，妳愛阿難，妳愛阿難什麼？啊，她說我愛阿難鼻子；啊，那說把鼻子割下來給妳；說我愛阿難的眼睛，說把眼睛也割下來給你；說我愛阿難的面目，啊，通通都給你，妳拿回去，割下來給你。啊，她說，那割下來就不好看了！

說，那不好看了？現在沒割下來，妳看他好看嗎？這麼問她，她自己再這個一想的時候，豁然間開悟了，開悟證了三果阿羅漢，這是這個摩登伽女證了三果阿羅漢。就因為她愛阿難，愛到極點了，所以呀，佛啊，這麼給她一講法，啊，她當場證果，得三果阿羅漢果，叫性比丘尼。所以呢，這個淫心頓息，淫慾心呢，就是這種淫慾的心。

啊，「於我法中」：在我佛法的裏邊呢，「成精進林」：也就啊，成了一個精進的人。精進林呢，就是很多這種啊，都是勇猛精進。

我們這些個人呢，我告訴你們，不怕有愛心，女人愛男人，男人愛女人，不怕的！你只要啊，你能覺悟了，哦，原來是如此！那就有辦法了。就怕你不覺悟，啊，迷頭迷腦的，緊著往裏鑽，緊著往裏拱，啊，以為啊，是一個快樂的事情。實際上啊，是一個最苦惱的事情。你若明白了，你就怎麼樣的你都不會再做了。你啊，因為你不明白，所以呀，你啊，啊，醒著也想，做夢也想，啊，這個時候啊，輾轉反側；啊，因為你不明白，所以呀，被這種東西來迷住了。成精進林。

「愛河乾枯」：這個愛像河那麼樣子。啊，言其這個人，人這個愛心的，就像河水那麼流啊，啊，不斷的，左一股、右一股，這個水繼續不斷的那個河流。這個就好像啊，你這個有一種愛心呢，也就是這樣子。可是這個摩登伽女呢，聽佛一說法，把這個愛河呀，乾枯了，沒有了。這個愛慾的火呀，變成一種金剛不壞的身了，乾枯。

「令汝解脫啊」：因為摩登伽女先證了三果阿羅漢了，她不纏著你了，你呀，現在才得到解脫，啊，你現在才得到解脫。這個時候，阿難還是初果呢，還沒有證到三果。啊，你說，這個摩登伽女都把他超過去，證了三果阿羅漢。

摩登伽女和阿難呢，在五百世以前呢，都是做夫婦的。所以她一見到阿難，這簡直的，他鄉遇故知，啊，這前生的丈夫又遇著了！所以她一定要愛他，一定啊，對他生一種啊，這種的愛心。這大約都是宿世願力的關係，大約這個摩登伽女呀，在前生和阿難呢，啊，說，將來來生的時候啊，我還要和你做夫婦，我們兩個永遠都不分離。所以這種的愛心呢，愛的太堅固了，所以呀，到這個時候，一見，就鍾情了，一見，又都，啊，這是啊，他鄉遇故知。

是故阿難！汝雖歷劫，憶持如來祕密妙嚴，不如一日修無漏業，遠離世間憎愛二苦。

「是故」：是，因為這個道理；故，所以阿難。「汝雖歷劫」：你雖然呢，就經歷過很多的劫數，很多的時間，「憶持如來」：你呀，你能記憶，而啊，持誦如來，是佛啊，什麼呢？「祕密妙嚴」：祕，怎麼叫祕呢？上邊這個「祕」字，是口裏說不出來的，這叫個祕。下邊這個「密」字，是心裏想不到，心裏呀，不能想像的，就是不可揣測，也就是不可思議，這種的就叫個密。

這個祕密，祕密呀，就是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祕密。為你說的法，我不知道，這叫祕密。為我說的法，你不知道，這也叫祕密。一樣的法，你聽著就是這個道理，他聽著就是那個道理。啊，你呀，由這個道理上就開悟了，他由那種道理上啊，就開悟了。一樣的話，一樣的理，但是兩個人聽的，各人所見的不同，這也叫祕密。各得各人的利益，這叫祕密。

祕密妙嚴，這個妙啊，就是不可思議的；這個嚴呢，就是佛所說的這個經典，這個道理，啊，都是非常高貴的，非常尊嚴的；不可思議，非常尊嚴，是最有價值的這個法。

啊，可是你能記得這麼多的這個經典、經教，「不如一日啊」：你不如你一天，「修無漏業」：修這個無漏的法門，就啊，修這個沒有煩惱這個法門，沒有妄想這個法門。無漏法，這個無漏呢，前幾天我不講過，啊，這個有漏，有漏業，無漏業，這是無漏業。

無漏業，就是修的這個到四果阿羅漢；四果阿羅漢這叫無漏了；菩薩也叫無漏。這就要把你所有的習氣、毛病、無明、煩惱都要斷了，斷去你的貪、瞋、癡；那麼把這個漏，這些個習氣毛病沒有了，這就是無漏了。

「遠離世間呢」：你要遠離開世間，「憎愛二苦」：這個世間人呢，以為這個愛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事，啊，一件事了。所以男女也相愛，父子也相愛，哦，這個愛，你有這個愛，豈不知啊，這個愛就是個苦啊！說，我知道這個愛別離苦，當然是苦了！就沒有別離也是苦的，也是苦的。

那麼你講這個愛，愛到極處啊，愛的反面就是憎了，就是憎惡。為什麼生出他憎惡來？就因為這個愛。為什麼生出這個愛？也就因為這個憎惡。講起這個父子、夫婦的道理，這都是啊，在前生的因果，前生的因，今生的結果。

有的夫婦間，相敬如賓，非常的和睦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啊，這個愛敬。在中國來講，所謂：「舉案齊眉」。怎麼叫舉案齊眉呢？中國那時候，在古來有一對夫婦啊，這個太太給這個丈夫啊，拿來這個飯菜來的時候，都舉到頭上，舉到眉毛這，這恭敬。好像啊，就好像敬佛這麼敬。

那麼這個做丈夫的呢，對於太太也非常的尊重，這叫相敬如賓。兩個人呢，就像朋友似的，互相啊，朋友，沒有這一種啊，這個個矯情啊，綺情啊，沾情啊，啊，好像那個膠似的，黏到一起了，那種情形，他互相啊，恭敬的。你對我也很恭敬，我對你也很恭敬，這夫婦間。不是說，哦，這個盡做這一些個矯情；矯情啊，就是不理智，沒有一種理智，沒有智慧的一種行為。

那麼這個夫婦有有緣的，在前生啊，若有緣，今生啊，就和氣，就非常的和睦。你對我也特別尊重，我對你也特別尊重，互相啊，這麼尊重。那麼男方啊，做了，那麼這男方啊，就是做丈夫的，一定要啊，不會做對不起太太的事情；這個太太呢，也一定要保持絕對不做出來對不起丈夫的事情；那麼這互相尊重，這是有緣。

有緣，怎麼叫有緣呢？就是啊，互相得到利益，你對我也幫助過，我對你也幫助過。那麼在今生啊，做夫婦，也是互相啊，照顧。啊，這個太太有病了，丈夫趕快就給她找醫生，把這個太太病啊，快醫好了；啊，丈夫若有了疲倦呢，啊，這個太太也趕快給他怎麼樣想法子啊，安慰這個丈夫，這互相有緣的。

有的呢，就是有怨的，有怨的，也會轉成夫婦。什麼怨呢？就是仇恨的那個怨，仇怨。啊，所以呀，有怨的也會轉成夫婦。這是在前生啊，或者你對我不好，我對你不好，啊，大家有一點怨恨；怨恨呢，所以今生就做了夫婦，這叫一對怨偶。怨偶啊，啊，就你說什麼話，我聽著也不對耳；啊，我說了什麼話，你聽著也不投機，這叫有怨。有怨呢，就變成了冤家了；冤家，就

一天到晚呢，都吵架、打架。啊，做丈夫的就打太太，太太就反抗，也就不是把這個丈夫的面給撓破了，再不就身上哪個地方給抓破了，啊，叫他出去見不得人，叫他不能再去見人去。互相一天到晚呢，就吵架，你說這是不是苦？

這就因為啊，一個「愛」，然後啊，就生出來個「憎」，這也叫愛到極點，就生出憎了。所以這說啊，憎愛二苦，這憎和愛，是同樣的苦啊！所以不明白的人，一天到晚盡講愛、愛，愛什麼？啊，愛來愛去就死了，你說這個還，死了之後，還去愛誰去？

所以這個你若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沒有憎愛二苦了；那麼你若不明白呢，就有這個憎愛二苦了。所以我們人修道要覺悟呢，覺悟，就是明白，你明白這個境界，就不被這個境界所轉。所以要遠離這個世間憎愛二苦，啊，也不憎，也不愛，那麼這樣子啊，就是中道。

如摩登伽宿為淫女，由神咒力，銷其愛欲，法中今名性比丘尼，

那麼這個憎愛呀，兩種都是苦。好像啊，現在這個如摩登伽女；這如摩登伽女呀，「宿為淫女」：在前生啊，她是做一個妓女的，才叫做妓女。這個妓女呀，她是淫欲心非常的重，非常的大，這個淫欲心。可是淫欲心雖然大，「由神咒力呀」：由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一種的力量，「銷其愛欲」：把她這個愛欲啊，給銷了。

現在我們知道這念〈楞嚴咒〉的作用了吧！這念〈楞嚴咒〉啊，就要銷去每一個人的愛欲。說是那以後我不要念了！我不願意消除我的愛欲，我願意保留我的愛欲。保留！啊，那也就隨便。啊，你歡喜保留，也沒有人勉強不叫你保留。可是啊，這一種〈楞嚴咒〉啊，不單能銷愛欲，而且還能增加你的神力，增加你的智慧，這一種的力量啊，是不可思議的。

這個愛欲是一種苦啊，前邊不講憎愛二苦嗎！你不要以為愛就是好了。啊，你看，好像某一個人，愛某一個人，啊，愛不到；啊，愛不到，就總心心念念的念茲在茲的一天到晚，所謂：吃飯也沒有味了，睡也睡不著了，一天到晚就想啊，追求這個對方的所愛，追求所愛。結果呢，也追求不到，不能啊，得手；那麼結果，啊，想來想去，總也不停止，這豈不是苦呢？愛是個苦啊，你不要以為是愛，是個好的東西啊！

啊，「法中今名啊」：在這個佛法裏邊，現在她的名字呢，就叫「性比丘尼」。怎麼叫性比丘尼呢？她明白自性了。明白自性啊，因為佛一給她說法，她當

時就證到三果阿羅漢上。啊，本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她證到三果；她沒有經歷呀，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一齊證了，證了，同時證得三果。所以呀，她啊，就因為呀，看破了，把這個愛欲呀，都看空了。所以呢，就同時證果。

這個阿難呢，還在這個一果這停留著呢！啊，你看，他這個五百年前這個太太證了三果了，啊，把他追過去！

與羅睺母，耶輸陀羅，同悟宿因，知歷世因，貪愛為苦。一念熏修無漏善故，或得出纏，或蒙授記。如何自欺，尚留觀聽？

「與羅睺母」：這羅睺羅啊，是佛的一個兒子，釋迦牟尼佛的兒子。可是釋迦牟尼佛這個兒子啊，很奇怪的，並不是啊，由淫欲生出來的。那麼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因為釋迦牟尼佛啊，十七歲就結婚了，十九歲就出家了；雖然結婚但是可沒有男女夫婦這個問題，沒有這個問題。

那麼等佛出家之後，成佛了，這個羅睺羅啊，的母親，耶輸陀羅，還要和佛要兒子，要兒子。那麼這個佛呢，就用手指頭這麼一指，**指腹成孕**！那麼一指她這個肚子，啊，肚子裏就有個小孩子。說起來這是神話，實際上啊，在佛經上都是這樣說。究竟你要追究說是他一指怎麼就有了孕了？這就是一種啊，不可思議的境界！

那麼羅睺羅啊，他這個羅睺羅是梵語，翻過來叫「覆障」。怎麼叫覆障呢？因為啊，這個羅睺羅在他母親肚子裏邊住了六年，住了六年呢，六年呢，才托生。為什麼羅睺羅在他母親的肚腹裏邊住了六年呢？這也宿世的因果。

因為啊，這個羅睺羅在前生啊，把那個老鼠的洞啊，給堵上了六天，那個老鼠洞他給堵上了，堵了六天；那麼這個老鼠啊，牠把這個洞又破開，又造出個另外一個洞啊，出去了。所以呢，他受這果報就在他母親呢，腹裏沒有出胎呢，在母親腹裏住了六年。這受他把這個老鼠的洞給堵上啊，這種的果報，所以叫覆障。（覆啊，就是這個天覆地載那個覆；這個障呢，就是業障的障）。因為啊，他有，這個覆呢，就是蓋著，他有這個業障來蓋著他，所以六年呢，才降生。這是佛的兒子叫羅睺羅。

「母」：那麼羅睺羅的母親，叫「耶輸陀羅」：這耶輸陀羅啊，翻譯成中文叫「名稱」，因為啊，說她這個名字啊，最好了，一般人呢，都很稱讚她，說是她是在女子裏邊呢，一個最好的一個女子。

「同悟宿因」：同悟啊，就是這個摩登伽女也開悟，耶輸陀羅比丘尼呢，也

開悟。悟什麼呢？悟宿因呢，這宿呀，就是前生，前生的因。知道前生啊，是個做什麼的，有宿命通，得了宿命通。「知歷世因，貪愛為苦」：知道啊，不單前生，知道啊，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的這種的因果。

啊，這個生生世世的為什麼沒有覺悟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「貪愛為苦」：就有這個貪愛兩個字。你看，摩登伽呢，在前生做個妓女；這個耶輸陀羅比丘尼呢，大約愛欲心也重，所以呀，佛修行啊，啊，他啊，已經要成佛了，她要和佛去結婚，還要去啊，和佛要兒子，你說這個愛心重不重？所以呀，耶輸陀羅比丘尼啊，也是啊，和普通的女人一樣，有這個愛欲心。

「一念熏修啊」：在這一念迴光的時候，就一念的覺悟，一念的明白了。一念迴光熏修，由這個熏呢，這個熏，今天白天，日間呢，講這個熏習，熏呢，怎麼叫熏？我們現在大家到一起研究《楞嚴經》，這就叫熏。就好像用這個煙來熏似的，用這個香煙來熏似的。

我們這用什麼呢？用這個法的煙來熏。啊，研究《楞嚴經》，熏來熏去，熏的你每一個人呢，啊，都有一點的懂一點佛法了，這叫熏修，在這，我們現在這就是熏修呢！「無漏善故」：熏修什麼呢？熏修這個無漏善。要修啊，這個無漏的法，不要再走這個生死的路；要啊，要回頭，要轉身，熏修啊，這無漏的善。無漏的善呢，這種善呢，是究竟的善。

「或得出纏」：或呀，或者呀，就得到這個出纏了。纏呢，也就是這個愛欲纏繞著不得擺脫。你若是現在我們聽經的人呢，就聽這個「出纏」兩個字，**若是有宿根的，就應該開悟囉！**應該，哦，我現在怎麼還在這個「纏」裏邊纏著呢？應該就明白了。

「或蒙授記」：或者呀，蒙佛啊，授記，說你於什麼時候就做佛！「如何自欺」：你現在為什麼還自己欺自己呢？自己欺騙自己！啊，「尚留觀聽」：你還留這種的觀、聽，留這一種的聲塵，和這個色塵，還著住到這個聲塵，色塵，著住到這個相上。啊，你為什麼還不把它去掉了呢？你還留著！

阿難及諸大眾，聞佛示誨，疑惑銷除，心悟實相，身意輕安，得未曾有。

阿難呢，聽著佛這樣一開示之後，和這在法會的大眾啊，「聞佛示誨」：聽見呢，佛所說的這樣的教誨，所指示的這樣的微妙的法門，「疑惑銷除啊」：那麼以前有種種的疑惑，富樓那也有種種的疑惑，阿難呢，也有疑惑，在會的大眾也有疑惑，現在聽佛說這樣的教化，那麼這種疑惑都消除了，沒有了。

「心悟實相」：心呢，也知道這個「空不空如來藏」這個道理，這實相的理體也知道了。「身意輕安」：這個身也輕安，意也輕安。身，這個輕安的境界，是很不容易形容的，這要好像人飲水似的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你喝一口水，是熱的，是凍的，你自己知道。

這個輕安的境界呢，在我們坐禪的人呢，最初的前方便。最初的前方便就是啊，我們坐禪得到啊，一點點這個好處，這有一種啊，很快樂的感覺，覺得，哦，身心流暢！這個身心呢，啊，心裏也覺得非常的快樂！這個身上啊，也覺得非常輕鬆！啊，這輕安，得到輕安的境界。坐那個地方啊，腿也不痛了，腰也不痛了，腦裏頭啊，也沒有妄想了，也不知道這些個東西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！這得到啊，很自在，很輕安的境界，啊，這叫輕安。

那麼在這個阿難，和富樓那，和在會大眾啊，聽見佛所說這樣的妙法呀，佛用這個佛光來加被這個在會的大眾，令啊，每一個人呢，都得到啊，那個最舒暢啊，啊，最快樂的那種感覺，那種最快樂的感覺。

啊，你聽經啊，有的時候也會有這種的感覺，聽的，覺得聽，越聽越高興，越聽啊，心裏呀，越歡喜，歡喜聽！哦，這個法，佛說的法，真妙到極點囉！可惜我以前呢，怎麼沒有聽經聞法啊？啊，等到這麼晚，我才聽見這個佛法！

啊，自己呀，生出無量無邊那個快感了！這啊，都是輕安。因為當時啊，受佛的這種三昧，佛這種三昧的加持，加持這一切的大眾，所以這大眾啊，都得到這個身意輕安。「得未曾有」：啊，得著啊，從來就沒有得到過這種的快樂，得未曾有！

重復悲淚，頂禮佛足，長跪合掌而白佛言：無上大悲清淨寶王，善開我心，能以如是種種因緣，方便提獎，引諸沈冥，出於苦海。

這個阿難呢，大約沒有旁的本事，就是哭的本事！還有的本事，就是啊，多聞的本事。這多聞是第一個本領，拿手的功夫；這哭呢，大約是第二個本領，所以現在又哭了。阿難從一開始呀，到現在，哭了五次，哭了五次了！啊，他這哭啊，真哭啊，不是假哭啊，真有這個眼淚流出來的。

所以這不說啊，「重復悲淚呀」：阿難呢，啊，大約哭的很厲害，啊，比那小孩子哭啊，聲音大約不會小多少，或者比那小孩子聲還會大。「頂禮佛足啊」：向佛就叩頭了，一邊哭，一邊叩頭啊！

啊，你看，我看見呢，我有幾個皈依弟子，也常常有的時候就哭，有的時候

落淚了，這大約啊，從阿難那學來，哈哈！

啊，「長跪合掌」：那麼兩個腿跪下，長跪起來，合起掌來，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說了。「無上大悲呀」：說啊，沒有再這麼高尚的了，沒有再比這一種的慈悲心再大的了，「清淨寶王啊」：這清淨寶王，也就是佛的一個稱呼，稱佛啊，要稱清淨寶王。「善開我心呢」：啊，用這種啊，善巧方便來開導我。「能以如是種種因緣」：用的種種的比喻，種種的因緣。

「方便提獎啊」：很方便，很權巧的。這方便法門呢，就本來不是真的。好像釋迦牟尼佛最初和這個二乘人，就談這個因緣呢，破這個自然的外道啊；現在到這啊，把這個「因緣」又不要了。因為什麼呢？「因緣」，就是方便法，所以呀，這方便，就不是究竟法，就叫方便法。

提獎，提呀，就是提攜；獎啊，就是獎勵。或者，啊，說你呀，你寫的字真不錯，你很有進步啊，你研讀中文呢，哦，大約很有成就的，這就是獎勵。獎勵幾句話，這個學中文的人一聽，哦，這我現在有了進步了，好，我再用點心，這就啊，更進一步！

那麼修道也是，說你這個坐禪呢，現在你是比以前坐的好了；你以前呢，這個妄想太多，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多了，我看你呀，修行有點定力了！這個人一聽，喔，我現在有一點定力了，再繼續多一點，就向往前就，這就叫獎，獎勵你。

「引諸沈冥啊」：沈，沉就是向下沈了，就是墮落；冥啊，就是沒有什麼知識的，冥頑不靈。因為我們這些個人呢，都很墮落的，很沒有什麼知識的；啊，「出於苦海」：出了到這苦海外邊。什麼叫苦海呢？就是那個愛欲這兩個字。你記得嗎？那個就是個苦海呀！你不要認為它是樂園呢，那個就是苦海！

現在阿難呢，就是出了這個愛欲的淤泥了，出了這個苦海了，所以呀，他自己覺得，啊，這回輕鬆的很多，不像以前那麼累贅了。所以呀，啊，他感激呀，佛這種慈悲，所以就又哭起來！

可是啊，這個哭啊，阿難當時哭可以，我們現在呀，不要學這個哭。阿難是為法哭，我們現在哭啊，我看的人不是為法哭，為什麼呢？為這個情愛哭。啊，有的見不著男朋友了也落淚，有的見不著女朋友了也就悲痛起來，這是啊，正是為這個苦海，陷到這苦海裏呀，不能自拔而哭了！

阿難現在呢，是由苦海跑出來，所以呀，出於苦海。誰的力量呢？釋迦牟尼佛把他提拔出來。我們現在聽到這經文呢，也應該啊，自己迴光返照一下，照照自己，給自己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呀，和阿難有什麼分別？

世尊！我今雖承如是法音，知如來藏，妙覺明心，徧十方界，含育如來，十方國土，清淨寶嚴，妙覺王剎。

世尊！「我今雖承啊」：我阿難呢，現在雖然承蒙啊，如來如是法音呢！世尊呢，像這樣來開導我。「知如來藏妙覺明心呢」：我現在明白這個如來藏妙覺明心了，「徧十方界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」：那麼這個如來藏性啊，是含育如來十方國土，「清淨寶嚴呢」：這個清淨啊，啊，而莊嚴的，而寶貴莊嚴的這種的國土，「妙覺王剎」：妙覺王剎這就是一個佛的國土，就是佛的國土。

如來復責多聞無功，不逮修習。

阿難說呀，我們現在已知道如來藏性徧滿十方，這種的道理是真實不虛的。那麼如來又責怪我阿難，「多聞無功」：說是啊，我記憶力再強，若不得無漏，也是沒有什麼用處，「不逮修習」：也是啊，不能得到這真實的受用修行功夫。

我今猶如旅泊之人，忽蒙天王賜與華屋，雖獲大宅，要因門入。

那個阿難說呀，「我今猶如」：我現在呀，就好像啊，「旅泊之人」：這個旅呀，就是在這個陸上居住，曰：旅，在這個沒有水的的地方。在水上居住，曰：泊，在啊，水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，就叫泊。旅泊之人，就是一個，也可以說是一個旅行的人。旅行的人呢，他是到處住店，到處啊，寄居這個旅館裏，沒有一定的居住的地方。

「忽蒙天王啊」：忽然呢，就得到啊，或者國王，啊，或者這個天王啊，就表示這個一個大國的國王。那麼在國家的國王啊，這個天，皇帝，叫天子，所以這天王呢，也就表示是一個國家的皇帝。「賜與華屋」：賜給呀，一個最美麗的屋子。這個天王啊，就是佛呀，比方天王。

那麼佛呀，本來不只就天王這個名詞可以代表，不過阿難呢，他在這個地方啊，是設一個比喻，賜與華屋啊，這「華屋」，就是如來藏性，就是啊，賜給這個如來藏性。

「雖獲大宅呀」：雖然得到這麼大一個房子，這麼大一個住宅，「要因門入啊」：可是這個房子太大了，好像宮殿呢，一樣。那麼「不得其門而入，就不見宗廟之美」。沒有門，就不能到這個房子裏邊，所以呀，要因門入，屋子是得著了，一定要有一個門，才能到這個屋子裏邊。

這就表示啊，這如來藏性雖然是明白了，可是啊，還要有一個修行的法門，要得到修行的法門呢，然後才可以到這個如來藏性的裏邊。

惟願如來，不捨大悲，示我在會諸蒙暗者，捐捨小乘，畢獲如來無餘涅槃，本發心路。

「惟願如來」：我啊，我阿難呢，現在，惟獨的我願意世尊你，「不捨大悲呀」：你不要捨這個大悲。就是啊，對我們在法會的，和我阿難呢，用這個大悲心，不要不用這個大悲心。不捨大悲呀，就是不要不用這個大悲心。那麼要用這個大悲心，「示我在會」：開示我們在會的所有的人，

「諸蒙暗者」：諸蒙暗者，蒙暗呢，就是愚癡，就是啊，很不明白，沒有聰明，很愚癡，這叫諸蒙暗者。就是在會的所有沒有證果，沒有開悟的這些個人，這都叫諸蒙暗者。

「捐捨小乘」：所以在這個佛教裏頭啊，有小乘、有大乘。現在暹羅、緬甸、錫蘭和泰國，他們還仍然呢，遵守這個小乘法去修習。佛啊，最初是說的小乘法；說的小乘法啊，有的弟子學了小乘法，就到其它的地方去，或者到其它的國家去，去弘揚佛法。

等到佛最後說這個大乘法呢，他就沒聽過，也沒有見過，於是嘛，他就說佛沒有說大乘法，這個大乘啊，是假的，完全是一種啊，後人造出來的，他不承認。

在這《楞嚴經》上，這阿難呢，親口請示啊，佛，要佛呀，說出來這一個方法，令他們捐捨小乘，把這個小乘法呀，放下。就是迴小向大，迴這個小乘的心，這個小乘的心呢，本來他們修行要回來；回來啊，再向這個大乘的法去修行去，這叫迴小向大。

但是以前跟著佛學法那些個人呢，就不承認呢，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大乘法。

這也有一個道理，好像在我啊，在我東北，我所教化的，所收的皈依弟子；那些皈依弟子啊，我根本沒有講話的，和他們很少很少講話的。為什麼呢？

因為在那時候是在我的家鄉的地方，他們一般人都知道我，我的根底呀，他們都知道。人人都知道，喔，這是個白孝子！因為我在沒出家以前，我就守孝來著。在我那方面，給母親守孝啊，這一般人都認為這個人呢，是一個最好的人了，可以做的人的師表。那麼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都知道我，他啊，見到我就相信。有的沒有见到我啊，他知道好像就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名似的，因為一班人都知道這是守孝的白孝子，一個守孝的人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，並且我在東北呢，我那個地方啊，也有一個很奇怪的樣子。什麼奇怪樣子呢？我在冬天也不穿棉衣服，冬天也是穿兩層布，夏天呢，也是穿著兩層布，冬、夏都是這一套衣服；多少年呢，也是盡穿這一套衣服，也沒有換過。那麼腳上啊，也不穿襪子，就穿那一個我現在所要做的那個羅漢鞋，就是穿的那個羅漢鞋。

那麼在這個雪地裏呀，就不穿鞋，這麼也不穿襪子那麼走路啊，也可以的，也凍不壞。因為這樣子，一般人呢，他见到我，他就要皈依的，爭著來皈依，搶著來皈依。無論走到任何的地方，啊，一皈依，就是幾十人。所以在我那個廟啊，附近一百里地以內，每一個鄉村呢，都有我的皈依弟子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，所以呢，我很少講話給他們聽，我就是這一個樣子，他們皈依我，拜師父，也就是拜這個樣子。我到任何的地方，就是打坐的，講話講的很少。這是我在東北呀，所以若是我可以會講經，但是啊，很少講，很少說話就是。

到了香港，講經說法，那麼就很少教人呢，打坐的；在那個地方，也沒地方打坐，也沒教人呢，這**大悲千手千眼**這個法。因為千手千眼這種法我不願意向外傳，這是很非常重要的。那麼現在，好像現在我已經把我所知道這個法傳給每一個弟子，每一個門人。

有香港的來，你對他一講，說我們在法師這學的什麼法？沒有，我們都沒有學過！這也就和這個小乘、大乘的一樣的道理。小乘他就說，佛沒有說大乘的法，那都不是佛講的嘛！好像現在我傳給你們這個大悲法，你們若一講，啊，我香港的弟子說，不是，師父都不會大悲法嘛！他怎麼會傳呢？他以為我不會，以為我都不懂呢，怎麼會傳呢？實際上，因為我不願意傳給他們。

這是啊，這迴小向大，這個意思是這樣子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就相信小乘，說小乘對的；有的人呢，就相信大乘，說大乘是對的。其實在**佛法裏頭，沒有一個對，沒有一個不對**，你修哪一個法，只要你專心去修行啊，都可以成佛的。不過小乘啊，是多數是方便法；大乘法呢，是講這個實相的法門，圓融

無礙的道理了，所以這不是小乘人呢，他們所可明白的。

「畢獲如來」：畢竟啊，得到這個如來，「無餘涅槃」：得到這個無餘涅槃。這個羅漢呢，都叫有餘涅槃；跟這個佛呀，是無餘涅槃。「本發心路」：無餘呀，就是再沒有啊，生死了，這個「無住究竟，二死永亡」，這二死，這個都沒有了，這個無餘涅槃，得到這不生不滅的境界。本發心路：本來呀，那個最初發心的那個道路，就最本發心路呢，也就是最初啊，我們修行那個道路；也叫啊，本發心路。

那麼又可以是啊，說啊，本來我們這個常住真心，本來我們發心呢，那本來我們發菩提心那個道路。也就是我們究竟啊，得到的那個菩提那種道路。所以這個講啊，怎麼樣講都可以的。你本來我們這個發菩提心那個道路，這是我們最初啊，發菩提心那個道路。也是我們最後那個菩提心的道路。所以呀，這叫本發心路。

令有學者，從何攝伏疇(彳又ノ)昔攀緣，得陀羅尼，入佛知見？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在會一心，佇(出又ノ)佛慈旨。

那麼阿難呢，請佛指示這個無餘涅槃本發心路，這下手的功夫，修行的法門。下手的功夫，就是啊，怎麼樣去用功，怎麼樣才能啊，得著這個入到啊，如來藏性那個裏邊的門路？

「令有學者，疇昔攀緣」：令這個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這有學位的這阿羅漢，「從何攝伏」：怎麼樣啊，才能攝伏他這個無明煩惱？怎麼樣才能攝伏他這個疇昔的攀緣心？「疇昔呀」：也就是往昔，也就是從前的，疇昔。怎麼樣能啊，把這個攀緣心呢，降伏了，就是收伏了它，攝伏心。

啊，「得陀羅尼」：這個陀羅尼呀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總持」。得到這個總持的法門，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這個法門。「入佛知見」：才能啊，得到佛知佛見，佛這種正知正見。

「作是語已呀」：說完這話，就「五體投地」：兩手、兩足加上頭，這五體投地。「在會一心」：不單是阿難這個樣子，在會的這一切的眾人呢，也都一心，「佇佛慈旨」：等著佛呀，這個慈悲的來開示大家。

050. 卷四

爾時世尊，哀愍會中緣覺聲聞，於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及為當來佛滅度後，末

法眾生發菩提心，開無上乘妙修行路，

「爾時世尊」：當爾之時，這佛啊，「哀愍會中」：就很憐憫呢，哀憐而憫念這一切會中的大眾。大眾，有緣覺，有聲聞。「於菩提心」：在這個菩提心，「未自在者」：就是啊，沒有得到這個覺悟。沒自在，就是沒有得到這種自在，在這個菩提心上沒有得到自在呢，就是沒有開悟。

「及為當來佛滅度後」：不單為在當時啊，在會的大眾說這個法門，也是為當來；當來啊，就什麼時候呢？佛滅度後，在佛呀，入涅槃之後。「末法眾生」：就是你、我現在這個眾生啊，你不要以為佛呀，沒有直接對我們講這個經說法，我們現在呀，也就等於佛啊，對我們直接講經說法一樣的。

在當時啊，佛已經就知道末法眾生啊，是難調難服，不容易教化，所以呀，在楞嚴法會上，就講出這種「妙修行路」的法門來，令我們現在的人修行啊，容易成功。末法眾生發菩提心，這像法，佛住世的時候，叫「正法時代」，這正法一千年。佛滅度後，這叫啊，過了正法一千年的時候，就是「像法」，像法也是一千年。

正法的時代呢，人是「禪定堅固」，人都修行啊，參禪打坐開悟。像法時代呢，人就啊，「塔廟堅固」，就是盡造塔、造廟了，造很多大廟，這像法時代。像法一千年，那時候啊，人就不修行了，不是禪定堅固了，就是造廟了，做功德了，求福報。

在佛住世的時候呢，人是求智慧的。這個像法時代啊，人就捨本逐末了。捨本呢，把這根本呢，就不修根本的法了，跑到那個末梢上去了。好像那個樹啊，根本他不顧了，跑到那個樹梢上去，樹的末梢上去。這像法時代，所以就禪定就不堅固了，那麼就是啊，塔廟堅固，造廟，早這個寺院，那個temple。

等過了像法時代啊，這現在是末法時代了，禪定也不堅固囉，是塔廟也不堅固了。什麼堅固？鬥爭堅固。現在到處人與野人鬥爭，家與家也鬥爭，國與國也鬥爭，世界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地方，都在鬥爭之中。尤其共產黨鬥爭的更厲害，一天到晚都要鬥爭的。

他啊，就唯恐天下不亂，願意呀，把每一個地方啊，都叫它不太平。這就是啊，這末法時代呀，這眾生的業報啊，才出現這麼多的這個壞的事情。所以想要這個壞事情好，我們一定啊，要做好事。我們現在在這佛教講堂這，這就是「禪定堅固」，也是啊，「講說堅固」。我們這又坐禪、又講經，這就是啊，這也是末法中的正法時代，我們在這末法裏頭啊，行持正法的法。末

法本來沒有人打坐的，沒有人呢，來聽經的。

你好像你就拿個這個比較，中國人過去很多有誠心的，現在中國人呢，啊，你看，很少有誠心的。那麼現在西方人呢，大約應該走到這個正法時代，所以有很多人歡喜打坐的。可是啊，這個要真真的實實去做去，一絲一毫都不能馬虎的，一定啊，要腳踏實地，認真呢，去用功，才能有相應。

「發菩提心」：令這個我們現在啊，這些個眾生發菩提心，「開無上乘」：啊，開示啊，這無上的這個最上一乘。這也就是啊，《法華經》上啊，所說的那個大白牛車，這個最上一乘。「妙修行路」：這一種微妙的修行這個法門，修行啊，用功修行這個方法。

所以呢，我們現在聽見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這也就是末法時代的正法時代，我們現在也就是行持正法呢！所以你們每一個人呢，都要勇猛精進。我這個並不是說像昨天呢，講那說提獎，來獎勵你們，令你們用功。其實你們修行開悟啊，你們開悟，給你自己開悟，不是給我開悟。我不過現在呀，指示你們一個路。

宣示阿難及諸大眾：汝等決定發菩提心，於佛如來妙三摩提，不生疲倦，應當先明發覺初心，二決定義。云何初心，二義決定？

阿難！第一義者，汝等若欲捐捨聲聞，修菩薩乘，入佛知見，應當審觀，因地發心，與果地覺，為同為異？

現在講到果地上！

「宣示阿難」：佛呀，也宣示給阿難，「及諸大眾」：這個大眾啊，就包括富樓那和這個一切大菩薩、大阿羅漢都在內。「汝等決定發菩提心呢」：說你們現在決定發菩提心，發這個覺悟的心，「於佛如來」：在這個佛法裏邊，這個「妙三摩提」：妙三摩提，也就是這個妙定。

這個三摩地，也叫三昧，又叫正定，又叫正受。這個加，本來三摩地，三摩地，是英文也叫Samadhi，就是正定。這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這個妙，這種啊，這個三摩地就是不可思議的一種三摩地。這不可思議的三摩地呀，就是這個楞嚴的三摩地，是楞嚴這個這種啊，三摩地。

這三摩：也叫三摩地、三摩提、三昧、三摩都是這個一個意思，這不過梵語呀，翻譯到中文有的時候就有多少出入，有相差，這個音譯的問題呀，相差

少少的。那麼這是翻譯經典的時候，沒有決定這個意思，所以有的時候啊，就說三昧的，有的地方說是三摩，就多少有些出入，有的地方就說三摩地，有的地方就說三摩提；這提、地這是這個音呢，差不多的。

「不生疲倦」：這個妙三摩地，不要生疲倦，不要生懶惰，不要懶惰，不要學懶蟲啊，啊，一天到晚掛著睡覺，應當先明，一天到晚也不用功，不要學這樣；這個不生疲倦呢，就是不怕辛苦的；打坐我就打坐，研究經典就研究經典，一天到晚呢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打起精神來，提起精神來，來呀，學習佛法，來用功修行，這叫不生疲倦。

發覺初心二決定義：你應該首先要明白：發菩提心的最初這個心有兩種決定的義理，你要把它弄清楚了。「發覺」，就是發菩提心。

「應當先明啊」：你應該啊，首先要明白，「發覺初心」：這發覺，就是發菩提心；發菩提心的最初這個心；你發菩提心的最初這個心，你要把它弄清楚，「二決定義」：這有兩種啊，決定的道理，決定的義理，「云何初心」：怎麼叫初發菩提心的這個兩個應該選擇決定的道理呢？應該選擇呀，你應該呀，知道哪一個意思，哪一個道理是對的？哪一個道理是不對的？應該要知道。

阿難！啊，「第一義者」：第一個道理，第一個意思。啊，「汝等若欲」：你們現在呀，這一些個聲聞，汝等若欲，「捐捨聲聞」：若捨了這個小乘；聲聞，就是小乘；這聲聞呢，就包括緣覺在裏頭，這二乘法。「修菩薩乘」：菩薩乘啊，就是最上的一乘，這叫菩薩乘。

「入佛知見」：得到佛的知見。「應當審觀」：應當呀，仔細應當啊，仔細觀察觀察，「因地發心」：在啊，最初這個因地呀，發的是什麼心？「與果地覺」：與這個得到果地，這果地，什麼叫果地呢？所以我們這現在有個果地。果地呀，就是菩薩的境界，若再加上覺呢，這個覺，就是覺悟了。「為同為異」：是在那因地心，和那果地覺啊，是不是一樣？是一樣啊，或者不一樣？

阿難！若於因地，以生滅心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滅，無有是處。

阿難呢！你若於這個因地，在這個最初發心那個因地的時候，「以生滅心」：以你第六的意識那種生滅心呢，這生滅心，就是第六的意識；「為本修因呢」：為你的基本，為你的基礎，你以這個生滅心做你的基礎，修行的基礎。修因，修這個修這種的道。

「而求佛乘」：而啊，想要成佛的話，「不生不滅」：能得到這個不生不滅這個涅槃四德，常、樂、我、淨涅槃的四德，常、樂、我、淨，得到這種境界，「無有是處啊」：這是啊，得不到的。

以是義故，汝當照明，諸器世間，可作之法，皆從變滅。阿難！汝觀世間，可作之法，誰為不壞？

「以是義故」：以前邊呢，所說這種的道理，你不能用生滅心呢，來求佛道，以是義故。「汝當照明啊」：你現在啊，應該用你的智慧來觀照，來明瞭啊，「諸器世間」：這個器世間呢，就所有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這個都叫依報，這個又叫器世間。你看看這個器世間呢，「可作之法」：所有的這一些個有形有相的可作之法，「皆從變滅」：都會啊，變，都會滅。

「阿難，汝觀世間」：阿難呢！你再看一看這個世間，「可作之法，誰為不壞」：在這個你看這個世間呢，一切的事，可作之法，都是會變滅的；你再看一看，那個世間上啊，可作之法，啊，這有為法，這個有相的法，誰為不壞？誰是不壞的？哪一個是不壞的？

然終不聞爛壞虛空。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由是始終無壞滅故。

啊，「然」：這個然呢，前邊問他什麼是不壞的？這所有可造作出來的，能造作出來的有形有相的這些個東西都是會壞的。你無論就是山呢、河啊、海呀，啊，都會改變的，你這有相之法。然，可是啊，你總沒有聽見過，始終你也沒有聽見過，「爛壞虛空」：這個虛空什麼時候爛了？什麼時候壞了？你看這個虛空是什麼時候壞過？

啊，「何以故」：為什麼虛空它不壞呢？什麼緣故這虛空它不壞呢？「空非可作」：因為這個虛空啊，不是你可以用造作出來的，你可以呀，用人力可造出來的這虛空。虛空它是本來什麼也沒有的，這才叫虛空；你若能造出來東西呀，就不是虛空了。因為它本來什麼也沒有，所以它就沒有一個壞和不壞，也沒有爛，也沒有壞。「由是始終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從始至終，「無壞滅故」：這個虛空啊，始終它都不會毀滅的，始終這虛空都是存在的。

則汝身中，堅相為地，潤溼為水，煖觸為火，動搖為風，由此四纏，分汝湛圓妙覺明心，為視、為聽、為覺、為察，從始入終，五疊渾濁。

「則汝身中」：則呀，就是當個「就」字講，就你這個身中這個四大來講。

四大都是什麼呢？「堅相為地」：這堅固的，就是屬於地大。什麼屬於堅固的呢？就是啊，皮、肉、筋骨；就是這個皮、和這個肉、筋骨，這都屬於地大，皮、肉、筋骨這都屬於地大。你的骨頭就很硬，肉雖然是軟的，這屬於暄土，土啊，浮土；這個骨頭呢，就是實在的土；這堅相為地。

「潤溼為水」：潤溼，就是啊，津液、精血，這都屬於水大。津液，口裏有這口水；眼睛啊，有眼水，眼睛也有水；口裏也有一種津液；身上有一種血，津液，這都屬於水，水大的，是水大。「煖觸為火」：煖，就是啊，燥熱和溫暖，這屬於火大。它啊，這種功能啊，是令你這個身體總有一股熱氣，有熱氣這屬於火大。「動搖為風」：這搖動，搖動呢，這個運轉，呼吸，這都屬於風大，屬於風大。

「由此四纏呢」：在這個四大呀，互相結集到一起，互相勾結，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互相勾結，你和我就拉攏關係，我和你也辦一些個外交的手續；於是乎啊，這四大就合成一個，團結起來。團結起來，這叫，這地、水、火、風啊，這四大互相團結起來，團結來。團結起來幹什麼呢？喔，這也就成了一黨了，成了一個黨。

什麼黨呢？身子的黨（擋）。擋什麼呢？擋你這個本有的那個佛性。它在這一擋著，生出來一個黨，啊，你這佛性就沒法子現出來了。這由真呢，依真起妄，依這個真上，生出來一種妄，啊，這四大，它們就纏縛不脫呀，互相啊，來纏繞著。

「分汝湛圓呢」：分，就把你這個湛圓的，那如來藏性是湛圓的；這個湛圓呢，也就說的那個如來藏性；把你那個如來藏性啊，那種真性菩提呀，就給分開了。分開什麼呢？「妙覺明心」：你這個妙覺明心這個「真心」呢，分開；有的就跑到眼睛那去，「為視」：就是見。有的呢，就跑到耳朵那去，就變了聽了。啊，這個視聽，和這個聽覺，是覺、聽覺，這是視精和聽的精。

這種精，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本來就是如來藏性那個真性的菩提，可是啊，就分到這個六根門頭去了；在眼睛就叫「視」，在耳朵就叫「聽」，啊，在身子呢，就叫個「覺」，在意念裏邊呢，就叫個「察」。

「從始入終啊」：從開始到終了，「五疊渾濁呀」：這種的，啊，由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種，又啊，變化出來五疊渾濁，有五種的渾濁，也就成了那個五濁惡世那個五濁了。

云何為濁？阿難！譬如清水，清潔本然，即彼塵土灰沙之倫，本質留礙，二

體法爾，性不相循。有世間人，取彼土塵，投於淨水，土失留礙，水亡清潔，容貌汨(ㄍㄨㄚˋ)然，名之為濁。汝濁五重，亦復如是。

「云何為濁呢」：什麼叫一個濁呢？這個五濁的意思我現在把這個濁字先給你講一講。阿難！「譬如清水」：譬如，比方說這個清水。清水它的本體，是「清潔本然呢」：是清潔本來那個樣子的，一點也沒有這個染污的樣子。「即彼塵土，本質留礙」：就是說啊，這這個塵土，拿這個塵土來講，這是水，它是清潔的。

那麼那個塵土呢，「灰沙之倫」：它有灰，又有沙。之倫，倫，就是那個一類；有就是同類的，不是灰，就是沙；不是沙，就是灰；和這個灰、沙相類的，相同的這個東西，「本質留礙呀」，這個土的本質，它那個本體，這個質啊，就是個體；土的它的本體是留礙的。留礙，就是啊，不通的，不通。

「二體法爾」：二體呀，這什麼二體呢？就是這個水，聽見了沒有！土，這叫二體，不要睡覺！這個水和土，這兩個體相；法爾，這法爾啊，就是法爾現成的，就是這樣子的，本來就是這樣子的，法爾啊，就是本來就是這樣子。什麼樣子？水，就是清潔的；土，就是留礙的；法爾，就是本來它都這個樣子的。這沒有摻雜在一起，沒有混合在一起，水，就是清潔的；這個土，就是留礙的；法爾，二體法爾。

「性不相循呢」：它這兩種的性啊，不一樣，不順的；那個水也不會跟著土跑，土也不會跟著水去行去；啊，互不相循，你也不會順著我，我也不會跟著你，這兩個是不相同的。

「有世間人呢」：可是啊，在這時候就有一個世間人。這世間人就什麼人呢？就是這個凡夫啊，俗子，沒有修道的人，啊，是愚癡人，世間人。「取彼土塵呢」：他呀，沒有事情，他要找一點事情來幹；沒有工作，他要自己呀，來找一點工作，這叫無事找事做。根本沒有事情，他要啊，啊，找什麼事情做呢？取彼土塵呢，把那個地方那個土啊，拿來一部份。

究竟多少啊？這沒有數量的，你可以說多，可以說少。啊，他若用一碗水呢，就拿一把土就夠了；若用一缸水呢，就要擔一擔土；他若造一個大水池呢，那又要用一噸土才可以；所以這個沒一定的，不要執著說一定多少水，多少土豁到一起，這才算呢，濁了，沒有的。這可多、可少、可大、可小。「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修自了自安排」，這也是這樣子，隨他去安排去。他用多少就是多少。

「投於淨水呀」：這個拿來一些個土啊，放到這個水裏了。放到這個水裏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回就發生了化學作用了，這也是化學，發生了化學作用。什麼化學作用呢？「土失留礙」：土啊，見到水，也就稀了，也就啊，不那麼硬了。這土本來屬地呀，屬地大的，它是堅硬啊，現在見到水了，它也軟了，軟了。「水亡清潔」：可是啊，土雖然變了質了，由硬變成軟了；這個水也啊，不是水的那個本來的樣子了；水本來的樣子是清潔的，現在你說怎麼樣？變成渾濁了，啊，水本來是清潔的，它這會也不清潔了，也看不清楚了，混濁起來了。

「容貌汨然」：這回這個樣子啊，變成一個化學的作用啊，啊，混混沌沌的，看的那個水呀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土了，啊，發生一種化學作用。這化學都是由這裏頭發明出來的，你不要以為啊，起了化學作用了，汨然。「名之為濁呀」：就因為它這個汨然呢，就是看不清楚那個樣子，看不清了。所以呀，容貌汨然；這個容貌，不是人的臉，不是人的容貌，你不要誤會了；這就是那個水和土的本來的容貌，合到一起呀，生了化學作用了，啊，就變成了一種混濁的這個汁了，混濁的東西，形容容貌汨然，名之為濁，這個起的名啊，就叫濁了，就叫混濁了。

啊，「汝濁五重，亦復如是啊」：在你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裏變化出來這五重的濁呀，亦復如是，也就像這個水，和這個土豁泥呀，豁到一起，失去本來的那個質地，失去本來那個樣子，是一個樣，一個樣的，亦復如是。

阿難！汝見虛空，徧十方界，空見不分，有空無體，有見無覺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一重，名為劫濁。

這個世間的人呢，有世間人呢，就是所有一切的愚癡的眾生。阿難！你要知道這愚癡的眾生，「汝見虛空啊」：你看見那個虛空了嗎？「徧十方界」：這虛空啊，是徧滿十方界的，「空見不分」：你能分開你的哪是你的「見」？哪是虛空嗎？你這個見和虛空有一個邊際嗎？啊，還有一個分別沒有呢？這就表示啊，這個見性和虛空是一樣的，雖然看的見，但是啊，根本也沒有一個東西，沒有一個體相。見，也就是虛空；虛空，也就是等於見，所以呀，沒有分別。

可是沒有分別啊，空見不分，「有空無體」：那個空啊，它沒有一個體相的。說那個虛空就是它的體，你把它體拿來看看，拿不來的，所以還是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這是虛空無體。「有見無覺啊」：這個見可也是在虛空裏頭，啊，見和虛空也不會發生鬥爭的。有了見，不會就把虛空趕走了；啊，這個世界，這個空啊，這個的地方是我這個見，要佔領的，你這空，應該走的！沒有的。

它也不發生衝突，也沒有鬥爭。

末法時代雖然鬥爭堅固，但是這個見和虛空並不鬥爭的，並不鬥爭。有見無覺，這個見呢，它自己並沒有個覺；你能看見這個「見」，它自己並沒有有一個感覺，沒有什麼感覺；**感覺，是在你這個人自己這有感覺，並不是這個「見」有了感覺。**

在這樣情形之下，虛空也沒有體，見也沒有知覺；可是「相織妄成啊」：這個虛空和這個見兩個相織起來，好像經緯的線似的，一經一緯呀，啊，它互相交織起來了，互相組織起來了。啊，這個見和虛空啊，也就生了一種聯合起來，也團結起來了。見和虛空團結起來，這叫什麼呢？啊，這是啊，「是第一重，名為劫濁」：這是第一重啊，的濁，它的名字就叫「劫濁」，這個劫也就是啊，這麼樣子來的。

所以呀，我們這個世間眾生啊，也就是啊，沒有事來找事情做，硬要這個土、水豁泥，啊，把這土、水呀，豁到一起；現在又把這個虛空和自己的見右豁到一起了，所以就變成一個「劫濁」。這個劫呢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叫這個「時分」，梵語叫「劫波」，中文叫時分，就是一個時候的分別，一個時候的分段，分開一個時候，一個時候的，這叫劫濁，這是第一重。

第一重啊，最邇邇的東西，第一重啊最邇邇，最不潔淨的就是這個**劫濁**。**由什麼造成的呢？就是由我們這個見和虛空啊，啊，相織妄成，相組織起來，生出這一種妄，這就叫劫濁。**

汝身現搏(女义弓ノ)四大為體，見聞覺知，壅令留礙，水火風土，旋令覺知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二重，名為見濁。

啊，這個前一個，本來這個見，和虛空變成一個劫濁，這個地方呢，又變成「見濁」了。

「汝身現搏」：你身呢，現在呀，自己在自己呀，這啊，就不得到解脫了。不得到解脫，那麼搏聚到一起，也就是團結團聚到一起，因為這四大團結在一起，「四大為體」：四大團結在一起成了你的身體；成了你的一個身體，就有了「見聞覺知」：這四種的這感覺，「壅令留礙」：所以呀，就令這個四大也都生了一種留礙的性質了。

「水火風土」：這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和這個水、火、風、土，「旋令覺知」：旋呢，就是回來；來回來回的這麼令它有一種這個妄覺妄知。有一種妄覺妄

知，在這個期間，「相織妄成」：因為妄覺妄知互相又組織起來，就成了一種妄。成了一種妄，什麼妄呢？就是這種妄濁。這就是啊，「第二重啊，名為見濁」：這個道理呢，起個名字就叫「見濁」。

這五濁，在前邊我講這「五濁」那個意思，和這個完全不相同。那麼現在這五濁呀，跑到自己身上來了。那個五濁呢，就五濁惡世，是世界，是外邊的。這個「五濁」呢，就跑到自己身上來了，你說，越跑越近；其實怎麼樣啊？你因為內裏邊有五濁，外邊才有五濁。你若內裏邊，你身上沒有五濁，外邊那個五濁也都消滅了。所以呀，這世間的五濁，也由每一個人的身這種妄性啊，造成的，這是啊，見濁。

又汝心中，憶識誦習，性發知見，容現六塵，離塵無相，離覺無性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三重，名煩惱濁。

「又汝心中」：在你的心裏邊。「憶識」：你這個記憶，和你呀，這種分別心。「誦習」：你呀，讀誦這個經典，或者讀誦世間的文字，這誦習。「性發知見」：在你這個憶識誦習呀，這裏邊呢，這個性發生出來一種知見；你本來不知道的，又可以知道；本來你不明白的，又可以明白，在這個書上所得的這種知識。

這種知識也是啊，世間的文字，世間的知識，並不是啊，究竟啊，真正的由你自性裏發生出來的。

所以呀，就「容現六塵」：因為你有了知識了，所以也就有了六塵了。這六塵，什麼叫六塵呢？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六塵的境界也發現了，也在你這個知識裏邊，就包容著這個六塵的這種的情形。

「離塵無相」：你若離開這個六塵呢，離開這一切的塵勞啊，就沒有相，它沒有一個體相。「離覺無性」：離開你這種感覺啊，也就沒有一個性，體性，也沒有體性。在這個期間呢，就「相織妄成」：互相組織起來，這個妄也就成了；因為它若不組織啊，也沒有妄。一組織起來就有了妄了。

好像老子所說的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」。這個若沒有組織起來，它就沒有一個妄；因為兩種啊，一組織起來，這裏就有了妄了。

有了真，就有假了；若沒有真，也沒有假；真假它是對待的，無假亦無真；

你有了假，就有真；有了真，也就有了假。所以這兩個組織起來，就變成妄了，啊，在依真起妄了。

老子所說的，說，「大道廢，有仁義」：這個大道廢，沒有了，大道沒有了，才呀，講仁義呢；若講大道的話，那個大道存在的時候，根本那個仁義就不成立了，就沒有仁義；人人都行道，你何必又講仁、講義呢？你仁，又對於誰仁？義，對於誰去義？

人人都修道，人人都是克己復禮的，人人都明白，不令旁人呢，生煩惱，人人都知道啊，愛惜自己，也愛惜一切人，那麼所以也就沒有仁義可講了，所以才叫大道廢，有仁義，大道廢了，沒有仁義。仁義，大道若沒有了，才有仁義呢；若有大道的時候，有這個道啊，就不須要仁義的，那個仁義是多餘的。

「智慧出，有大偽」：這個世界怎麼有奸人呢？怎麼有偽君子呢？怎麼有假的、欺騙人的人呢？智慧出，人人都若沒有大智慧，都是普通的人，也沒有人做那個假的事。

就因為，啊，這個人有智慧，他看見這一般人都愚癡，喔，他們愚癡，我用一個手段呢，我可以欺騙他們，他們不認識，那麼這就有假了。偽，就是虛偽；虛偽，就是假的了。那個有智慧的人出來了，就有假的，有假的。

若沒有有智慧的人，大家都平等的，你也這樣子，我也是這樣子；你也不欺騙我，我也不欺騙你。

因為你的智慧比我高了，啊，你看見我很愚癡的，你做一點事情啊，我不認識，啊，我不明白你這個手段，所以這個大偽也就出來，啊，智慧出，有大偽。

「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」：那個家庭呀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若是都行這五倫的這種道啊，你也顯不出來哪個是父慈啊，哪個是子孝。或者父親不慈，子啊，盡孝，這才顯出孝。或者呀，這個子不孝，父親盡慈，這也顯出慈來了。所以說六親不和，家庭裏頭啊，吵吵鬧鬧不和氣，才有孝慈，那麼這個顯出來啊，這個孝順來了。

「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」，在國家太平的時候，你說哪個是忠臣，哪個是奸臣？大家都是做官的；那個奸臣頭上也沒有掛個招牌，那個忠臣頭上也沒有人給他送一塊匾，所以沒有什麼分別。等在國家混亂，最亂的時候，哦，喔，某

某人對國家有功勞！

啊，好像中國那時候，岳武穆，為什麼岳飛，到現在一般人提起岳飛呀，都對岳飛呀，抱一種同情心，認為他是一個大忠臣！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在那個亂的時候啊，他能以呀，同仇敵愾，能以呀，把這個敵人打退了，所以一般人呢，都歡迎他，這是啊，這個道理。

那麼這個呢，這個「濁」也是這樣子；因為啊，若是單單一個，它不會成濁的。你或者，這一真法界，如來藏性，和虛空，啊，它不會發生濁的。這就因為大家合起來了，結成黨了，那麼互相啊，來聯合起來，哦，這就有了假的了。

由這一點呢，這證明啊，每一件事啊，都有真、有假的。那麼在如來藏裏邊呢，那樣的真心，依真就起妄了。也就好像我們這個人呢，本來是一個真的人，但是每一個人都有個影子，那個影子啊，就是依真起妄；那個影子，就是表示我們這個無明；由這個無明啊，就發生種種的這個問題來。

又汝朝夕，生滅不停，知見每欲留於世間，業運每常遷於國土，相織妄成，是第四重，名眾生濁。

又，佛呀，說阿難！「又汝朝夕」：朝啊，就是早晨；夕呀，就是晚間。在你從早晨到晚間，「生滅不停」：這個念頭啊，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，生滅不停，不能停止。「知見每欲」：你這種啊，的知見。你的知見呢，就是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啊，每欲，常常想這樣子，每每想這樣子。

想什麼樣子呢？「留於世間」：你想啊，長生不老，你想啊，常住在世，在這個世界永遠都不死。「業運每常」：業，就是你所造的這個業；運，那麼運，就是來回流轉。「每常遷於國土啊」：你這個業報的身呢，就由這個國土搬到那一個國土去，由那一個國土又轉到那個國土去，這互相啊，遷移，互相啊，流轉。

「相織妄成」：你這種的生滅不停的這種的知見，這種的意思，和這個業果呀，的相織，就妄成，那麼就成了一種妄，成了一種業。這種妄業啊，這就是第四重的叫「眾生濁」：因為你心裏呀，這個念頭生滅生滅，這也就好像眾生啊，生滅不停似的，所以這叫眾生濁。

汝等見聞，元無異性，眾塵隔越，無狀異生；性中相知，用中相背，同異失準，相織妄成，是第五重，名為命濁。

「汝等」：說你阿難呢，和你這一切的沒有得到無漏的這一些個人，啊，「見聞呢」：你那個所見所聞，「元無異性啊」：本來沒有兩樣，見的、聞的都是相同的。可是啊，「眾塵隔越」：因為有了塵了，就隔離開了；隔越，就不同了。不同了，「無狀異生啊」：也無緣無故就生出啊，兩樣來了，就兩樣了。

「性中相知」：在這個見聞的這個性中了，它相知；按這個「性」來講啊，它互相啊，知道。就是啊，在這個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在這一精明的時候啊，就相同，本來沒有兩樣；分成六和合呀，就不同了。那麼不同啊，這本性啊，它是相知的，這個精明之性啊，它是相知的。

跟「用中相背」：這個分成六和合呀，互相啊，這種「用」呢，就不同了，互相啊，違背了，互相違背。怎麼互相違背呢？眼睛就是見東西的，它就不能聽東西；耳朵是聽東西的，它不能見東西；鼻子是聞香味的，它也不能聽、也不能見；啊，舌頭是嚐滋味的，它也是不能聽、不能見，也不能聞這個香味。這啊，這個分成六和合呀，這個它的用途啊，互相不同的，互相啊，這叫用中相背，這不同啊，相背了。

「同異失準」：這個同啊，和不同，沒有一個標準，就沒有一定的，沒有一定；因為沒有一定，所以呀，就失去這個準確性了，有一定的目標，沒有一定的這種的標準，失準。「相織妄成」：這互相啊，組織起來，又成了一種妄性，造了一種妄業，這就是第五重的「名為命濁」：給它起個名字啊，名為命濁，給它起個名字呢，就叫命濁。

051. 卷四

阿難！汝今欲令見聞覺知，遠契如來常樂我淨，

阿難！你現在是不是想要啊，使令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包括嗅、嚐了，「遠契如來常樂我淨」：遠，就是回來；。本來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是隨著這個妄緣而有的，隨著這個虛妄的因緣而有的；那麼現在啊，你想令這個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這種的知覺性啊，回來，契合如來藏性；契合，這個契啊，就是契合；這合，還回來啊，再復合這個如來藏性。在這個涅槃四德裏頭的常、樂、我、淨。「常」，就是恆常不變；「樂」，就是非常快樂；「我」，這是個真我；「淨」，是清淨，這是涅槃中的四德。還要契合這如來的如來藏性，常、樂、我、淨這種的功能。

應當先擇死生根本，依不生滅，圓湛性成。

你想要啊，契合這個如來藏性啊，回來啊，和這如來藏性合到一起；合到一起呀，「應當」：你應該呀，先要選擇，選擇什麼呢？選擇這「死生的根本」：什麼是死生的根本？這你要啊，明白清楚。「依不生滅」：你呀，依照這個不生滅這種的不生滅性，「圓湛性成」：那種啊，圓湛；前邊是湛圓呢，這是圓湛，又圓融、又清淨而湛然的這種性，才能修得成呢，才能合這個如來藏性。

以湛旋其虛妄滅生，伏還元覺；得元明覺，無生滅性，為因地心，

你應該用這種圓湛、湛圓這種的如來藏性，「旋其虛妄滅生」：你把這個虛妄的心呢，回來，不要有這個虛妄生滅，旋其虛妄生滅，生不要用這個生滅心，去用功去。「伏還元覺」：你呀，把這個煩惱降伏了，降伏你這個無明煩惱，還回來呀，到這個本來這種覺悟的這種的程度上，還到你本來覺悟的這種的程度上。

「得元明覺啊」：你得你本來那種的光明而覺照的那種的功能，「無生滅性」：啊，沒有生、沒有滅那種的性能，「為因地心」：這作為你一個因地修行的一個心；因地修行的心，就是你一開始修行的心；不要用你那個生滅性啊，生滅心來用功；用這個圓湛的，不生滅這種性。用你本元明覺，得元明覺，本來啊，這種的元明覺性，無生無滅的這種心來用功。

然後圓成果地修證。

你用這個在因地心呢，用這個不生不滅的這個因地的心來，然後圓成啊，你這果地的修證；果地呀，就是成了佛呀，成了菩薩，這都叫果地，果地的修證。那麼你用功啊，修行啊，你明白真正的原理了，它自然呢，就是很快就可以修到證果了。

如澄濁水，貯於靜器，靜深不動，沙土自沈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；

在因地心呢，因地心修證的時候，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澄清這個濁水；昨天所講這個清水，投進去啊，塵土，就變成啊，混濁之相了，容貌就汨然；汨然呢，就是看不清楚那個樣子。看得混混沌沌，什麼也看不見；那麼現在呀，就好像把這個混沌的濁水澄清了它。

這混沌濁水就比方什麼呢？就比方啊，那不說講有世間人呢，取彼塵土，投

於淨水，啊，土呢，就失去留礙的性能；水呢，就失去清潔的這種相貌，所以呀，容貌汨然了，看不清了。這就表示眾生啊，在這個如來藏性裏邊呢，有這個四大、五濁啊，混合起來，就生出無明煩惱啊，依真起妄，依著這個真的，就生出一個妄來。這個妄啊，並不是真，這個真，就不是妄。

昨天晚間我不講，這個真呢，就比方我們這個人的身體；這個妄呢，就是身體那個影子。那個影子，那影子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。因為有啊，這光明照著出個影子。這影子是什麼？就是那無明。那無明是不是真的呢？不是。它是那一個影，也是在這個真的上生出這麼一個虛妄的東西。

可是啊，因為這一個虛妄，就把種種的虛妄都生出來；就好像啊，這個水和泥呀，豁到一起就不清楚了。本來是一個清潔的，因為發生化學的作用了，這土和水呀，合到一起，發生了一種混合的樣子，就不清楚了。現在修這個因地心，為因地心呢，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把這混濁的水又澄清了，混濁的水澄清了。

啊，「貯於靜器呀」：把它，貯，就是儲存呢，這貯於靜器，貯於靜器，就是把它裝到一個不動的那一個東西裏邊。器呀，是器皿。這不動的東西是什麼呢？你現在呀，這坐禪，這就是啊，一個靜器，你這個如澄濁水呀，我們現在打坐參禪呢，這就是啊，澄清這個濁水了。澄清濁水呀，坐這也不動彈，修定，修定力。修定力，你有了定力了，就把這個定水呀，清淨的定水，啊，存到你這個自性裏邊。你這個身體呀，就好像一個靜器似的。

「靜深不動」：你靜到極點，靜到極點，靜深不動，也不要動；不是說這個腿痛了，也就換一換腿；腰痛了，我往後躺一躺。好像果前這麼樣，有的時候把腿這麼伸開，這麼樣子啊，啊，總覺得，啊，這麼樣自在了，不肯吃苦，這叫不肯吃苦的。那麼吃不了苦，總拿了很多pillow，墊到那個地方，墊著腿。這是啊，沒脫了美國人本色，美國人講享受，沒有脫去啊，美國人本色。

美國人講享受，住好房子，住洋房子，啊，一切一切都講享受；所以家裡再差不離的，家裡再窮的家庭啊，也要有一個Television，要有一個傳真機，大家來看傳真機，這都講享受。所以呢，這就啊，沒有談到啊，靜深不動了。這個靜深不動啊，是不怕苦、不怕難，什麼都不怕的；啊，我這個腿痛一點，這不算一回什麼事！

「沙土自沈呢」：你，這個沙土啊，也就是你自性中的煩惱；那煩惱啊，自然就沈下去，就沙底了，向下沈了。「清水現前」：你這個沙土沈下去了，清水就現前了。你煩惱沒有了，無明煩惱沒有了，你這個自性的光明也就現

出來。你這個定啊，定水啊，現前了，就有生出一種定力來。

生出一種定力，這有一個名字，這個叫什麼名字呢？就是「名為啊，初伏客塵煩惱」：初伏啊，就是啊，初啊，就是最初，就是一開始；伏啊，就是降伏了。降伏什麼呢？降伏客塵煩惱。這客塵呢，前邊不講過，說是這個塵呢，就好像住店的客人似的。那個主人呢，不會走的，那開店的主人不會走的；那個住客呀，終究是走的。

那麼這個客塵煩惱，就是這個無明啊，煩惱，這都是叫客塵煩惱。為什麼客塵呢？它都不是真的，它是啊，依真起妄，在這個依照這個真性啊，菩提，它啊，生出這麼一種妄念來，所以生出這個無明煩惱，這叫啊，初伏客塵煩惱。客塵煩惱，它不是啊，自己家裏的東西，是從外邊來的。言其這種塵呢，這種無明煩惱啊，都是假的，不是自己真性裏生出來的；因為它沒有根，所以這就叫客塵煩惱，並不是真的。

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。

前邊這一段經文所說的是貯於靜器，靜深不動，這泥沙就下沉了，這個泥土下沉呢，清水現前。可是啊，你這個沙，和這個土，雖然自沈了，清水也現前了，你如果不打這個泥拿出去，把這個水裝到另一個乾淨的器皿裏頭，把這個沙土不要了它，倒了它，這才叫啊，永斷根本的無明。你如果留著，說我這個水清了，那個底下的沙泥留著它，隨它存在，不管它了。幾時一搖動的時候，這個泥土又浮上來了；浮上來了，這表示啊，又生無明煩惱。

你現在把這個泥，「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」：把這個泥不要了它，這沙土啊，拿出去，這叫純水，就剩了這個清水了。這個名字呢，就叫永斷根本的無明，永遠斷除啊，這根本無明了。啊，你說，這個把土和水豁到一起就渾了；渾了，要澄清啊，的時候，就要一個很長的時間；然後再把這個泥搬出去，這費了很多功夫，然後啊，才到這個純真澄清的這種景象。純真，就沒有沙土了，到這清淨的這個水，清潔的水，這叫永斷根本無明。

這根本的無明，就是這個生相的無明。這根本無明不容易斷的，你不要以為就把泥去了，就是這麼簡單的。這在等覺菩薩還有一分，一分呢，是很少很少的，很微細的，一分生相無明。這根本無明，就又叫生相無明。（生啊，就是眾生的生；相啊，就是這個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這個相），這生相無明。這是最後啊，若是斷了這一分的生相無明，就成佛了！

明相精純，一切變現，不為煩惱，皆合涅槃清淨妙德。

你把這個泥土去盡了，這種啊，清淨而澄清的這種「明相」，明相啊，就是「妄無不盡，真無不存」，這個妄都沒有了，完全是真的。這是啊，到那個究竟的極果，也就是啊，成佛了。在這個時候啊，這由這個光明中所顯現出來一種的明相；精純，一點無明煩惱都沒有了。

「一切變現呢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再有無論什麼變現，「不為煩惱」：這都不是煩惱了。這個時候，不是說「煩惱即菩提」，這時候，根本就沒有煩惱了。因為啊，永斷根本無明啊，把這無明都斷了，你呀，自然就沒有煩惱了。「皆合涅槃呢」：這所有一切呀，都是與這個涅槃這個道理呀，「清淨妙德」：與這個涅槃不生不滅這種的理呀，相合，清淨無染的，沒有染污的；妙德，這種微妙的功德。

第二義者，汝等必欲發菩提心，於菩薩乘生大勇猛，決定棄捐諸有為相，

第一個決定義已經說給你們各位聽了。第二個決定義呢，是什麼呢？「汝等必欲」：你們這個在座的聲聞、緣覺這些個有學的人，必欲，你們必定啊，想要，想要什麼呢？「發菩提心」：發這個迴小向大菩提心，發這種覺悟的心。「於菩薩乘」：你發菩提心，就要行菩薩道；要行菩薩道，你就要在這個菩薩乘上；行這個菩薩乘，就是大乘，發大乘菩薩心。

要怎麼樣呢？「生大勇猛」：不要忽進忽退，不要向前走兩步，向後退三步；啊，必須要啊，生大勇猛啊，哎，生出啊，最大的，再沒有那麼大的；勇，勇就是勇敢，有勇氣；你這個人有勇氣沒有勇氣；有勇氣，有勇氣向前去啊，啊，爭取最後的勝利。

猛，猛啊，什麼叫猛呢？好像那老虎啊，中國人都叫牠叫猛虎；猛虎，因為什麼呢？牠最往前那麼一撲啊，這個力量啊，最大不過的，你呀，什麼力量也擋不住牠；這是猛，非常勇猛的。古來那個大將啊，哎，戰無不敗，百戰百勝，好像楚霸王，他就是個猛！又叫勇將，又叫猛將，最勇猛了！啊，他也不怕死，也不怕種種困難，那就叫勇猛，最勇猛了！不怕敵人，敵人怎麼樣強盛，他也不怕的，這就叫勇猛。

「決定棄捐」：決定，不要猶疑；不要啊，啊，我想要修大乘啊，又捨不了小乘。好像阿難似的，想要發大乘菩薩心，又捨不得這個因緣法，說，佛說這個因緣法呀，是不錯嘛！怎麼現在佛又不要這個因緣法了？又叫我們不要修這個因緣法了？他還捨不得。想要修大乘法呢，又捨不得這個小乘的這個道理，這就沒能啊，決定，有猶疑心；有猶疑心，忽進忽退，這猶疑未決，

沒能決定。

好像，啊，人做一件什麼事，我決定了！我決定要做這件事，就要做去。不要啊，你一個腳踩著，一個人踩著兩隻船！這個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一個人呢，上兩隻船，又要往江北，又要去江南；這兩個腳，一個腳在一個船上，啊，就這個腳想到江北去，那個腳就想到江南去，這兩個船呢，你說是到江北？到江南？這一個人呢，上了兩個船上，船的，一個腳踩著一隻船，這就是啊，猶疑未決，沒有決定？

現在呢，講要決定，決定什麼呢？決定棄捐，棄呀，就捨棄了；捐呢，就是不要它。捐棄什麼呢？「諸有為相」：捐棄呀，棄捐這個諸有為法，就是小乘法；小乘法，就是有為法。什麼叫有為呢？有為，就是有所作為，就是有形有相的。凡有形相的，都是有為法。

這有為法呢，有形相的，終究會變壞的，所以這有為是會壞的。無為法，是無形無相的，無形無相的呢，永遠都不會變壞的。前邊經上不講，你看那個虛空什麼時候爛過？你看那個虛空什麼時候壞過？啊，沒有壞過，也沒有爛過。為什麼它不壞不爛呢？就因為它無相，它無相可循。所以這個經上啊，常常舉出虛空來做比喻。也這個虛空啊，就代表這個如來藏性；如來藏性，就是虛空；虛空，也就是如來藏性。

應當審詳，煩惱根本，此無始來，發業潤生，誰作誰受。

「應當啊，審詳煩惱根本」：你應當啊，審查，詳詳細細的要知道。知道什麼呢？知道這煩惱的根本。什麼是煩惱的根本？這你應該要知道。啊，我們現在這些人也應該要知道。什麼是煩惱的根本？煩惱的根本在什麼地方？

「此無始來」：這個煩惱的根本，從無始劫到現在，「發業潤生」：發業啊，也就是造業；潤生啊，也就是啊，托生，托生去。由今生，又托生到來生；由今生，不能終了，不能完了，還有來生，這叫潤生。「誰作誰受」：這都是誰造業，誰受這個報！哪一個造的業，哪一個受的報！

阿難！汝修菩提，若不審觀煩惱根本，則不能知，虛妄根塵何處顛倒。處尚不知，云何降伏，取如來位？

阿難！「汝修菩提」：你修這個菩提覺道，你修這個大乘菩薩法。「若不審觀呢」：你如果不審查而觀照啊，而知道這煩惱根本。「則不能知」：你就啊，不能知道，「虛妄根塵」：你虛妄啊，這四大呀、六根、六塵呢，這個

五蘊呢，這種種的虛妄，你不能知道。「何處顛倒」：你也不知道啊，什麼地方就是顛倒？什麼地方就不是顛倒？你也不知道？

「處尚不知」：你何處的這個顛倒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它的根本在什麼地方？處尚不知，你還不知道？「云何降伏」：你怎麼能就把這個顛倒無明煩惱可以降伏了呢？根本就不可能降伏。「取如來位」：你既然不能降伏，又怎麼能取得如來的果位呢？又怎麼能得到如來這個妙覺的極果呢？你是不能夠的。你想要得到如來這妙覺的極果，一定要知道這煩惱從什麼地方來的。

阿難！汝觀世間解結之人，不見所結，云何知解？

釋迦牟尼佛又叫了一聲阿難，說阿難呢！「汝觀世間解結之人」：你看呢，你看一看，這個世間上的解結之人。解結之人，什麼叫解結之人呢？就好像這一個繩子，結成啊，很多疙瘩，這個結扣，想要把這個結扣解開，這叫啊，這個上邊這個解呀，是把它解開；下邊這個結呢，就是啊，那個疙瘩，中國俗話叫疙瘩。就是啊，把它結成一個扣，這一個繩啊，結成一個扣，這叫結。

那麼想要解這個扣這個人，「不見所結」：不見這個扣，不見這個疙瘩。「云何知解」：你怎麼知道可以解它呢？你連疙瘩都沒有見著怎麼知道解呢？這也就是啊，前邊那個文，說是啊，你若知道，啊，這個什麼地方生出的顛倒；你知道這個顛倒了，才能除這個顛倒。如果你這個顛倒的根源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顛倒，啊，這你怎麼能除你這個顛倒呢？

所以現在這一段文就說啊，就比方啊，用一條繩，結成結；那麼想要把這個繩扣解開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這個繩扣的所在；你如果不知道這個繩扣的所在，你怎麼會知道這個解呢？怎麼知道解的繩扣這個方法呢？所以現在，你修道，你要先知道這個顛倒的妄想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，你若不知道它的處所？你就不能用功修行。

不聞虛空，被汝隳(厂乂ㄟ)裂，何以故？空無形相，無結解故。

那麼現在，就先呢，提出這沒有結解的這個東西。

沒有結解是什麼呢？虛空。「不聞虛空啊」：我可沒有聽說過，沒有聽任何人說過，說過什麼呢？啊，「虛空被汝隳裂」：這個虛空，沒有聽見什麼呢？我沒有聽說這個虛空啊，被任何人把它破壞了。隳裂，隳裂就是啊，把它破壞了，碎裂了，把它啊，割成一段一段的。把這個虛空啊，啊，割的一部份一部份，把它隳裂，毀滅了它，你沒有聽見這個說法！

「何以故呢」：為什麼我沒有聽見過呢？為什麼任何人不會聽見過呢？何以故？「空無形相」：這空啊，根本就是個空，空是無形的，沒有形相。「無結解故」：也沒有一個繩扣，所以也不須要解。那麼你這個如來藏性，也和虛空是一樣的。

則汝現前，眼耳鼻舌，及與身心，六為賊媒，自劫家寶啊。

這指出來了。

啊，「則汝」：就是你！啊，就是你什麼呢？就是你現前「眼耳鼻舌，及與身心」：也就是身意；啊，你現前呢，這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，及與身、意。「六為賊媒」：這六種啊，就是做賊的一個媒人，做賊的一個介紹者，「自劫家寶啊」：自己呀，偷你自己家裏的財寶。

我們每一個人，以為呀，這個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、身、意，這是幫忙自己的。其實啊，就因為這六個東西呀，六個壞東西呀，就把我們自性的法寶都給偷去了，啊，自性的財寶都給偷去了，自己還不知道呢？自己呀，哎，自己以為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種啊，是對我最最好的朋友！誰不知啊，這六種東西啊，就是啊，**招賊入舍**的一個東西。招賊入舍，劫奪你的家寶，都是這個六個東西。

譬如，怎麼說呢？譬如你眼睛，見著東西了！本來你沒有見的時候，所謂：「**眼不見口不饞，耳不聽呢，心不煩**」。你看，你眼睛不看見這個人家吃東西，你這一看見呢，啊，這饞欲流涎！啊，這喉嚨裏呀，就要伸出來一個手把那個東西拿來就吃了它！啊，為什麼要這樣子呢？這嘴它就想這樣子饞呢？就因為眼睛看見了！

看見人家吃的那個東西呀，那麼好，我啊，也就想要吃了。甚至於你這個眼睛，什麼？你說這個眼睛是個好東西！啊，說它幫忙我看見東西。就因為它幫忙你看見東西，所以就啊，生出來很多煩惱。

你譬如，你看見了美色，就貪美色；貪到手裏了，也是煩惱；貪不到手裏，也是煩惱。貪不到手裏，你追求這個美色，這是煩惱；貪到手裏，你發生種種的問題，這又是煩惱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這眼睛看見美色就貪了，所以就生出煩惱。

耳朵聽了美好的音聲，這歡喜聽；歡喜聽啊，生出來一種啊，這個貪欲的心。

這種貪欲的心一生出來，所以，啊，也就啊，沒有得之的時候，就想要得；已經得到了，又怕丟了；這是耳朵啊，啊，也令你生很多煩惱。什麼叫劫你家財的財寶？就是生出煩惱，這就是劫你家財的財寶。你若沒有煩惱啊，那你的寶貝就沒有丟；你一生出煩惱來了，你的寶貝呀，就丟了。

啊，所謂：「**千日打柴一火焚呢**」，你打一千天的柴火，就因為一個火柴就會把它燒了了！這也就是啊，你修養了一千天；你修養了一千天呢，這功夫有進步了，也有一點輕安的境界了，啊，忽然間生起來煩惱，發了無明，這把你的功夫啊，都燒了。所謂：「**星星之火呀，燒去你功德之林啊**」，把你的功德就都燒了！啊，這耳朵。

鼻子一聞到香氣了，心裏也生出一種貪心。啊，舌頭嚐到好味，也生出一種貪心。身遇著這個觸，觸啊，有順情的觸，有逆情的觸。怎麼叫順情的觸呢？就是你所歡喜的，這叫順情的觸。逆情的觸呢，就是你所不歡喜的，這逆情的觸。意緣法，意緣這個法塵，也就生出這個法執。所以呀，你因為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生出種種的煩惱，把你的家裏的財寶就都給劫去。

你，講這個無漏，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種啊，生出六種識啊，這都叫漏，都是漏。你若能到這個「**眼觀形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**」，到這個境界上了，那麼就不會被這個土匪給打劫你的財寶了，不會搶奪你的家珍。如果你沒有這個功夫，沒有定力，跟著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跑去，沒能迴光返照，那都是啊，叫「漏」。又叫啊，被這個賊呀，把這個財寶給搶去了。

那麼賊，這說是啊，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種啊，做的媒人。媒人，怎麼叫媒人呢？在美國呀，這國家沒有這種的風氣。在中國呀，男女結婚的問題一定要有媒人，一定要有媒人。在中國早啊，早的時代，在列國那個時代，那沒有媒人，就好像現在西方人呢，自己找對象，自己呀，去拍拖，自己呀，隨便男女自己去找去。

在還有在列國以前，周朝的時候啊，那時候更自由，啊，男女啊，的情形，無拘無束，一點規矩也都不須要講；男人幾多個女朋友都沒問題，啊，女人幾多個男朋友也沒有問題。那時候在列國周朝的時候，以前，那時候就是這樣子。等由孔子出生來了，這刪詩書，定禮樂啊，才啊，一定男女結婚呢，一定要有媒人，要有媒人給介紹。

這個媒人呢，怎麼介紹呢？這個媒人看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呢，很相對的，很相稱的，大家年齡也不差太多，這個身分，貧富也不會太懸殊，那麼就給

介紹了。說是某某的小姐，很有德行的；某某的這個少爺，或者學生，也是很聰明的；這麼一介紹，就成功了，這叫啊，這個媒人。

那麼現在這個地方說這個媒人，也就是啊，什麼呢？這眼睛看見這個六塵的境界了，啊，就生出啊，中間生出六識；生出六識啊，就互相啊，這麼勾結，互相勾結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這互相一勾結，啊，這就啊，好像那個做媒人似的，就給兩家就做了親家了。做了親家了，大家就往來了，這一往來，誰不知啊，這是個賊，就把自性呀，這個自性的功德法財就給偷去了，這叫**媒介**，劫去了這個家珍，「自劫家寶」：家裏的寶貝。

你家裏的寶貝是什麼呢？啊，那你自己應該知道。你自己認為什麼是你的寶貝，你就應該好好保守著。我不知道你的寶貝是什麼？你也不知道我的寶貝是什麼？啊，說我知道我的寶貝，我的寶貝呀，是金子、是銀子、是鑽石，鑽石，啊，這些值錢的東西呀，都是我家裏的寶貝，這都不是的。我雖然不知道你的寶貝呀，但是你若認為這個是你的寶貝，那就錯了。

說，那我家裏什麼是我的寶貝呀？啊，這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！

那麼你現在自己不知道，我現在還可以告訴你，我先先呢，問你，你說你自己知道金銀財寶是你自己的寶貝，我那麼認為這個不是你的寶貝。你真正的寶貝是什麼呢？真正的寶貝啊，我想不告訴你，但是啊，你又想要知道；知道呢，我又想順你的意思告訴你，但是我又怕你不相信；你說，這很困難的！所以現在呀，我也不知道是告訴你好，是不告訴你好？若告訴你，你知道又不信，這也費了我一番的心血來啊，告訴你。我若不告訴你，你又想要知道，我又或者你會相信，所以現在我倒是啊，告訴你！

什麼是你自己的這個財寶呢？就是如來藏性裏邊，你的這個真心，「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」，那是你自己家裏的本有家珍，你自己真正的財寶。啊，再有你這個「自性的佛寶、自性的法寶、自性的僧寶」，這也是你的寶。還有，你應該呀，把你自己呀，的身體，應該呀，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；「戒、定、慧」，這也是你自己的寶貝。再還有，你自己呀，這個自性的光明，「光明覺性」，這是你真正的財寶。

說，那我也看不見，怎麼會丟呢？啊，所以我不想告訴你也就是這一點！因為你看不見，你就不相信！你說**那看不見你怎麼會丟呢**？啊，這個呢，難怪你不相信！的確是看不見的東西。可是看不見，你有一種感覺；你這種感覺呢，你若有智慧，這就你寶貝多一點；你若愚癡，那你就是寶貝都丟了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現在是愚癡、是智慧啊？

如果你自己承認自己是一個和佛的智慧一樣了，好像今天來那位祖師似的，啊，他說他和佛是一樣的；啊，你說，我若殺了他，就會把他嚇得跑了。啊，你說，啊，可是我殺他犯不犯戒呢？我殺這種的人呢，根本我就沒殺他，所以也不犯戒，還沒有嘛！哈。

啊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再遇到這種人呢，你們不必殺他，就先打他一頓，由頭上打到腳上，看看他痛不痛！他若說，哦，你為什麼打我？你說，我打虛空呢！你**根本沒有個你呀，啊，你怎麼知道痛呢**？你如果知道痛，你就是凡夫俗子，和一般人沒有分別，你不能和佛比！你**若不知道痛，是什麼呢**？是那個木頭，和那個石頭塊，和那個石頭，你沒有知覺的東西；沒有知覺的東西，這也是糞土一樣的。

所以呀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千萬千萬到任何的地方，不要逞這種狂慧，不要以為自己呀，是一個不得了，哦，我和佛無二無別了！我就是佛嘛！我就是祖師嘛！這簡直啊，將來一定下無間地獄的這種人。這種人為什麼呢？他在現在已經就發癲了，發瘋了；英文叫什麼叫crazy。你說他怎麼能修成佛呢？你還看見這個佛有一個癲佛嗎？沒有的。所以這樣人呢，哎，這樣人也不能學佛法了，他根本就入那一個這種的天魔外道的知見裏頭去了。所以呢，這種人，佛啊，不能救這種人的，這種人呢，是最可憐的！

由此無始眾生世界，生纏縛故，於器世間，不能超越。

「由此」：就因為這六根、六塵生出六識，這麼互相勾結，啊，狼狽為奸。狼狽為奸，這是中國一句成語。怎麼叫狼狽為奸呢？這個狼啊，前邊那兩條腿；這個狽呀，後邊兩條腿；狼和狽呀，兩個人要合起來才能走路的。後腿長；若不合起來呢，狼無狽也不能行；狽無狼也不能跑；所以呀，兩個人要互相啊，合作，把兩個身體呀，牠藉著牠那兩條腿，這個狼藉著狽兩條後腿；狽藉著狼的兩條前腿；這麼兩個人嘛，這兩個畜生啊，才可以跑，可以走路，這叫狼狽為奸。

狼狽為奸呢，這就現在啊，這互相媒介，這個六賊呀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又生出六識啊，這互相狼狽為奸，啊，這麼樣子啊，就來作怪！

啊，「由此無始」：從無始劫到現在，「眾生世界」：眾生相續、世間相續，那麼眾生啊，和這個世界，就「生纏縛故」：眾生啊，和這個世界呀，就攪到一起了。眾生也離不開世界了，世界也把眾生就用好像用那個膠啊，膠住

了四的，擺脫不開了；纏縛，這互相啊，纏繞著。

「於器世間不能超越」：這個器世間呢，就是這個山河大地、一切房廊屋舍，這所有的依報，這叫器世間。那麼眾生呢，就叫有情世間。這有情的世間，就不能離開這個器世間；器世間呢，也吸引著這個有情世間；這兩種啊，互相啊，勾結，就「不能超越」；也不能啊，解脫了。超越，超，就是超脫；越，就離開；就互相不能離開了。

啊，眾生也在這個世界，世界也就把這個眾生啊，也吸的緊緊的，就像那個吸鐵石，吸這個這一種業力呀！所以前邊講眾生相續、世間相續、業果相續，這都有連帶的關係的，互相啊，有一種關係，有一種互相利用也就是；你沒有眾生，也就沒有世界；沒有世界，也就沒有業果了。所以這業果，有了業果，又要有世間，又要有眾生；若是一樣沒有了，都沒有，都空了。所以這三樣啊，也就互相利用，這麼眾生啊、世間、業果，啊，你也不叫我走，我也不叫你走，互相啊，這麼勾結，所以呀，就不能解脫了！

052. 卷四

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世界？世為遷流，界為方位。

阿難！我現在問問你，什麼叫這個眾生？什麼叫個「世界」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呢？阿難！阿難沒有回答！所以呀，佛就給他解釋了。什麼叫世界？我告訴你啊，「世為遷流啊，界為方位」：這個世啊，就是遷流，互相啊，遷變而流動的，這就叫個世。界為方位，什麼叫界呢？這個界，就是有一個方位，啊，有個方向，位置，這叫個界。

汝今當知，東西南北、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上下為界；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為世。方位有十，流數有三。

「汝今當知」：阿難！你現在呀，應該要知道，應當要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你知道「東西南北」：這有四方；又有「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」：這又有四隅(ㄐㄌ)。再加上、下，這叫一個界。這方位，有東方、有西方、有南方、有北方，這是方位；又有上、下，這叫一個界。怎麼叫世呢？世，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這叫世。

「方位有十」：方呢，就有十方，東、南、西、北，東南、西南，東北、西北，這共是八方；再加上、下，這十方，這個方位呢，就有十方。「流數」：這個數啊，遷流這個數的，就有三個。

一切眾生，織妄相成，身中貿遷，世界相涉。

所有世界上一切眾生，啊，「織妄相成」：這個互相組織，這種的妄相成就了，現出來了，現出這種妄相。「身中貿遷呢」：在這個身裏邊呢，也就好像啊，這個貿易做生意似的，互相啊，交易，你有的東西就換給我，我有的東西你沒有，我就換給你，這互相啊，貿易，在這個身體裏邊呢，做生意，又啊，互相遷變而運轉。

「世界相涉」：和這個世界呀，這互相啊，你是看不見的，但是啊，互相都有連帶的關係的，互相啊，都有干涉的；你也不能離我，我也不能離你，眾生、業果、世間呢，這互相啊，勾結，互相啊，來開這一個大公司，做這一個大的買賣。整個世界啊，來裏邊，每一個人身裏邊做一個小公司；在這整個世界就做一個大公司，做一個大生意，互相啊，來以無易有、以有易無，互相啊，這麼都有連帶的關係，這叫這個世界相涉，互相啊，互相都有交涉的；你和我也有點連帶的關係，我和你也不能脫離這種的關係。這個世間、業果、眾生都互相都離不了的，有小公司，有大公司，在好像啊，這種情形啊，你說，這生意都不錯的！

而此界性，設雖十方，定位可明，世間祇目東西南北，上下無位，中無定方。四數必明，與世相涉，三四四三，宛轉十二，

「而此界性啊」：在這個界性啊，雖然說是有十方，「設雖十方」：雖然說是有十方的方位，十個方位，但是啊，一定的方位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的。「世間祇目東西南北」：這個世間一般的人呢，只啊，目，目啊，就是名目，就是啊，給它命名啊，這叫東、西、南、北這四方。

「上下呢，無位」：上下沒有位置的，沒有上的位置，沒有下的位置，沒有的。「中無定方」：中間呢，也沒有一個定方。你說這個是「中」，啊，你這個中，是根據什麼講的？所以這中啊，沒有一定，沒有一定哪個是個中，這個方位，中無定方。

「四數必明」：這個「四」的數目啊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，一定啊，很明顯，任何人都知道。「與世相涉」：與這個世啊，這個三相涉，互相啊，來交易。「三四」：三四也是十二，合成十二，「四三」：又是十二。所以這叫啊，三四、四三，宛轉十二。這麼數過來也是十二，數過去也是十二。那麼這是啊，定這個方位的世界這個數目，定出這十二。

流變三疊，一十百千。總括始終，六根之中，各各功德，有千二百。

在這個流變遷流而演變，這十二啊，就三疊。怎麼叫三疊呢？就是啊，三四、一十二，再啊，十個三四、一十二，這就是一百二十；再一百個三四、一十二，就是一千二百，這叫「三疊」。所以呀，「一十」：就是十二，「百」：是一百二十，「千」：是一千二百。

「總括始終」：由這個十二到這一千二，十二是開始，一千二百是個終點。
「六根之中啊」：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邊呢，和這個世界呀，互相有勾結的關係啊，在每一根之中，「各各功德，有千二百」：這眼睛也有一千二百功德，耳朵也有一千二百功德，鼻子也有一千二百功德，舌頭也有一千二百功德，身也有一千二百功德，意也有一千二百功德。這功德呀，就是它的功能。

流變呢，流，就是遷流；變，就是變化。三疊呀，就是把它重複起來。這就假設的，假設是三，三疊。這個三疊呢，頭一個就是十二，這頭一疊，三四、一十二，這頭一個。為什麼？這個因為這世界也是這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嘛！這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是三呢，再加四，加四方，這是十二；十二，這是頭一個。第二個呢，把它加多了它，加到一百二上。第三個再加上一千，因為世界、業果、眾生啊，這個講起來很複雜，太多了。

所以呀，積聚呀，就加多，到這個，這個一十呢，就是十二，這三疊，三疊一十就是十二；百呢，就是一百二；千呢，就是一千二；這是假設把它三疊加起來，總括起來，由始至終，在這個六根裏頭呢，這每一根呢，就算它有一千二百個功德。

阿難！汝復於中，克定優劣。如眼觀見，後暗前明，前方全明，後方全暗，左右旁觀，三分之二，統論所作，功德不全，三分言功，一分無德，當知眼唯八百功德。

這是啊，釋迦牟尼佛說這個經典這麼樣說，你這個意思呢，往後邊呢，會有解釋的，你現在不要著急，這後邊都有答案的。你將來講完經啊，有什麼問題不明白，還可以在這裏頭找，都可以找得著的。

阿難！「汝復於中啊」：你呀，在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頭啊，「克定優劣」：你可以呀，克定，就是啊，你自己呀，能定出來；這個優，優，就是勝；劣，劣就是敗；就是好的，和不好的，這優劣。

「如眼觀見」：好像這個眼睛，現在啊，這個眼睛本來呀，有一千二百功德。啊，這個眼觀見，「後暗前明」：它能看前邊，不能看後邊。這個和那個有佛眼的不能同日而語。這個若有佛眼的人，不單能看前，也能看後、也能看左、也能看右，上下虛空，他都能看的，那不算的，這講凡夫的肉眼。

「前方全明」：這個眼睛啊，所看的前方啊，都看得見，「後方全暗」：後方啊，就看不見。「左右旁觀」：你往左觀、往右觀呢，「三分之二」：也啊，只可以看見，三分之二，不能啊，完全看見。「統論所作」：統起來啊，論這個所作這種的「功德不全」：它的功德，這眼睛的功德就不全。

「三分言功」：它能看見三面呢，三分言功。那麼「一分無德」：它後邊呢，看不見，所以呀，這個就沒有這種的功德了。「當知眼唯八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，眼唯八百功德，這個眼呢，只有八百功德，沒有一千二百功德；它啊，不是一個優勝的，而是一個不完全的。

在現在呀，講這個六根呢，這就是為將來二十五聖啊，各選圓通的時候啊，那麼選擇呀，這個哪一根的圓通。

如耳周聽，十方無遺，動若邇遙，靜無邊際，當知耳根，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釋迦牟尼佛，告訴阿難，說是啊，「如耳周聽」：這個耳朵啊，這個聽覺是沒有障礙的。不像這個眼睛能看前，不能看後；能看左，就不能看右；看右，就不能看左；那麼三分呢，有功，一分無德。耳根呢，是周圓的，周聽，是無論前後、左右、上下，什麼地方有聲音，都可以聽得見的。

「十方無遺」：在十方所有的聲音，也不會有聽不見的；無遺，無遺呀，不會有聽不見的。「動若邇遙」：動，那麼在靜的聲音它聽見，動的聲音，若，若啊，是比方的意思；邇，是近的；遙，搖是遠的。「靜無邊際」：在動的時候，遠、近都可以聽得見；那麼靜的時候呢，它也沒有一個邊際。「當知耳根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這耳根呢，是圓滿的，「一千二百功德」：它啊，具足這一千二百功德。

如鼻竅聞，通出入息，有出有入，而闕(く口世)中交。驗於鼻根，三分闕一，當知鼻唯八百功德。

再者，這個說鼻根。這個鼻根呢，它有一種嗅聞性，這種嗅聞性啊，「通出入息」：這個呼吸氣呀，有出有入，叫通出入息。「有出有入，而闕中交」：這個出去的時候，和入的時候，這中間呢，有一段就停息了，而闕中交。「驗

於鼻根」：現在呀，是測驗這個鼻根的這種功能啊，「三分闕一」：它也是三分缺一。「當知鼻唯八百功德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那個鼻也就只有八百功德，那麼它因為三分缺一。

如舌宣揚，盡諸世間、出世間智，言有方分，理無窮盡，當知舌根，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那麼這個舌呀，本來是嚐味的，但是這舌呢，有兩種的用處；有一種就是說話的，演說的；一種就是知道味的。現在啊，取這個演說這種功能，「如舌宣揚啊」：好像這個舌呀，它能宣揚這一切的佛法，「盡諸世間」：它窮盡了這所有的世間，啊，「出世間智」：和這個出世間的這個智慧。世間的智慧，和出世間的智慧，它都窮盡了。

「言有方分，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」：這個說話呀，這個語言，有某一方的方言的分別，「理無窮盡呢」：可是啊，講到這個理論上啊，是無窮無盡。

方分，好像啊，怎麼叫方分呢？好像印度人到中國的時候啊，當初達摩祖師啊，到中國。因為他說的印度話，中國人呢，他不懂。那時候中國人呢，很壞的，怎麼壞呢？專門呢，也排外，見到印度人來了，中國人叫印度人叫「摩羅叉」。這個摩羅叉呀，是個很不恭敬的一種俗話，摩羅叉；言其他這個很粗野的這個意思。

中國人呢，看見達摩來呀，就叫他叫摩羅叉；也沒有人和他講話，有人和他講話，也不太懂。所以呀，這個達摩祖師啊，到各處啊，也沒有人理他，沒有人呢，跟他學佛法，所以呢，這個沒有人跟他學佛法，所以就他就跑到啊，洛陽。洛陽啊，到那個熊耳山那去面壁去了！那麼所以呀，這也就因為方言不同啊，啊，他沒有什麼人緣。

理無窮盡，可是這個舌根呢，所說的這個理論呢，是無窮無盡的。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，應該知道啊，這個舌根呢，它啊，是最圓滿的，有一千二百功德。

如身覺觸，識於違順，合時能覺，離中不知，離一合雙，驗於身根，三分闕一，當知身唯八百功德。

如是，好像這個身，「覺觸」：身呢，覺觸的這種知覺性，「識於違順」：這個覺觸啊，有違情的這種觸，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；有順情的這種觸，就

是自己所歡喜的。「合時能覺」：在啊，這個身根，和這個外來的這種觸，合時能覺，在合到一起的時候，才能有所覺。「離中不知」：在離開的時候呢，就沒有覺了，知道了。

「離一合雙」：在離開呀，就是那麼成了每一個自己的這種體相了。合雙，若合起來呢，這就兩個合到一起這有了觸覺了。或者順情的，或者違情的這種的覺。「驗於身根」：那麼考察考察這個身根。「三分闕一」：它啊，三四、一十二啊，三四、一千二啊，它可是三分之中它缺一分；三分缺一分呢，就是只有八百的功德。「當知身唯八百功德」：這個身呢，只有八百功德。

如意默容，十方三世一切世間、出世間法，唯聖與凡，無不包容，盡其涯際，當知意根，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。

「如意默容」：這個意，就是意念，就是有分別這個意識。前邊呢，那是五塵的境界，這個意呀，是第六意識。默容啊，默啊，本來是不出聲，沒有啊，什麼話講，這是個默；容，容啊，就是容納。雖然這個意呀，它不出聲，但是啊，它可能容納十方世界，「一切世間」：這個世間呢，和「出世間法」：和出世間的法，都由這個意呀，來分別。

「唯聖與凡」：啊，也不管他聖人呢，是凡夫，「無不包容啊」：都在這個意念裏邊呢，包容著，「盡其涯際」：涯，就是邊涯；際呀，也就是邊際。「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」：這個意根呢，也是圓滿的，它啊，也具足一千二百個功德。

阿難！汝今欲逆生死欲流，返窮流根，至不生滅，

佛啊，又叫阿難！說是啊，你現在想要不順著這個生死的欲流去流轉，你想做一個逆流的這個功夫。「返窮流根」：你應該呀，再回來，窮流根，你找一找這個窮盡這個生死流的這個根本，「至不生滅」：到那個不生滅的那種的程度上。

當驗此等六受用根，誰合誰離、誰深誰淺、誰為圓通、誰不圓滿。

「當驗此等啊」：你應該呀，看一看，你應該呀，檢驗一下。檢驗這什麼呢？檢驗這個「六受用根」：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呀，這六種受用根。「誰合誰離」：誰啊，是和誰合到一起？又誰啊，和誰離開，相離開？「誰淺誰深」：哪一個淺，是哪一個深？

「誰為圓通，誰不圓滿」：誰啊，是一個最圓通無礙的根？哪一個根呢，是不圓滿的？不圓滿，就是不圓通。你應該啊，先把它審察選擇一下。

若能於此悟圓通根，逆彼無始織妄業流，得循圓通，與不圓根，日劫相倍。

「若能於此」：你若能以呀，在這個找著這個生死的根本，能逆回來你這一種業流，生死的業流，「悟圓通根」：你呀，明白這哪一根呢，是最圓通。「逆彼無始織妄」：你呀，就不要順著啊，這個生死流去轉了，你要逆回來；逆回來，那麼不要隨著這個織妄，啊，「業流」：好像啊，無織這一種虛妄的業流。

「得悟圓通」：你呀，能以悟哪一個是圓通，哪個是不圓通，「與不圓根」：和這個不圓滿，不圓通的這種根。你若明白這個了，你若修行啊，「日劫相倍」：你沒有明白這個圓根以前，你修一個劫，也不會成佛的！你明白了這一種啊，不生滅的圓根呢，你修行一天，就等於呀，你不明白修一個大劫那麼樣長遠，所以這叫日劫相倍。

我今備顯六湛圓明，本所功德，數量如是。隨汝詳擇其可入者，吾當發明，令汝增進。

「我今備顯」：那麼我現在啊，就是很全備顯現出來，把它用很明白的道理說出來給你聽。「六湛圓明」：這六種啊，湛，都是啊，很清湛的這個圓明的根性，「本所功德」：它每一根呢，所具有的這功德，應該具有多少功德？哪一個是最優越的？哪一個根是比較啊，陋劣的？本所功德，數量如是：它有多少功能啊？這個數目啊，就像我上邊我所說的似的。

「隨汝詳擇呀」：隨著你阿難呢，你自己詳細選擇一下，「其可入者」：你看看對於哪一根呢，對你是相應？本來在這個意思，前邊那個意思裏頭表示出來啊，就是這個耳根最圓通！可是啊，佛不直接說給阿難聽，叫他自己去選擇去。佛把每一根呢，這種的功用，和這個功德，數量，都說出來，叫阿難呢，自己去選擇去。

所以現在啊，告訴他，詳擇其可入者，你呀，對你是最相應的，這個哪一根對你是最適宜，最相應，與你這個性情。「吾當發明啊」：你選擇好了，我再給你啊，詳細說一說，詳細發明一番，「令汝增進」：令你呀，於這個這種的根呢，再能往前有所進步。

十方如來，於十八界，一一修行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，於其中間，亦無優劣。

這是佛呀，又舉出十方如來，哎，來給做證明。

十方如來，「於十八界」：在這十八界這個法門裏邊，「一一修行啊」：每一界裏邊修行啊，啊，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」：那麼都能得到啊，這個無上的圓滿菩提。於其中間：在這個十八界，五陰、六入啊，十二處、十八界這裏邊呢，「亦無優劣」：沒有啊，哪一界是優越，哪一界是這個陋劣，沒有的。

但汝下劣，未能於中，圓自在慧，故我宣揚，令汝但於一門深入；

「但汝下劣」：十方如來運用這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可以得到這無上菩提。在這個其中啊，也沒有哪一個是優，哪一個是劣。可是你阿難就不同了，你阿難這根性啊，下劣，啊，你的根性啊，很愚癡的，很不是優秀分子。

「未能於中圓自在慧」：你不能啊，在這個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裏邊呢，你得到這個圓自在慧，你得到啊，這個圓滿而自在的這種智慧。「故我宣揚」：所以呀，我現在又從每一根上啊，都來說明白，「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啊」：令你阿難呢，就從這個一門深入，你呀，從那一個門口啊，往裏頭進。

入一無妄，彼六知根，一時清淨。

「入一無妄」：你在這一根呢，深入，入到那個極點呢，啊，這個妄盡真存了，你這個一根呢，沒有妄了，沒有虛妄了。那個「彼六知根呢」：這個六，彼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知根呢，「一時清淨」：在一個時候都可以呀，就清淨自在了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逆流，深入一門，能令六根，一時清淨？

阿難聽佛這樣講了之後，他還沒有徹底明瞭，沒有真正明白，所以呀，就又請問於佛！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「云何逆流」：怎麼叫逆這個生死流呢？啊，「深入一門」：深入哪一門呢？這個門是在什麼地方呢？「能令六根，一時清淨」：怎麼入一無妄，就這個六根，能令這個六根同時都得到清淨呢？這是一個什麼道理呢？

佛告阿難：汝今已得須陀洹果，已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惑，然猶未知，根

中積生無始虛習，彼習要因修所斷得；何況此中，生住異滅，分劑頭數？

佛告阿難！「汝今已得須陀洹果」：須陀洹呢，就是初果，初果須陀洹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入流」。怎麼叫入流呢？就啊，「入聖人的法性流」，入聖人法性流，這已經算證聖果的人；「逆凡夫六塵流」，逆凡夫啊，這六塵流。

在這個《金剛經》上啊，說這個四個果位，說的很清楚，初果是須陀洹。須陀洹嘛，名為入流。什麼叫入流呢？就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所謂不入呢，就是不被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所轉動了，不為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種六塵呢，的境界所轉。

見著美色，和不是美色，他都心裏不會動。因為啊，他已經啊，斷了八十八品見惑，所以見著什麼境界他都不搖動了。聽見什麼好的聲音，他也不會搖動；就是什麼香味，他也不會著住；聞見香也不會著住；舌啊，嚐這個味，也不會著到味上。所以呀，就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叫「入流」。又叫「預流」，（預呀，就是那個預備的預）。預聖人之流，已經啊，預備啊，做這個聖人了，這叫預流。那麼說啊，你現在已經得初果須陀洹果，你已經入流了。

「已滅三界」：已呀，滅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中的這個「眾生世間」：啊，這個眾生和世間，「見所斷惑」：這個見，見，就是啊，這個見惑八十八品，八十八品見惑，這已經斷盡了，他已經斷了。

「然猶未知」：可是啊，你還沒有知道，「根中積生呀」：在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邊呢，積習，積呀，就是多生多劫，很多的，就是生生世世，不是這一生啊，所積的這個習氣；就是多生多劫呀，生生世世所積累的；所積累的，根中積生，在這個六根之中啊，生生世世所積累的這種的「無始虛習呀」：在無始劫以來呀，這種的虛妄的習氣，「彼習要因呢」：這種的習氣，彼習，就是啊，多生多劫所積的這個虛妄的習氣。這種習氣呀，彼習要因呢，可是要因為啊，「修所斷得」：要修行啊，才能把這個積習斷去了。

「何況此中生住異滅」：何況啊，在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裏邊呢，「分劑頭數」：啊，這很多的分劑。很多的分劑，就很多的部分；很多生啊，有很多種的關係，很多種的因緣。頭數，頭，就是頭緒；數，就是數量。有很多很多的這種的情形，很多的頭緒。在這個六根裏邊呢，這種積習那麼很多的。所以呀，你要修行啊，因為修行啊，才能斷得這個多生多劫這種餘習，這種

虛妄的習氣。

今汝且觀，現前六根，為一為六？阿難！若言一者，耳何不見？目何不聞？頭奚不履？足奚無語？

「今汝且觀」：佛啊，叫阿難！說，現在啊，你暫且觀察觀察，觀察什麼呢？觀察「現前六根」：就是你現前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「為一為六」：你問我呀，為什麼一根無妄，「入一無妄，六根清淨」，你現在呀，你看一看，是一啊，還是六？是六啊，還是一？你仔細觀察觀察！

阿難！「若言一者」：你若說是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都是屬於一體，是一個的，是一體。既然是一體，「耳何不見」：這個耳朵為什麼就不能看呢？「目何不聞」：這個眼睛怎麼就不能聽東西呢？眼睛只能見東西而不能聽東西呢？是什麼道理啊？目何不聞？目為什麼不能聽啊？

「頭奚不履」：頭為什麼？這個奚字，也當個「何」字講。頭為什麼它就不能走路呢？這個履呀，就是走路。頭為什麼不可以走路呢？若是一體，腳可以走路，頭就可以走路，眼睛可以見，也可以聽，那一體的嘛！「足奚無語」：這個腳怎麼不會說話呢？

昨天來那個，啊，大約是美國的祖師，啊，我說他是「口頭禪」，他說嗎！是「腳上的禪」，這簡直的，他以為啊，哦，這個是答的是很妙的。

那麼足奚不語呢，這個腳為什麼不會說話呢？佛呀，這樣問阿難！

那麼究竟啊，耳朵會不會見東西？會。眼睛會不會聽東西？會聽。頭會不會走路呢？頭可不是走路。腳會不會說話呢？腳不會說話。那麼為什麼說耳朵也可以見，眼睛也可以聽？啊，說起來這個道理呀，**只有個中人，才知道個中事。**

就是啊，怎麼叫個中人呢？就是啊，得到這種境界的人呢，才能知道這個道理。這叫什麼呢？這叫「**六根互用**」。

那麼現在阿難呢，證得初果，並沒有啊，證得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上。六根互用啊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能互相啊，通用，互相通用。嘴不是會說話嗎！它也能聽聲，也能見東西。

說是這個法師啊！你講啊，這簡直的經文上都沒有這個道理，你盡胡說八道

嘛！經上沒有的東西多了！經上如果若是都說出來，就不須要我講了。經上啊，所以這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紙，在這個經上啊，所說的道理呀，你若是去跟著經上跑啊，那叫啊，跟著這個死東西跑，而不是跟著活東西跑。

「經者，徑也」，雖然念，它與性命不相關！要想了生死啊，你要用那個不生滅心去修道去。啊，這個經，也是生滅的，將來呀，這個經啊，都要沒有的。最先沒有就是這一部《楞嚴經》，最先沒有。這個末法時代啊，先沒有的就是《楞嚴經》。所以呀，我到處歡喜講《楞嚴經》，講一遍呢，人家多知道一點；講一遍，人家多知道一點；人多知道一點，它就不會沒有的。所以呀，我歡喜講《楞嚴經》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那麼在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境界，到這個羅漢，四果阿羅漢上，就有這種的境界，六根通用；眼睛也可以吃東西，耳朵也可以說話的，你說這妙不妙！這才是啊，它為什麼呢？它就啊，這個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這六和合又回來呀，歸回到這「一精明」那去了，所以呀，它六根互用。這種境界，你信呢，就信！不信呢，慢慢的你就信了。慢慢等你呀，到那時候，喔，我耳朵怎麼會說話了？哎，那時候你就信了。一信，知道，喔，原來我那個師父沒有騙我。

啊，那麼這要六根互用的才有這種境界；那麼在沒有互用的時候呢，你不要打這個妄想，說我練習練習我耳朵說一句話，那練習不了的！哈哈，不能練習的。你想要練習也可以，就要參禪打坐用這個苦功，不怕這個腿痛，不怕脊背痛，也不要啊，以為自己做不到；誰都能成佛的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

啊，那麼你們大家要注意一點，等這個十六號，八月十六號，就要考〈楞嚴咒〉了！我以前講過，不要忘了，八月十六號要考〈楞嚴咒〉。誰若〈楞嚴咒〉啊，能念的熟，念的又不錯，不要這個本子能可以念得出，那我就給你一百分。你們如果說不會的呢，不會，我可以緩期的；不要不會的，也不要向隅。那麼或者十六號，能二十六號，再緩十天；再六號，都可以。

總而言之啊，你們要把〈楞嚴咒〉給我背熟了它。無論哪一個，不背熟〈楞嚴咒〉，那我和你是客氣的！沒有人情講的！所以呀，我們三個月念〈楞嚴咒〉，一天念兩遍，你算，這九十天；九十天呢，沒有念九十天，大約也念七十天的樣子；七十幾天，二七、一百四十遍，一百四，就算一百五；一百五十遍應該可以背的出了，可以念，不要本子，也可以背的出了。

053. 卷四

若此六根，決定成六，如我今會，與汝宣揚微妙法門，汝之六根，誰來領受？阿難言：我用耳聞。佛言：汝耳自聞，何關身口？口來問義，身起欽承。

「若此六根」：這個假設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「決定成六」：決定啊，這是一個沒有一點疑問的，啊，一定是六。「如我今會呀」：好像我現在呀，這個法會，「與汝宣揚啊」：我呀，給你宣揚這個「楞嚴大定」，「微妙法門」：這種啊，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的法門。「汝之六根，誰來領受」：你這個六根既然分開六個了，那麼是誰來領納而接受我所說的法呢？哎，問阿難！

阿難呢，也沒加思索，又冒冒失失的就答覆了！說什麼呢？阿難言呢！「我用耳聞呢」：我用耳朵聽的！我聽經啊，是用耳朵聽的；佛說的法，我是用耳朵來聽的。這是單單呢，提出一個耳根來。那麼主要就是在這，它成六個了；成六個，他用耳來聽。

啊，「佛言」：佛啊，對阿難說了！「汝耳自聞呢」：你耳朵自己聽到了，「何關身口啊」：與你身口又有什麼關聯呢？你耳朵自己聽見的！與你的身，與你的口都沒有關係啊！「口來問義」：你為什麼又用你的口來問這個道理呢？口來問義。啊，你或者明白，聽明白，沒聽明白？你應該耳朵聽見，身和口沒有關聯呢！它成六個嘛！不是一個嘛！

啊，「身起欽承」：你這個身就，啊，生起來一種啊，很恭敬的，而承受這個法音呢！你說是六個，為什麼它們兩個也都這麼樣合作呢？

啊，「是故應知」：因為這個。

是故應知，非一終六，非六終一，終不汝根，元一元六。

因為這個，你應該要知道，啊，「非一終六」：如果若不是一呢，它就是六，啊，畢竟啊，它就是六。若不是六呢，畢竟，畢竟就是究竟。它一定是一；若不是六，就是一；不是一，就是六。「終不汝根呢」：你可不能說呀，這個你的這個根呢，「元一元六」：又是一，又是六；你可不能，這個不能這樣講，你不能說是啊，啊，也是一，也是六；元一，本來是一，本來是六，你不能這樣講。

阿難！當知是根，非一非六啊，這個地方又給指出來了！由無始來，顛倒淪替，故於圓湛，一六義生。汝須陀洹，雖得六銷，猶未亡一。

阿難！你應該知道，「是根」：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呢，「非一非六」：也不是一，也不是六。「由無始來呀」：怎麼樣呢？因為啊，你由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「顛倒淪替」：因為你啊，依真起妄，在自性裏生出一種無明，顛倒的無明。啊，淪，淪就是啊，淪落了；替，替就是互相交替。啊，你和我換一點東西，我和你呀，又是換一點東西，這互相交替。

啊，昨天晚間不說開個大公司！這個公司啊，又有分號、又有啊，總行，所以呀，這互相交替。「故於圓湛呢」：因為有這顛倒淪替，所以於這個圓湛如來藏性常住真心裏邊呢，「一六義生」：啊，也有一的意思，也有六的意思生出來了。

「汝須陀洹」：阿難你呀，雖然得到初果須陀洹這個阿羅漢的果位，啊，這個初果，什麼叫初果呢？就是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「雖得六銷啊」：雖得，這個雖得呀，就不確實；你雖然得著啊，六銷；怎麼叫六銷呢？就是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啊，不被這個六塵的境界所轉。

不能啊，說，吃東西，喔，這個東西好不好吃啊？沒有這個思想。啊，看見顏色，說，喔，這個真好看，啊，英文講very beautiful，這一beautiful怎麼樣啊？哈，就著住上了，跟著這個beautiful就跑了！一跑，跑多遠，那誰也不知道？跑多遠，你說一mile（英哩）、兩miles、三miles、五miles、是一百miles、兩百miles這不知道跑多遠？跟著這個美色，啊，這就是被這個六塵所轉了。

啊，聞香，喔，這個東西真香！好像有一個，0906我記得我在東北的時候，帶著十多個徒弟誦持〈大悲咒〉。誦持〈大悲咒〉啊，我們那時候都是跪到那個地方誦這個〈大悲咒〉，啊，誦這個〈大悲咒〉大約誦到有兩百多遍上啊，這個全屋就都香起來！根本也沒有花，也沒有什麼，就放香了！這一股香氣呀，根本人間就沒有的，從來就沒有聞過這種香，這種香氣。

我有一個徒弟啊，他就生出貪心來，生什麼貪心？他就，啊，真香！啊，真香！真香！哈哈，越香他越聞，越聞它越香！喔，他說，哎喲，這真香！啊，我說，你念〈大悲咒〉啊，不要跟著香跑啊！這是啊，鼻子聞香。

啊，舌頭會嚐味，我有一次，跟著一個老修行，一起呀，到一個居士的家裏去。這個老修行啊，本來是資格很老的，所以叫「老修行」，老資格了，就是啊，年紀也老，道德也高，所以叫老資格。啊，到一個居士家裏吃，吃飯呢，用齋，啊，他告訴我，這個菜做的真好吃！啊，我最歡喜吃這個菜！啊，

你覺得這個怎麼樣？

我說，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？哦，你沒有吃？我說，我吃了，但是食而不知其味！我吃是吃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味道？他說，喔，那你不知道味道，是不是，那你不變成木頭了嗎？

我說，但是我又吃了，木頭不會吃，我又吃了！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味？因為我只吃飽就算了，不管它是什麼味道！以後我自己想，啊，這麼高的一個老修行，還在這個飲食之間來用功夫，還是啊，著住啊，在這個飲食裏邊，啊，這個好吃，那個不好吃，你說這怎麼辦呢？1213

這講起《楞嚴經》，這六銷，怎麼樣銷法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這證初果啊，才能把這個境界沒有。眼也不看美色、耳也不聽好聲、鼻也不貪香、舌也不貪味、身也不著觸、意也沒有法執了，所以這叫「六銷」。

「猶未亡一」：還沒有啊，亡了這個「一」。這「一」是什麼呢？這個一呀，他還有個法執，還有個法執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六塵雖然銷了可是銷，但是這個法執還沒有斷。所以呀，他還有這個一種法執，所以這叫猶未亡一。

如太虛空，參合群器，由器形異，名之異空；除器觀空，說空為一。

阿難呢！為什麼在這個無始劫以來，這種顛倒淪替而生出這個六根，也不能說它是一，也不能說它是六？什麼道理呢？我現在再舉一個例子，舉一個比喻來給你呀，證明一下。

「如太虛空」：好像啊，這個太虛空一樣。這個太虛空啊，就是我們這個什麼呢？我們那個如來藏性！不是他的，是我們的，這如來藏性是我們的。我們這個如來藏性啊，就猶如太虛空一樣。這個太虛空啊，「參合群器」：在這虛空裏頭，做一個方的器皿，再做一個圓的器皿，再做一個三角形的器皿，啊，再做一個六角形的器皿，或者再做一個八角形的器皿，這種種的器皿，這叫群象，參合群器。

這群器呀，就是一大幫，很多很多的，放到這個虛空裏頭。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虛空就變成了有三角的虛空，有四稜的虛空，啊，有六角的虛空，有八角的虛空，又有圓的虛空。這隨器而名，隨這個器呀，而啊，這個虛空也就變成啊，和這個器這個樣子。可是究竟這個虛空變沒變呢？虛空沒有變的。

你把這個，啊，參合群器，「由器形異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器皿不同，「名之異空」：所以呀，這虛空也變成不同了，名之異空。「除器觀空」：你把這個器皿呢，都不要了，『觀空』！「說空為一」：這個虛空還是一個的，還是一個；根本一個也沒有，若有一個，就不是虛空了。

如來藏性亦復如是！所以呀，啊，安上這一些個器皿，就有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了。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所以你說它是「一」，也不可以；說它是「六」，又不可以；也沒有一，也沒有六；就是這個和這個太虛空一樣的。那麼既然和太虛空是一樣的，你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無明煩惱也捨不了？因為你捨不了無明煩惱，所以呀，啊，也不能得到這個本來的面目。你不能得到本來的面目，所以就不能究竟。

彼太虛空，云何為汝，成同不同？何況更名是一非一？則汝了知，六受用根，亦復如是。

「彼太虛空，」：那個太虛空啊，「云何為汝」：怎麼可以這樣講呢？啊，來為汝，「成同不同」：說是啊，一樣，或者不一樣呢？啊，這不能講的；太虛空裏根本就不會變。不會變，所以呀，它也無同、無異。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」：你怎麼何況更給它起個名字，啊，你再給它起個名字說「是一」，或者「不是一」，啊，這怎麼可以呢？虛空裏本來沒有，什麼都沒有的。

所以說，「自性如虛空」，自性啊，就和虛空一樣，「真妄在其中」，也有真、也有妄。啊，「依真就起妄，妄盡就真現」，你妄若不盡，真也不現。所以我們人要修行，也就是止妄、去妄。

說是啊，「今日擦，明日蹭(ㄅㄨㄣˋ)」，今日擦，這叫擦，你懂嗎？明日蹭，擦也又叫蹭。「擦來擦去如明鏡」，擦的像那個鏡子似的，這也就說自性。這就是啊，這個神秀大師所說這個道理。說是啊，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要啊，時時勤拂拭。這是在修道的時候啊，必須要有的。所以一般人說，哦，這不對的。你這個不對，這不是不對的，這個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走著呢！

你跟六祖大師，前幾天我講過，六祖大師那個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那是證果人的境界。這個是修道的人，沒有證果人的境界。所以你沒有證果的人，就應該跟著這個神秀大師學；已經證果的人呢，應該跟著六祖大師學。

昨天來那個美國的祖師，啊，說，六祖大師說這個，沒有深、也沒有淺，啊，沒有深沒有淺，他啊，這就是啊，知道一個皮毛，也不知道那所以然的道理，就拿著當口頭禪來講；我說他是口頭禪，他說他是腳的禪，哼，腳上他有禪了。啊，我心裏想，你大約是啊，從紐約用一個破車，沒有用腳走路，所以這說你腳上有禪了；啊，這個哈哈，他沒有用腳走路，從紐約啊，用個車，駕駛一個車來的，所以這腳上有個禪了。啊，可惜這個禪到這個地方行不通的，他腳上這個禪行不通，行不開的。

「則汝了知，六受用根，亦復如是」：你這個六受用根呢，也就是這個樣子的，也就和這個虛空啊，參合群器啊，除器，而沒有，這虛空是什麼也沒有。

所以我方才說這個兩句偈，還有兩句沒有說完，你們但是我不是羅剎鬼想要吃你們，不須要，我現在也沒有肚餓，所以呢，還繼續著說這兩句偈。

下邊，這個「自性如虛空，真妄在其中」，你，「悟徹本來法，一通一切通」，你一樣通了，樣樣都通了。所以這也就和這個一門深入，你要一入無妄六根清淨了。

由明暗等，二種相形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見；見精映色，結色成根，根元目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眼體，如蒲萄朵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色。

「由明暗等」：因為這個明，和這個暗，這二種的色，還有啊，其它的這種的種種的有形有相的色，「二種相形」：明暗這兩種啊，相形，互相啊，來影響。「於妙圓中」：在你這個妙圓的心裏邊呢，「黏湛發見」：和這個湛圓的性啊，相粘。這個黏呢，就是膠著到一起了，就黏到一起；黏湛，黏這個湛圓的這個性。在這種啊，相形之下，就發出來一種的見精。

「見精映色」：由這個見精啊，掩映的，掩映到這個顏色上；映，就是映照，照到這個顏色上。「結色成根」：和這個顏色相結，結到一起了。前邊不說「結」嗎！這就和這個「見精」，和這個「色」，結成到一起了。結成到一起，於是乎就變成了根了。

這個「根」的名目叫什麼呢？「目為清淨四大」：這個根呢，也就是由這個清淨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個四大。怎麼叫清淨呢？因為這種四大的形象，非常的微細，很微細很微細的，不是肉眼呢，所能看得見的；而是啊，這個佛眼、法眼、慧眼才能啊，看的見，所以呀，就叫啊，清淨四大。這四大，它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。

「因名眼體」：因為這互相都有連帶的關係，那麼這個地方，給它起名就叫眼的體。「如蒲萄朵」：這個眼睛啊，就好像蒲萄那個蒲萄粒似的，這叫蒲萄朵。「浮根四塵」：這個眼睛上啊，有三種的意思。有「見精」，這是一種意思，一種的分別，就是見精。第二呢，叫「勝義根」。按著修道的，你若是修好了，它就叫勝義根，這個眼睛叫勝義根。你跟你若不修行呢，它的名稱啊，就叫「浮塵根」。

浮根四塵，這四塵是什麼呢？就是色、身、香、味；色、身、香、味這四種啊，的塵，浮根四塵。「流逸奔色」：怎麼叫流呢？這個流啊，就好像啊，這個急流啊，這個水呀，流的很急的，去歸到啊，這壕裏頭，好像怒濤赴壑，這是流。這個逸呢，這個逸呀，就好像啊，縱火燒山似，縱起火這火燒，燒起來火，叫逸；它什麼地方都跑；逸，就是各處奔跑。奔，怎麼叫奔呢？這個奔呢，就好像啊，這個駿馬奔馳一樣的，這個駿馬呀，跑的，跑起來很快，奔。這個奔什麼地方呢？流逸奔色，奔到這個顏色上，這個就都著住到這個眼色上。

由動靜等，二種相擊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聽；聽精映聲，卷聲成根，根元目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耳體，如新卷葉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聲。

因為這個動和靜這兩種的形相相擊，「於妙圓中」：因為有動、有靜，中間就發生了作用了；發生作用，所以在這個妙圓的真心裏邊，「黏湛發聽」：啊，黏這圓湛覺性啊，就發出一種聽覺的作用。這個聽覺的作用，「映聲」：這個聽精啊，映聲，和這個聲塵呢，就結成到一起，「卷聲成根」：把這個聲啊，也和那個前邊那個結色成根一個樣的，卷聲成根。

「根元目為」：這個根呢，它本來的名目，也就是啊，清淨四大裏發生出來的這個功能。「因名耳體」：給它起個名字呢，就叫耳體，耳朵的體。耳朵好像什麼呢？就像啊，新捲的那個荷葉似的，新捲的那個蓮華葉子似的，這個耳朵。「浮根四塵」：由這個浮根四塵呢，「流逸奔聲」：所以在這個浮塵根上啊，來講，它這種的流逸，就啊，和這個聲塵呢，相結合了，和這個聲塵混合了。

由通塞等，二種相發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嗅；嗅精映香，納香成根，根元目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鼻體，如雙垂爪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香。

由這個通，和這個塞，通達和壅塞這兩種的體相，相發了作用。「於妙圓中」：在這個妙圓心裏邊呢，「黏湛發嗅」：就有一種嗅覺，發生一種嗅覺。「嗅精映香」：這個嗅精啊，和這個香塵掩映，映照著，「納香成根」：它納這

個香；鼻嗅香啊，這個鼻，就是納；納香成根，所以呀，就有了根的作用了。

「根元目為」：這個根呢，它的本名啊，啊，本名是清淨四大。啊，因為又給它起名啊，就叫一個鼻」，鼻子的一個體相。「如雙垂爪」：好像啊，雙垂兩個爪的這麼樣子，這個鼻子。「浮根四塵」：在這個浮塵根上啊，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啊，色、聲、香、味啊，這個浮塵根上啊，「流逸奔香」：它是啊，趨向香塵的，和這個香塵呢，啊，結成一起，它所以呀，這個鼻聞，鼻就貪香味。

由恬變等，二種相參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嘗；嘗精映味，絞味成根，根元目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舌體，如初偃月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味。

「由恬變等」：什麼叫恬呢？這個恬，就是啊，平常啊，恬淡沒有味。什麼舌啊，平常啊，什麼滋味沒有的，因為遇著這個味了，它就會知道這個味的是什麼味道。所以由這個恬，而變成啊，知道味，這兩種的關係相摻雜著，「於妙圓中」：在這妙圓心裏邊呢，「黏湛發嘗」：和這個圓湛的這種覺性啊，它就發生啊，一種作用，就是嘗覺。

這個「嘗精映味」：和這個味呀，相掩映，「絞味成根」：和這個味呀，絞和到一起，好像啊，和這個味呀，絞成一條繩一樣，就分不開，所以呀，就有一個根。這個根本來的名字，就叫清淨四大。「因名舌體」：這個叫舌體，「如初偃月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舌頭好像啊，偃月似的。在空中月亮啊，沒有圓滿那個時候，有一個時候就好像偃月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味」：它是趨向這個味道，味。

由離合等，二種相摩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覺；覺精映觸，搏觸成根，根元目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身體，如腰鼓顛(ㄩ尤V)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觸。

由這個離和合啊，這兩種相摩，相摩擦。「於妙圓中」：在這個妙圓心裏邊呢，「黏湛發覺」：發生一種感覺。「覺精映觸啊」：這種覺精啊，的作用，和這個觸啊，相掩映，「搏觸成根」：和這個觸啊，搏到一起，成了一個身根。這個身根的本來的名目，就是這個清淨四大。

「因名身體」：你給它起個名啊，就叫身的體。「如腰鼓顛」：就像那個有一種鼓啊，人的身體呀，就像有一種叫腰鼓顛，像那種鼓似的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觸」：那麼這個浮根四塵呢，都趨向到這個觸塵這個地方。

由生滅等，二種相續，於妙圓中，黏湛發知；知精映法，攬法成根，根元目

為，清淨四大，因名意思，如幽室見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法。

「由生滅等」：這是講這個意根，這意根呢，就是第六意識。第六意識啊，它有生、有滅。前念滅，就後念生；後念生，前念滅，這生滅。這兩種的相續，它是啊，好像那個水波浪似的，一個跟著一個跑，相續不斷。「於妙圓中」：在你這個妙圓的心裏邊，「黏湛發知」：和這個湛圓覺性啊，黏到一起。黏到一起，發出一種知精。

「知精映法」：這個知啊，是個意，意，有這種啊，知的功能。這知的功能，和這個法互相掩映，這個法塵；和這個法塵相掩映啊，「攬法成根呢」：就和這個法，就攬到一起，攬這個法就成了意根。這個意根本來的名目，也就叫清淨四大。給它又起個名字呢，就叫「意思」。因為什麼不說「意體」呢？因為這意，沒有體，所以呀，就不說「意體」，是「意思」。

「如幽室見呢」：就好像啊，在這一個幽暗的房子裏邊，有一種見一樣。「浮根四塵，流逸奔法」：這個意啊，這是趨向這個法塵這一方面。

阿難！如是六根，由彼覺明，有明明覺，失彼精了，黏妄發光。

阿難呢！像上邊所說這個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「由彼覺明」：由彼啊，這個妙圓的真心。這個覺明啊，也就是那個妙圓真心，也就是如來藏。它本來呀，都是如來藏性。「有明明覺」：可是啊，因為有了這個覺上加明，覺上啊，又加上個明。本來這個覺明啊，它是覺，本體就是明的，不須要再加上一個「明」。

前邊不講就好像如意珠啊，那個如意珠本來是有光的，並不須要啊，再給它加上一種光。這個因為在這個「覺」上又加上個「明」，所以呀，就成了一個妄明、妄覺；這個明，也不是究竟真實的；這個覺也不是一個究竟真實的；都變成了妄明、妄覺了。

「失彼精了」：把它本有那種的精，那個見精啊、和這個聞精啊、嗅精、嘗精啊、和這個觸啊，和這個知法這種的知啊，都失去本來那個樣子，失去本來那個那種功能了。「黏妄發光啊」：因為啊，和這個妄明、妄覺啊，啊，相混合，相黏到一起了，所以呀，發生了一種的妄的光。這種光啊，並不是說有什麼光，這不過就是發生它一種作用。

是以汝今，離暗離明，無有見體，離動離靜，元無聽質；無通無塞，鼻性不生；非變非恬，嘗無所出；不離不合，覺觸本無；無滅無生，了知安寄？

因為在前邊呢，所說這個道理，因為「覺」上不必加「明」，因為生了一種妄念，又加上明，加明在這個覺上，覺得上邊，所以就變成妄明和妄覺了，這種「明」和「覺」都不是真的了。失彼精了，就把它那種啊，本來那種精神呢，都失去了。所以呢，就「黏妄」，發出一種啊，見分的光，就看見呢，聽見呢，這個見，就叫第八識的，屬於第八識的見分的光。

那麼「是以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現在，「離暗離明」：你離開這個暗，離開這個明，明暗二相啊，都離開了，「無有見體」：這個見體就不存在了。**為什麼你有個見呢？就因為有明暗呢，這種的因緣幫助你，你才可以見；**你若沒有明暗了，這個見體就也沒有了。「離動離靜，元無聽質」：你離開這個動啊，離開這個靜這種景象，這聽的這種的體質也沒有了。這個質呢，也就是體質，也就是它那個體。

「無通無塞，鼻性不生」：沒有這個通達，和這個壅塞，這個鼻性也不生，也沒有鼻覺了，你也不會知道是香啊，是臭。「非變非恬，嘗無所出」：若沒有這個變，沒有這個恬，在不變、不恬這個期間，嘗覺也沒有了，嘗無所出。「不離不合，覺觸本無」：若也不用離開，也不用合起來，你這個覺觸就沒有了。「無滅無生，了知安寄」：你若沒有生，也沒有滅，你這了知性又存在到什麼地方呢？了知性也沒有了，這個了知安寄，了知性，你把它放到什麼地方？根本就沒有了你放到什麼地方？

汝但不循動靜、合離、恬變、通塞、生滅、明暗，如是十二諸有為相，

『**汝但不循**』，這一句經文呢，很重要的。我們人呢，為什麼沒有開悟？也就因為啊，順著這個生死流去跑，沒有能逆這個流，也就啊，順著這個妄塵呢，去跑，跟著這個妄塵呢，轉，沒有啊，把這個妄塵呢，轉過來。

這個這一段經文上說，「汝但不循」：你呀，只要不循，不順著啊，這個六塵的境界去轉，不順著這個有為的相去轉，你就啊，可以呀，逆流了。不順著什麼呢？不順著動靜、合離、恬變、通塞、生滅、明暗，像這樣。「如是」：好像啊，這十二種的因緣，十二的有為相，這十二種的情形啊，你不要隨著它轉，不要隨著這有為法的轉。

隨拔一根，脫黏內伏，伏歸元真，發本明耀。耀性發明，諸餘五黏，應拔圓脫。

「隨拔一根」：在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裏邊呢，這種的黏湛的

這種情形，你隨著啊，若能解脫一根，把這一根呢，拔除了，「脫黏內伏」：把這個和這個黏湛這種的情形啊，脫離了；內伏，自己裏邊呢，這個無明也降伏了，這種的妄想啊，也降伏了。

「伏歸元真呢」：在妄想無明既然降伏了，又返本還原呢，返本還原到這個本來那個圓湛那個真心那種程度，「發本明耀」：就發揮出本有的那個覺明那種的明耀。「耀性發明啊」：這種啊，明耀的性功能啊，發出來這種的光明啊，「諸餘五粘」：在這一根呢，你得到解脫了，那其餘的這個五黏呢，也「應拔圓脫」：也就同時啊，會得到解脫了，也都啊，就離開這種黏湛發見、黏湛發覺啊，這種的功能了，立刻就得到解脫了。

不由前塵所起知見，明不循根，寄根明發，由是六根，互相為用。

這一段文就是在前幾天我講的那個六根互用基本的條件。在後邊呢，這一段文呢，就講的沒有眼睛也能看見；沒有耳朵也能聽見；沒有舌頭也可以嚐；沒有鼻子也可以嗅香；這六根互用的一種作用。

「不由前塵」：不要啊，隨著前塵，前邊呢，這一種六塵的境界所轉，就是不循，汝但不循，就是不循。啊，不由前塵呢，也就是不循著不隨著啊，這個前面所對的這個六塵，「所起知見」：你不隨著這個六塵這種境界所起的這個知見，你就啊，見如不見、聞如不聞，不跟著六塵境界跑。「明不循根」：這個明啊，不是因為見著塵了，就有了明，有了知覺。這個明啊，不順著這個根，這個明啊，就是自己這種覺明啊，不順著這根去跑，這就不是啊，妄了。

「寄根明發」：我們本有的這種覺明，也寄存到這個六根的門頭上。這種啊，自己本有的這個「明」發出來，「由是六根」：不是因為用這個妄明、妄覺，而用這個真明、真覺，啊，由是六根，由這個啊，這個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「互相為用」：就可以呀，有互相啊，通用的這種功能，互相通用。眼睛也可以說話，耳朵也可以看東西，所以呀，這是六根互用。

054. 卷四

今天呢，是佛歡喜日，佛啊，在今天是最歡喜了，佛哪一天都歡喜，不過今天呢，是最歡喜一天！為什麼最歡喜呢？因為啊，結夏安居啊，在出家人呢，由四月十五，到七月十五這一個期間呢，哪個地方都不去的，不出去化緣的。那麼今天呢，是圓滿的一天。又遇著啊，這個摩訶目犍連他最初得到神通的那一天，得到神通。得到什麼神通呢？他得到天眼通。

得到天眼通，這時候他第一眼呢，就看見他母親；看見他母親在地獄裏呀，受苦。因為什麼他母親跑到地獄裏去了呢？因為他母親呢，在生的時候啊，不信佛，不拜佛，不信法，也不啊，學佛法，不恭敬僧，而且呀，她還譏謗僧人，說僧人呢，種種的過失，說僧人呢，怎麼樣怎麼樣不好。

並且啊，她歡喜吃牛肉、狗肉，歡喜吃肉；又歡喜吃魚，這個吃魚的時候呢，她還歡喜吃那個魚子。魚子啊，就是沒有變成魚那個時候啊，她歡喜吃那個東西。你說那這一餐呢，吃一餐飯要吃多少生命？要很多很多的生命！

因為她不信仰三寶，不恭敬三寶，啊，而且啊，還盡吃這麼多的魚子，所以死了就墮地獄了。墮地獄，在那個地方也沒有東西吃。這個目犍連呢，得了神通，於是乎就拿著一鉢飯；拿著一鉢飯就去送給他母親去。他母親呢，看她兒子給送來一鉢飯，接過來了；接過來了，因為她在生的時候就貪心呢，貪心呢，她用這個手，左手啊，拿著鉢啊，這右手用袖子就把這個鉢呀，遮上它，遮上它，不叫其他的餓鬼看見。

她啊，怕其他的餓鬼看見呢，搶著來吃啊，所以她就將這個袖子遮上這個飯。遮上飯呢，跑到那個沒有餓鬼的地方偷著拿這個飯來吃。偷著飯拿起來一吃，怎麼樣啊？這個飯到她的口裏呀，因為她業障的關係呀，不可以有東西吃的，所以就變成火炭！

目連雖然證了果有神通了，但是也沒有辦法，這時候，束手無策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於是啊，就回來問佛！說這怎麼辦呢？他母親在地獄裏，請佛幫忙他救度他母親。佛就告訴他，說，你呀，你母親呢，罪業太重了，不是你一個人呢，可以救得了她。必須要請十方的僧眾，請十方的僧人，來呀，超度你的母親，你的母親呢，才能離苦得樂。

這個方法呀，在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不單你母親離苦得樂，將來呀，就是未來的一切眾生，在這一天呢，都舉行啊，法會，做一個法會呀，都可以超度他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和六親的眷屬，都離苦得樂。所以呢，因為這種關係，這種的因緣，所以在每年中國舊曆呀，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這是在中國到處啊，都有這盂蘭法會。

那麼這個在昨天這一個女居士買了這些東西，這是啊，供養僧人的，是專門呢，在七月十五這一天呢，給這買東西送給出家人，送給出家人吃的。所以這一些個東西呢，在家人不可以用的，這是啊，只可以出家人用的。今天呢，是佛的歡喜日，僧人的自恣時，僧人呢，也就很隨便了，今天呢，可以散散

步啊，可以跑跑街可以的。所以叫佛歡喜日，僧人自恣時，今天是。

那麼在每一年呢，中國都有這種的舉行這個法會，來紀念呢，以前這個目犍連呢，他這個母親墮地獄的這種因緣。

阿難！汝豈不知，今此會中，阿那律陀，無目而見；跋難陀龍，無耳而聽；殑(ㄩ一ㄥ、)伽神女，非鼻聞香；驕梵鉢提，異舌知味；舜若多神，無身覺觸，如來光中，映令暫現；既為風質，其體元無；諸滅盡定，得寂聲聞，如此會中摩訶迦葉，久滅意根，圓明了知，不因心念。

阿難！「汝豈不知」：你豈是不知道嗎？你也應該知道啊！啊，知道什麼呢？知道「今此會中」：在這個楞嚴法會裏頭，就有這個六根互用的這種的人。哪一個呢？這個「阿那律陀」：相信每一個人對這個阿那律陀不會很陌生的，都和他是已經認識好多次了！這個就是啊，那個瞎子，那個沒有眼睛的。

怎麼沒有眼睛了呢？就因為啊，他好睡覺。佛一講經啊，他就睡著了！佛一講經啊，他就睡著了！他是佛的一個堂弟，是白飯王的兒子。那麼佛啊，就罵他！啊，說，咄咄胡為寐，螺螄蛤蚌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說你呀，你為什麼要睡覺呢？你為什麼要睡覺呢？咄咄胡為寐，佛就鬧他。

啊，螺螄蛤蚌類，他你就像那個海裏的那個蚌啊，和那個螺螄之類的，一天到晚都睡覺；一睡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，聞不見佛的名字。這麼樣一講呢，他就發了奮。發奮，就不睡覺，七天七宿也沒睡覺，七日七夜沒睡覺。沒睡覺，這個眼睛就瞎了！瞎了，釋迦牟尼佛就生一種憐憫的心，就教他「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，教他修這種的法。

他修這個法的時候呢，就得天眼通；他這個肉眼已經壞了，但是得了天眼通。所以這個阿那律的天眼呢，第一，他是啊，這個天眼最究竟的，什麼他看得都清楚。所以你不要以為啊，這開眼呢，這開眼，有的看得清楚的，有的看不清楚的，那麼這個阿那律尊者呢，他看的最清楚。

阿那律陀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不貧」，他永遠都不窮。那麼記得以前我講過，他得到一個金兔子，回到家裏，啊，把這個金兔子腿割下來，又生出來兩條腿；啊，割下來腿，拿去賣了，這個腿又生出，金兔子。由這個呢，他就發財了，生生世世啊，都不窮。這個已經出過題目也考過，所以我說你們大家對他都很熟的，這是一個見過好多次面了。

跋難陀龍，無耳而聽：這跋難陀龍啊，是個龍神，是個龍了。龍呢，牠保護

著這個摩竭陀國風雨呀、衣食，牠啊，所以呀，這個老百姓都非常歡喜牠，歡喜這個龍，所以就叫「善歡喜」。跋難陀，翻譯過中文呢，就叫善歡喜。(善呢，就是善惡的那個善；歡喜，歡喜就是非常快樂)。那麼一般老百姓啊，對牠都非常歡喜牠；可是這個龍啊，是個聾子的龍，這個龍本來牠叫龍啊，但是牠耳朵也聾了，聾龍叫。牠這個聾龍啊，可是牠用什麼聽呢？牠用牠那個龍的角啊，這個龍啊，有一條鬚，牠用那條鬚來聽東西，那個鬚可以聽，所以呀，不用牠耳朵聽。

這是啊，阿那律呀，不用眼睛看，「無目而見」：沒有眼睛，他眼睛瞎了，但是他可什麼東西都可以看的見。好像我們現在這個果第似的。果地他不像阿那律，阿那律是沒有眼睛，他還有眼睛，但是還又得到這個佛眼，這是啊，很難得的。在這個末法時代呀，啊，這樣人都很少的。那麼可是很少呢，但是我們現在在這個法會又有這樣人，所以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呢，多接近一點這個果地。果地，今天又來一個這個何悟明，這何悟明啊，也和這個果地呀，多談一談，大約你就該「悟明」了，你就不會不明了。悟明，就是開悟而明白了；若是不明呢，不明就是不開悟、不明白。所以呢，這回你呀，機會也到了！

這個跋難陀龍啊，是個聾龍，「無耳而聽」：你說，這就是啊，昨天晚間我不講六根互用嗎！今天白天也講六根互用，就是現在呀，佛在這經典上給舉出一個證明來。

殑伽神女：殑伽，是印度的一條河的名字，叫殑伽，殑伽河；有恆河，有殑伽河；這是在雪山呢，有四條河流發出來，一條恆河，一條就是殑伽河；那兩條啊，叫什麼名字？我已經忘了，你也不要問我。啊，「非鼻聞香」：這個河神女呀，她啊，沒有鼻子。沒有鼻子，但是她可以會聞香！她用什麼聞香呢？啊，她用眼睛啊，來聞香。

「驕梵鉢提，異舌知味」：這個驕梵鉢提呀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叫什麼呢？叫「牛伺」。牛伺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這個牛喘氣的聲音。那個牛啊，喘氣就那麼很大的聲音呢！這個驕梵鉢提他就啊，像那個出入氣，像個牛那麼粗。什麼道理呢？他為什麼證阿羅漢果，還有這麼重的習氣呢？

這是因為啊，這個驕梵鉢提呀，他在因地的時候；在因地呀，他做小沙彌，做小沙彌呀，和一個老和尚在一起。這個老和尚啊，證果，證羅漢果了。可是啊，雖然證羅漢果，但是他老的牙都掉了，吃東西呀，就吃的很慢，就要啊，慢慢的嚼。你說這小沙彌他怎麼說？他說，你呀，你真像個牛吃東西似的！說這個阿羅漢呢，說你呀，你吃東西和那個牛一樣的！

就因為說這麼一句話，所以呀，他就生生世世啊，得這果報就像牛那麼喘氣似的，那個喘氣呀，和牛那一個樣子。那麼但是他也證阿羅漢果了，這個驕梵鉢提。所以佛呢，叫他常住在天上住，不要在人間住。為什麼不叫他在人間住呢？恐怕人看見他也生譏謗心，也恐怕人又說，嘿，你這個人像個牛喘氣似的！如果若有人這麼來說他呢，這個人將來生生世世都要做牛的。所以呢，佛怕呀，眾生見著他墮落，所以叫他到天上去住去，不在人間住，這叫牛呵。

所以在佛教裏頭啊，你不是隨隨便便就亂講話的，不能亂講話的。你講錯一句話，落就有因果的。那個誰？那不有老比丘，人家問他，問說，這個大德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？（落，就是上啊，落，這個落）。說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是有沒有因果呢？你，這個老修行啊，就答覆他，說什麼呢？說，大修行不落因果！

因為這一句話答錯了，要五百生啊，都做狐狸，做狐，墮落做狐狸，五百世墮落狐身。等百丈禪師啊，在這個江西那個地方講經的時候！講經啊，天天都有一個很長鬍子的老年人來聽經，誰也不認識這個老年人，但是可不是個嬉皮！這個老年人有長鬍子的，頭髮長長的，不是嬉皮。這個來聽經啊，人家走了，他也走了；人家來聽經，他也來聽經。

因為在法會講經啊，一開經的時候，很多人都可以來聽的，你不能啊，也不能問某某人姓誰名誰？不能問的。這個講經的法師啊，本來講經的規矩，我告訴你們，講完了經，這法師下座就回到房裏頭去，不和大家講話的，很少講話的；如果若講話呢，這就近於一種攀緣心。所以呀，這個百丈禪師天天呢，講完經就回到房裏去啊，也不和任何人講話。不說，啊，你明天來了，你後天來了，沒有這個攀緣心，攀緣心完全沒有的；一有攀緣心呢，這就不合佛法的。

所以呀，那麼有一天，百丈禪師講完經了，回到寮房去！這個長鬍子的老年人呢，就跟著到寮房裏去了。到寮房去，就請開示！請什麼開示呢？他說，這個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百丈禪師對他講，說，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」，大修行人不會不明白因果的。（昧呀，就是誨昧為空那個昧；就是三昧的那個昧；日字邊，搞一個未之有也那個未；就是三昧那個昧）。

說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，不會不明白因果的。這個昧呀，就是不明白因果；不昧因果呢，就不會不明白因果。啊，這個老年人一聽，當下開悟了！喔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！

啊，這麼樣子呢，就對這個百丈禪師講，說是啊，我呀，是後山上的一個狐狸，我天天來聽你講經啊，我總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就因為以前呢，答覆人家，我那時候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一個高僧大德，也講經說法。有人呢，就問我，大修行人呢，落不落因果？我答覆啊，人不落因果，大修行人人不落因果。啊，就因為這一句話說錯了，所以呀，就墮了五百世做狐狸，做狐身。

那麼啊，我這個狐狸，我來聽你講經啊，現在我明白了，我明天呢，我就往生了！你可以呀，到後邊那個山洞裏呀，把我那個屍首啊，給我埋上，那麼結結緣！於是乎第二天，百丈禪師帶著所有的廟上很多和尚啊，就去到那看一看呢！果然有一個老狐狸，老狐狸在那已經死了！那麼這百丈禪師啊，用這個和尚的葬禮來把牠埋葬了；埋葬了，就超度牠。

那麼由這一點呢，看來，在佛教裏頭，一般不學佛法的人呢，他隨便亂講話可以；學佛法的人呢，就不能隨便亂講話，不能啊，亂說的。你，有人問你的問題，你知道，就啊，依照佛法答覆他；如果你不知道，切記呀，不要不知以為知！你若講錯話，這個因果很厲害的！不要學這個老和尚一句話一個問題，啊，一個question給答錯了，answer錯了，所以呀，就變成狐狸了，這個是很危險的！

那麼這個驕梵鉢提呀，也就是因為一句話譏諷這個阿羅漢，所以呀，生生世世啊，這個喘氣就像牛喘氣一樣。他的舌頭啊，也像那個牛舌一樣，但是啊，他可是啊，也知道味道。

「舜若多神」：舜若多是什麼呢？以前我給你們講過的，就是空神。這個空神呢，他根本沒有身體的，「無身覺觸」：可是啊，他能感覺有觸。他沒有身而有觸，怎麼樣子呢？「如來光中啊」：這是如來呀，以這個佛光啊，令他顯現出來的，令他顯現呢，所以光中「映令暫現」：暫時啊，現出他的身體。「既為風質」：因為啊，他是啊，一個空神，空，又像風似的，沒有什麼形象的。啊，「其體元無啊」：他那個身體本來沒有的，可是由佛這個神力呀，令他現出來，現出，也有一種觸覺。所以呀，這個舜若多神呢，就高興的不得了！啊，非常的高興，啊，說我都沒有身體，現在又有了身體了！人家有身體，怕沒有身體呀；他沒有身體呀，等到有身體的時候，他覺得高興了，覺得高興了。

「諸滅盡定啊」：諸滅盡定啊，這個就又叫「是滅受想定」，就是把這個受、想啊，這個五蘊呢，受想都沒有了。沒有受了、也沒有想了，這叫滅受想定。在這個時候啊，這是這個「九次第定」的一個定，這叫滅受想定。「得寂聲

聞」：這個在會的，有的把這個受想定啊，都滅盡了，所以叫諸滅盡定，得寂聲聞，就得證阿羅漢果，啊，有這樣的人。

「如此會中啊」：好像這個會中啊，誰是得到諸滅盡定了呢？就是「摩訶迦葉」：摩訶，是大。迦葉，原來他是一個事火的外道，在佛教裏叫「金色頭陀」，他也就是這個迦葉，金色頭陀。現在他在中國的雲南，雲南雞足山呢，在那個地方還入定呢！這個摩訶迦葉到現在還沒有死，也沒有往生，在納入這個滅盡定，在這個雞足山那個地方入這個滅盡定，等將來呀，彌勒菩薩出世，他把釋迦牟尼佛這個衣鉢呀，交給這個彌勒佛！所以呀，現在幾千年了，還在那打坐呢！這個坐幾千年、幾萬年都可以坐的，入這個滅盡定。

摩訶迦葉，啊，「久滅意根呢」：他啊，很久很久他已經啊，把這個意根，這個分別心呢，生滅的心呢，已經都滅了。啊，「圓明了知」：可是他這個了知啊，是一種圓明的了知，「不因心念」：不是藉著心呢，和這個念而知道。他是啊，「圓明了知」，這種啊，是從根本上啊，他智慧知道的，不是從這個生滅心來知道的。

阿難！汝今諸根，若圓拔已，內瑩發光，如是浮塵，及器世間諸變化相，如湯銷冰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。

阿難！「汝今諸根呢」：你現在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諸根，「若圓拔已」：你如果若是一入無妄，那麼彼六知根呢，同時清淨。你這個若圓拔已，也就是啊，你一根圓成了，你把你所有這個根的習氣都拔除了。這圓拔已，做完了這工作。

「內瑩發光」：你裏邊呢，就好像那個，好像那種美玉啊，那個潔白發光那個樣子，在你呀，這個自性裏邊。「如是浮塵呢」：像這種啊，浮根六塵呢，「及器世間」：和這個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所有這器世間，「諸變化相」：這一切的變化相啊，就「如湯銷冰啊」：就都沒有了，就好像那滾湯啊，銷那個冰一樣。

冰啊，「應念化成」：應念，就是啊，很快的，沒有好久的時間，就化成「無上知覺」：你這個妄盡，真就存了；真存了，所以就應念化成無上的知覺。這個知覺啊，就是真正的知，真正的覺，不是啊，以前那個妄知，妄覺，那個無明，這是真知真覺。你這個妄沒有了，這個真就現前了，所以應念呢，就現出來。

阿難！如彼世人，聚見於眼，若令急合，暗相現前，六根黯然，頭足相類。

彼人以手循體外繞，彼雖不見，頭足一辨，知覺是同。

阿難！「如彼世人」：好象啊，我舉一個比方，就比如啊，有這麼一個世間人，這個世間人呢，這個世間人，「聚見於眼呢」：聚這個見呢，見精啊，於眼睛上。「若令急合」：他這個聚精會神的，在聚這個見精於眼睛上，你呀，假設你叫他，快點把眼睛閉上！急合，把眼睛閉上。

那麼把眼睛閉上，看見什麼了呢？啊，「暗相現前」：黑暗了，黑暗的景象現前了，就黑暗了。「六根黯然呢」：這個時候啊，眼睛不見了，耳朵也不聽了，鼻子也不聞了，舌也不嚐了，身也不觸了，意也不緣了，六根黯然，這時候都停頓了，同時停頓。「頭足相類」：可是啊，這個頭足啊，也是一樣的。不能分別。相類假設這時有一個人站在他對面，頭、足

「彼人以手啊」：那麼這時候可是什麼也看不見，那麼這個人，哪個人呢？就這世間這個人，閉著眼睛這個人。「以手循體外繞」：以這個他的手啊，就這麼摸，循體外繞，就摸這個對面這個人的身。「彼雖不見呢」：可是啊，他這個眼睛雖然看不見呢，但是「頭足一辨」：摸到頭的時候啊，他就知道，哦，這是這個人的頭；摸到足的時候，他知道這是足，「知覺是同」：這種知覺性啊，還是一樣的，還是有的。

所以呢，你這個就是每一根沒有了，這個知覺性還是不缺，還是一樣有的。你這現在把眼睛閉上啊，這種知覺性也是沒有沒有的，也還是一樣的。

緣見因明，暗成無見；不明自發，則諸暗相，永不能昏。

「緣見因明」：為什麼看見呢？就因為這個明，才看的見；「暗成無見」：這個暗呢，就是看不見。「不明自發」：不用這個明，不用因為這個明，而自己發出來這個真見。「則諸暗相永不能昏」：若是不藉著外邊的明，你自己自性裏發出來這種的光明，則諸暗相，這所有一切的這個暗相，永不能昏，它就不能啊，來障礙你了，令你呀，看不見了。

這種的境界，也就是如果你真正開悟了，你有證果了，你白天、晚間是一樣，明和暗是一樣。明能看見東西，暗也一樣看見東西。你在這個黑暗的室裏看不見東西，他可以看的見。

所以說，「了悟猶如夜得燈」，這個開悟了，不過也不是一定這樣子，這不過說一個比喻，你不要啊，又著住到這上頭。說出來的，都不一定是真的。說不出來的，那才是真的！

怎麼樣呢？「了悟猶如夜得燈啊」，你開悟了，好像晚間呢，得著個燈是一樣，這是個比方啊，你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了；你若以為是這樣子，那又是錯了。「無窗暗室戶開明」，也沒有窗戶，在這一個暗室裏頭，黑暗的室裏頭，哦，但是它光了。所以這種境界你看，人與人之間，你看這個房子裏頭就是黑暗的，他看就是光的，這就是啊，這種的人與人這個業感不同。

你若是啊，開悟了的人呢，你就在晚間呢，也和白天一樣。你在睡夢中啊，和醒著是一樣的，在夢中也不顛倒，也不會顛倒的；並且你若開悟，也會很少有夢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為什麼要修行呢？就因為沒有把握呀，沒有把握，自己呀，作不得主。你在明白的時候，作得主。可是啊，你在糊塗的時候，就作不得主了。你在這個身體健康的時候，可以作得主。你在身體有病的時候，又作不得主了。你自己呀，也不能說了算。

你在病中能作得主，也不顛倒了，在這個有病的時候你也可以不顛倒，也可以作得主了。那你在睡著的時候你又作不得主了。說，我睡著也可以作得主！那你做夢的時候你又作不得主了，做夢的時候，又顛顛倒倒。你做夢的時候可以作得主，你臨死的時候又作不得主了；臨死的時候，到死的時候，四大分張的時候，啊，那你想說，我現在不要死了！這一點人情都沒有的，絕對不會給你這個人情的。

所以呀，我們人修道也就是為的要在身體健康的時候也作得主，明白的時候也作得主，病的時候也作得主，睡的時候也作得主，夢裏的時候也作得主，死的時候更作得主。死，我歡喜死我就死；不歡喜死，我活多幾天，沒關係！你管不了我！那時候，這叫「**生死自由**」，願意活著活著，願意死就死。

願意活，好像迦葉祖師你活到現在幾千歲都可以的。你願意死，隨時這麼，你願意站著死，就站著死！願意坐著死，就坐著死！你願意躺著死，躺著死！

根塵既銷，云何覺明，不成圓妙？

阿難！在這個六根，這個六塵銷了，這個時候，諸暗相永不能昏。那麼諸暗相永不能昏，也就是根塵銷融了，根塵既然不能發生它的力量，它的作用，「云何覺明」：怎麼可以說這本來的覺明，這個你說那個覺上加明這種道理，「不成圓妙呢」：它不能返本還原而恢復本有的這種圓妙呢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說言，因地覺心欲求常住，要與果位名目相應。

阿難呢！在這個地方又生出懷疑來，所以阿難又有問題了！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呢，對著佛講了，世尊！「如佛說言呢」：像佛你過去所說的這個道理。「因地覺心」：你在這個因地發這個覺悟的真心，在因地呀，而發生自己本有的這個本覺這個心，「欲求常住」：啊，想要求啊，這個常住不滅，「要與果位名目相應」：可是啊，這個才能啊，要與這個果位，果位呢，就是啊，也就是這個證果的這種覺位。名目相應，和這個名目啊，要相應的，要不相違背的。

世尊！「如果位中」：在這果位中啊，有很多的名目。

世尊！如果位中，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菴摩羅識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，是七種名，稱謂雖別，清淨圓滿，體性堅凝，如金剛王，常住不壞。

世尊呢！你世尊，在這個如果這果位中啊，在這果位中，果位裏頭有什麼呢？有菩提、有涅槃、有真如、有佛性、有菴摩羅識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，「是七種名」：這個菩提呢，菩提就是個覺道。涅槃呢，就是不生不滅。真如，就是啊，真實而沒有虛妄；如啊，就是一如，無二如。這個如，根本也沒有一個什麼，也就和那空是一樣的道理；真如，也就是真空。這個真呢，一真一切真，沒有不真的，這叫真；若有一點點不真的，也談不到這真如。

佛性，這是每一個人本具的佛性。菴摩羅識，菴摩羅識啊，菴摩羅翻到成中文就叫「淨」，淨識，就是清淨，是一個清淨的識。這個識呢，在沒有開悟以前呢，就是第八識，就是那個第八識，第八識叫阿賴耶識。阿賴耶呢，翻到中文叫「含藏識」。含藏識，也就是啊，那裏邊呢，什麼東西都有，含藏。跟這個菴摩羅識呢，就是那個第八識變的，徧的一個潔淨識，淨識，叫淨識。空如來藏，又一個名稱呢，叫空如來藏。又一個名稱呢，叫大圓鏡智。

這七種名啊，是這七種的名稱，「稱謂雖別」：它的稱呼啊，雖然有分別，「清淨圓滿」：要它那個理呢，都是清淨圓滿的，「體性堅凝啊」：它這個體性啊，都是堅凝，「如金剛王啊」：好像這個金剛王啊，「常住不壞」：永遠呢，它都不會變壞的。

若此見聽，離於明暗、動靜、通塞，畢竟無體，猶如念心，離於前塵，本無所有。

「若此見聽」：假如這個見精，和這個聽精，「離於明暗、動靜、通塞，畢

竟無體」：它啊，沒有它的體性。「猶如念心」：好像啊，這個心念一樣，心念也沒有體的，「離於前塵，本無所有」：離開呀，前邊所對著的這個塵的境界，本無所有，什麼都沒有的。

云何將此畢竟斷滅，以為修因，欲獲如來七常住果？

那麼這個意根呢，也是離塵無體。

「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七常住果」：為什麼用這個畢竟斷滅的，這個「以為修因呢」：以做修行的一個因呢？「欲獲如來」：想要獲得如來這個七常住果，這七種常住的果呢？七種常住果，就是前邊所說的這個菩提、涅槃呢、真如、佛性啊、空如來藏、大圓鏡智啊，菴摩羅識啊，這七種。

世尊！若離明暗，見畢竟空；如無前塵，念自性滅。

世尊呢！若假如要離開這個明暗，「見畢竟空」：就沒有見了的話。「如無前塵」：若沒有前塵所對著這種的境界呢，啊，「念自性滅啊」：這個念它也沒有，也不會生了。

進退循環，微細推求，本無我心，及我心所；將誰立因，求無上覺？

我「進退」：啊，我也向前呢，追究追究！再啊，向後考慮考慮！「循環呢」：啊，這麼來來回回經過好多次了！「微細推求」：那麼很微細的這麼推求，「本無我心呢」：原來沒有我的心，「及我心所」：和我這個心呢，所使，心所，都沒有的。

「將誰立因」：可是這樣我用哪一個作我的因地心，而成果地覺呢？，「求無上道呢」：求無上覺呢？是用哪一個心呢？我找來找去啊，沒有心！

這個生滅心又不可以用，那麼找這個真心，又找不著！所以呀，啊，將誰立因？怎麼能立這個因地心呢？而求這個無上的佛覺呢？

如來先說湛精圓常，違越誠言，終成戲論！云何如來，真實語者？

「如來先說」：在啊，世尊以前呢，曾經說過，說這個，「湛精圓常」：這個湛精圓常，這種啊，的道理。「違越誠言」：如果說的話不誠實，說的不真，這叫違越誠言，違越真誠的言語。「終成戲論」：那麼不誠實的話，這就是等於戲論一樣，佛所說的法不講戲論！

「云何如來真實語者」：那麼佛所說的這個道理，前後不相同，自語相違，自己以前說的不用這個生滅心，那麼以後又說就是用這個心來修。我啊，阿難找這個心也找不著？現在呀，我越聽越不明白？

所以呀，佛說話怎麼還會說不真實的？啊，云何如來呀，為什麼佛說的話都不真實呢？佛應該說話說的是真實的話啊！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妄語，那麼現在佛！云何如來真實語者？那麼佛講的話，怎麼不相同了呢？

惟垂大慈，開我蒙悞(ㄉㄨㄛˋ)！

啊，我現在呀，就希望世尊呢！垂大慈悲心，開示我阿難呢，這個蒙昧不明白這種的心，和呀，執悞，執悞什麼呢？就執悞這個小乘法而不能捨得！

055. 卷四

佛告阿難：汝學多聞，未盡諸漏，心中徒知顛倒所因，真倒現前，實未能識。

佛聽阿難呢，這樣講，啊，真把佛都講的啼笑皆非了！

哎，佛告阿難！說，「汝學多聞呢」：你學啊，是學博聞強記，「未盡諸漏」：現在你沒有得到漏盡通。「心中徒知啊」：你心裏呀，只知道，你心裏呀，但知道啊，什麼呢？知道「顛倒所因」：知道啊，這個顛倒所因，為什麼有了顛倒了？「真倒現前呢」：真正的顛倒現前呢，「汝未能識」：你還不認識呢？

就是好像前邊呢，你盡說了藥方了，你真藥現前，你就不認識這個藥了。這現在說，你知道這個顛倒的因，因為什麼顛倒了你知道；但是真正的顛倒啊，現前，現到你前邊，你又不認識了？你又不知道什麼是顛倒了？

恐汝誠心猶未信伏，吾今試將塵俗諸事，當除汝疑。

我恐怕呀，你的誠心還不夠，所以呀，我說出來實實在在告訴你呀，你不會相信的！啊，「猶未信伏啊」：你啊，不夠信心，也不會服從的。「吾今試將」：我現在啊，我試驗試驗，用這個什麼呢？「塵俗諸事」：用這個塵俗諸事啊，吾今試將塵俗諸事，「當除汝疑呀」：用這個通俗的這個道理給你講一講，我把你這個疑惑呀，給除去。

即時如來，敕羅睺羅擊鐘一聲，問阿難言：汝今聞不？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我聞。

這現在啊，是這個擊鐘，來呀，測驗這個聞性。這個聞性啊，是不是，前邊本來都已經講過這個聞性啊，是不生滅的。阿難呢，因為啊，錯解佛的所說的道理，所以呀，他又生出疑惑。那麼現在佛呀，用這個擊鐘，擊鐘這個聲音來呀，來測驗這個聞性。

「即時如來」：就在這個時候，佛啊，就「敕羅睺羅」：就啊，叫這個羅睺羅，敲一聲鐘。羅睺羅，你們每一個人都認識了，這是佛的一個唯一的一個佛子，兒子，佛的兒子，叫羅睺羅；就是啊，那個「覆障」。在他母親肚裏六年才生出來。

這個人呢，在這個母親肚裏呀，六年，年頭很多的，在中國也有很多個。中國有一個老萊子，這個老萊子呢，一生出來，眉毛、頭髮都是白的，所以呀，一生出來就老了，也就會說話，這有個老萊子。老萊子他雖然呢，年紀很大了，但是啊，也還像小孩子那麼樣子啊，對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很頑皮的，這是一個。

還有這個老子，老子，為什麼叫他叫老子呢？這老子據說呀，在他母親肚裏頭啊，住了八十一年，所以呀，在肚裏邊已經老了，所以叫老子。他姓李，名耳，字老聃（勿弓）。這都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羅睺羅啊，在他母親肚裏呀，住六年呢，這也不算太出奇的事情。

佛呀，大約也就是因為這個羅睺羅是他兒子啊，所以很聽招呼的；很聽招呼的，他就對他說，你去快敲鐘了，叫他去敲一聲鐘！敕羅睺羅擊鐘一聲，敲一聲鐘。然後佛就問阿難言！「汝今聞不」：說你現在聽見沒聽見？「阿難、大眾」：阿難呢，和這大眾，「俱言，我聞」：說，啊，我聞到了，我聽到，我聽見了。

鐘歇無聲，佛又問言：汝今聞不？阿難、大眾俱言：不聞。

那麼這個鐘聲呢，沒有了，停止了，鐘聲休息了，沒有聲了。「佛又問言」：佛又問這個阿難！「汝今聞不」：說你現在聽見聽不見呢？聽見沒聽見呢？「阿難、大眾」：阿難和大眾啊，「俱言，不聞」：說，現在沒有聽見，什麼也沒有了！

時羅睺羅又擊一聲，佛又問言：汝今聞不？阿難、大眾又言：俱聞。

那麼鐘停止了，佛問完了之後，這羅睺羅呀，是很聰明的一個人。羅睺羅啊，他「密行第一」。他修行啊，人都不知道，誰也不知道他天天用功。他怎麼樣呢？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入定的。走到廁所去也入定。到這個吃飯的時候，他雖然吃著飯，也入定的；他那個心呢，就沒有在那個飯上；吃，這是啊，他也入定。到大小便的時候，他也入定。你說，一般人都不知道，所以他密行第一。密行，修行啊，其他人不知道，這他是第一，他的修行。

好像就拿這個誦〈楞嚴咒〉來講，哦，有的人呢，誰也沒看見他念〈楞嚴咒〉，但是他〈楞嚴咒〉自己會背了，能可以呀，啊，念的出了，這就叫「密行」。誰也沒看見他學過，誰也沒看他去誦過，但是他會背了；啊，知道啊，就來要考試了，準備要應試，啊，這也叫密行。密行，就是自己修行旁人不知道。

因為這個羅睺羅啊，他密行第一呀，他很聰明的，也很懂得佛的意思，所以呀，這個鐘聲休息了一個時候，他又擊一聲，又敲了一聲鐘。

「佛又問言呢」：佛又問呢，阿難！說，「汝今聞不」：說你現在聽見沒聽見？啊，你現在聽見沒聽見？「阿難大眾，又言俱聞」：阿難和這個在會大眾說，啊，我們都聽見了，這個鐘響了，敲鐘，我聽見！

這個呢，敲鐘，問你聽見沒聽見？這就是「塵俗諸事」。你說這個敲鐘啊，問你聽見沒聽見，這個誰都知道啊，沒有人不明白的，都明白；因為以前講的道理呀，阿難不明白，所以現在佛用這很淺顯的道理來形容出來，來問這個阿難！

佛問阿難：汝云何聞？云何不聞？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：鐘聲若擊，則我得聞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聞。

佛問阿難呢！「汝云何聞」：你怎麼算是你的聞呢？怎麼又算是你的不聞呢？你說一說、聽一聽！「阿難大眾啊」：阿難和在會的大眾啊，「俱白佛言」：一起就說了。說，「鐘聲若擊」：說這個鐘聲一擊的時候，一打這個鐘，啊，「則我得聞呢」：我們大家呀，就聞見這個鐘聲了。

「擊久聲銷」：等打這個鐘時間久了，聲音就消滅了，聲音沒有了。「音響雙絕」：音聲也沒有了，這個響也沒有了；雙絕，兩個都斷了，沒有了，「則名無聞」：這個就叫沒有聞，就叫無聞了。

所以呀，阿難和大眾的毛病就在這「無聞」這個地方！就以為啊，沒有聲，就沒有聞了。其實沒有聲，這個聞，誰又知道沒有聞呢？知道沒有聞，這個

就是個「聞」嘛！你若是沒有「聞」，根本你就不知道聞、不聞了嘛！所以這個要點就在這個地方！

如來又敕羅睺擊鐘，問阿難言：爾今聲不？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有聲。

如來又敕羅睺擊鐘：佛啊，又叫這個羅睺擊一聲鐘。「問阿難言」：問阿難呢！說，「爾今聲不」：你現在有沒有聲啊？「阿難大眾」：和這個大眾，「俱言，有聲」：有聲了！

少選聲銷，佛又問言：爾今聲不？阿難、大眾答言：無聲。

「少選」：少選呢，就是很多的時間，這個時間不是很多，很少的，叫少選。「聲銷」：鐘聲啊，沒有了。「佛又問言」：佛問阿難！「爾今聲不」：你現在還聽見聲、聽不見聲呢？「阿難大眾答言，無聲」：說，沒有聲！

有頃羅睺更來撞鐘，佛又問言：爾今聲不？阿難、大眾俱言：有聲。

「有頃啊」：也就是啊，很少的時間，這個羅睺羅啊，又撞了一聲鐘。「佛又問言」：佛又問呢，阿難！「爾今聲不」：你現在有沒有聲啊？「阿難大眾俱言，有聲」：說，有聲！

佛問阿難：汝云何聲？云何無聲？阿難、大眾俱白佛言：鐘聲若擊，則名有聲；擊久聲銷，音響雙絕，則名無聲。

佛啊，又問阿難！說啊，「汝云何聲」：你怎麼叫有聲？「云何無聲」：怎麼叫沒有聲呢？你把這個有聲、沒有聲這個道理講來給我聽一聽！「阿難大眾啊」：和大眾，「俱白佛言呢」：對佛就說了，「鐘聲若擊」：鐘聲這一擊，「則名有聲」：這就是有聲，這個名。「擊久聲銷」：擊的時間久了，這個鐘聲沒有了，「音響雙絕」：這個音，和這個響；雙絕，什麼都沒有了，「則名無聲」：這個就叫無聲。

佛語阿難，及諸大眾：汝今云何自語矯亂？大眾、阿難，俱時問佛：我今云何名為矯亂？佛言：我問汝聞，汝則言聞；又問汝聲，汝則言聲；唯聞與聲，報答無定，如是云何不名矯亂？

「佛語阿難」：佛啊，對阿難又說了，「佛語阿難及諸大眾」：和這個在會的大眾。「汝今云何自語矯亂」：你現在怎麼自己說這個矯亂無章呢？你自己怎麼自己說話說的亂說呢？啊，一點都不合理呢？這個矯亂，就是不合理。

「大眾阿難」：大眾和阿難呢，「俱時問佛啊」：同時啊，就都向問佛了！
「我今云何名為矯亂」：說我們現在怎麼就說的話不合理呢？沒有道理呢？
怎麼亂說呢？我怎麼亂說呢？

佛言！「我問汝聞」：我問你聞！「汝則言聞」：你就說是聞。「又問汝聲，
汝則言聲」：我說你呀，聞不聞？你就說聞了。又問你聲不聲？你說啊，你
也說聲。「惟聞與聲」：這個聞和聲啊，「報答無定」：你又說是聞！又說
是聲！究竟是聞、是聲？所以你這個報答沒有一定！

「如是云何不名矯亂」：你又說是聞，又說是聲，沒有一定！為什麼你說這
個不叫亂說呢？不叫矯亂呢？

阿難！聲銷無響，汝說無聞；若實無聞，聞性已滅，同於枯木，鐘聲更擊，
汝云何知？

阿難！你這個「聲」，和這個「聞」，分別不清楚。我問你有聞、沒有聞？
你就說沒有；鐘響，你就說有聞；鐘不響啊，你就說無聞了。鐘響了，又問
你有沒有聲啊？你說有聲；鐘不響了，問你有沒有聲？你說沒有聲。這個聲，
和這個聞，你分別不清楚了。你以這個「聞」就當了「聲」了；以「聲」就
當了「聞」了。這就是你不明白的地方！這就是你真正的顛倒的地方！

啊，你為什麼連一個聞，和一個聲，都分別不清楚？

阿難！「聲銷無響」：聲啊，消滅了，沒有響了，「汝說無聞」：你說呀，
沒有聞了。「若實無聞」：要是真真的沒有聞了，「聞性已滅」：這個聞性
就應該滅了，應該呀，就沒有聞性了。那麼既然又有聲，又有聞，這個「聞
性」沒有滅啊！

那麼如果聞性已滅，「同於枯木啊」：就好像那個乾的木頭一樣，「鐘聲更
擊」：鐘聲再擊的時候，「汝云何知」：你怎麼會又知道嗎？你沒有聞性了
嘛！你沒有聞性了，你就應該不知道了！

這一點呢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注意的。

啊，主要就在這！在這個，這個「聞」，雖然鐘不響了，這個聞性但是沒有
斷的，沒有生滅。因為這個聞性啊，是不生不滅的。那個聲，是生滅的。這
個聞性，不是生滅的。有聲，也有聞；沒有聲，也有聞的。

所以它沒有聲了，他答，說，「無聞」，這是錯誤，他不明白的地方，顛倒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

知有知無，自是聲塵或無或有，豈彼聞性為汝有無？聞實云無，誰知無者？

「知有知無，自是聲塵」：你知道有，知道沒有，這當然呢，這是屬於聲塵的，「或無或有」：你或者呀，說是沒有了，或者又是有了，「豈彼聞性」；那個聞性豈是這樣子呢？那個聞性豈是啊，啊，有聲就有，沒有聲就沒有嗎？有聲它也有聞，沒有聲也是有聞，這個聞性並不是生滅的。那個聲塵是有生有滅的。有聲音，有響，它就有聲了；沒有響，它聲也就沒有了，這是有生有滅的。啊，豈彼聞性，「為汝有無」：它啊，這個聞性，可不會為你呀，又有、又無。

「聞實云無」：如果呀，聞性啊，實實在在你要說它沒有了，你說沒有聞性了，沒有聲，就沒有聞了，你要是啊，這樣講的話，「誰知無者」：誰又知道那個「無」？知道「沒有聞」的那個又是誰？知道沒有聞的，那就是你的那種聞性，你知道沒有了嘛！若是真沒有聞性了，你連知道都不會知道！

是故阿難，聲於聞中，自有生滅，非為汝聞聲生聲滅，令汝聞性為有為無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，阿難呢！「聲於聞中」：這個聲啊，在這個聞中，「自有生滅」：有生有滅的是這個聲。啊，你聽見這個聲，是有生有滅的。而你那個聞性呢，是無生無滅的。「非為汝聞呢，聲生聲滅」：可不是你那個聞性，「聲生聲滅」：你那個聞呢，有聲了，它就生了；沒有聲，它又滅了。

那個聲生、聲滅呀，是「令汝聞性，為有為無」：不是啊，因為這個聲生，和這個聲滅，令你這個聞性也隨著這個聲，啊，或者有，或者沒有了，不是的。它就啊，有、沒有聲，這個聞性都是常在的。

汝尚顛倒，惑聲為聞，何怪昏迷，以常為斷？終不應言，離諸動靜、閉塞、開通，說聞無性。

「汝尚顛倒，惑聲為聞」：你呀，阿難！啊，你對於這個顛倒，自己的顛倒你都不認識，所以我說啊，真倒現前，汝尚不識啊！哎！這個惑聲為聞，你呀，認這個「聲」，疑惑這個「聲」，就是「聞」了；「聞」，也就是「聲」了。這怎麼同呢？「聲」和「聞」是不同的。

「何怪昏迷呀」：啊，難怪你這麼樣子糊塗囉！難怪你這樣子不明白呀！何怪昏迷呀！難怪你這樣！「以常為斷」：你以這個真常不生滅性，你拿它當斷了！我幾時對你說過這個「湛圓真心」它會斷的呢？啊，你以常為斷，本來是真常不變的道理，你說斷了，沒有了，你說你太糊塗吧！

這為什麼這樣呢？就因為你連個「聲」，和這個「聞」都分別不清楚。你看這兩種很淺的事情，你又說是「聲」，又說是「聞」；究竟是「聲」、是「聞」？你為什麼這麼糊塗呢？所以難怪你以常為斷了。我說這個真常之法，不生滅的真心，你以為它斷了，是沒有了；他以為這個不生滅的心是沒有了！

啊，「終不應言呢」：可是啊，你始終不應該這麼樣說！「離諸動靜」：離開這個動靜、閉塞，和開通，「說聞無性」：說這個，離開這個了，這個「聞」就沒有「性」了。怎麼會沒有呢？這個聞性是常在的嘛！你以為它斷了，啊，你太蠢了！太愚癡了！臺灣人講話，太笨了，像個傻瓜一樣！

如重(出义么、)睡人，眠熟床枕，其家有人，於彼睡時，擣練舂米。其人夢中，聞舂擣聲，別作他物，或為擊鼓，或為撞鐘，即於夢時，自怪其鐘，為木石響。

在前邊呢，是「驗聲知性」，驗這個鐘的聲啊，知道這個聞性是應該不生不滅的。這個聞性如果它若滅了，就不會再聞了；你這個撞鐘續響，仍然繼續聽見，這是聞性啊，沒有生滅；有聲、沒有聲，這個聞性都是存在的。那麼現在再給呀，舉出來一種的塵俗的事，來證明這個聞性啊，是不生滅的。

「如重睡人」：就像啊，這個睡的很重。怎麼叫重睡呢？就是啊，你叫他也叫不醒！他睡著了，有什麼動靜，他也不會醒的。可是雖然不會醒，但是他這個聞性還是存在的。有什麼聲音呢，不過他有一種錯覺而已，有一種錯覺，覺得錯誤了。

這個錯誤，並不是這個聞性的錯誤，而是啊，這個第六意識，這個獨頭意識，它啊，發生一種錯誤，錯誤的感覺。「眠熟床枕」：這個眠呢，就是躺到那個地方；熟，就睡的很熟的，很熟睡的；很熟睡，也就是重睡。在這個床枕上啊，睡的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。

「其家有人」：在他的家裏邊呢，就有人，「於彼睡時啊」：正在他睡覺的時候，「擣練舂米」：擣練呢，就是用這個在古來的方法，漿洗衣服，漿洗衣服啊，底下有一塊這個捶棒石！在中國，在我小的時候還看見這種東西。

拿兩個棒槌，這棒槌是木頭造的，這個乒乒乓、乒乒乓，就這麼打這個石頭。把這衣服啊，放到這個地方，衣服啊，用上這個漿粉，用這個漿粉，就然後這麼一打，一打，它就光了，這個看著很好看的，並且也容易洗，這叫擣練。

舂米，舂米呀，你都知道六祖大師在黃梅那個地方舂了八個月的米，就是那個舂米。舂米呀，用這個碓，用這個碓呀，用腳踩這個一踩這個碓，手也扶著，腳這麼踩碓，把這個米呀，那個穀啊，皮子都給舂去了，這是中國這個老法子。那麼印度啊，大約也是這個老法子，他們也都很知道的。所以呀，佛那時候啊，也舉出這個舂米，和這個捶棒槌來作比喻。

啊，「其人夢中」：在這個人呢，就睡覺這個人。其家有人呢，就是另外的這個他家裏頭的人。那麼夢中，「聞舂擣聲」：聞舂擣聲，他這個在夢裏邊呢，聞呢，就有舂米這個聲，又有啊，捶衣服這個聲。啊，「別作他物」：可是在睡夢中啊，他睡著了，聽是聽見有聲音，可是生了一種錯覺，啊，他，別作他物，他啊，就作了一種旁的東西。

作什麼東西呢？「或為擊鼓」：或者呀，他聽著好像擊鼓似的！「或為撞鐘」：或者呀，他又聽著這個舂米這個聲啊，就好像撞鐘這個聲似的！「即於夢時啊」：在這個夢裏邊的時候啊，「自怪其鐘」：他自己呀，就很奇怪的，「為木石響」：啊，他說這個鐘怎麼樣像木頭啊，和這個石頭的聲音呢？他因為在夢中啊，只有這個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啊，就又叫獨頭意識。這獨頭意識啊，它在夢中啊，發生一種作用。

我們人呢，每一個人做什麼夢啊，都是這個第六意識啊，它作怪！它啊，來支配你呀，做一切的這個夢。那麼這個人為什麼他聽著這個聲音，就認為是鐘聲和鼓聲呢？本來也不是鐘聲，也不是鼓聲，那麼他就發生這種錯覺，以為是鐘聲，是鼓聲了。那麼所以他說，哦，這個鐘怎麼變成木頭和石頭這個聲響了呢？他認為很奇怪！

講起來這個夢啊，這個夢是第六意識在作怪！所以你在白天遇著什麼境界，遇著什麼事？晚間呢，就會做什麼夢。那麼有的修道的人，也把這個意識啊，修的他能出玄入牝。怎麼叫出玄呢？就是啊，從這個頭頂上出去一個人，可以呀，到旁的地方去。可是這個境界，並不是真的，這是一種陰神！（陰，就是陰陽的陰；神呢，就是這個鬼神的神）。因為它出去了，有一種知覺力，就啊，叫神了！

以前有這麼一個老道，這個老道啊，修行很用功的，但是啊，他的脾氣很大的！一遇到什麼事情啊，就發脾氣了。因為這個發脾氣啊，這就屬於一種瞋

恨心。(瞋，貪嗔癡的那個瞋)。屬於瞋心。他自己呀，就覺得他自己有了功夫，很了不起了！他說他能一睡著了就出神！這就是啊，好像做夢似的，但是他自己知道，也記的很清楚。

這個老道啊，就見到一個和尚，兩個人呢，就論道，談論起來。這個老道啊，說我們道教可以修成仙，成了仙就可以長生不死，永遠都存在的。你佛教啊，有什麼本領呢？釋迦牟尼佛都一樣死的！我們道教的祖師爺李老君，青牛西去，過函谷關之後，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就失蹤了！

可是一般人傳說他失蹤啊，其實他就上天了，說李老君上天了！所以呀，我們道教的功夫啊，可以出玄入牝！這個和尚說，你怎麼樣出玄呢？啊，他說，我躺著睡著了，就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都可以的。說，那好，你現在就睡呀，你出一個神我看看！

那麼這個老道就躺著就睡，一睡，果然就出來一個神！什麼神呢？在頭上出來一條蛇！出來一條蛇，這條蛇啊，就從這個床上走到地下，地下走到外邊，外邊呢，到那個一個很髒的那個水池子裏頭，去喝了一些個水；喝了一些個水呀，又順著那個水池子走，走啊！這個和尚啊，就用一個草葉，擺到這個水池子邊上了，又啊，插上一個草在這個地方。這條蛇一看這個草葉，嚇的就慌慌張張就跑了，就往回跑。跑回來，哦，嚇的通身出一身冷汗！

完了，這個和尚問他，說你都到什麼地方去來著，你出神呢？他說我呀，我到天上啊，到天河那個地方！他看那個一個不乾淨的那個水池子，他說是天河，說是天河，他上天去了。他說，我到那天河啊，我飲了一些個天河的甘露水。飲那甘露水呀，我又往那邊一走，我看見呢，哦，一個金甲神在那個地方站著，啊，拿著一把刀要殺我，我趕快回來！

跟這和尚說，哦，你原來如此，你到天上去來著？然後就告訴他，說我看見的情形，和你呀，所見的完全不同。他說，你見著什麼？他說，我看見你呀，是一條長蟲，一條蛇，從你頭頂上出來。為什麼出來一條蛇？你這個人大約平時啊，脾氣很大，啊，盡發火，所以你的火性不化，變成蛇了。這個蛇，心裏也毒，你這個瞋恨心呢，這就瞋毒啊，會變成蛇的。

你到啊，外邊那個廁所，那個地方啊，那個廁所那又是屎尿，又是那個不乾淨的水，你到那喝了很多，啊，你以為那就是天河水了，就是甘露水了，這個常常到那去喝水的。結果我放那一個草葉，又放那個地方一顆草，你認為這棵草啊，就是一個金甲神人！這個草葉呢，就是一把刀想要殺你。你就趕快跑回來，又鑽回你這個頭裏邊去了，我就看見這個情形！

啊，這個老道一想，哦，這個豈不是所修的完全都錯了嗎！於是乎，啊，就拜這個和尚做師父，跟著和尚去修佛法去了。那麼把以前呢，這種的功夫啊，都放下！

人有的在這個夢裏邊說是會出神呢，這是屬於一種陰神的。這陰神呢，你若慈悲心，就是啊，慈悲心，有慈悲心，和你這個人呢，樣子是一樣的。如果你若是瞋恨心重，或者貪心重，那就不同樣的。

所以我們人呢，一念的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！只要你有一念的瞋心，一念的發脾氣的心起來，八萬個業障的門呢，都開開等著你去了。這個老道啊，因為他瞋心太重了，所以就變蛇；幸虧遇到一個和尚把他度了，皈依佛法了，大約將來不會墮落蛇身。

於時忽寤，遄(彳乂弓ノ)知杵音，自告家人：我正夢時，惑此舂音，將為鼓響。

「於時忽寤」：這個作夢重睡這個人呢，重睡這個人呢，正在夢中啊，於時忽寤，就啊，忽然間就醒來了。啊，這回啊，他不重睡了，大約因為這個舂米的聲音呢，太大了，捶棒槌這個聲音呢，也很響的，把他，啊，從夢中驚醒過來了。驚醒過來了，「遄知杵音」：這個遄呢，就是很快的。很快呀，他就知道舂米這個音呢，不是這個鐘響。

這個舂米呀，在中國有很多方法，有用這個水力、有用人力。在這個我大嶼山呢，我那也有碓，我也舂過米；不過舂啊，有的時候舂一、兩個鐘頭啊，這麼就有其他人來替換，不是常常舂的。在雲門山大覺寺，就是虛老啊，在儒園那修造的那個大覺寺。

那個寺院裏頭舂米呢，就是用水來舂的，用水，利用那個水呀，流水的那股力量啊，來舂米，不要人力去舂。那個舂的米，廟上自己夠用；所有的附近的這鄉村呢，的人，也都到那個地方舂米去，所以那很方便的。

這個夢醒了，他就知道這是舂米的音。「自告家人」：他自己呀就告訴家人，「我正夢時啊」：說我頭先方才我睡覺這個時候啊，睡覺，我就做了個夢！夢什麼呢？「惑此舂音呢」：啊，做夢的時候啊，就有一種錯覺；錯覺啊，就覺得呀，疑惑，就變了；這一有了錯覺就變的不明白了？不明白了，就把這種這個舂米的這種音聲啊，啊，「將為鼓響」：啊，我就以為它是鼓響了！

前邊那說是「鐘響」，這個是說「鼓響」，這一樣的；這個鐘也就代表鼓，鼓也就代表鐘，這沒有什麼大的關係。所以呀，我為是鼓響了。

這個經啊，我們講經啊，要把這個經文呢，看活動起來，不要看的死死板板的！這個講經，就是講它那個理，你把理呀，通了，它那個文義上啊，那個文字上，有多少出入，都不要緊！

阿難！是人夢中，豈憶靜搖、開閉、通塞？其形雖寐，聞性不昏。

阿難！你明白不明白嗎？你現在明白不明白呢？「是夢中人呢」：這個在做夢的人，這個做夢的人不知道是誰呢？不知道是不是你、是不是我、是不是他呢？哎，「豈憶靜搖」：他豈是呀，還記得，說，哦，現在是靜啊，或者是動啊，這個搖，就是個動。他在夢中，他還記得這個動靜嗎？和這個開閉嗎？他還記得這個通塞嗎？在夢中啊，他沒有這種的分別心囉！沒有分別這是靜搖、開和閉、是通啊、是塞，沒有這些個分別心了！

「其形雖寐啊」：他這個身形啊，這個形體雖然睡覺了，「聞性不昏呢」：他這個聞性啊，並沒有昏，沒有昏沈；啊，這個聞性並沒有啊，斷他這個聞性；在夢中，他這個聞性還是依然存在的。那麼依然存在，他為什麼聽見這個舂米的聲，和這個捶衣服的聲，他認為是鐘鼓呢？

因為在他沒有睡，平時啊，他聽覺得有響動的聲音呢，就是鼓啊，和鐘了，啊，這種聲音。所以呀，他在夢中啊，就把這個鼓啊，鐘這種聲啊，因為在他八識田裏頭，它就現出來，哦，這大約是鼓響、是鐘響！就生了一種錯覺。

啊，我們這個所有的人呢，有這種顛倒的情形也就像在夢中啊，把一切的聲音呢，都覺察錯誤了；覺察錯誤了，所以就生出一種顛倒的想。啊，就像方才所講的這個道士，這某某道長啊，這個道長啊，老道，他們都叫道長，不知道怎麼樣「道長」呢？啊！他，以為他出神呢，到天上去喝天河水了！熟不知啊，喝的是廁所，不是人家的小便，就是大便！

啊，你說，這個若是他一知道這個情形啊，他若不作嘔那才是怪了！他若自己明白啊，是吃的大便呢，和小便呢，啊，他一定會作嘔的！不過當時他不知道，所以就像那狗吃屎似的，也就隨便吃了。所以這個當時他沒有想，他吃了覺得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了！啊，醉飽而歸。他覺得到天上去赴這個飲天河水，這等於赴宴一樣，等於有人請客一樣，這都是一種錯覺！

縱汝形銷，命光遷謝，此性云何，為汝銷滅？

這個前邊呢，這一段文說的身體雖然睡覺了，可是你這個聞性並沒有睡覺，它沒有昏沉，沒有啊，睡覺。這是啊，講夢，在夢的時候，這個聞性不斷，是永常的。不單夢的時候不斷，就是到死的時候，它也不斷。

所以說，「縱汝形銷」：就是你這個身體死了，沒有了，「命光遷謝」：你這個人命光啊，就是生命，你這個生命啊，也斷了，生命沒有了；遷，這個命光啊，生命並不是一定就斷了！就是這個人死啊，這個命光遷謝，這個生命啊，又遷到旁的地方去了。

就好像啊，人住旅館似的，這個旅館這個房子壞了，又搬到另外一個旅館去，另外一個店裏去，這叫「遷謝」。在這啊，謝了！謝，就把這個軀殼啊，不要了，這個身體沒有了；又另搬到旁的地方去了。

「此性云何」：這個聞性，你這個能聞的這個聞性，「云何為汝銷滅」：它怎麼能會跟著你一起就都沒有了呢？它不會沒有的。就是死了，這個「性」都不會斷的！

以諸眾生，從無始來，循諸色聲，逐念流轉，曾不開悟性淨妙常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所說的，你即便呢，你這個形銷，你就死了，這個身體變壞了，命光遷謝，啊，你這個命光啊，遷變，也就是啊，你這個人死了，你這個命啊，生命，也沒有了！可是你這種聞性啊，不能消滅。

所以現在這一段文又說，「以諸眾生啊，從無始來」：所有的這一切眾生，這一切眾生啊，從無始來，從這個無量劫無量劫以前，到現在，「循諸色聲」：這個眾生為什麼不成佛？為什麼不了道？也就因為啊，循色逐生啊，順著這個色跑，順著這個聲塵跑，跟著這個聲塵、色塵去流轉。

「逐念流轉呢」：隨著啊，這個念頭的流轉，啊，轉來轉去的，「曾不開悟啊」：就認假為真，跟著聲塵、色塵轉，盡是為這個假的，而把真的就耽誤了，曾不開悟，所以到現在也沒有開悟，「性淨妙常」：也不明白這個性淨妙常啊，這種真常的道理，這種啊，微妙而真常的道理是不明白！

不循所常，逐諸生滅，由是生生，雜染流轉。

「不循所常」：就是啊，不跟著這個妙常，不順著這個妙常的道理去，而啊，違背這個妙常的道理了，「逐諸生滅」：逐啊，就是追逐；追逐著這個所有

一切的生滅法。

你說世界上什麼不是生滅法？有形有相，都是生滅法。無生滅法，是無形無相的。可是啊，一般人呢，都是啊，被這個有形有相的東西著住上，著住啊，到這個有形有相的；而把這個真正的妙常的道理呀，就忘了，就跟著這生滅跑了！

「由是生生啊」：由這個，所以就今生又有來生，來生又有來生，再來生、再來生，這叫「生生」，由是生生。生生幹什麼呢？「雜染流轉」：這個雜呀，就是夾雜；染呢，就是污染。雜，就是不純一了；染，就是不潔淨了；這雜染，就是混合到一起了。

混合到一起，混合到什麼一起呢？混合到這個流轉的一起。什麼叫流轉呢？就是「生死」；就是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今生姓張，來生又姓李，啊，再來生又姓牛，再來生又姓馬，再來生就又姓豬去了。你不要以為啊，啊，都是這個「人」！那個老豬，也是這個老李；這個老李，又是那個老牛、老馬；啊，都是這一個「人」轉來轉去。

是那個「性」，不是那個「身」了！因為這麼樣子，你就不明白，哦，就不認識了，就不認識。你不認識嗎？那麼我認識不認識？我認識。我認識你是老豬、是老馬、是老牛。你做馬的事，就變馬；做豬的事，就變豬；做狗的事，就變狗；做牛的事，就變牛。那麼你，這個豬啊，若再做人，或者有了一點功，就會啊，又會變人了，又會跑到「老人」這個地方來了！啊，這個流來流去，這流轉，所以這就叫「流轉」。

六道輪迴呀，有的時候生到天上去了，天福享盡，又墮地獄了；地獄，啊，受苦受完了，又生到人間來；或者又托牛變馬做畜生。你看那個人呢，不近人情，不懂人性那個人呢，你不要問他，他前生一定是個畜牲；若不是畜牲的話，他不會不懂人情，啊，他不會啊，也不會不近人情。所以呀，你遇著啊，不近人情的，不明白那很愚癡的人，你就拿他當啊，當這個畜牲看，沒有錯的。

那麼但是，你拿他當畜牲看呢，你可不要輕慢他！你不要說，哦，你這個，你這個原來是個豬來著！啊，你這是個牛來著！你不要看他這樣子。他就是豬，就是牛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當作佛啊！如果他現在他愚癡不知道修行，他如果發了勇猛心呢，或者在你以前成佛都不一定的。所以你不要，他就是畜生，你也不要輕看他，不要輕慢他。

所以佛才說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啊！這個「汝等」，就是包括一切眾生都在這裏邊。所以我們人呢，你若沒得到慧眼的人，沒有得到佛眼的人，你不應該輕慢眾生；你若得到佛眼的人，更不應該輕慢眾生了。啊，一切眾生啊，都是過去生的父母，未來的諸佛呀，這一切的重生啊，我們的過去的這個父母啊，那不知有多少？生生世世啊，這個父母不知有多少？所以這一切眾生，都是過去生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！

我們現在啊，這個盂蘭會，啊，這個機會呀，很好的，這麼多人來超度！然後啊，又因為這個法會，把這些個牌位也都沒有送他們去往生，叫他們在這來聽經。啊，叫這些鬼呀，在這聽聽經，聽完了經啊，啊，他們最低限度都托生去做一個有這個很有地位的一個人，那麼他們將來都會護持佛法的。

若棄生滅，守於真常，常光現前，根塵識心，應時銷落。

「若棄生滅」：說是啊，你假設若是棄捨了你的生滅心，就不用你這個分別的識心來修道。「守於真常」：你用你這個真實的妙常的心，用你這個真心，和常住的這種的性。「常光現前」：你用你這個真心，和妙常的這種的性啊，常光現前，這個久而久之啊，你就會生出一種常光；這種光啊，也就是你自性的光。

自性的光明現前了，「根塵識心」：你這時候啊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啊，這種的心，「應時銷落」：同時啊，也都沒有了，同時就都消滅了。銷落，也就是消滅。

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，應時清明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

「想」：你這種想啊，妄想，「相」：是這種相分，「為塵」：就是啊，相分，就是外邊有為法，有相，有形有相。你這種妄想，和這個相分，哎，打成一片了，妄想和相分，就是有形有相的這個有為法打成一片了，這就叫個塵。

「識情為垢」：你在你這個分別識心上啊，又生出來一種情感；有一種情感呢，啊，就有了染污。這染污，它的根本就是這個「情」！你一生了情了，在中國人呢，最受害的，也就是這個「情」字！啊，無論對什麼境界一來了，就生出一種情。這個情的問題呀，把人都害死了，害的醉生夢死，都是因為這個「情」！因為有這個「情」字了，所以就不潔淨了，就有染污法；染污法啊，一生出來，啊，就不得到清淨！

那麼這兩種，想相為塵，和這個識情為垢，這兩種啊，俱應該遠離，應該遠離它。也不要妄想，也不要著住到這個相分上，八識的相分，第八識的相分。第八識有見分，有相分。這是啊，著住到這相分上了。啊，識情為垢，又著住到這個見分上了。「二俱遠離」：這兩種啊，都遠離。

「則汝法眼」：你能離開這個情想，則汝法眼，你那法眼呢，就會開了。這個法眼呢，不一定說是我們五眼六通那個法眼；這個法眼呢，就是你開開智慧的這種的思想，這也叫「法眼」。那麼你若能正式開開你的法眼，徧觀三千大千世界，盡虛空徧法界這一切的法寶，那更是更妙了！

「應時清明」：你這個法眼應時清明啊，啊，就是你即刻呀，心裏就不糊塗了，心裏啊，就有這個真正的智慧了。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」：你怎麼會得不到你這個「無上」這種的智慧，這種的覺悟呢？這一定會得到的！你只要遠離你這個「想相」的這種塵，「識情」的這種垢，你離開這兩種啊，你就會開法眼，你就會得到真正的智慧！

我們每一個人現在這幾句經文雖然不多呀，都要特別注意的！你不要再著到這個「情」上了，著到這個「愛」上囉，再著到這個「妄想啊」，「分別」上了！這些都要離開的，聽見了沒有？這很重要的！

你不要拿它馬馬虎虎的，這不能現在不要睡覺的！你一睡覺啊，這個經若聽不著啊，那可真錯過機會了，這很要緊的！啊，每一個人呢，都把它寫到你自已那個心裏頭那個心板上！「中懷銘刻」，你要啊，不要忘了它，就要永遠把這幾句經文呢，都記得它！

你記得啊！想相為塵，識情為垢，二俱遠離，啊，這個二俱遠離，則汝法眼應時清淨，云何不成無上知覺？啊，你念這句經文很要緊的！你每一個人都應該記得！我或者將來出題目要考這個，我現在先告訴你們。你只要把這幾句經文能夠寫出來，我就算！或者背出來，我就算你合格！不單單〈楞嚴咒〉，這是一路一路要增加的，一天比一天要增加你們的負擔呢！你不要以為，我沒有和你們玩，現在不是和你們開玩笑的！你馬虎一點也不可以的！